

英國斯賓塞爾原本  
侯官幾道嚴復翻譯

訂正  
羣學肄言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板



捐

贖

## 訂正羣學肄言序

余與嚴子幾道雖同里閭而少不相習嚴子厚余嘗數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於嚴子之作亦無所不讀尤喜羣學肄言一書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請嚴子曰子肯爲一序者吾從子請余何足以序此書顧望其行世則不能不勉一言矣余嘗家居讀書報從女君珈侍側恆作而問曰某與某孰賢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誦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蓋少年盛氣師心自用論議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獄曾不稍假思索豈知天下事理恆有兩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執其一端以概其餘又何怪其言之易羣之爲事極天下之至蹟建一議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影響所及或且遍于世界萬國其關係之鉅若是乃世之言羣治者以爲可不學而能隨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無所庸心無怪乎人人言羣治日日言羣治而羣治終不進也羣學肄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

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幾矣嚴子所譯著大半言羣治而是書實爲先導吾敢正告世之喜談羣治者曰欲讀嚴子之書必先讀羣學肄言長樂高鳳謙序



3 1772 8567 7

## 譯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廿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旣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譏剝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朞月之勤。爲淺譯之如左。其叙曰。

含靈秉氣。羣義大哉。疆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矻愚

- 第一。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推。雖無密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
- 第二。眞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邪。譯喻術
- 第三。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檀。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
- 第四。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謹議椿。如發處禪。譯物蔽
- 第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爲羣害。譯智絃
- 第六。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蝠。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翬
- 第七。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頽。譯

第八。

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粵。矯亦失中。惟誠沈寢。其例乃公。譯國拘

第九。

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怒譸張。或怨施奪。民德沈隆。安沈不刺。譯流梏

第十。

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謫。元黃水火。鑿沈衡沈。譯政惑

第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

第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沈閒沈著沈。以觀法。閒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

第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以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

第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

第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盍勿孟晉。猶懷蘧廬。譯此懸論。敢告象胥。譯成章

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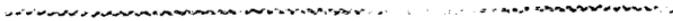
荀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冫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卽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爲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爲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竊

以爲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政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以下三篇，眞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版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見囿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筌蹄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事實，猶無益耳。



以下言民  
所以易爲  
政論而責  
上無倫者  
坐知之微  
淺之故且  
不獨小民  
爲然士大  
夫亦有是

訂  
羣學肄言

認愚第一

每歲田功告隙三五佃傭銜菸斗揚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盛氣高談言牛疫盛行議院毫  
無補救之術農頭揜拳抵几梧瓊鏗然罵今歲屠牛利入曾無往時之半皆當官不恤民依  
之所致也更論農商利病輒云某事當興某令當廢極口無所疑難氣象大似護商律初罷  
時當彼時鄉民皆言本國稅重使此令果除將他國輕稅之貨源源入市與本國重賦者競  
事如此有不知其妨民病國者非妄則愚耳

聞者曰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謀生不越手口間胡能慮遠乃試與觀績學  
都人士之持論其言民生也嘗曰奢侈雖非然利小民生計民有告饑饉苦乏絕者乎歛財  
振之無餘事矣夫由前之說是徒知業可養民而所產者之利害損益爲漏卮否有後利否  
舉不論矣由後之說是徒知財可振貧而不知此之所贏彼之所絀此財未用爲振之先非

英倫 斯賓塞爾

侯官 嚴復幾道



無所用也。選材鳩工，待斯而辦，賴以殖民，賴以蘇今，既衰之以養無業之游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必減。況振者彌多，待振彌衆，振之之力有時，而極待振之困無時，而輕世固，有以仁術得至不仁之效者，此類是已。今夫生與食二者之間，理至繁曠，紛紜委曲，殆難猝明，其人言易若此，何怪詖辭謬論，旋開旋熾者乎？總之，常智論事，知近因而不知遠因，見近果而不見遠果，如是而言國計秉國成，國焉得以不病。

民智愈淺，則希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謂興利除弊，官自不爲，果其爲之，何莫不舉，日者太晤士報，以商船之多沈碰，遂謂國家宜立監督海郵之官，不悟海軍戰艦，一歲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兼督商船，果遂濟乎？又某報論民間築室，漫無定制，國家應設總營造司，繪式頒圖，俾其循用，不見官營坊表，所造官廨，形制劣惡，見譏行路，或又謂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衛生之官，爲掃除之隸，庶免積溷，以生厲災，不聞耶波拉疫，卽由官濬地溝，非法所致，或又言鐵路公司，多相排軋，不能得利，宜改官辦，一切整齊，則又不知國家庶政已繁，海部船廠軍政刑獄邦交殖民，百司紛紜，方滋謬戾，報章私著，屢書特書，加以鐵路，詎卽稱善，夫議院者，吾英最重之寺署也，而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鎊，名師大匠經營期年，迄無成績，他何論焉？彼責備執政之人，終罔聞覺，今日則謂宜備輕息母本，俾民資生，明

以下言未  
尋常物理於  
且以不物理  
其於羣無理  
足味固無

日又謂宜廣嬰堂以收民擊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官固無所不能也者法國公主聞人餓死驚謂左右救飢最易何遽令死聞者哂之可哂者獨法公主耶

品物理簡民羣理繁世未有不精於格物而長於治國者經一人家聞主若僕言圍爐鼓炭但以鐵桿橫度爐樞則炭自熾火之益烈桿實爲之又言合席促坐人數不可十三犯者其一不利夫人在淺近易明之端於因果相及之致妄誕不根如此則國羣之立政教之行微眇輿殫仔萬於此冀其能明眞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亦其所也又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於國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穌教徒見異邦人禋祀象偶戚然以爲大愚謂象者人所自造雕範土木橫施丹青幾何能靈乃從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獨不悟國家之與象偶大小相殊等爲人造蠻夷以一部之貨財力役造爲偶象信其有無限之威靈吾人亦出通國之賦稅征繇建一國家信其有無窮之能力君公大夫士受俸食租職司典常以治人爲業篤而論之與里社之鳩資選長有以異乎且旣爲一社公立之長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爲智慧以一社之權力爲權力使里社貧而無資愚而無識則其長之能事亦窮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後能喻也何獨至於論政則若政府無所不能初無待賦稅征繇而皆舉見一事常與則瞋目語難曰奈何不圖是以福我及征調煩苛官吏冗雜又蹙

以下言雖  
有格物學  
人然則密  
於理則密  
於羣則密  
疏中用日  
中黑子一  
事以見其  
於物情之  
不窮以理  
其於羣理  
之經疏理

錫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我。彼直以國家爲無事。於民智與民力也。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爲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遠諸公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成功多。爲宇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頓不煤。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怠機者也。惟然。故謂國羣盛衰。盡由法制。恃吾法制。弱民可使爲強國。貧民可使爲富國。愚民可使爲智國。此何異夢食求飽者乎。

夫格致不明。無以與於治平之理。固矣。然而明格致者。亦未必遂與於治平也。每有格物之家。與論國羣之事。及政教風俗所由然。與常智殊不相遠。豈民羣之理。果與博精微不易見歟。抑人心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體也。今夫變萬不同。要皆相推以質力。質力二物。又皆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不生滅故不增減。故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是故用力少而成功多者。言乎其權藉也。設無權藉。則屈申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爲然。形氣動植。乃至感情思想。莫不如是。何獨於羣而疑之。且羣者合衆萬之生。以爲生。有官知神欲之大物也。故其消息盈虛之致。與一切生理可參伍焉。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又爲儲。能展轉相生。不可終究。其中果必承。因品數相倚斷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所則無疑。論羣則依違之臆。使質力常住一語。可以

依違。非最大公例矣。

達於理之謂學。明於權之謂方。理曠則學彌難。權微則方彌審。羣治進。分功密。術業有專家。未有不治其學。不通其方。能然否。是非於其際者。忒德者。英數家之盾目也。講方維術。

其詳

所造以窮力理之艱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也。唱二量空間之說。謂外緣若異。幾

何形理有不信時。二者近世理數最深之說也。今使不精象數之人。聞忒亨二子之言。妄參論議。則疇人笑之。顧與名數專家。論政教繁難之事。彼乃矢口論斷。絕無疑難。意蓋謂天下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若政教固盡人能喻者。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所言相反耶。夫象數之理。縱極幽。其所據之。今有。西名第作必。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限域。獨至國羣一事之本原。流變。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尻其。今有。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無限。其曼衍。蕃變之情。皆象數所無。有由此言之。孰難孰易。然彼卒易之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以爲易。

格物之學。無論天地人物動植身心。遇一回穴之題。疑似之理。必實測以求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比及會通。然後標爲公例。不妄斷也。此舉一二事。可概其餘。夫天學至今。可謂精審。而疇人聚訟。莫若日中之黑子。蓋知黑子爲何物。則日之體質。由此可推。故汲汲若此。論次諸家之說。以韋理森爲最先。其說曰。大陽外輪。爲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爲

雲輪以裹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凝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子者外輪光氣震盪如大地颶風震盪故有巽積巽積故有綻裂黑子者以綻裂而呈內質者也全露則爲深黑半露則爲闇虛此璇璣遠鏡中所以見柳葉諸相也是說維廉侯失勒極主之緣古人嘗持星球世界之說意日球可住等諸地球又測黑子常有窪陷之形行至日旁每呈微缺故謂韋說可通維廉之子約翰紹隆家學精過其父駁曰韋說雖足以解黑子之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曜靈光熱二物必當有所從來韋說於此無所發明是爲巨謬今案太陽全體乃極熱流質能自發光而自元始來光熱二度不甚減者由以攝力吸取本天散質時時射入日體之故其外輪純爲光氣布濩渙溢乃諸金散氣所成用析光陸離圖西名斯脫拉可以驗也是說也與世界本始爲涅普星氣之說合然則黑子究何物乎嗣德人克齊卡佛以析光陸離圖測太陽本質所有原行與地球無異異者彼流此凝而已黑子者外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景至種種變相則日輪自轉甚駛致然合而觀之似於韋說爲進矣顧黑子變相實與雲氣不倫克氏之言猶未得實於是法費辰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案費氏之說似係由內而推外外輪震盪綻裂時內氣衝罅而出遂見黑子非他物也細測黑子常有自內外衝之相其言中闇外明亦有或然之理則費氏之說不可盡

非。然有不可通者。日面黑子。常現洄旋之狀。又極熱氣。雖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罅對徑之遠處。猶明。理同觀空。不應見黑。漏此二義。其說未圓。最後約翰侯失勒。乃折衷羣言。斷以已見。論曰。日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神熱。非人間一切諸電諸火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爲光輪。苞舉全體。焜赫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員之赤道。溫帶。常有大力。斡旋成羊角。颶母之屬。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成虛。中理如海龍挂壓力外。樛質點內。吸以其輕。虛熱度驟減。氣質凝。迤遂能隔光。四也。以此四理。黑子情形。冰融雪解。而一切柳葉窪陷。罔兩闇虛。諸相。皆有真因。可言。黑子之說。庶幾論定。雖然。猶有疑者。蓋用約翰之說。凡有黑子。當盡旋形。而實測又不盡爾。豈爲旋較。微遠難測耶。抑約翰之言。尙未盡耶。然則日中黑子一物。至今尙有疑義也。其格物之精。審理之嚴。有如是者。始也。歷觀物變。繼乃卽變爲推。融會貫通。著爲一說。稍有牴牾。卽從棄捐。方其求解。非不先爲懸擬。西言洋卜梯思乃科哲諸學習用名義此云覆置然必廣求實證。有以盡其變異紛紜。其立一公例也。且用且驗。未嘗爲固。苟歷試不多。推較未廣。則甯視之爲懸詞。不目之爲定論。此格物內籀之大略也。至於實測試驗。亦不敢以所接物。塵爲實。外緣之差。旣已謹爲增減。內因之異。亦必以之乘除。譬如測天揆景。其儀器測位地徑。蒙氣諸差。此外緣也。此外尙有人差。人差者。揆景紀時。目治手誌之交。腦脈之行。所差秒

息遲疾之度人各不同。每抄三十通達至寒暑迭異。凡斯之類。皆必謹覈。誠哉窮理之道。無所苟也。

至於謀國議政。則又何如。國家立大政布大令時。試訊前此格物之家。以此政此令之利弊。則沛然云如是當利。如彼當弊。絕徊翔審顧之情者。常百人而九十九也。其同此政令。行於他羣異族者。變象何如。未嘗一考也。其同此政令。行於本國前朝者。收效何若。未嘗一問也。設立是政。發布是令。與現行之政令果相得否。與一國之情勢。一羣之民心。不牴牾否。未能細也。不立是政。不布是令。而任民物之自然。使各趣其所宜。不更善否。又未爲計得失也。乃至國之能力。止有此數。甲有所長。乙有所消。今茲稱便。後或爲梗。消者見於何許。梗者將爲何形。期其鄭重宿留。愈非從政者所能辦矣。吾非謂彼於數者舉贖贖然無所計及也。縱其及之。而未嘗如格物之精審。固可決也。意其所考。將不過一時報抄之中。積年案牘之內。不通不賅。不精不詳。合於其意者據之。異於所云者埋之。其有高識遠睹之彥。爲之甄綜史志。要刪國聞。以求其變滅之源委。則累世不一遇。又不幸前史體例於國事常載其然而不載其所由。然於帝王將相之舉動。雖小而必書於國民生計之所關。雖大有不錄。故一羣強弱。治亂盛衰之故。至爲難知。而積廚連軫之書。祇以紀淫侈。爽德。佞幸。裏瑣之穢跡。兵家戰伐。

以下更爲  
兩相變形  
見人羣  
端其繁  
難知真  
亞難於  
見難於  
而見易  
羣者其  
識之知  
可識之  
知大認

紛論焚轟相斫。朝黨。祿師。陰謀。祕計。僞得。僞失。於治理。何關焉。則置之無足道也。其尤可異者。向也揆日觀象。必審人差。以不如是。則日治者失其實也。雖然人差在測驗。庶物者小。至於論世觀人。則所係至鉅。蓋人之情感理想。心習躬行。種業不同。居養相異。發言制行。人自爲差。而當局者每不自覺。此賢不肖之所同也。故不審人差。則事多失實。顧世人在格致則致嚴。在治平則反忽。可謂倒置者矣。

雖在格物之家。其用思號研練有法。然亦觀物審而察羣。疏近取數端。較而論之。可共證也。人目視物。若氣若水。皆成中塵。光線入眼。受其波折。物之形位。從以失真。譬若夜觀星象。皆較真位爲高。彌近地平。折差彌大。臨水叉魚。若當影下。魚不可得。蓋其真位。常距視位尺許。彌深彌遠。此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觀人察事。則不知亦有中塵。論古則盡信古人。談今則偏從時論。風氣之動。固符力理。然使衝旋排盪。爲變已繁。斯難調御。故至今造室調氣。俾利居人。尙無定術。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國民謠俗。風會轉移。所趨何方。爲力幾許。則視若弁髦。謂爲易御。莫破質點。雖皆至簡。而二質相遇。愛拒之理。微妙難知。往往訶合成觀。超人慮外。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以人爲質點。變化尤多。性品不同。聖狂互有。風潮接搆。運會遂成。則目爲無奇。不資微驗。物境對待。變化因生。往往人意所思。違真千里。故北球之

民意夏令炎熇。地必近日。冬寒遠之。馮相實測。始訝不然。此又格物者所共喻也。顧乃民羣對待。變境尤多。至於衆力相推。敏者莫測所至。而乃人自爲說。皆若前知。因然果然。何假實測。物質化例。少常多奇。故二冷相和。或成涪熱。二清相雜。忽呈濁泥。燦金純白。手撓不糜。水入磺強。凝於紅鐵。此又格物所共喻也。顧乃人心殊致。合爲羣情。泊然相遭。都無異效。凡此比事爲稱。殆難悉數。其用思違反。在不學者何足深訝。訝者以出於格致之家。彼將謂人事爲無奇乎。然而人事難測。日有其徵。苟爲宿留。隨地可遇。夫行詢謀僉同之政。其得效非始願之所期。成古未曾有之功。其操術爲庸人之所笑。凡斯祈報相反之事。豈必曠覽一羣。遠觀一代而後遇哉。夫優游暇豫之夫。宜其有所爲作者也。然而徒有暇人。乃無暇晷。事功所就。轉在日不遑給之人。少年從學久者。宜淹通。士人記誦博者。宜明察。然而通才多。晚學之夫。明智非記醜之士。今試以處置病風狂癩之道。咨之衆人。必曰。內檢既失。外束宜嚴。然而養風院中。用禁錮之舊法者。頗行寬弛之新術者。便安。名醫杜克巴特治狂獨優。常言狂人逃思。與禁錮之力爲正比例。禁錮盡去。逃思乃亡。古刑名家言。莫不曰。禁民爲非。須用重典。然吾英自魯密里修律。以還民之懷刑自重者。日多。作奸犯科者。日少。此不獨驗之於英已也。馬歌諾支驗之於那弗島。迪克森驗之於西新金山。倭巴米爾驗之於日耳曼。蒙德新

奴。驗。之。於。西。班。牙。數。公。皆。言。處。治。罪。人。倘。第。收。其。身。期。毋。害。羣。而。止。則。化。民。之。術。最。神。非。常。智。所。夢。見。嗟。夫。使。常。智。可。用。何。取。於。羣。學。乎。

蓋。民。心。入。羣。之。用。微。眇。難。知。爲。治。者。恃。其。勢。力。武。斷。主。張。萬。無。一。當。之。理。前。舉。數。端。期。於。人。能。喻。其。因。果。之。不。測。已。若。彼。矣。此。猶。是。言。其。同。種。並。世。者。也。乃。至。異。種。殊。世。之。人。羣。其。因。果。尤。未。易。測。也。今。但。就。吾。人。所。知。者。以。爲。揣。孰。能。知。異。邦。種。人。有。爲。媚。神。之。事。穿。臂。懸。爐。抽。矢。啣。肉。或。割。股。冀。以。療。親。或。委。身。泥。塗。輾。轉。匍。匐。數。十。百。里。號。進。香。以。還。願。求。福。者。乎。又。本。吾。人。之。政。俗。以。爲。推。孰。能。知。東。方。之。民。有。代。人。斷。頭。而。得。財。與。妻。子。者。乎。則。更。觀。上。古。往。者。英。國。神。甫。創。爲。洗。業。天。閣。必。待。懺。悔。之。說。乃。卒。使。英。國。土。地。之。半。盡。歸。教。會。國。家。立。永。業。不。售。之。律。乃。使。都。鄙。之。民。皆。捨。其。田。爲。墳。墓。凡。斯。事。效。夫。豈。造。教。立。法。者。所。前。知。哉。歐。洲。前。古。王。侯。將。相。大。抵。盜。魁。橫。恣。睢。肝。殆。無。人。理。而。孰。知。如。是。之。夫。其。身。與。子。孫。持。兵。徒。步。萬。里。不。辭。戰。伐。苦。辛。求。復。耶。穌。之。墓。且。耶。穌。生。時。立。教。言。求。天。國。尊。榮。不。主。人。間。權。力。詎。知。教。行。之。後。有。教。皇。者。號。彼。得。宗。徒。爲。數。百。年。歐。洲。之。共。主。夫。十。字。架。行。暴。之。器。也。兇。埒。炮。烙。乃。後。世。以。爲。地。基。形。制。必。如。是。始。建。神。堂。是。知。人。心。之。行。發。爲。羣。業。其。因。果。之。間。必。有。不。可。思。議。者。矣。故。吾。得。約。舉。之。曰。羣。之。爲。物。無。論。觀。於。何。種。察。於。何。時。大。抵。一。政。之。爲。用。一。教。之。所。祈。原。

始。要。終。其。所。求。之。效。不。必。得。或。蹙。得。而。輒。廢。而。浸。淫。日。久。恆。遇。其。所。不。期。者。此。亦。一。公。例。也。  
羣。理。難。明。何。待。曠。觀。而。後。喻。察。近。知。遠。卽。一。人。之。身。已。可。見。矣。夫。一。飯。之。所。陳。列。麩。豨。成。於。  
俄。羅。斯。之。麥。羹。脯。資。於。蘇。格。蘭。之。牛。薯。積。種。於。愛。爾。蘭。之。田。白。錫。製。以。摩。理。哈。斯。之。蔗。胡。椒。  
致。之。雅。墨。加。蓉。莉。運。諸。身。毒。酒。醪。釀。於。法。蘭。西。乾。葡。萄。產。於。希。臘。橘。柚。長。於。西。班。牙。鱗。集。麯。  
萃。不。可。枚。舉。乃。至。清。水。一。杯。吾。茲。所。飲。可。謂。至。常。無。奇。若。窮。其。所。自。由。瓊。而。川。由。川。而。源。派。  
交。流。別。千。里。爲。遙。更。溯。爲。雲。爲。雨。之。時。則。一。口。清。涼。乃。函。蓋。百。千。由。旬。海。宇。之。物。苟。於。所。飲。  
所。食。物。物。思。所。由。來。將。吾。茲。藐。焉。乃。無。數。原。行。初。徧。大。地。因。緣。際。會。萃。成。是。身。嗚。呼。豈。不。繁。  
哉。

有。形。有。神。前。言。形。之。事。也。乃。至。於。神。凡。吾。人。之。知。識。性。情。所。鑿。成。其。如。是。者。其。繁。蹟。殆。過。之。  
而。無。不。及。晨。起。飲。茶。而。腹。疾。可。以。推。支。那。人。之。好。欺。夜。分。酌。酒。而。暝。眩。又。以。見。德。意。志。人。之。  
售。僞。以。吾。國。領。事。與。阿。泊。沁。尼。亞。王。違。言。啟。釁。致。算。縉。有。加。而。汝。之。家。用。以。乏。以。北。美。富。民。  
不。願。蠲。復。黑。奴。議。院。喧。慄。而。汝。與。親。知。中。成。決。絕。此。遠。言。之。者。也。更。言。本。國。支。那。君。臣。夜。半。  
受。朝。聽。政。南。洋。島。夷。日。中。閉。關。而。寢。子。夜。乃。起。爲。市。吾。英。商。賈。交。易。每。日。不。逾。八。小。時。誰。爲。  
約。束。而。行。之。若。素。三。餐。時。刻。於。吾。病。體。不。宜。顧。人。旣。爲。然。則。吾。不。得。不。爾。交。際。酬。酢。所。以。合。

歡也。而束縛虛拘。反成苦趣。凡汝之意。識議論。若政若教。皆國俗所已具。而汝受之。雖心所深疑。不敢叛也。野鳥乳。則汝出野鳥。蟄則汝入倫敦。議院開闔。爲汝執業。作輟之程。汝自由。幾何其能自由也。此近言之者也。更言既往。問歐民來復息業所由起。必上溯數千載。而後知。且來復息業。摩西之舊約也。捨業而嬉。非摩西之舊禁也。然法德奧義。則循以爲俗。英倫蘇格蘭。則斥以爲非。苟考所異之由。必論世觀風。遠至數十百傳。而始見。義大利希臘之村莊。鎮集。多處山巔。至今汲水負薪。民有擷擷登高之苦。叩其所以。乃古世之寇奪。虔劉。致然。支那嫁娶。男女無一面之謀。親喪三年。凡挂名仕版者。卽日罷去。如獲罪然。考選貴近之臣。以能書爲取舍之的。席地之舊俗。雖去。而九拜投地之禮。仍存。凡此皆沈縛牢固。雖極憎甚苦。莫可誰何。一俗之成。民違其性。咎始作俑。而作俑者。不獨任其咎也。多因成果。不其然乎。

羣理至繁。物變難測。此豈徒謀國者所宜兢兢者耶。卽在尋常。一生計問。其難亦見。今試設一織廠主人。欲趁一時市價。增屯棉花。此誠世間所恆有事。願使主人以折閱爲憂。欲所爲之有利。則其持籌握算。不可苟已。略言其事。厥有數端。一。須計本國諸廠成布。屯者若干。發者幾許。二。須計依當時市價。零售各肆。是否爭相積布。三。須計各國布市。爲盈爲虛。四。須計

此時外國織廠造貨緩耶急耶。是四者計銷路也。銷路既得。五須計同業收棉。用意何若。互相觀望。冀價跌乎。抑策其必騰。已爭購乎。六須計積布名區。所屯多寡。其已議買而未入屯者幾何。七須計天下各埠。見貨多少。布價騰跌。八須計出棉處所。如南美身毒埃及。花年衰。睽夫使以上八端。皆所計及。此其爲慮。可爲周矣。然則可操必贏之券乎。曰否否。未盡也。蓋棉價視其銷路。而棉之銷路。視布之銷路。布之銷路。又視雜采縑繒之銷路也。往者南北美。閔。棉不出口。而布大昂。人用絨。棄布價斗跌。當是時。屯棉者皆大折閱。然則所不容不慮及者。此又其九也。聞者曰。止。止。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曰未已也。尙有大者二焉。偷主人於此而不審。其虧折之數。又什八九也。一曰商情。從來貿易之家。計市價也。縱有碩才。魁能。祇能得其近似。而拙者。常有逕庭之差。商情起伏。如波瀾。時而過實。時而不及。實如是日。而有之。若夫軒然大波。峰起谷落。則年月閒事。不數遇也。故其見於商情也。忽無端而爭趨。忽無端而却步。如羣羊。然其始也。瞻眺躑躅。各懷狐疑。一勇先登。諸懦競進。往往而過。則虧折僥倖。隨之。是以善計之家。既審貨物之眞形。復睹商情之差率。不苟然逐物爲轉。此所以能爲衆勝之先。而又居衆敗之後也。其次曰泉市。銀俗名爲之挹注。泉市而促。無買期。帖息之交易。商業殆將廢。

以下言人  
於羣理其  
疏如此病  
在喜事不  
肯安于無  
爲一也無  
知民質誠  
卑雖爲無  
益二也無  
治羣爲無

矣。尙何利之可圖乎？是故前九後二，廠主人必統十一事而迭籌之，語精慮詳，乃克操必贏之券。夫都市貨物，朝暮騰跌，在分毫累黍之間，昧昧者目爲無奇，而孰知成是之因，其繁若此。

且此不過一物價之騰跌而已，夫物價者，朝成暮更，幻若雲煙，不留形迹者也。其坐集駢羅，已若是爾，則由是而推，事有常留人間，而悠久蕃變者，其往因來果，又當何如？蓋天演無在，而不然，而物競天擇之用，政教實等諸動植，方其既立，皆能吸攝質點，以爲滋長收羅，養己者以爲自存，故或孳乳而寔多，或滋大而墳植，其究也，強者兼弱，舊者蛻新，輪囷離奇，不可復識，非立政施教者之所慮及者矣。如西班牙之羅若拉，創爲葉舒伊會，本以保教，後乃樹黨擅利，權傾國家，而終於屏逐，如英國印度公司，本爲商業，乃不數百年，舉全印而有之，禍福皆有基胎，變化難以逆覩，略舉一二端，學者可觸物而悟矣。

由此觀之，喜事少年，動謂使我當權，則天下事不足治者，其言過矣。未嘗肆力於學，故不自知其不足也。於是議者曰：民生在羣，日有應行之事，在朝則有當官行政之責，在野則有選舉議事之權，諸務紛乘，皆取當機立決，若悉俟學優而後從政，則政之不舉者，亦已多矣。雖然，此似是實非之言也。彼所云日有應行之責者，未必果有此責也。意蓋謂不可以無事事。

而已。不可以無事。故不能自安於無爲。爲且令身與羣交受其害。夫人生如此國。爲如此民。見其中有弊政。稗俗。心乎羣者。莫不願有以祛此政變此俗也。此其意甚可尙。惟不學無術。鹵莽滅裂。以圖其功。則於羣豈惟無益而已。譬如庸奴老婢。見小兒趨而仆地。必急捧之。不知既仆矣。臥地無傷。而急捧者。乃生害也。又如村嫗。見鄰里疾痛。必言某藥有驗。可以試服。就令未瘥。當亦無損。嘗至一友家。見其僕取主人贖藥。向口傾盡。怪而問之。則云此藥既利主人。當亦益我。捐棄餘瀝。爲可惜也。故惟民智進。醫學精。而後知有病不服藥。爲中醫之至言。藥之治病者少。而轉生他恙者恆十七八也。昔者之醫。其臨診也。必云如是病者。針乎灸乎。汗乎吐若下乎。用鉛汞乎。而今世之醫。不然。既審病情。使其證可不用藥。則但調理服食起居。節適水土氣候。以期自癒。其操術彌精。其用方乃彌不易。嗚呼。醫國之事。豈異此哉。大抵纓冠被髮。用違其宜。而視天下事。數著可了者。皆審事甚膚者也。知之益審。則措施益難。一政之敝。一俗之釅。由近因而及遠。因由正果而推旁果。至三四層。其繁已不勝計。且衰世雖有更張。弊泯於此者。必發於彼。害消於甲者。將長於乙。合通羣而覈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良。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昔者與國嘗患過庶。而小民嫁娶之不審也。則制男女之年格產業。神甫始爲胖合。嫁娶固如律矣。而野合之子滿街。雖設育嬰之園。

而棄兒益夥。吾英覽屋宇之鹽惡。制爲法式。頒諸國中。且以法爲之。使造小屋者不能得利。民不更造小屋矣。而下戶舉家老少。溷於一室之中。俗益弊而癘疾興。乃又制室居之人數。人數有限。貧者乃夜宿坊下。或臥牛矢馬勃之中。以資冬暖。此皆已事。老人所親見也。且極上之能事。使除一弊。而其弊果除。且不更見於他所。此可謂武健愉快者矣。乃自明者察之。不過化聚爲散。轉有形者爲無形。何以言之。蓋欲弊之絕。其詞察必嚴。其吏捕必衆。此無他。廣費之所爲也。費之所出。仍取諸民。關權必繁。盼盼之生日。以狹隘。曩法國官吏大小至六十萬人。不耕而食。農工商賈出重賦。而後給執事之男。已疲而不休。相功之婦。育子有未暇。穉子恆飢。而租吏益惡。舉國愁歎。戚戚無怵。革命之厄運。乃不可挽矣。凡此嚴詞察而衆吏捕之所爲也。弊竇盡塞。亂萌愈生。其於國也。究何補乎。吾故曰。民質未進。禍患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何則。勢有不能。理有不可也。當此之時。雖有聖者爲之。亦不過視所易之何端。等害相權。擇其可忍。彼曰數著了者。安在其能了也。

難者復曰。果如此。則政烏乎行。向之爲政也。亦僅就吾識力之所及。爲相時而制宜焉。至於深追遠溯。窮流討源。固未暇也。且治平之功。異乎格致。國羣之大。不同名物。彼之實測易爲功。此之求是難爲力也。壽命易歇。民生多艱。萬幾當前。何暇問學。亦竭智殫謀。與時會相將。

迎而已。責之已甚。不其苛歟。是言也。察其微指。無亦謂羣雖有學。必不能如格物之精審。而內外籀因果相求諸術。無所於施。羣之變化至蕃。卽加討論。未易得實。總之以謂羣非科學云耳。然耶否耶。則試於第二篇明之。

倡學第二

以下言凡  
人種之  
衰與爲天  
廢與爲不  
心運會則  
可然者不  
學與言羣

歲季秋行田野間。輒聞農人指相告曰。歲云暮矣。今冬必奇寒。何處處棘實之多耶。其意蓋謂天心至仁。隆冬洊至。則先爲羣鳥養羞。又記數夏以往。英北部多鸚鵡小鳥。有友語我。歲方有蜚。而此鳥食蜚。天相下民。有其害卽有其救害者。又美以美教會人。將有遠行。抑將徙宅。輒披二約。取目擊之文。以下天意之向背。俗又謂英倫盛富。卽以吾人守安息日之誠。謹於他邦。乃克臻此。又某年鼠疫流行。則謂此因泉局造幣。沙汰舊有天恩二文。用違貶罰。諸如此說。觸事有聞。蓋陰鷺下民之說。其入於人心者深矣。於耳目近事如此。乃至國土朝代之盛衰。亦無往非天意之有屬。蓋近代格物窮理雖精。然於物變之簡易而明者。乃能言其因果。至變故較繁。機緘與蹟之世局。則若不關人力。而皆眞宰所張施。且無一不如其私願。此古今載記之所同也。如近某報論阿富汗兵事。曰。以全能上帝神心之悅豫。故降福於大不列顛之軍。使克全濟。以合大羣之力。開通芝那卜雄關。

云云。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倫敦日報常沐伯著英史於威廉之得國曰蓋至仁之宰特假手於斯人。

以掃除此土之荒穢使之復卽於日強於顯理第七卽位則曰上帝之於英倫也以謂吾旣施大罰於其國矣可無使仰首伸眉復爲大邦以爲天下所則傲爾迺適眷茲天顧以降集大命於一人曩布法之戰法人著書名人手天指曰俯觀人事仰察天心知所以摩厲法人之故其假手於布魯士者猶用彼爲鞭筆以自董其驕子使終執歐洲之牛耳也。

雖然。是所舉者大抵覆瓿束閣書耳。其無足道。乃至今世史家如福勞特之歐史。其論條頓羅馬二種人之戰也。曰世人嘗以此爲莫之致然。而條頓之勝羅馬爲僥倖。不知脫來法加之戰。必得倪而遜爲之指揮。齋得路之役。亦必有威林吞爲之渠帥。況是役之勝負。人種休戚視之。而曰如林之旅。冥冥之中。莫有爲之司命者。吾不信也。東起黑海。西盡北海。聯數十部之種人。鼓行而南下。西有黑林。東有脫來斯特。是二者所必爭之要隘。而勝敗之樞也。彼條頓者。小蠻夷耳。無地圖書計。愈無所謂韜畧者。羅馬之衆。當其前而搃其胸。匈奴雜種。擷其後而拊其背。以久困之民。處維谷之勢。憤不慮難。夫亦自詭必亡矣。而終之不謀而戰。皆合於法。以存以勝。且以興焉。此而曰莫有陰驅潛率之者。誰能信之。嗟乎。今之學者。往往以物理概人事。其於此役也。彼曰是其衆如泥沙然。以地之攝力。而歸於其所。此無論其說之

不然也。就令如是。其亦天之所欲。而非人之所使明矣。吾若曰。於是役也。見天之所欲立焉。彼將局局然笑我爲虛妄。謂我爲妖巫。雖虛妄。雖妖巫。吾猶將以是自憲。而決然曰。條頓之民。有在天者爲之司命。其勝羅馬。以吾儕先祖父。爲天之選民故也。

右所引錄。乃福勞特之羅條合史。所以天謀名篇者也。夫虛妄妖巫。凡有識者所同諱。而作者獨以是自憲。此其恢詭固無論已。顧吾所滋惑者。卽以語言常道言。念欲者應機起滅。無常定之詞也。而地攝力者。平均通普。周於萬殊。其數則隨地而可稽。其用則無時而或變。二者爲物。絕然不同。則何得以地攝力爲天之所欲者。又使人事紛然。一切皆由於前定。猶形氣之變之。可以前知。則物理與人事。其異又安在。然則循作者之言。將形氣不得言因果。抑念欲之非無常。而向者形氣因果之談。念欲無常之義。非棄其一焉。必不可矣。雖然。此固讀福氏之書者之所自處。無取不佞爲之深辯者也。而吾所欲與學者稍加討論者。則其天謀之篇名爲足異耳。

其足異奈何。夫既以宇宙爲大果。則必有其大因。顧世之人。則名之爲造物。爲大匠。爲鴻鈞。豈以大因太極諸名爲無奇。而必擬之工垂陶冶。而後工巧見歟。獨至天謀之稱。則吾百思不能通其義。蓋以彼爲大匠。則所造者資已庀之土木。以彼爲鴻鈞。則所運者假夙具之炭

銅。至土木炭銅。從何而有。謂卽大匠鴻鈞之所自。庀自具者。於言未違反也。然而其義固已  
饒矣。乃至天謀神略諸語。其義必不可通。何則。謀略者。慮難之謂也。必有所難而求克此難  
者。是故使天而謀。使神而略。將必有具同帝齊天之力者。與之爲難。夫而後其謀略有所  
用也。是故必如作者之稱。將淺之全能之名。宜以除深之太極無極之義。可以廢。其物爲有  
對待。有對待者。非吾黨所云之大因也。尊天而轉以褻天。顧猶以是自憙焉。何也。且世所號  
爲尊天者。固安往而不褻天乎。吾黨之於天也。自其上下之昭著。依乎現象。以求其理。不敢  
參以秋毫之私。泊竭耳目心思之既久。見其相從與並著者。而後立之爲公例。假有未合。則  
置之而更求其合。何則。人道至微。天道至埒。必不可以私與也。顧宗教之家。則以此爲違天  
爲慢神。而所謂敬天信神者。方奮區區之智。範其己私。尊以爲萬物之真宰。真宰之喜怒愛  
惡。莫不自其私而推之。甚且設計謀運方畧。以與異己者爭一旦之命也。使神而如此。是固  
非吾黨之所敬事者矣。

雖然。此旁及之論也。與不佞之大旨爲無涉。所爲雜引前文。加評議者。見凡人心習。謂一切  
世變。悉於天命。則其人不知有羣學。教會將爲諭告。其發端必言帝旨。德國威廉皇帝詔書。  
揚厲所殺戮之若千萬人。自謂渥膺天眷。而後臻此。凡若此者。其用意造言。無往而不與羣

學之義相衝突也。

以下言其  
人以世運  
進退為賢  
聖豪傑所  
主張者亦  
不足以為  
羣學

主名世者之言曰。凡國有史。雖然。非其國之史也。其豪傑史耳。故萃各國諸豪之所為。而天下之底於如是者。可以見。夫人意如是。蓋自其最初而已然。曷觀乎土番之會獵而歸也。列坐毳幕之下。燿火之旁。相與語一日之所見。某也趨捷。某也力搏。口寫手狀。加歆服之辭焉。小部戰爭。歸塗偶語。某酋之智謀。某長之勇氣。言者若身與其寵光。峒居無事。日月所見。錄無可言者。其所談必已往之豪雋。其種之祖先。歲時之會。為之夷歌。為之蠻舞。凡以貌其種之戰功。而存其古人之武烈於無已也。歌曲傳記。口口相傳。凡關於其種之存亡興廢者。必詠歎淫泆。致無窮之慕思。此誠後世禮祀樂舞。俳優詩詞。乃至表銘史冊。一切文辭之興之所由昉也。文物稍進。載記圖畫。事亦同然。故埃及之陶器。亞叙利之雕牆。無往非其古人之事蹟。摩闕伯之斷碑。此石於本棋六十八年出土於亞西之大版係腓尼加古文語與希伯來大致相似所紀者鄂摩黎征服摩闕伯自阿治之死反攻以色列種人皆中國周初時事。今其石在法之魯維。非其君之戰績。靡所記也。欲考其時之聲教國風。獨能得之於言外。此象形六書。與旁行切合文字之所同也。從希臘鄂謨之史歌。以詩為史體者今世之彈詞可以見其時所有城郭海軍軍戰將卒祭祀葬婚之法制。顧其所為敘述者。則亞幾黎之戰勝也。阿雅克斯之雄略也。烏利時之謀略也。於文物闡如已。

吾黨號稱文明。顧髫年就傅所爲。與未化之民無以異。自太古至今。事之有取於默識者。舍鉅子名人之言行無以爲也。問阿伯拉罕。以何物纏腰。得隱形而往來於其地。何撒穆爾傳其帝命矣。而唆盧不遵。何大關自嫖其牧羊。而帝謂其於王者爲失德。此皆以二約課兒者之所謹也。而當日猶太之政教。雖斑斑於此書。非所重矣。歲稍長。課史事。晨起入塾。負手諷書。聽先生所覆扣其徒者。則古當何代。英倫爲某種之所寇也。何王守禦最力。而殺者之爲誰也。阿爾弗烈之行何優。剛奴特之言何善。戰雅占恪者何民。勝弗洛登者何將。棄王位者何君。篡前王者何氏。謹而識之。至矣盡矣。設問國中奴婢之令。以何時爲始終。拂特諸侯。自何時而變制。則塾之師與徒。莫能對。

更長治希臘羅馬古文。以謂根柢之學。顧所爲學。不外自亞加孟諾以至凱徹之爲君。與其警奇譎詭之事已耳。初何嘗取其典章文物。民德風謠。考其進退盛衰之理乎。置一弱冠學子於此。設問以理塞古以前。希臘民智何若。亞利烏巴穀之制。其本原與功用爲何。彼不能應者。未嘗引爲恥也。獨至咀斯之甲鎧。馬拉頓之役。將兵何人。有不知者。斯爲大詬已。故有曰國史者。人豪之國史。幾人人謂然。此其原發於蠻夷。獠僚之所歆。而其例之行。散見於往籍。且人人受之於心智。肇開之初。所以習若性成。欲自拔於其迷而不得也。雖然。心習

之成。尙有故焉。則試得而數之。

民之察理也。常易其專。顯而難。其渾立。專顯者。物必某人。既耳目所可加。亦心思所易附者也。渾立者。會通衆事。不一不拘。類異取同。言足統物者也。喜專惡渾之心。習見於野蠻。爲最多。及其文明。猶未能去。故家童里兒。每樂翁媪爲言故事。而小書稗說。銷售必多。家居晨起。取閱報章。於所記之獄訟盜賊宮闈起居死亡生育嫁娶離異。皆所鑿觀。未嘗嫌瑣。入五家之闈。其道路偶語。風過微聞。爾汝我他。累用不絕。大都鄙近人事。已耳。吾聞乍遇生人。欲測其心量之廣狹者。術莫便於較其語次。所用專名與所用公名。多寡之比例。大抵用會通之語多者。其爲人必經學問。用專指之名衆者。其人神識不越下中。蓋人心之於事物。能違其凌雜。而得其貫通者寡矣。此心習之由然一也。

人情之爲學也。常樂其淺易。而憚其艱深。彼以謂求史學於紀傳之中。則窮理之與娛情。可並行而不背。神思所寄。旣樂於毛舉。乃今觀古人崑瑣之蹟。卽有以知教化世運之所以隆污。事之易爲。孰逾此者。其神識之凡近。與村嫗竈養無殊也。故欲爲村嫗竈養之所爲。卽有以學大人之所學。村嫗竈養。聞之於里曲盲詞。吾今求之於古籍雅記。古今人可喜可愕之事。章灼如斯。吾但繙帙及之。則世運之所由成。已見他日者。卽出而與人家國。取懷而予。夫

已有餘。是真天下之愉快者也。而孰知已誤。此心習之由然二也。

常智之於窮理也。常安於模稜。而憚於諦精。知世運之變。教化之蒸。固必有其所以然之故。然以彼術而言之。若甚近而易知。由真道而求之。則甚迂而難見。世俗論事。設漫然不圖其精審。則悠悠之說。亦若可用。而未嘗無當於人心。如言天象八星。則謂爲眞宰手造。納諸鴻軌。脫不窮手造之果爲何狀。納軌之眞爲何功。乍聆其說。亦若不誣。草木昆蟲禽獸。一一皆化工所創造。使不求甚解。則其說亦若可存。惟諦而求之。斯所持之說皆廢。故以教化進退。爲聖賢豪傑所轉移。使不問轉移之之果操何術。則其說亦若可安。而不必更求其精審。此心習之由然三也。

使必求其精審。試問彼以世運爲聖賢所陶鑄者。是聖賢人何自生乎。夫聖賢之生。有二說焉。一曰非常。一曰常理。以謂非常歟。則必稱其人爲天亶。爲篤生。甚且有一切感生之說。力辨其異於常種。亞洲開國皇王。多如此者。卽常沐伯之爲史。亦謂凱徹入英。仰承天意。而維廉若耳。治諸賴耶。皆昊蒼所立。應運挺生。特無如今世之人。不盡信其說耳。非常之說既廢。則不得不率常理以爲言。常理。則聖賢之生。亦必有前因後果之可言。與世之萬物無攸異。五洲人衆。五穀所養。並世所生。僅處一焉。此不似消塵之在海嶽乎。產於一國之中。智識語。

言。禮。法。謠。俗。風。土。種。植。是。種。種。之。無。窮。萃。其。一。身。不。猶。風。雨。膏。液。未。耜。耘。耔。萃。於。一。穗。一。莖。呈。其。所。結。之。果。乎。夫。生。理。之。科。自。然。之。學。治。之。而。著。其。大。例。遠。者。千。年。近。者。百。載。豈。其。說。之。皆。誣。而。所。言。舉。無。驗。使。歐。洲。之。父。母。可。忽。生。髮。皮。促。項。之。護。登。都。使。巴。布。亞。蹶。頤。羯。首。之。蠻。可。忽。生。碧。目。黃。衫。之。高。加。索。則。雖。謂。聖。賢。不。擇。地。而。出。可。也。假。奈。端。可。育。於。亞。斯。吉。摩。之。家。彌。勒。登。可。遇。於。安。但。曼。之。種。而。飛。支。蠻。島。之。上。有。哈。務。德。與。喀。拉。遜。之。爲。民。而。後。稱。風。俗。教。化。之。成。皆。偉。人。功。績。可。耳。獨。使。生。學。種。姓。之。言。爲。不。虛。心。學。積。因。之。理。爲。已。確。則。亞。理。斯。多。德。之。親。其。面。角。決。非。五。十。度。而。南。海。土。番。炮。烹。人。肉。謹。諷。狂。弼。音。若。海。潮。者。樂。師。必。妥。文。必。無。生。中。之。理。然。後。知。聖。賢。豪。傑。之。起。其。爲。因。至。繁。其。爲。原。至。遠。必。有。人。事。政。教。爲。之。根。柢。尤。必。有。天。設。國。土。爲。之。首。基。夫。非。闖。然。無。所。憑。依。如。海。鳥。隕。星。之。飛。來。遙。集。者。斷。可。識。也。夫。曰。得。賢。可。以。興。邦。立。法。期。於。持。世。此。其。說。固。非。誕。也。然。而。僊。野。之。種。非。明。哲。之。所。崛。興。禱。奇。之。宗。非。元。愷。之。所。鍾。毓。此。其。說。尤。不。誣。也。天。演。之。事。苟。莫。爲。其。先。斯。必。無。其。應。故。必。有。既。進。之。程。而。後。能。益。爲。其。光。大。欲。得。偉。人。之。鑄。其。羣。者。非。其。羣。之。先。鑄。偉。人。必。不。可。彼。所。爲。變。革。轉。移。開。創。戡。定。之。業。固。卽。其。身。而。得。其。近。因。亦。於。其。羣。而。得。其。遠。因。非。其。局。之。既。成。本。之。先。具。將。其。業。無。由。立。且。其。人。無。由。興。必。總。其。時。之。全。局。而。言。之。世。無。人。固。不。治。人。無。世。亦。不。生。世。

與人有相成之功。斯天演之行見矣。

且卽以其說爲可從。而聖賢豪傑之生。無所待於如何世。則不知一羣之中。忽得此首出庶物。聰明睿智之一人。其於世於羣。又何益也。何則。其所權藉者亡也。凡大人之業。無論其爲立德立功立言。皆必有其先事者爲之權藉。是固其國庶寡。貧富。勇怯。智愚之異。與其政法文物。所以相養相生。皆其業之所待而立也。雖有文章若狹斯不爾。使無數千年聞見之積累。以富其思。又無數百世修明之文辭。以達其意。吾不知其所爲詞曲者。烏從來也。雖有創物之智。如瓦德。使生於不知用鐵之世。抑冶鍊之事。至微淺而不足道。力學之不講。旋牀之未興。吾不知所謂汽機者。何從製也。雖有外籀之精。如賴不拉斯。使未有埃及。大食以來。所積進之算術。則其力理天學之作。果遂成乎。不獨此也。夫世俗所樂膜拜而頂禮者。帝王將相。而以彼爲持世之人也。然試觀希臘之芝諾芬。使所謂十萬衆者。皆怯弱無恥。或桀驁不馴。其戰功當爲何等。又觀羅馬之凱徹。使無一時之練卒。與累世部勒之素戰勝之威。其武功又何若。卽如今日歐洲言將略者。推毛祿矣。然使其國無四百萬勝兵之丁壯。供其徵調。指麾是執兵以從者。皆羸弱不毅。或不服從號令。而蠢愚。則吾不知其能事。又將何從而見也。

今使有人於此。見一礮之轟也。彈出於此。船沈於彼。乃掩耳咋舌。極論引燃之功。而置藥彈礮械之用於不足數。其爲妄說。不辨可知。夫使必課其功。則豈徒藥彈礮械之數者爲不可畧耶。推之無窮。凡所以致引燃藥彈礮械。以成此一轟者。廢其一皆無由舉。乃今之論治化者。必歸其功於一二人。而悉置其所權藉。夫無涯之國力。必有所自來。而無盡之前因。以此爲其果。彼劃而論之。吾未見其智之勝於若人也。

三古之初。民僿治簡。聖聖代興。開物成務。則謂世運之進。爲屬於大人。猶有當也。然此如兒童之言戰陳。以勝負爲一將之能。土番初起。各爲小羣。相惡相攻。互爲起滅。故其羣之可紀。舍眉目無可言者。雖然已失實矣。而闇者乃推其所以言古者以之言今。斯益謬已。不知自射獵游牧之衆之日微。而小部漸合爲大國。執兵與執耒者分。其羣之體用日恢。國大政繁。相爲比例。由是而新制立。亦由是而新功興。遂至學術文章習俗皆有日蛻。其故與時偕。極之勢。凡此皆出於天演之自然。而所謂君若吏者。不獨無能爲。且亦不之覺也。嗟夫。欲知一羣之天演。而徒卽拿破侖伏烈德力輩之紀傳而求之。雖讀者知於口。縛目盲。吾知其無所得也。

以下言世

前之爲說也。以世變爲天意之所存。後之爲說也。以運會從名世而爲轉。之二說者。其中於

有史家謂  
羣必不可  
以成學特  
如士理二  
荆是已歷  
家其說而  
舉其非以  
糾羣之得  
爲明科學

人心至深。而持以論世者至衆。誠使其說爲是。則羣固無學。雖然。是二說之於羣學也。不過見其理之不兩存已耳。未嘗明斥吾學之必無有也。乃有人焉。持論著議。言羣之必不可成學。今者吾將深著其說之不中。則必俟此學大義之既明。而後有所基以發論。亂吾言之序。固不可也。雖然。議者之說。固有淺深。若先從其淺者而闢之。置其深者爲後圖。未爲失也。福勞特曰。今世所謂科學者。非但卽物窮理已也。於先後因果之間。必有數往知來之公例。而後副名實。夫羣之爲物。有其因矣。而以人心志願之不齊。其果或見或不見。故不可以稱學。今夫形氣動植。所以成自然之學者。以是因必從以是果。而公例行於其間也。惟人事則不然。爲與不爲。各由志願。是故因同而果異。因同而果異者。其公例爲不行。公例不行者。其於物爲無學。且其理亦至明已。向使羣而有學。將人事爲有常。人事而有常。則行乎所不得不行。而無所施其志願。志願者。人心之自由也。惟其自由。故有善惡可論。使羣而有學。將善惡之分泯。而毀譽刑賞無所施。夫豈人事之理也哉。又曰。謂世事有公例者。以民性有秉彜也。顧人理異萬物。而人人皆有怙非爲惡之特權。故一事之見也。於事前其存心不可逆測。以爲因。於事後其用意無從順推以爲果。又曰。拔可爾之爲史學也。平稱人事之不齊。而常取其經數。此其術似也。雖然。經數亦隨世爲差。未有睽違二時。而經數能相若者也。又曰。自

我觀之事之見於史傳者。未有複出者也。卽史傳而考其事實。皆行乎自然。一見而不再見。行乎自然。故不得如格物之設事以試驗。以其不再見。故雖爲實測。而人事終不可以前知。凡福勞特之言羣具如此。

駁之曰。夫人心之志願。或言其自由。或言其有定。二者聚訟舊矣。今福勞特拾其餘談。以攻羣學。謂其與志願自由之說背馳。是亦不可以己乎。不佞於福之言凡四引。自其第一條而觀之。福之意不但謂人心起滅不可前知。無因果相生。如心學所指列者。且直謂人心爲物。與形氣動植絕殊。無因果可以前知。亦與自然者異。夫既異自然而不同於形氣矣。則人心爲物。信爲疑神。非格物致知者所得與。而意念之起滅出入。時時皆帝鑒所臨。此其言人事。正與本篇所發論者冥同。無怪其以羣爲無學也。不知謂人心志願有不可以前知者。於理可也。謂人心志願盡不可以前知者。於理不可也。且志願豈徒有可前知者而已。使其人居易而率常。將內外因應。若出一途。卽境爲推常。可得其八九。行絕五軌之衢。而奔車來於其右。則其人見之必避。而斜出者斷可識也。汽軒時發。而其人急欲附行。自其所居有二塗。往一爲五里。一爲十里。坐而策之。其人從五里乎。從十里乎。又設暑餘二刻。而失車。後至者有誅。則彼之疾走抑易以騎者。又何決也。購日用凌雜之所需。有二肆焉。同開者廉而美。出郭

者。貴。而。楛。使。其。人。置。同。閤。而。取。出。郭。者。則。必。有。所。以。使。然。之。故。無。疑。也。人。之。售。其。宅。也。固。有。棄。二。千。金。之。價。而。取。其。千。五。百。金。者。然。不。得。用。此。而。議。計。學。賤。售。貴。之。例。爲。無。驗。也。夫。一。國。之。民。其。酬。酢。往。還。志。慮。之。可。齊。如。此。斯。本。隱。之。顯。事。迹。之。見。於。其。中。者。亦。必。有。可。齊。之。形。與。相。應。也。且。猶。是。一。人。之。用。心。而。已。使。總。一。羣。而。論。之。則。因。果。相。從。之。際。其。可。齊。而。有。定。將。過。於。前。所。言。者。何。則。自。其。經。數。而。言。之。彼。特。別。非。常。者。將。泯。而。不。形。故。也。

且。福。勞。特。之。所。謂。學。者。其。所。持。之。義。亦。過。狹。已。必。用。其。言。是。捨。形。數。力。質。而。外。無。科。學。也。夫。科。學。者。所。以。窮。理。盡。性。而。至。誠。者。可。以。前。知。顧。前。知。於。物。有。品。量。之。互。殊。於。術。有。內。外。籀。之。相。異。故。其。可。以。前。知。一。而。所。前。知。之。等。次。乃。不。同。也。但。使。有。可。前。知。斯。將。成。其。科。學。不。得。以。所。前。知。者。之。尙。泛。不。能。具。滿。證。而。以。得。物。情。之。所。不。遯。者。遂。可。靳。學。之。名。擯。之。使。不。得。列。於。專。科。也。此。如。氣。候。之。學。是。已。雖。達。爾。背。之。賽。馬。有。時。可。以。遇。風。雪。而。六。月。盛。夏。或。圍。爐。而。後。溫。然。此。之。變。常。不。害。言。冬。寒。而。夏。熱。也。英。國。西。南。風。之。司。令。也。歲。早。歲。遲。歲。舒。歲。暴。顧。其。來。也。必。當。秋。風。雨。之。表。以。空。氣。之。積。重。定。雨。暘。之。屢。遷。雖。非。至。精。而。舟。師。寶。之。何。則。卽。此。已。足。以。利。舟。行。審。趨。避。也。故。使。羣。之。成。學。其。逆。策。世。變。者。不。過。如。氣。候。學。之。所。爲。已。甚。可。貴。矧。乎。其。於。羣。之。大。理。精。審。不。僅。此。也。哉。

且福謂史傳之事。未嘗有複出。以其不再見。故雖加以實測。人事終不可以前知。今無論史傳之事。未嘗無複出。而再見者。卽謂人羣之事。爲空出而莫有同。而福之所言。亦非擊也。蓋學舍形數力質。而外其求諸自然。而爲撫實之科。論之事實。大抵無重規疊矩。首尾相伴也。者。則何爲而獨責諸羣學。今夫數術緯諸形氣。至於天學。則至精密。蔑以加矣。顧其事未嘗眞複出。而莫不有所異同。乃至地學。此亦輓近科學之至精者矣。而其言厥鬻之理。淫於地形。地火爲其掀騰。山水爲其淪陷。其致然之衆因。雖皆有公例可循。至於總果。則錯綜雜糅。少有合者。特不必噉然相殊。使外籀不可加前。知無由用耳。夫使天文地質如此。而皆可立爲科學。則何獨於羣而疑之。

且何必嘵嘵乎。以福勞特前語。課福勞特之所自爲。將有以知其言之不擊已。夫福勞特固近世史家之巨擘也。必如前言。彼且無所憑以爲史。此略求之於其書而皆可得者也。如其論一千五百四十七年英國遊手之禁也。曰。民久遊手者。則著之奴籍。此時國之風氣猶蒙。故雖禁遏情遊。其勢不可以猝效。此蓋謂二因並著。一羣之中。有相剋之效也。又如論占田併兼。曰。當顯理之朝。其事勢已趨於如是。特懸之厲禁。民憚法而不敢爲。故顯理且死。而其事夕興。此蓋謂其時有羣力之所趨。而適有他力者爲之沮抑。至沮抑之力。旣去。前力之效。

以下駁荆  
士理言羣  
無學之說

乃卒呈也。又其論市價也。曰。於時有二因焉。一爲制錢之敗壞。一曰田法之新更。二因并行。而百貨遂由之而騰踊。此尤論因果之較然著明而無待一辭之贅者矣。更卽其英史而觀之。其推言世變。根於民德政教者。吾又不知其凡幾。其演說史學也。嘗曰。徧讀天下史記之文。知所以告萬世者。有大法焉。雖謂之天律可也。曰。凡政之可久而不敗者。必其至誠而大公。不公不誠之政制。夫亦有傳世者矣。然必有降罰之一日。觀於法民革命之事。可以徵矣。已而復言曰。近者支那之亂。周於其國之太半。其呼譽唵呀之聲震全球。夷考所由。政法泰竄。上奮其私而下無學故也。此指咸同間凡此所云。云雖不必標羣學之大例。然已陰用其例。而不自知其於造因成果也。既已爲其內籀。且立公例以爲後。此外籀之基矣。乃猶曰於事前其存心不可逆測以爲因。於事後其用意無從順推以爲果者。吾又安得目之爲篤論乎。

福勞特而外。其以羣爲無學者。吾又得一人焉。曰荆士理。荆教會先輩。故其言羣理也。以爲有天事焉。非人力所能致。謂民羣之變。其例不純。不可以爲科學之業。其平生著論。號科學領域者。大抵申此義也。有曰公等咸謂物有不易之大例。故人事亦有。大例不可易者。此其說誠是。顧亦問所謂不易之例者。作如何解耳。夫所謂不可易。有言乎其儲能者。有言乎其

效實者。若從其效實者而觀之。是不可易者。不必信也。靜觀物化。例固與例相乘。力固與力相剋。率因成果。果各不同。雖有至信之例。常忽有他例焉。出而與之相勝。前例遂失其權。浸假且爲後例所剋滅。而不可見。今夫物質通攝力例。非所謂最爲普及。而居物之所不遜者耶。然而天下之石。果皆墜地矣乎。甚不然也。使吾手取一石而持之。未見其墜地也。石持以吾手。則不墜。此亦例也。通攝力之例。雖行。不過使吾手覺重已耳。而其墜地。非吾縱之。必不能也。是故例雖不易。實可易。不易者。必自其儲能而言之。以言乎效實。則雖有至信之例。固無時不可爲他例之所勝也。荆牧師之言如此。

曩此論之初出也。格物家爲之大譁。抨擊幾無餘地。向使荆牧師悟其昨非。不更表而出之。不佞亦無爲更理其前語。蓋其言之刺謬。在用格物名義而界域不明。致言厯理紛。遂爲學者所詬病。夫公例云者。無異言事物公理已耳。以無時而不然也。故曰公例。然則公例者。固非權力之謂。而安有相勝相乘者乎。且其言通攝力例也。亦異乎吾所聞。通攝力固無往而不存。但有物質。此乃自見。而所謂公例。則二質相距。其相攝之力。與輕重作正比例。又與相距之自乘作反比例也。今荆牧師乃謂石未及地。此例爲他例所剋滅。又謂二例爭勝。而其一行。凡此者。於語言爲不辭。而於物理爲巨謬。不知石未墜地。通攝力與其例皆無恙。且

荆牧師之於物理。一若數力相推。爲數荆之說則必相剋滅。而例遂爾不行也者。而自科學言之。則有其相劑。無其相滅。此奈端第二動例之所明揭。而滿證者。大凡數力相推。一力將自有一力之效。若不相謀。而其果則所會而釐成者。譬如城頭大礮。平放一彈。其及遠之數。擊力之多少。皆可計知。以藥所平推於若干時。行若干尺。無間於地力之存亡。而地力之下。吸於若干時。墜若干尺。亦與彈從礮口直墜而下者無所異也。荆牧師於形氣至簡之理。尙不瞭然。無惑乎其於世變之繁。無往而非謬論。甚且謂其事無因果矣。寄語荆牧師。且置羣學之論。以爲後圖。未爲失也。

雖然。羣學有無之論。不可以不定也。請觀荆牧師他日之所言。其於前說。自信不堅。可以見矣。荆牧師嘗以吾英作苦小民。合爲冊黨。以其善本於約翰與英民盟約之大冊故名其會曰冊黨以與執政及富貴之家。爲反對也。則本其解紛之意。爲說部焉。名洛克傳。自爲之序曰。且爾曹何苦而爲是洶洶者乎。自我觀之。化之進也。一國之制度典章。自君主而日趨於民主。始也權萃於搢紳。終也道公於通國。此雖有遲速舒疾之不齊。而國勢必至於此。而後平者。殆可決也。故使一流之民。所求者不過欲其黨之眉目得入議院。爲其代表。以與聞政事。此固公理。無憂所願之不償也。必恃其衆。奮氣力。嬰綱紀。以爲其所必不可爲於吾英者。濟否非吾所敢知矣。且所謂

進化非他。用其所得於格物。實以施諸行事。已耳。而循常嗜故者。必欲奮區區之力。以沮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他日又以其意諭小民曰。公等今日所以養其身家者。優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往矣。知其所以致此者歟。則計學例明爲之也。如此言。卽其意而繹之。固亦曰。世變所以底於是者。以一羣之中。有自然力焉。莫期爲而爲之。又皆有因果相從之公例。繼自今。世變成於何等。循其公例。可以前知。已往者可卽果以窮因。未然者可循因以責果。然則荆牧師之所談。亦一一用吾羣學之旨。乃於治羣學者。漫然曰。羣固無學。何前後之不相應耶。

以下總論  
前二家之  
言而歸斷  
於羣之可  
以爲科學

不佞於福勞持荆士理二公之言。列其前後之自相鑿柄者如此。而二公之所以復者。又可擬而知也。彼將曰。吾之於羣也。非曰絕無因果也。特所以逆推而順數者。存夫無慮大凡之間。必求精確。如科學外籀之所爲。理不可耳。然吾觀福勞特爲史。於事變遷流。亦云理之所必至。第所指多食貨之事。而謂他變不然。顧一羣之變。生於民心。藉使他變不能決因果之必然。則亦何有於食貨。荆士理於計學公例。既已親承之矣。且謂進化爲格物之見於行事。治制則以民主爲歸。而沮進化者爲不知量。乃又謂天心人事。可相勝而公例不行。此非所謂多所抵牾者耶。若謂羣事所可前知。存乎大槩。欲爲滿證密率。其事不能。則二公所深辨

者固不佞所未嘗言也。又何爭乎。歐洲近數百年。科學立者如蠅毛。而其中得爲滿證者。特其少少半耳。至於其餘。則進於外籀之科。其道幾無從也。然不得遂以爲無學。若地質。若生理。若心靈之數學者。皆僅及物之品。而未與乎其數。顧其變則可以前知。而其例皆誠而非妄。今之羣學。正如此耳。羣之事變。其驟。其深。其隱。常過於他學之所治。則其術固不得如他學之簡。至類同事之變。以見其會通。其所會通者。常出於至寬之塗。而大其時地之界域。雖然。既有其會通矣。會通斯有其公例。有公例則可本之以明事變之所由。而卽此遂得以成學。今夫民生而有羣。羣而有治術。非僅今日之事也。但使世有政法憲令。而又有利害仁暴之可言者。斯不得謂羣理爲非科學。而無因果之可言也。

且羣學所有事。不僅政法憲令間也。福勞特荆士理雖以羣爲無學。而於政法憲令之用。深信不疑。過於吾黨。今夫刑賞所以勸懲。以其勸懲而民行以異。以民行之異。其大效將於羣而見之。故自所及之一二人而言。刑政之效。雖有聖者不能定也。獨總一國之衆。則其效若可觀。福勞特謂拔可爾不知人事經數。隨世升降。而嘗稱以斬刈狴犴威民。其令行禁止者。恆什八九。夫此豈不自經數而求之。是故以一人之情性志慮爲言。人事避趨固不可以預策。而刑律之用。所禁其爲彼。而開其爲此者。亦存於通國之間。蓋人心去就。夫固可得以前

知也。然則時世變遷，亦有可言而豫計者矣。民之好惡，不一端也。向也用其懷刑之情，而法令於羣，有左右之效，則設用其他情所同。若勞力食報之務，厚入世處境之求，高與一切所樂，得於名實者，其愈有明效。滋可見已。使聞者以吾言爲然乎，則羣又有學。

總之羣學有無，可一言決也。使羣理不足爲科學，則一國一種之事，無因果之可言，而講政教言治平，皆爲無取。不獨三古以還言治之書爲可燬也，卽今議院樞府所裁決而著爲令甲者，皆可易之爲占鬮枚卜，而無容然否於其間。充類言之，卽廢其事可耳。何則？政之行也，其收效旣不可知，令之布也，其所求或以相反。舉簇簇大亂而已。治云乎哉？反是而觀，使因果不獨存於物性，而於人事爲尤。則羣以內衆力相推，效有所底，其合散疾徐之故，皆有定理大法之可尋。道旣不可以須臾離，序亦不可以纖毫易。吾黨含靈秉氣，身處其中，內之將以保吾生，外之將以淑吾世，方將竭其耳目性靈之能，事以討論其用事衆力之爲，何其因果公例之何若？此固覺民之天職，而不必遠言御世宰物之功也。

然則羣之有學，固可決耳。不佞將於後篇進言羣體，得此而後羣學之眞以明。彼以羣爲無學者，坐不知羣事有兩宗之不同。其一宗爲吾黨所重，而爲史家之所忽。其一宗爲史家所重，而爲吾黨之所輕。蓋史家所重，固無定理大法之可言也。

此物性下質凡  
其質自點質  
何如體至人之  
爲團生動至人  
於天不及動至  
植莫乃生動至  
羣是莫乃生動  
此其是莫乃生  
觀其是莫乃生  
定觀其是莫乃

### 喻術第三

曷嘗觀圻者之成。墉乎。使其輒堅實。平等。火候純。一廉隅。磧。雖無用塗。聖可以成。墉。且其功。以久。使其調。壘不均。火候不至。謾。裸。斷。薛。裂。橋。起。其成。墉也。丸塞而塗。附焉。雖高。不及肩。猶慮。圯。已。營。卒。積。員。彈。而。峙。之。生。此。而。爲。員。於。彼。而。爲。方。然。其。塚。積。之。形。必。下。寬。而。上。銳。斜。倚。以。爲。固。欲。其。端。之。中。懸。不。可。得。也。頑。鐵。出。鎔。雜。焉。并。下。凝。爲。無。法。之。渾。體。大。者。如。誠。小者。如。拳。圈。枿。白。注。不。可。勝。狀。夫。如。是。而。積。之。雖。有。至。巧。不。能。使。其。形。之。整。齊。也。是。故。凡。羣。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爲。羣。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羣。者。謂。之。拓。都。譯言一者。謂。之。么。匿。譯言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爲。之。

然此猶人爲者也。更觀天設有原行焉。有雜質焉。有雜質所合之雜質焉。其由流而凝也。亭屯。蹙。合。以。成。其。所。謂。結。晶。者。晶。之。爲。物。如。形。鹽。大。小。互。殊。或。如。削。觚。或。如。析。圭。其。穎。邸。多。交。迕。而。相。入。然。使。從。其。颺。防。求。之。雖。破。之。至。微。其。形。皆。純。而。法。一。蓋。晶。有。定。則。合。微。成。巨。爲。微。爲。巨。無。二。形。也。雖。有。時。以。一。質。而。成。異。晶。若炭質之爲炭。爲鑽石是已。則質點凝結。破合數莫破而成。點。質。排。次。之。有。異。顧。一。局。旣。成。無。錯。出。者。此。所。謂。同。分。之。變。者。也。以。晶。體。之。有。法。故。質。學。家。能。以。物。質。之。相。似。推。晶。體。之。不。懸。物。積。微。成。著。本。其。么。匿。成。其。拓。都。此。天。設。同。於。人。爲。先。驗。於。

金石無機者矣。

更觀乎有機之動植。是么匿定拓都之例。未嘗不行也。夫動植之爲物。自草木以至獸人。各具形體。顧其身質點之微實。各具合成。是形之理。特天演之階級。彌陵官部之釐成。較繁。斯其理。隱難見耳。乃至下品衆生。生機甚簡。其支骸恆幹。非若繁者之大具。而難於更張。斯前例之行。顯然易見。此治自然之學者。所共明也。其見於動物者。如陂塘之蛭。海中之鰓。苟橫分之爲數段。而因段成形。悉如其本具。此外見諸植物者。如多刺之仙人掌。赤葉之比根若。插葉置地。信宿遂生。甚或片鱗飄墜。不種自活。莫不么匿拓都。聚散同體。是前例之行。普於萬物。人爲天設。無生有生。莫能外矣。

由是觀之。羣之爲物。可以見矣。其性情形制之大經。固聚其分者以爲其合也。么匿之品德。旣彰。斯拓都之形。有所範圍而不可過。他若外境之所進退轉移。或使散者不合。抑合矣。而遲速不同。此皆時而有之。獨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營卒之時。員彈。雖窮極巧力。不能使蠱立。而中繩。食鹽成晶。必不能爲冰。花之六出。蛭終爲蛭。鰓終成鰓。雖極生物能事。不能化其分段。爲羸蚌。明矣。故衆生羣法。皆依此例。或聚族共居。漠然無系屬之可論。或合而成體。有分職通功之可言。凡拓都之不齊。皆

以下言以  
么匿爲拓  
都其例之  
見於人羣  
者乃表羣  
學大義與  
其所講求  
之實分大  
同次同特  
別三者

自么匿而已見。斷未有合羣之品德。與其物之性情形制。絕爲兩法。使牴牾而不相似者也。自少時習聞長老言。人爲眞宰所特造。與萬物絕不同。故宗教言理。萬物與人不可通合。此其聞吾前說。并人物爲一談。宜愕然而不敢信。雖然是所謂例者。固人物諸羣所莫能外爾。類古今之異種各國而觀之。將自見其無以易。

天下種族之繁。禮俗之異。不可計數矣。乃置其所異。而觀其所同。莫不飲食也。而皆有饑渴之害。有所用力。其形必損。損而莫養則衰。而無以引而爲長。莫不惡勞而樂佚。莫不有陰陽之患。形傷則疾痛從之。相感不相得。則慘怛而離憂。其苦也。或由過焉。或由不及焉。同而無或解免者也。故猶大奚樂格之告耶蘇教會也。曰猶大之民無目乎。無手足乎。無官骸府藏乎。喜怒哀樂之情異乎。食豈不以穀肉。傷豈不以刀劍。吾病汝曹之所病也。吾療汝曹之所療也。冬寒而夏溫。其行於吾黨者。與行於汝曹者。又未嘗異也。使汝吾刺。不流血乎。使汝吾撻。不狂笑乎。汝鳩吾豈不死。汝虐吾豈不怨。使吾與汝於此而盡同也。未見其餘之絕異也。人性大同。顯然如此。然而有異。惟其有異。而羣德之高下以分。二羣之間。視么匿之所同。以爲其拓都之所同。亦視么匿之所異。以爲拓都之所異。故羣之變也。視民德之進退。羣性與民性。羣德與民德。相待爲變。其例則羣學之所有事也。世尙有疑此言者乎。則請勿求其深。

而先言其易見者。夫動物下者於其類常畏而相避使人而然將其所以成羣者幾何知此則羣道之本於感通相保不待論矣悅我者附虐我者讐民之同情也假其反是而姑以謂有此羣焉則與今之羣其異同當何若事樂其易業惡其難民之同性也又假反是而姑以謂有此羣焉則與吾所居之羣其異同又何若自夫羣之大象常從民性之大同者而形之則羣之互殊亦必從其性之偏異者而生焉又何惑乎

是故羣學之開宗也以么匿之所有定拓都之所有羣之能事必視其民常於二者之間求其對待之公例其進而考實也始於最初之羣若漁畋游牧小部散處之蠻夷爲指其民德民智之所萌孽夷考國步局促不進之所由乃繼而有外境之磨礮外力之接搆民志靡焉民德親焉大羣以成其實事則羣學之所討論也羣既大其中有主治受治之分體有制節率作之異用則區其別異溯其本原乃有物力其於羣之爲用獨大以行之久而民德以變於是土廣民衆之效制度日繁指其力之方體著其效之各殊者尤羣學之所務也大抵人羣之興自微小極陋泊夫盛大文明其中常有大同者本乎民性之相近有次同者生於種族國土之不齊最下本於人爲風教互乖謠俗殊致特用之既久若不可離且或守之甚力羣學爲分別而指實闡因果之相承而一羣之立於天地也有發生有滋長有形制有功

以下言羣之因果最繁故前知不若他科之不易於此羣學之病也蓋雖有至精之學其科中亦有不不可知者而自足之學則由而通理也而人由而利事之

能。凡。皆。其。民。性。情。才。力。所。造。會。旁。礴。而。成。之。苟。跡。其。所。由。則。有。出。於。天。理。之。同。然。有。本。於。地。勢。之。特。別。有。生。於。人。事。之。所。矯。揉。析。而。觀。之。羣。學。之。功。胥。在。此。耳。  
蓋。羣。者。天。演。之。一。事。所。本。於。民。質。者。無。論。已。而。所。居。之。地。勢。水。陸。寒。燠。肥。磽。美。惡。於。羣。皆。有。以。致。其。不。同。即。所。通。之。鄰。壤。所。交。之。種。民。亦。砥。礪。交。推。以。成。其。如。是。顧。羣。學。之。事。所。重。者。不。在。今。日。羣。種。治。化。之。已。然。也。在。即。其。已。然。推。所。必。至。天。生。烝。民。德。不。虛。立。於。其。身。有。性。情。才。力。之。可。指。於。其。羣。即。有。強。弱。衰。盛。之。可。知。是。則。羣。之。所。以。爲。學。而。已。矣。

顧。人。羣。之。因。果。其。理。常。隱。約。幽。叟。而。難。明。法。立。所。以。興。利。政。行。所。以。救。弊。然。其。效。恆。反。其。所。期。事。變。之。所。由。來。必。及。之。而。後。悟。其。始。莫。誰。見。也。故。法。國。路。易。拿。波。崙。與。師。以。沮。日。耳。曼。之。合。邦。乃。日。耳。曼。諸。部。轉。以。其。與。師。而。合。方。地。亞。士。之。造。臺。堡。以。守。巴。黎。也。豈。圖。二。十。五。年。以。往。乃。反。爲。其。礮。之。所。攻。此。言。機。祥。者。不。能。測。其。兆。也。夫。羣。事。之。離。奇。如。此。則。欲。觀。其。會。通。標。之。公。例。若。科。學。之。所。爲。無。亦。至。難。而。不。可。也。耶。

是。言。也。其。難。羣。學。可。謂。至。矣。士。欲。以。羣。爲。學。而。循。格。致。之。塗。術。若。前。語。者。實。時。時。發。於。心。目。之。間。沮。其。窮。理。致。知。之。志。雖。然。無。傷。也。是。未。嘗。無。以。解。也。其。詳。以。俟。異。日。今。請。先。發。其。大。凡。今。夫。執。果。知。因。而。得。萬。物。之。不。遞。者。名。數。之。學。可。謂。至。矣。而。二。者。皆。立。學。也。立。學。者。設。事。以。

求理而無與夫自然之實物也。若夫求物理於自然形氣之中，則其學離立而入著，而著學於力理，所窮最遠而邃，故今之力學，雖未可卽云乎造極，然其公例之精，凡以爲順數逆推之用，迥非他科所敢望也。天文之所推步，製造之所成物，非聰明睿智，孰足以與於斯。則試以力學爲窮理之模楷，而其於形氣之變爲何如，變有所前知，有所不得以前知，使知二者之常分，則責成羣學者，可以知止而不過，何以言之。今有地雷，瘞於某所，而待發爲試豫計，既發之後，其居上四周之土石，若擊坡瓦礫，爲藥力之所騰激者，其事爲何如。此自不通力學，用其常智而測之，則曰雷之發也，是土塊者，將騰奮於空中，其高下不一致，騰極而墮，其及地有域，其爲時不同，如是而已。自通力學者言之，則稍過此，彼將曰是騰擲而墮地者，其理與七政彗孛之行天，無以異也。其軌將爲曲綫，大小不同，而皆合於法。設置空氣之差力，於不論，彼將皆爲橢圓，而以其橢之甚狹也，故爲旁隕之曲綫。俗稱拋其及遠颺高之度，與藥力相比，有定率。力學之所能告者，止於此矣。雖於大分爲至精，而自一塊一礫而云之，則嗜人之智與常俗無能異也。同居伏雷之上，是土與石孰爲其直上，孰爲其橫飛，孰爲其高，孰爲其下，孰連抃而彙，孰蓬勃而霧散，孰得物而止，孰乘風而颺，千世以往，猶非人智之所能及也。非以其物爲出乎公例之外，而法之所不能御也。以欲前知其所據，以爲推者無

以。下。言。人。與。同。事。亦。可。有。其。不。可。力。學。不。可。知。者。人。事。之。倫。次。理。之。知。者。然。生。可。事。之。知。者。倫。次。理。之。知。者。然。生。可。事。

從得也。

故科學之於形氣也。至於理繁。雖在甚精之科。其可言而前知者。恆存乎大較。夫形氣之學。其因果之相待。非甚雜糅也。其推籀之所造。非不精深也。顧所能言。止於如是。然則羣學。其所治之因果。無所往而不雜糅。而設科之日。又淺責望之言。宜有眇矣。有大經焉。有毛舉焉。大經者。可以前知者也。毛舉者。不可以前知者也。此爲異事之喻。其理已可見。若更爲同事之喻。其義乃愈明矣。

一孩提之乳也。其後日之所遇。又孰從而測之。將襁褓而殪乎。抑稍長能行。乃死風癘與厲疫乎。將瘍而殤乎。抑疹而殄乎。雖聖者無由前知也。將媵而登高墜歟。將出而大車轆歟。將以膏之傾而衣焚歟。將墻飛繩斷而肱折足蹇歟。此又非明者之所逆睹也。方其在阿保之手也。雖玉雪苗苗。究不能定其長之賢愚。人之成德也。本於天姿者有之。由於栽植與自致者有之。其立業也。或以巧慧。或以勤勞。將後此之所薜蒼者。助而使之濟歟。抑困心衡慮而終不克底於成歟。凡此者存於不可知已耳。故一人之身世。其年譜行述之所書。雖莫不有因果之可言。而曰是可推而得焉。難已。

今使於其一生也。置其毛舉。而言其大經。則事之可前知而逆睹者。稍稍出矣。有其早慧。有

其晚達。顧靈襟之進。幹局之成。必有倫次。三周之孩。不可以學計。五齡之子。未足以與。心靈學非十歲所得窮。而治道之微。又非聲清未濁者。所能爲慮也。理想如是。情感亦然。其人婚嫁與否。固不可前知。然弱冠之年。心必樂於有室。其胥合而誕育與否。又不可豫言。願使有兒。情必殷於顧復。凡此皆十可得其八九者也。

雖然。一生之事。一身之中。實有其可以前知。且無以易者。爲官骸。爲神慮。爲消息盈虛之變。爲形法功用之微。

自夫人之用智也。常易其專顯。而難其通玄。故其論生也。亦重其無端而儻遇。而薄其所同具。而恆然。以謂既屬所同。則無取於重視。不知是同具而恆然者。不徒其事可知。且非知之。則爲害方鉅。夫言人身之天演者。有鈹驗之科。西名安那托美有內景之學。西名賈支阿各志內景學所以考此。不僅言經絡臟腑之形法功用已也。一軍之中。盈虛消息總而論之。雖二學之公例。所以言並著相生之變。未必皆爲其膾合而形氣之事。亦時有其不齊微鉅之度。遲速之期。亦不可以一概。然其於人身生理之自然。則固條理始終井然。見專科之可立。向使有人焉。以人生自少至老。常有無端而儻遇者。不可以逆計而順推也。而遂謂無人學。是則諛辭之蔽。由不知生理之與生事。固有殊也。

以下正言  
羣理有羣  
不可知有  
其可知是  
以成學且  
是可知者  
分爲三等  
大爲同等  
特異

行術年譜之於一人。猶歷史紀傳之於一國也。行術年譜之所敘錄。積言行以綜其人之一生。卽於此可以得其形幹心知之天演。歷史紀傳之所載誦者。積聲明文物以爲其羣之成績。亦於此可以得。其種民治化之天演也。使執言行之不一端。而曰人理無學。其語爲非。則以聲明文物之互殊。而謂羣理無學者。其謬亦猶是耳。

然而以人喻羣。亦著其大較而已。非事事皆相類也。苟分而觀之。則羣之爲物。形法功用。於其類見同者多。見異者少。其受變亦易於人身。其所待之外緣。多方而莫有同。亦視一人之所遇爲尤劇。第所不可不明者。是二物天演之中。其著於外。雖倣詭譎怪。而莫有同。實皆有其同。而不可見者。以爲之根極。倣詭譎怪者。固不可以爲學。而根極之同。則吾學之所宜勤求者也。此如一人之身。必有其形幹心知之天演。而後有其言行之可傳。而一羣之立。亦先有其種民治化之天演。而後聲明文物史可得而書也。吾學之所盡心。在是二者體用之消息云爾。

謂羣學與人學有比例者。其言淺。謂羣學與生理學有比例者。其言深也。羣之爲物。實與生物同體。而又有類別之可區。爲類爲別。雖不必若生物界。吟之明劃。而等其所同。異固有幹條之可分。故生理學之言生理也。於物之形法官用。有其大同者焉。爲有生所莫外。有其次

同者焉。生物之大半從之。有其特異者焉。則一類之中所以得別也。羣學之言羣理亦然。本其大同。以觀萬國。卽其次同。以辨種族。卽其特異。以分國民。而羣之形法官用。莫能遁矣。然而拓都之爲異。自么匿而著者也。民者羣之么匿也。必本民情。乃見羣德。故人類之所。然。凡羣皆有其表。一。種。族。之。所。同。然。其。表。見。於。同。種。之。國。最。下。一。方。之。民。之。所。獨。然。者。必。於。其。國。乃。著。所。獨。有。之。表。驗。也。故。無。間。自。其。冥。同。而。觀。其。立。自。其。各。具。而。觀。其。著。前。例。之。信。究。竟。皆。然。員。與。之。上。總。總。林。林。所。謂。僮。野。之。蠻。夷。凡。幾。部。所。謂。文。明。之。建。國。又。幾。何。第。卽。其。國。土。形。制。而。類。族。辨。物。焉。則。民。情。羣。德。二。者。對。待。爲。變。之。理。自。見。卽。其。散。以。會。其。通。可。也。立。其。通。而。徵。其。散。可。也。然。則。羣。理。之。可。爲。科。學。又。何。疑。焉。

如前所云。特羣學之大體。今試舉其學所已明之一二例。學者庶有以識羣學之眞。顧方爲其始基。則持論不能不資其淺顯。非以其理之居要也。蓋以其義之易明。夫亦粗舉。卽言。用示學者。徐術云爾。

天演之界說曰。天演者。翕以合質。闢以出力。由純一而爲錯綜。由渾而之畫。質力相舍相劑。爲變者也。此皆於羣之進演而見之。羣之由小而爲大也。分官任職之局。必由簡而漸繁。最初之羣。其數必少。而不相繫屬。無上下之相制。而不統於一尊。故有長之羣。必衆。而有紀綱。

以下釋羣  
學公例之  
一。條。使。學  
者。明。羣。學  
之。大。體。至  
其。所。釋。之  
例。則。由。漸  
必。由。漸。入  
畫。也。

繫屬之可言。制治之權。定而能久。凡此之謂。判分。判分者。天演之首事也。以有判分。故羣之始純。而無異者。浸假乃見異焉。而見異之情。莫先於分。主治與受治者。分能制與所制者。此羣演發軔之大經也。

羣之形演而進矣。其主治之制度亦降而益密。故小部之酋。更置如基。而政事亦簡。獨至其羣日大。并兼聯合。其主治之制。乃以日繁。有元首。有股肱。而治具益備。此判分中之判分也。右雖人所習聞。顧其所關甚鉅。不可忽也。民合成羣。其么匿乃有分殊。殊而君民勢分。而後成體相生養。此言治之常談。亦羣學之要義。生物之始形也。無論科品高下。其體必先有表裏之殊。惟最下之品。乃有胚無胎。渾然莫辨。此猶世間最下羣品。居山林沙漠之中。其衆泊然相遭。不相隸屬。

方判分之始也。主治與受治之界。嘗無定而不明。土番酋長。操業與衆不懸。衆漁畝。酋漁畝也。自庀矛刺。自爲綯索。脫有戰事。從役不異。衆番。特權稍重耳。夫戰爭所以保羣。力作所以相養。其君民之分不懸如此。故治羣之事。如訟獄刑賞。其權亦不專。

稍進。則治權專矣。酋貪賦而不自爲養。然作勞趨功。猶與其豪埒。其羣是時固有豪也。治權雖萌。長而宰制與力作之任。二者猶未分也。故耕牧則爲之農。老司其分收交易。則爲之監。

市主其平價而其身尙未離農工商賈也更進而後力作生養之事皆任民自爲酋長所謹持者認獄則爲之士師戰鬪則爲之將帥蓋至此而心力之勞始分而食人食於人之誼亦定天演益進判分俱深勞力之業有生者爲者分者通者之殊職羣之生事於以粗完而立治之制則多循乎其故

浸假事使之分大明制治之權亦由此而判分愈密其始王一身所兼者士師也將帥也郊祀之祝宗也演進則數者皆有分司羣大政繁乃克相副徒自其名言之王尙爲訟獄之主也而爲民置司敗尙爲兵車之元戎也而征伐有命將乃至宗教之長巫祝之師亦皆有主器之祭司非王者所有事雖一國之典章功令其頒定必由君權而制置奉行在在皆股肱之專職此謂由純一而爲錯綜最爲顯著者

演之最後錯綜之中又錯綜焉前例之行斯無往而不遇設官分職其始莫不簡也莫不渾也至是諸司之所掌又分爲丞副若幹有支若臂有指一羣之內治權宗教財賦兵刑莫不遞析迭分釐爲庶工不相僂越此謂天演之程雖日繁而又日畫也

雖然不佞此所欲言非遂及羣學也粗舉綱要見羣學所講求居何等耳又將以見羣之進而日大也其形制事功固皆有大同次同特別三者公例之可求猶之動植之物其天演之

者對待之  
理亦釋之  
以喻學者  
使知此學  
等事講爲何

層累淺深。常有公例也。

今試設問題於此。而後徐解之。曰羣之方演也。其幹局他處或與其進長之機。相待之變爲

何如。又幹局之利於進長者。至於何時而止。幹局反爲進長之拘閼者。自何時而形。而進長之事。爲幹局所限域而不可過者。其事又何若。

則先卽生學之事而喻之。有生之形。莫不有幹局。進長之功。傳之而見。二者有相待之變焉。微妙閼深。殆不可以言詞罄也。獨最微極下生物。生理稍與他物殊科。舍此則進長盛壯。非有甚大幹局不能。統有脊無脊動物觀之。此例之行皆可見也。若夫高等之族。以絕有力善走稱者。進長之程。常與幹局之成相終始。幹局既完而堅。進長之機。亦從而止。故當形骸官理未甚具之時。其進長之率。常最大。其骨。猶韌。奕而未盡。疆也。其肌肉。猶濡弱而未盡燥也。其凶腦之變。積總理。猶未盡明。晝也。總一身之幹局。形制皆必俟進長之既極而後完。然當進長方殷。所食不可以不消導也。營衛之血。不可以不周流也。有呼吸之續焉。有滓穢之蠲焉。使非其藏府。差完脈絡。既備。必不可也。物不能不資外。以爲養。則所以攫取之具。與其巧便之習。亦所演爾。故肢體官知。與夫腦脊之用。又不可以不靈。然而皆具矣。皆未堅也。獨用此具而未堅之幹局。乃克致其進長之功。而且進且長。漸進漸長之時。是幹局者必息。

焉。爲之易新。以與其進。長之程度。相劑。假使幹局大定。則利於一時者。必不利於方。將合於微小者。必不合於魁碩。故一物方長之秋。必時時有其改制。潛移陰易。方死方生。反是而觀。使舊有幹局。既堅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難其物。乃入於老死。此不易之公例也。

更證以人身中之一骨。而其理乃益明。人身以髀骨爲最長。童子之髀骨。其兩端椎桿相函之窟。恆柔而不堅。恆濡而不燥。骨之長也。其骨質常於是二處而傳之。必俟進長既足。身軀及格。而後由柔成堅。由濡入燥。向使是爲長者。適在骨之兩端。抑在髀之中部。方長之時。必弱而不任力作。乃今有骨端相函之用。而生機又不由之以沮。則自然之至巧也。夫髀骨特一端耳。實則一身之肌骨。莫不如是也。知此則所謂幹局爲進長所不可無。而有時又爲進長之拘閔者。其義可徐見已。請更徵一肢之進長。夫肢之大小。與全軀相副者也。然使用之獨勤。則將有偏長獨進之形。又使益致之功。爲之甚早。若當遲弱之年。則此肢之碩。必逾常格。設爲之於形足體成之後。則此肢之爲進常微。顧是二之所加。皆有限域而不可過。蓋人於一肢一部而用力獨多也。以其用之多。肌肉筋脈。靡之者。疾。靡疾。斯其補之也。亦厚。而血之偏趨於其所者。亦較常時。他所爲獨殷也。殷故其所增。常過於所靡之數。此碩大之形。所

嗚呼觀於  
此而知吾  
國變法當  
以徐而不  
可驟也

以見也。顧血之偏趨其所而殷也。勢必爲營衛大小之所制。營衛大小。又有定則。使所趨之血。多者有限。尙可弭其管而受之。設弭而過。勢必毀其故小。易其新大。而後容之。形之進也。營衛血管。毀舊易新之事。亦時有之。特其勢必甚緩。小絡差易。幹脈較難。且血之周流於一身也。以心爲之匯。以肺爲之澄。衛脈所以行澄清之血。以生新。營脈所以運汙濁之血。以去故。欲形之大進於其故。非營衛先大進於其故者。不能。故曰。生機必有待於形制。而形制既定之餘。生機乃受其範圍而不過也。且夫血者。所以養形。而俛伏者。俗名腦氣筋所以主知覺運動。與心肺營衛之張翕也。故營衛進矣。必俛伏與比例爲進。而後可。況形定而府藏成。一身之血。必有經數。非他部之血有所減。其一部之血。不能有所增。故一部之營衛。俛伏以血增而易。夫其故他部之營衛。俛伏亦以其減而易。夫其故此所以欲一肢一部。進長甚多者。拘闕之勢。與之俱多。多其將有不可踰之畛域。使其踰之。不獨一肢一部之形制。其故者。必不可用也。將他肢他部之形制。其故者。亦不可用。非革之而易。其新者。不能也。是故一形既立。使於所操之一業。所處之一境。甚宜。而無憾。忽令易他業。遷他境。則仍求其宜也。必難。蓋於前之生事。既宜。幹局。既備。一旦境移。事遷。其改革之功。必愈不易。使新境與舊形。而甚迕。則生機由之而屈者。蓋比比也。何則。以變境之已驟。而革故之不時。

夫幹局與進長之機。其相待於生理者常如此。而其理之見於一羣者又何如。羣必有法度。凡所爲至纖至悉者。旣以建邦治於一朝。因之經綸愈密。章制愈周。後之變革從新。其進也。遂愈不易。夫必具形制。幹局而後有天演者。一羣之生與一身之生之所同也。顧幹局定。則生機之進。長有窮。欲起其領域而大進之。非革其故形而爲之新制不可。故守已陳之形制。則生機爲之屈而不宏。從其後而更張之。則向所已成。又甚完而大固。此維新之事之所以難也。非不知羣之爲物。其與時推移。不若生品氣質之難化也。顧其事已爲人力所不逮。如此。一羣旣立。其形法制度。常日卽於一定而不可移。一法之行。一制之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皆所以定之之資也。試爲舉羣事之顯然者。則前例之行。可共明於其故矣。

自其細而驗之。則徑涂車軌之制是已。往者國未庶富。城邑徑術。偪仄湫囂。猶可用也。至於今非更新而充拓之。則大不便。然以舊制之難圖。所在皆如此。顧此猶其小。若通國之鐵軌。則變易爲尤難。方汽車之始用也。沿驛傳之式。軌狹車庫狹。軌之設。徧於國中。今雖有適用之寬軌。而易轍大難。卽車廂之制。亦本於古者之傳車。其不便爲旅人所共悉。然而其制已施。不及改矣。獨彼美洲之汽車。鑒於吾英之不便。且國多新闢之土。無舊制之梗於其間。其車制遂善天下。若夫英之車制。吾不知何以善其後也。母財之注於舊式者。旣多。勢不可以。

悉棄欲新舊並行則以涂之交午分合其勢又不可狹軌庫車遂忍此以終古而民生無形之損坐此至於不訾此非幹局前成反爲進長之拘閼者耶

又觀倫敦宣洩之制是例之行又可見也三十年以往國家爲厲疫之防乃定爲宣洩械窻之法以鐵筭伏行地中注之河海大邑通都莫不用此乃今其弊大見蓋管伏地中爲養氣所不及穢垢鬱蒸久而爲毒一也管通民居滯氣闌溢封蓋不謹傳染乃興二也正坐爲之法令乃使所欲塞者反從而流法之不良於斯極矣及議爲之變法欲使圍溷所出不獨不能爲害且可施之田畝以爲肥則舊制爲之大梗至今議院論城飲宣洩之政數百里城市猶相與聚訟於其所宜行謀始不臧漫爲之制之既定逮見其弊乃謀所以補苴挽救者嗚呼難矣此幹局爲進長之拘閼者又其一也

更觀吾國之商政此例之行又可見也蓋貿易之業始也常曲折難行及行而久遂成風俗後雖有易從之他道而欲反所習皆爲大難且有時而必不可此如英國書賈之業是已方郵政之未修也每緘費一先令而簡帙無從遠寄於是一書之行自印局以至購閱之家其中經批售之大商有零鬻之小賈其利遞分焉至於今事不同矣郵費至半便尼而寄一書費數便士耳舊行之法大可改良使書價降廉而受益者衆顧中飽之利窒之使有人焉以

其書登報。逕售。守舊書。買必將大譁。而以法禁此書之入坊。使書主得不償失。此以見法制利用於一時者。事異時移。反爲民病也。又向者讀書人稀。書因而貴。於是有書社之制。以嘉惠無力而好書者。始也其事行於一方。浸假乃徧一國。故書售於公社者多。售於私家者少。且一書給百人之用。則其價不得廉。廉則無以爲著與編者勸也。以此遂成風俗。人欲讀書。必取於公社。雖書價今微。不思自購。獨美洲不然。一書之出家而有之。故其勢甚便。而書價之廉。亦非吾英所能及。

其他尙可以爲近譬者。則如學校之制是已。夫吾國學校。於作人。於肄業。皆遜於他國。此有識所共歎也。顧其舊之難革。而新之難圖者。因舊制之行既久。學產公田之利。積而愈豐。一也。前輩名人學業。有成績先聲之可言。二也。人各保於所習。受學之子。先入之見既深。從而祖之。不知其短。三也。故新者雖有至美之規。欲其棄暎昧之見。以相從。難矣。且資事之財。其數有畛。既豐於其舊。則齎於其新。設學之地。宜者無多。舊者既取而據之。則新者無所於闢。又澆舊學之子。心習既成。益以虛僞。道真難見。如此則雖有甚精之學術。極善之師資。常爲舊學所抑。而不用。專門之業。如刑名。宗教。皆自成風氣。徧行國中。肉食之衆。由之而出。聯爲徒黨。保護利權。以主持一國之政教。其爲制也久。其立法已周。而利實又與之相輔。如此而

以下言讀  
史而但觀  
古雖考之  
蹟密必不  
恭以得盛  
足治亂之  
由惟知求  
萃學猶其  
公例者乃  
能據往事  
知來者耳

言更張固不待深察而知其不可矣。此又一事也。

廣而言之。將一國之法度張施。無往不合於此例。羣者。生物。形與進之間。必有其相待而爲變者。夫非形則生無所附。故無法制則羣無由立。顧物欲生之進而益隆。非其形之蛻故。而日新不可使生爲形之所限。而不過斯形累生矣。是故學者當知形。幹既完則生亦由此而不進。譬羣制之大定則滋大之機亦因以止也。此其要義。常爲世俗講治化者所不知。蓋彼徒卽史家之意以觀羣。不知若此類之公理。正羣學之所重也。

有起而詰者曰。博哉吾子之言羣也。雖然勤以治之。固何益乎。吾黨生於茲國。爲茲國可矣。何必取蠻獠淺化之事而求之。彼古國之皇王。古民之生養。勞心勞力等所由分。主政主教。權所由二。一國之風謠禮俗。定於民智民德。及其所與鄰者。是固有足論者矣。顧吾方汲汲然於一日一時之功。至斯決之而已矣。何暇若吾子之遠引而窮探爲羣理。固可以爲學。亦有其可考而知者。見其會通。公例乃立。特不知是公例者。於乃公事又何裨也。

應之曰。子言固然。雖然獨無以爲吾羣學地耶。子以吾所論。且不足與讀史之心得比。功國君之世系。朝代之廢興。宮妾宦官之所陰謀。而陽闕。皆子之所重。而目爲世變之所存也。鄂布查德之死。果李什斯特之謀。而額里查白與同惡。高懷利之變。與英王雅各之所自言。

果皆合歟。凡斯疑獄。皆子之所論斷。謂由此而後國家之法度有以明也。普魯士之弗烈大力。嘗與其後母爭矣。始疑其鳩已。避而從姑。及爲選侯。乃行賄以求王位。死骨未寒。其子威廉。乃盡逐其父之舊臣。一意聚斂治兵。以之自衛。而又甚不慈於其親子。凡若此之事蹟。其有涉於一王一帝之所云爲者。皆吾子之所博考精思。謂由此民生舒戚世治進退。乃可見也。他若拿破崙氏。崛起發跡之由。其爲談治者所要知。又無論已。始造攻於意大利。繼奮雄威於維尼斯。轉走埃及。屠城滅邑。少挫於阿克爾。過歸乎法蘭西。轉戰於日耳曼。建藩乎西班牙。欲折箠以笞鄂羅斯。卒於此而天不假易。此其軍謀武略。勝敗之分。屠戮之數。稍或不知。則於言治也無本。將某制當立。某令宜罷。不知所輕重左右於其間也。雖然是誠重矣。而於前數者既通之餘。庶幾少慰神慮。以宿留於羣理之自然。用以識民羣二者相待之爲變。亦未必遂爲玩物而愒時也。竊嘗謂羣大物也。聚衆民之血氣。以爲血氣。聚衆民之心。知以爲心知。然則玩天演之致。考進長之機。一政一教之立。察天機之向背。未必於利害之數。皆無取也。夫因固有遠近之殊。而果亦有旁正之異。此非深考而明辨之。不能見也。吾於羣學。夫豈私有主張。特以謂羣之爲物。同夫生理。以其有形體功用之可言。則天演之進退。人謀之否臧。何者可用。何者難行。非於因果諦觀。而執科學公例求焉。殆未可耳。

以下言羣  
學治難一  
所治者難  
二者所治  
之者對難  
而見其難  
作總挈此  
難者以此  
後舉八綱  
但此網故  
如要

使議者聞此而猶以羣爲無學乎。雖廢卷不觀可也。借不佞之言而可用也。乃將有以繼進。蓋羣學未可以逕治。必有居乎其學之先。不然雖治猶無益耳。

#### 知難第四

嗟乎。羣之爲學。所遲之又久。而後成科者。甯無故哉。蓋科學莫不有其所治之事物。與能治其事物之人。而能所二者對待之情狀。科而不同者也。自是三者於羣學獨異。而莫同於他科。此羣學之所以難爲。而其難亦爲他科所未曾有。是固可得遞指其略者矣。

何言乎所治之難耶。夫天學高矣。遠矣。悠矣。久矣。顧其所揆。推算如日星之躔。逆伏出入之變。皆目力所可以徑加。有璇璣之察。有晷刻之紀。而羣學之所揆。推算者不然。力學之所治者。統熱電聲光以爲緯。分流凝動靜以爲經。質學之所治者。自金石之原行。逮動植之官品。號繁曠矣。然亦皆耳目所徑治。程驗所得。用品可以類分。其量可以度別。而羣學之品物。權度又不若是之易爲生學之理。雖玄然可得。以微察也。心學之變雖隱。然可得。以內照也。而羣學所有事者。其爲物互著。其爲事間有必彙。其情境而詳審之。並觀之。其變象又一焉。皆繁而不簡。散處於大宇長宙之間。勢不可以遽集。故雖有至大之經例。至明之人。理若斯密。原富所表而出之分功。皆遲之又久而後見。夫羣進而民任職不同。此其通例。固

易見也。顧如是之經綸，非天創，非人設，非帝王之所詔教，非黔首之所利圖，出於自然，而莫爲之所。故欲見其會通，立之公例，必取無數羣之人事，而詳審並觀之。又必於羣演淺深，得其精粗疏密之致，而後通例見焉。夫分功理之易明，例之易立者耳。乃其事若此，知此則羣學所治之難，可共喻矣。

何言乎能治之難耶？夫人於學，絕無所治，則亦已耳。假有所治，則將有心習之成，而秉之以觀羣理。夫習不可以爲羣學也。如或長於內籀矣，而有學不思之罔，或長於外籀矣，而有思不學之殆。一國之內，學士如林，能用耳目心思，以求一羣之事實，又鈎稽參伍，以求其理之所由然者，亦已少矣。況能祛其已成之心習，故往往以前治之學較簡，神識致偏，不足以理雜糅錯綜之緒。人之才性，常不期而自與其所治之業相得，此所以有習者之門也。然亦以其一業之相得於餘業之不相得，以章故人之自繕其才也。使其心與事物之簡易徑淺者，既習，一旦轉爲繁委紆深之業，必鋤其前習，祛其本領，而後得之。此其難之屬於識理者也。又人情之於他學也，理有誠妄，事有然否，皆平情一視，無所訢厭，忿好於其間，獨言羣不能由是則觀物不能如水之澄，而鑿毫髮矣。由是則審理不能如衡之平，而別銖黍矣。其求證佐也，合於已說者，則多取之，離於已說者，則棄擇之。其推效竟委也，所利者雖甚遙，常若可

得所害者。雖目前常若無睹。故學者言羣。知成見己私之可以枉實蔽公。十人之中。或一得之。至知其枉蔽之多寡淺深。謹豫計以爲之地者。蓋絕無焉。今夫私之爲害固無學而不然。大抵先成乎心。而矜情中之乃恥改作。而羣學之與他科異者。則以私之最有力。而所形獨多。往往由權利之相涉。抑與其所忿好者有向背之殊。甚或篤教圈時。而於所論者。生訴厭。凡此皆難之屬於情感者也。識理情感二者之辟不易祛。此能治所以難其人也。

若夫羣學之難。生於能所之對待者。能治者羣學之家。所治者羣學之理。往往以能治者所居之不同。其觀理也輒異。在他科之學。所治與能治者離而爲二。若不相謀。獨至羣學。其能治者卽函於所治之拓都。而身爲之么匿。故其察善惡苦樂之異。與夫成敗利害之歸情。不能不因之而動。理不能不由之而熒。夫以小己言羣。以言其顯。猶羣之一羊。論其全種之進退也。以言其隱。猶身之一血輪。觀其全體之盛衰也。身爲一國之民。夫亦各有其分職。必所職之日治。所居之日進。其生乃休。是身與羣常相倚爲休戚也。故於羣之事變。其心必不能無概然。非若他科之學。其所信之理。所致之情。於能治者之身心固無與也。故其治之之難。亦爲他科學之所無有。嗟乎。人生一世。問種族國土風俗。皆非其人之所自擇也。乃今欲獨立蒼茫。自別於所生之種族。所居之國土。所習之風俗。以脫然於所樂利者。欲保持崇信之。

端。端。坐。晏。然。視。一。羣。之。變。態。如。堂。上。人。聽。堂。下。之。曲。直。不。爲。墟。拘。不。爲。教。束。又。不。爲。一。己。利。害。之。所。牽。而。其。理。之。眞。乃。出。是。固。常。人。之。所。不。能。爲。而。能。者。爲。之。所。不。能。盡。者。也。

治羣學之所難三。如右者乃姑指其大畧。至其纖悉。則繼此八篇論之。

### 物蔽第五

自歐洲民智日開。皇古史乘。幾成齊譜。又自格物日確。古人功罪。多所平反。蓋後之學者。於古書之說。尤兢兢然。以彼爲物誠難信也。然則羣學難治。首著於史事之不足徵。且所謂不足徵者。非必荒遠難稽。如希史之阿墨宗。恢詭誕異。而古人特著錄之。圖像之。一若灼然可據也者。東海紐西蘭島民。耳目所可接也。或謂智勇而殘虐。或謂愚懦而慈祥。其稱之相反。若旦夜之不同。乃終莫定其孰信。嗟乎。自有文字來。世之所傳者衆矣。諦而覈之。其所稱大抵皆此類也。牴牾衝突。治之滋弊。則安得其必不誣者。以爲羣學之根柢乎。雖然。此皆遠於時。抑遠於地者也。曷嘗觀其時地之相接者。

客歲冬日。有榜於通衢。曰軹首鶯者。軹首鶯怪胎也。產於非洲。英人得之。教以歌曲。置水族院中。以使人絕觀聽錢者也。此光緒五年間事。其時余尙在

也。英圖其形。作兩頭出肩。上而視同向。他日吾聞客言。曾親至水族院。聆其歌曲。見其形貌。與

所圖者不少爽。且以書寫其所聞見。致遠道親知。言其事歷歷然。後此百年。設有人以謂事

以下言事  
實之難徵  
載記傳聞  
多乖謬者

以下言物  
起於認  
蔽之變  
主觀之  
爲客觀

關生理之變。必考其實。勤搜博訪。而得此時之所榜所像。又得旁觀如客者之手書。將以謂所考之物。形貌確然。而徵據之真。無過此者矣。而孰知大謬。是所謂軼首鶯者。非以一女之體。而具兩頭也。乃二體釐然而當背相傳。其視相。倘其肢體亦大較完獨。至脊尻乃匯而合。其腸腑亦由此而通也。夫軼首鶯之來倫敦日久。幾人人所親見。其事之易知易明如此。其無所取於淆其真。又如此。如此而一時傳聞。尙有如是之違反者。則世事之放紛。泮散。察者隱約難明。傳述者之耳目。以私利之重。成見之深。朋黨之異。其聰明由之而蔽也。又可計乎。故不佞之言物蔽也。多卽所親歷者而徵之。非不得已。不遠引古昔也。使處今之世。以格物之日盛。民智之日開。而事實之得真。猶難如此。則況在往日。政教之爭方殷。門戶之見至重。聽言之不審。析理之不精。載筆者喜浮夸粉飾之辭。過於今世萬萬者耶。其爲難信。滋無論已。

人之於世事也。往往以見之新。及於其事。爲事之新。見於其時。以其心之變也。向所漠然不加察者。乃今殷然而察之。察而有所見。則愀然曰。是世風之異古也。是俗之降而愈漓也。而孰意不然。客之所見。自如是耳。於事實何關乎。是故人新得蹇疾。常忽訝跛者之多也。猝有脫隔之病。則曰當吾少時。病胃氣者。不如是衆也。常以其父之僕役。爲愈己之僕役。顧不謂

當狹斯不爾時。奴之情竄。已若是爾。不然。其責奴之曲何歌焉。有子而爲謀生計也。輒曰。近日謀生之艱。過於舊時遠也。

由是其論世變也。乃有不實者矣。不謂一己之乍見。而以其物爲乍來。所謂爲益壞其實。乃日瘳。所謂爲彌增其實。乃日損。此可卽數事而證之。當吾祖父之世。國多沈湎之民。人恆醉而寡醒。肴饌辛烈。渴飲者多。禪罍之制。侈上銳下。必一吸盡之。置几則傾矣。視鍾榼之多寡。第人倫之高下。物極則反。俗甚而更。於是中才以上之人。皆知縱酒爲爽德。顧人情方知其事之爲失。遂云其失之日滋。於是。有節飲之會。已而加厲。有止酒之會。盡飲酣醉。其風日希。然而議者不以云日希也。而以爲日甚。至於今。乃大聲疾呼。謂非議院立峻法禁之。必無濟也。

惟教育之事亦然。溯吾英數百千年以往。尊爵貴人。例皆已不識字矣。且甚惡識字之人。目爲賤業。稍降乃獎教宗之學。意謂舍此而外。無足學者。人不爲教。亦無須學。狹斯不爾之時。王公子弟。例不解書。而謂女子能文爲可厭。男子著書爲可鄙。直至近世。農民積畜致富者。尙以文字之事爲大難。然皆降而漸差。文明世啟。至於近今百年。則幾絕景而馳。不可量矣。昔時識字之難得。猶今者不文之難遇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間。國中之民。幾無不學。而其

時人則曰。吾民大愚。國家必有常費。以爲黨庠鄉塾之資。顧學費始不過二萬磅耳。逾三十年。乃一百萬磅。實五十倍於曩時。其進率可謂至速。然而議院之中。尙太息陳言。謂不蚤爲之所。則以民智之卑。國將不救。假有人於前代。民智何若。一無所知。但聞若輩之論。豈不曰。蚩蚩之愚。於今爲烈。惟急合通國之力以爲之。而後有以挽狂瀾救胥溺耳。而孰知其與實正反也。

是故物論難憑者。以常人認心識之變。爲物情之變也。其以今擬古。亦常坐此失而不自知。此考事實者所宜謹也。否則不爲所蒙寡矣。每見人生長一城。邑山水間。及壯他適。經十數年。或數十年。而歸故鄉。輒覺少日。所心壯神竦者。乃今若不足道焉。不知向之所大者。非其物之果足大也。腦力幼稚。所更境稀。其感物之量。至新而方物。人猶子方之能。未具。不獨於景物。然也。於人倫。亦猶是耳。外物固未嘗變也。而吾之主觀變焉。其始鉅而終微之者。由閱事既多。權衡日精。不若前者之易震也。其於世事。常若昔盛而今衰。而實無所衰也。實且昔衰而今盛。此如人言其種民。昔魁碩而今微矬。或言其國財。昔富厚而今空虛。至考其實。於形則考之。衣器骨蛻。於財則案之物價簿書。恆與所言者。正相反也。

故治羣學而聚其事證。欲祛前弊。無間古書。今說。於主觀之變。皆宜謹爲折除。至所折除之

此下言物蔽之起於成見者

多寡。又當觀其說之見於何世。出於何人。其所爭者爲何事也。

夫事實難明。以觀物者之多蔽。雖然。前之爲蔽。蔽於心習之所同也。乃更有蔽於心習之所異者。則各懷成見之爲害也。如近世禁煙會。直謂煙之爲害。可以致怔忡。發顛癲。偏枯痺痿。與夫形幹之日以短小。其厲皆階於煙。此其爲溢實謬說。固聞者之所共知者也。大抵常人心立一說。自以爲得理之真。則常致其愛護之私。雖大反事實。而不悟。往者衛生之政之初舉也。有人信之獨深。則考英北堪白蘭部。與英京倫敦。二地戶口之死率。將以見二者之異。起於衛生之力不力。乃不知倫敦有三百萬之居民。以呼吸炊爨於其間。空氣爲之混濁。北部固無是也。且野邑民業大異。邑業不出戶而坐治。野業勞筋力而露處。又倫敦之民。勞心者衆。勞心而過。非其種之所體合而任者也。堪白蘭之民。大抵勞力。勞力雖過。固其種之所體合而任者也。置三者之殊於不問。而獨指衛生之疏密。夫衛生固可使死率減少。特此人之所考列。則與實事懸矣。

他日又有友。出一帙以示予曰。此倫敦城中某部與某部之死率比較表也。宣洩疏通之政。行。則某部死率之少如彼。不行。則某部之多如此。此以見政之大可恃。而其效爲不誣也。不悟彼所謂死率甚少之某部。背郭向山。獨據善地。而居其所者。又皆富厚之家。豐食美衣。生

此下言物  
蔽之起於  
已私者

事甚備。又以其民品地之高也。無淫佚縱恣之戕賊。亦未嘗過於作苦以害生。至所指死率甚大之某部。處倫敦湫隘之隅。以其湫隘。力能辦徙者。相率徙去。惟赤貧窮乏。力不能擇善地。舍此莫居。大抵皆凍餒不饒。沈湮自棄者也。前部以其地之宜人。勢有以召養生之家。其力本足。自存而長壽。後部以其地之無賴。勢有以徠不給之衆。其力本不足。自存而夭殤。然則死率之多寡。豈皆政爲之歟。吾不曰衛生之政。不足以壽世壽民也。特不宜忽其所固然。而以天之功爲己力。

是故陳一事實。言者之知識。常爲先成。夫心者之所蒙。而其真不見。古及今。世盛世衰。民之爲慮。明闇不同。然皆有其共守之說。衆信之談。先入之以爲其人心之主。此又治羣學者考求事證之所以難也。

且殺亂事實。而黑白相質者。尤莫重於人心。自爲之私。觀其所爭。大抵在名實耳。故吾黨之詢事考言也。宜知無論傳者之爲誰。其所稱羣理之曲直。國政之是非。什八九皆私之所奮。而事物之情。每不在此。至於商賈貨殖之事。則自營之意尤多。此閱世稍深者所共見也。卽如近世集股公司。開山造軌。此國民交利之事也。乃其始也。以通往來。振軼滯而爲之。俄而牟利之民。或以廣其所操之業。或以運其所積之資。則歆。讐。德。惠。如雲而起。其計值。諱。息。常。

稱倍蓰轉輸人貨源源無窮乍聆其言真若可信顧與事實則常大歧彼出財入股之家雖履之後艱然已破產亡家身受其禍而無及矣故羣之商局大昌其趨於姦利者亦日衆勒章程具契約常若至公至於陳列事實則有意瞽亂之以欺俗爲得計往者英國南海保險諸公司所衆錫以浮漚之名者明其易散也其始也莫不欺以其方而部署至爲縝密然其終常卒敗近以作奸者衆故國中爲設特報以暴此類之陰私嗟乎人遇此等事必勿信甯疑庶幾免耳不然豈有幸哉雖然是之爲欺也乃心知其欺而以此自售也至於他端尙有其欺不必出於本心而以牟利之殷遂神恣智昏因自欺而欺人者又比比也

彼所爲歆聳慙患者將以爲一公司也故其害在商政而亦有造言動衆將以爲一政法者則其害在國羣而其求利己私則等美國政治之家自爲一類其守一主義者爲生計耳吾國近亦有一類人專持救災振貧之說其本旨亦出於利身得其事則有俸費理其財則有畸贏凡此皆害羣之鄙夫幸吾國此曹差不衆年少教士貧而覬一地之住持則太息言其民之失教奔走募乞以建神堂故其言民俗之漓常過其實不如是不足以動聽也士夫流涕以言一國之顛危一方之昏墊列條陳言補救考其終事不過欲上行一新政而以己爲之紀綱實至名歸而利亦已附夫旣言之而冀其事之必行則不得不甚其詞間有事與言

以下言數  
端奉而爲  
梗之實證

反者必匿而飾之。又人情也。國家一善政之行。一善制之立。固莫不有其發之者。乃其始也。以其言之不見聽。爲憂其卒也。以其身之不見用。爲怨吾聞其語。吾見其人矣。此人之宜用與否。非不佞之所敢知。吾特謂處心如是者。求其始發之言。適如事物之量而止。殆無望已。故往者有人。平生三十年出入於私會社黨之中。其所更之事。甚衆。已而著書。歷言其中情事。曰。今之所謂社會者。與古之教會同科。人必以其會之宗旨爲便於己私。而後涉其足。至其論事也。則屈事以從己。有不可屈。而與其私利背馳者。埋之而已。凡吾所身與之社會。至多。欲求一會一社之間。而無此欺者。未嘗有也。其言之絕痛如此。

由此觀之。夫人之論事。使是非然否之際。有涉乎其私。雖有忠信之夫。其考列事證也。亦將於其所合者。勤於其所不合者。怠。是故察一人一衆之所爲。由其所自言。與由其反對者之所言。皆不可不謹爲之折除。庶幾可以得其實。嗟乎。古若今之事跡。其幸而有傳於後者。皆有私忿好者之所爲也。其過也。或怙焉。或訾焉。胥有不實不悉之憾。則治羣學者。又烏從而得一羣之真情。

使前數端之爲梗者合。則事證之求實愈難。此可卽近日議院所行而見之也。自醫學之日精也。莫不知向所謂男女淫穢。發爲瘡瘍者。其毒害今輕於古。日乃有人焉。於議院發言。謂

非立甚嚴之法。以塞其流。則其害將至於不救。此正如向者禁酒會之所爲。不悟酒失古盛。今衰。而反以禁酤爲不可緩。病方瘥而藥日峻。爲術何其偵歟。且吾所謂今輕於古者。非無徵之言也。總大不列顛三島。與中洲數十百名醫醫報之所言。莫不同此。赫蔓孫者。於此疾爲專門。當議院就詢。赫云國民患此者。五千口之中。不過一人。嘉德者。又國醫也。黨連一百八醫之名。上書議院。極言其不足憂。而醫會與爲反對者。僅二十九人而已。顧院中決議之日。卒以此爲殞疾。不早爲之所。國種將以日衰。民力至於不振。且使無辜之婦孺。受害無窮。乃立爲查驗衛生之苛法。夫裸驗。不獨侵小民之自由也。而其法又不能以無弊。何則。予督察者以權。而未嘗立之權限。且其權限。固不易立耳。成見與私心合。將使無根之談。反勝有徵之說。雖有甚深之閱歷。莫大之周防。一旦亦可以不顧。何以言之。吾英國律大義。凡殺傷人者。非有明證。定讞則刑。不得以遽施。蓋律不如是。則弊生也。故亞漢士爲律學專家。亦謂英律事制。曲防法至纖。悉所經累代之爭。而後定者。欲必使無罪之民。不至以執法者之意有所疑。遂被以殺人盜賊與他罪之惡名。而無訴也。此非所謂甚深之閱歷。莫大之周防歟。乃今日者。以一議員無端之聳聽。遂使前代法意。與其所保之民權。因而俱失。今夫予人以權。而無其責。則其勢常足以起姦。此各國歷史之所驗也。故權大無藝。則敗亡從之。立憲者。

以下言物  
蔽有起於  
主觀地勢  
不同而見  
有明闇

所以防無責之權也。數百年歐洲君民之爭，大都爲此。一爭定，一無責之權，以收自由民權。乃以愈固庸詎知今日之法，乃以歷驗於往古者爲無足憑，意若曰無責之權，不至起姦，故遂背經法而從權宜如是也。以就衰日損之一疚，其殺人也不敵時疫霍亂十五之一，其所致死於十年者，不敵下利之所死於一年，而以墜數千年所辛苦而立之法防也，嗚呼，其亦不思也已。

自夫人師其成心，而牽於私利，故考覈之際，甯置其有微，而取其無據，其遠則布諸簡策，其近或散於風謠，而吾學必得其真，而後有以會通而立公例者難矣。右之所述，皆並世之事也。其淆亂失實如此，又況求諸往古，時違事異，將其難又何如。夫廟朝之政令，鄉國之訟獄，刑章教典，與民之形貌性情，德行智慧，以至天時地利，鄰國之所互通，凡有一因，其於羣也，莫不有果，而自傳聞之失實，則治羣學者，於何考信而立其不撼之基。

今夫考事實於一羣，以私心之奮，至於混淆黑白，貸買褒貶，抑以智昏，用意膚淺，遂使是非紛如者，是無責已，乃有精心搜討，參聽平觀，此其用心，吾無閒矣，然而仍不得實，是又何也。蓋其所適處之地勢，有以使一曹之事證常處於明而易知其一曹之事證常處於闇而難察。故也。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吾英行園田之政，林肯世爵言於議院曰，吾知議院遇此

等事固亦選派查辦之員以求公允然其侵小民權利而使之失職者常十事而九也吾非謂其知而侵之也彼實不知而侵之但議院不宜任查辦之員安於不知而致貧民遂見侵耳彼民既貧勢不能來倫敦詢事例具人證以訟其所被侵之直議院務察此意而爲政庶幾眞公允耳

且夫求證據咨事實顧常得其一而遺其二者非無因也其所由然者衆矣國家將舉一政則集百爾而議之每一說出其俞咈常分兩曹事之左右一己之利害視之往往徵某案則舊行之制可以廢而彼之所待以瞻生者因之而失矣乃徵他案與前殊科其效反是又或持某議則忤要人長官而已之升遷不可必得獨持他議可以結驩且即使其事於己無密切之利害矣然以發難建言爲國中巨室紳豪所不悅則治郡鄙者往往重之以是之故其所徵之證據事實將皆佐一說主一偏而其反對之說雖有證據事實或有所諱而莫敢申或無關癢痛而莫之舉則雖有甚公之訊甚平之議顧於事實之際仍但見其一偏遂而成之其弊必有形於他日者矣

望舒東睇一碧無煙獨立湖塘延賞水月見自彼月之下至於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閃爍諦而察之皆細浪淪漪受月光映發而爲此也徘徊數武是光景者乃若隨人頗有明理士夫

以蔽之起於物  
以下言  
知者之知出接以蔽以  
間知者莊知知謨之  
接謨直子謨者知  
之知接接知案爲於物

謂此光景爲實有物。故能相隨。且亦有時。以此自訝。不悟是光景者。從人而有。使無見者。則亦無光。更無光景。與人相逐。蓋全湖水面。受月映發。一切平等。特人目與水對待不同。明闇遂別。不得以所未見。遂指爲無。是故雖所見者爲一道光芒。他所不爾。又人目易位。前之闇者。乃今更明。然此種種。無非妄見。以言其實。則由人目與月作二線。入水成角等者。皆當見光。其不等者。則全成闇。惟人之察羣事也亦然。往往以見所及者爲有。以所不及者爲無。執見否以定有無。則其思之所不賅者衆矣。

如是妄見。常智皆然。不知地勢不同。事有見否。大抵其所見者。或於彼爲特別。或於彼爲相需。或於彼爲易察。然數者之外。事實方多。乃皆無足重輕。置之度外。可乎。以此妄見。合之向所指之成見偏私。則無惑乎物之得情寡矣。

使觀物窮理之際。以謨知者爲接。知則又失其實。蓋名學之例。見甲知甲。謂之接。知見甲。知乙。謂之謨。知此宜別不宜混者也。而常人多混之。謬誤叢起。於羣學其害尤著。所不可不謹也。

往有醫士名斯克格者。嘗取通國之丁口。分已昏未昏。已嫁未嫁。而較其死率。遂斷配合者多壽。而躑隻者多夭。其說初出。雖有指駁之者。然不以搖。後之人遂謂其例爲已立矣。泊於

近日某報列其所考驗者如下。法國之丁口自二十五至三十其死率既昏男子千得六零二之數未昏男子千得十零二之數而寡婦則千得二十一零八也。其在比京布拉索已嫁女子千得九而寡婦千得十七。荷蘭既昏男子千得八零二未昏者十一零七。鰥夫十六零九已嫁女十二零八寡女八零五而寡婦十三零八。若統而約之則自二十五至三十昏男死者千中得四未昏死者千得十零四而寡婦最甚其數至二十二也。由此可知昏嫁之利衛生而其見於男者甚於女也。云云。此其所推斷者於寡婦最謬其理甚顯無待不佞更贅一辭。若取其餘所推者而論之將見如其所列雖若昏嫁一事爲壽夭專因而其實則二者不相爲因果。卽令爲然而如某報之所考列者必不能據以爲證也。

夫民之胖合必有其所以合之故其不胖合亦有其所以不合之由。使其所以然則死率之大小非昏嫁所致然大可見矣。今夫及其時則有牝牡之欲者生類之大同也。男樂有室而女樂有家。又人道之所大同也。然而有<sub>○</sub>大<sub>○</sub>同<sub>○</sub>之<sub>○</sub>情<sub>○</sub>而<sub>○</sub>無<sub>○</sub>大<sub>○</sub>同<sub>○</sub>之<sub>○</sub>事<sub>○</sub>者<sub>○</sub>其<sub>○</sub>故<sub>○</sub>何<sub>○</sub>歟<sub>○</sub>。自其最急者而言之財力是已。吾非不知世固有無其力而漫舉其事者。雖然是非常道。其自量之趨起其父母之呵禁其女子之愈疏則無力者不娶。此文明之民之大凡也。故胖合之有無視財力視財力矣。其具此財力者何如民乎。豈非壯佼榮譽有其德慧術智者歟。然則有財力

而嫁娶者之多數。必其康彊耐勞。而非罷癯善病者也。必其多才多藝。而非愚戇闇事者也。必其能忍遠慮。而非放僻任情者也。合是三者而觀之。前三者壽乎。後三者壽乎。夫然。是有力者。既與壽合矣。其壽夭。方本於自然。而論者。顧以昏嫁爲之因。不知昏嫁。因於有力。猶壽考之因於有力。以一因並生之果。爲之一果。一因。是何可耶。此其謬一也。

且其因有更切於前者。大凡高等生類。其傳種自續。必在己之生氣與形。既備且充之後。故生生之能事。常視自善其生者之所有餘。往往於生理既備。形演至足之餘。而後傳育種。層之欲發。於天機之動而不自知。而牝牡之求與之俱至。蓋生物天演之公例。首於自厚。其生自厚。而有餘。而後分爲子姓。其種類乃孳乳而寔多也。是故約而言之。其耆欲之淺深。視所有餘者之多寡。而有餘之多者。必其生之甚厚。抑其形之甚充。生厚形充。毗於長存。而久視。然則自事實而言之。彼形。氣實溢而爲耆。欲情感。使有樂於牝牡之求。而得昏嫁之效者。卽彼生厚形充。毗於長存。久視者也。由此言之。昏嫁與壽考。又同爲一因之果。乃一因而一果之。夫甯非蔽歟。

不甯惟是。今夫昏嫁。其離合。非男子之所獨爲也。由於女子者。恆大半。使他物勢均。則女子之擇對。必主於強有力。強有力者。非他形質魁碩也。性情敦厚也。術智優裕也。夫彼素號禮

教之邦而禁女子自揀所天者微論已外是則女子自相攸使女子而自相攸彼不才之男子無幸矣不才者何形上與形下一敵或俱敵也類醜殘疾狂愚暴戾凡天演之不備者皆不才也是故使昏嫁之際女子之有權如吾俗則男子之壯俊才藝者必易於得妻而闒愚怯弱者否夫壯俊才藝者得天厚而毗於壽者也闒愚怯弱者其得天薄而毗於夭者也由此觀之又安得以久存爲胥合之效乎合前者之所論三見人品之易以得壽者亦易以得妻蓋如是之人其情感耆欲之醜至出於自然而其力又輕俯畜之事爲女子之所樂得以爲逮然則前人所考而列之表數必不足證昏嫁爲善生之由不過見二者之同出於一因而常並著

然不佞之舉此者非論昏嫁也將以見論事者多以謨知爲接知也以謨知爲接知則其治羣學也必禁而羣之理隱矣夫彼所考而見者特有室之民其年壽多過於獨處無妻者耳此接知也乃必謂其所以壽徵於有室是以謨知爲接知矣顧由前而觀昏嫁壽考雖常並著而不得以爲因果事效也以爲因果事效者其所謨知者失也此以見羣變難明所待者多論者常得其似而忘其實得似而忘實固無適而不謬

吾輩之察於事實也常得其表而失其所爲表表者常輕而無關係所爲表者重而所係恆

以下言物  
蔽起於常  
物其粗而  
得其表者  
失其表者  
表其表者  
所關於羣  
常輕其所  
爲表者其  
關於羣者  
重且大

多。生於其羣。耳目覩記之端。或以新奇。或以切己。爭樂得而傳道之。至物變之大且深。爲羣生進退之所繫。常忽不加察。抑隱而莫之知。此常智之家。閱世觀物之恆態也。不知人羣一事變之形。常有無數因緣。匯而成此。或所由來遠。其推及者宏。或起於切近。至於纖悉。故論事變。使卽事之所關甚鉅。則顯而易知。有其事雖無足重輕。以有致然之由。所繫於羣理者重。則微而難見。此可卽一二事而喻吾說者也。

憶數月以前。倫敦時報。刊布一訪事者函言。羯羅峇閣大學堂。考選新生。所發問及答。其中多可笑者。蓋所試乃英文小說。斯考德所著之一種。名伊番和者。有司雜取書中名物當時語發問。諸生對射離奇。其拏切亦往往不中律令。在訪事者之意。不過謂竺乾學子。成業如此卑卑。於所問字義。多不通曉。將不足被選於大學堂也。願使進而論之。將見函中所言。其爲考生之病者淺。其爲有司之病者。乃至深也。夫聚百十少年。而試其可進大學與否。固無取釣奇求深者也。乃今試者用他國之語言。以觀其材質之堪否。斯已奇矣。矧更取僻文奧義。數百年已廢不用之名詞。然則平心論之。此一試也。所可見者。非就試者之不足教也。實主試者不足與於教育之事耳。前者其所表者也。後者其所爲表者也。所表者至不足道。所爲表者。其關於羣理深也。

顧此猶見於遠方藩屬者也。乃緣其事而反觀吾國之教育。則一時風會所趨。學校所爲。有更異於此者。蓋自學部變法以來。所遣考官。其發策試人。什八九皆無當也。吾嘗聞一律師言。嘗見考試律學題紙。設以問彼。必將歛墨。又聞一古文專家言。國學前番試題。非已所能悉答。福勞特近世史家眉目也。於安得祿之會。對衆自承。某校所發史學問題十二條。所能對者僅兩條耳。又不佞親聞路益斯言。文部詞章諸題。已若就試。必曳白也。而路益斯爲撰述老宿。乃國人所共知。則彙前事觀之。吾有以知今之試士者。其發問之題。初未嘗爲就試者地。以試驗其學之治否淺深也。將以自張其多聞與所學者之廣遠已耳。年齒壯少。身爲有司。無聞則將以求名。有聞則將以副譽。於是因緣試事。力求所以徇其學者。而就試者之年力與國家以中道求才之旨。同爲彼所不屑。俯就者矣。

夫有司自鳴所學。不懂學者之年力。固爲一時之風氣。然試思此風之所以行。則關於教育之尤大者矣。何則。有司試學者者也。而試有司。選有司者誰歟。此精於所學而粗於試事者。誰實使之。苟循此而求之。則教育之非其道。灼然見矣。蓋必有不知教育之人。而主教育之柄。斯其張弛綱維。有如是之悖謬。向使取主司而試之。且取是主教育之柄者而試之。而發策設問。叩以試人之道。當以何者爲正術。身爲有司。其不可不知者。云何。教育之方。以何者。

爲節奏。吾恐曳白飲墨汁者。不僅來試之諸生也。

且其事尙有深者。夫昏昏者不能使人昭昭。非有長於己者。不能校人之所短。故教人必於所以爲教者。甚明。試人必於所以爲試者。甚裕。固也。特教育之方。將爲之。而使人受其益。斯其事不僅此耳。爲師傅。爲試官。非兼明心靈之學。必不可。夫心靈之學。廣矣遠矣。彼試官師傅。各治專門之業者。烏得而盡明之乎。然彼之所期明者。非必心靈之全學也。明夫人心智慧之所由開。思力之所以進。與夫才德之所以成。達斯可矣。是故將爲師道之數者。必先熟習而深明之。具觀物之智。有內視之明。審於人心。感覺往復。會通之公例。孰爲從著。而入立孰爲由簡而漸繁。必層累曲折之致。瞭然於心。而後其施教也。不躐等。不逆節。而亦不後時。自非然者。其人雖明於所學。而不可以爲教。亦不足以設問試人。於以驗所學之成否。與教者之實能實不能也。且吾抑不解夫世俗之論教育也。何獨以記醜聞博爲成學者之多乎。夫記醜聞博。非成學也。成學云者。學而可致於用之謂也。學而可致諸用者。以學廣知。以知達材。近之則足以善生。而完其爲人之量。遠之則足以造乎道。而進於知天之功。前之事所以成己。後之事所以利羣。教育所求。盡於此矣。今之言教育者。非不知泛濫無紀之博學多通。轉不若專一之士。爲一學而本末完具。可見於實功。收其實益者也。顧雖知之。雖言之。而

見諸施行者無有。此所以吾國教育之政。雖經更張。而實則因循其故所守者。而化之不蒸。才之難得。舉坐此矣。

由前之言。乃益知吾生所見聞。與夫已往之人所以餉我而視我者。雖若要言。多非宏旨。而吾黨所貴。在置其毛傳。見其根源。知史書傳記之言。什八九皆糟粕塵穢。而所樂於把翫。詳審之者。在從其所傳之細且輕。而得其所不傳之大且重耳。此又所以祛物蔽之一術也。

以下於前  
數諸種物  
蔽之外更  
言空閒時  
閉之其蔽  
而先論其  
者見於空

夫外物爲蔽。使吾考之不得實。而因以生害也。又豈盡於右所言已哉。不獨觀物者之多疎而不密也。不獨以意爲之。有所好樂。有所主持。有所私利。所論者遂失中也。又不獨人心常混所謨。知者以爲接知也。不獨用意之淺。往往得其外果之微。而畧其內因之鉅也。之數者之難固矣。而尙有難者。則以地與時爲大梗地也者。彼此之不相接也。時也者。今昔之不相屬也。所言者。政治可也。風俗可也。宗教之異同。懸遷之爭競。亦可也。雖同處一羣之間。其事常散而不集。常奇而不偶。又益之以吾身與物對待之不齊。則雖有至精之識。至練之心。其所思罕能與物情之繁事理之曠相酬者。將申吾說。請先卽其因於地勢者而觀之。觀羣而觀其所居。若山川城郭。幅員疆索。屬於有形。非幽渺難稽者也。顧欲得其真形。使於意中。全局悉現。則雖熟於輿地者不能。夫言輿地之圖書衆矣。爲之經緯焉。爲之界域焉。著

其地質。表其氣候。測繪之家。歲有所益。月有所增。志乘之所羅列。游紀之所綴聞。可謂至纖悉矣。然而治其學者。俯而讀。仰而思。欲得大地眞形。其林藪。川澤。田疇。城邑。與夫夷險之相錯。坡陀之往復。水道之分濬。鎮集之類聚。欲華離繡錯之象。悉呈於胸。不可能已。卽得其區分。亦亡其大合。夫使於有形之事如此。則彼無形之風俗。不可象之教化。及乎民智淺深。商業衰盛。人間攘熙。林總之不齊。其爲物。旣不可以圖。而記風土者。又耳食而臆造。甚者顯乖其實。似者僅得其膚。則吾黨欲求其眞。覈又烏從而得之。是故言一國一羣之事。變雖爲其至。皆存乎近似。髮髯之間。而不足以依據。觀夫議院之所爭。日報之所述。與夫巷議街談。幾無一說焉。不有其牴牾衝突者。則悠悠之不可爲典要。豈待深論而後明哉。

今夫一國一羣。數百年間。不甚異之物也。乃入其境。而爲之紀述者。同時一地。若不勝異辭焉。然則其爲殊不在物。而在觀者明矣。嘗聞一法人來游吾英。方三七日。卽欲搦管著書。以論吾國。逾三月。乃覺其所見。不足以盡此邦也。則又久之。至於三年。喟然而歎。謂己於英國。毫未有知也。而其書終不就。此雖寓言。顧實理也。人生一國。間行年四五。十。輒覺前之所。以。謂。其。國。且。自。信。爲。不。可。易。者。乃。今。皆。化。訾。其。說。爲。不。足。存。以。往。例。今。安。知。今。之。所。云。者。又。皆。中。乎。人。莫。愚。於。未。覩。其。物。而。悍。然。爲。之。論。斷。於。一。鄉。未。歷。也。心。以。爲。其。俗。當。如。是。於。異。己。

之業。殊宗之教。未考也。意以爲其法宜如彼。乃至一卷之書。一科之學。莫不武斷而論之。至於及之後。知則何止一言之不智。使其明此。則於吾羣學因地而難之說。將有莫逆於心者矣。

繪畫之學。必明視差。故同一物也。在近則大。在遠則小。當前則晰。遙望乃蒙。此人所日以目治而心正者也。爲之既習。若不自知。故不以遠近貿物形。雖然。豈徒目之於物有視差哉。惟心之於事也亦然。至於心之視差。其能正之者寡矣。是以瑣細之變。出諸鄉鄰。則爲之驚心。雖有非常之故。見於異國。則置若罔覺。夫拘虛囿習。所以爲士之通病者。正以切近者操先入之機。遂使心習闇成。後雖有廣遠之閱。歷足以證所先入之甚。非然已漠然無及已。

尙有難者。以科學常術用之羣學而不能也。科學之立公例而徵實理也。大都以參伍比較之術而得之。故生學之於動植。就一別而分治其獨。卽獨而一別之所同。具者見焉。就一類而分治其別。卽別而一類之所同。然者形焉。凡此皆參伍比較之功。從之以有類德。別德者也。獨羣之爲學不然。參伍比較矣。而公例不可以必立。蓋其爲物。雖皆本於相養相生。而牽天繫地之情。實皆異而未有同者。類異察同之術。乃至此而不可行。任舉一羣。欲指何者爲其常德。何者爲其特德。雖有聖者。不敢云也。

以下言物  
蔽之起於  
時間者

故治羣學。雖所考得其至實。至推論會通。則常有三者爲之梗。散見。睽孤。不可薈萃。並觀。一也。以遠近泛切之殊。而人心以異。二也。至於彙不精。不備之事實。而欲爲之會通矣。又以羣變。至繁。羣情難一。所立公例。雖眞終不敢謂無變例之。或見蓋雖至似之羣。無全似故。雖至信之例。無全信。此其難三也。凡此皆難之因地而見者也。

羣學之難。因時而見者。彼以世運爲天開。而風會爲成於名世。又謂天常生一代之才。以主一時之世局。得之者治。失之斯衰。問天下之治否。觀君相之所爲。自彼言之。無所謂天演者矣。獨其人於格物既明之後。生學深造之餘。知兩間所呈。皆因果相生。無偶然忽至之一境。則知羣者有生之大物。其形體性情官神消息一切皆演於自然。常始於至微。終於至鉅。故考一時之政制風俗。必上溯千載。下觀百世。而後能得其眞。則知時之於羣。爲義大矣。

論生理而不統其本末始終。考其漸及之致。其於生理也必蒙。愚母之慈子也。常恣噢咻之愛。以求一頃之安。不知循是所爲。後將馴致於不可改。閻君愚相。於一國之治亦然。苟一日之無事。而不知百年之計。其行政也。視目前利否耳。至遠果所成。不暇察也。讀史之人。觀一制度之立。一政法之行。溯其濫觴。窮其末造。將大效之見。非數十年末以云也。如吾英之貧算。蓋自歐洲拂特制除。采地之耕夫。非公侯之世僕。編戶各自爲主。貧者無所依歸。弱者

行。丐。強。者。掠。奪。至。理。查。德。第。二。令。勞。力。之。民。若。傭。奴。隸。役。走。卒。乞。兒。皆。地。著。不。得。擅。徙。顧。貧。丐。日。多。無。所。得。食。則。責。其。地。之。齊。民。惠。養。之。此。無。異。復。拂。特。舊。制。使。民。地。相。資。民。著。於。地。地。養。其。民。者。矣。夫。如。是。之。政。在。當。時。固。以。救。一。法。之。窮。而。其。意。亦。鄰。於。仁。濟。斷。不。謂。既。行。二。百。年。所。之。後。其。流。弊。乃。大。見。如。今。若。無。以。承。其。敝。直。將。使。風。俗。財。政。舉。大。壞。而。有。餘。遊。手。既。以。日。多。峻。法。無。由。禁。止。於。是。令。縣。縣。之。民。出。常。算。以。養。其。地。之。貧。丐。外。立。甚。重。之。法。以。杜。流。亡。轉。徙。之。民。察。立。法。之。本。旨。固。以。挽。啓。窳。之。風。而。勸。地。著。修。本。業。也。顧。數。傳。之。後。法。禁。弛。嚴。而。因。緣。它。端。遂。使。向。之。所。以。禁。遊。惰。者。轉。以。勸。遊。惰。溯。立。法。至。今。僅。僅。二。百。三。十。餘。年。而。已。而。振。貧。之。算。歲。增。至。七。百。萬。鎊。而。未。已。其。爲。民。生。厲。階。風。俗。大。詬。則。考。諸。私。家。著。說。而。可。知。也。如。某。氏。曰。愚。民。之。意。直。謂。縣。官。所。以。待。彼。者。有。不。盡。之。公。儲。其。開。口。求。食。也。悍。者。毆。辱。吏。胥。無。恥。者。呈。其。野。合。之。孩。以。責。哺。乳。咸。叉。袖。扶。肩。倚。柱。瞠。目。以。待。所。分。之。徐。及。蕩。娃。惡。少。恃。有。食。而。嫁。娶。愈。勤。鼠。偷。狗。盜。倡。妓。窮。子。再。呼。不。得。從。以。惡。聲。若。索。逋。然。者。鄉。官。揮。霍。公。帑。以。收。民。譽。有。保。護。之。責。者。則。援。此。以。自。便。其。私。遂。使。勤。劬。作。苦。之。民。所。出。日。重。自。愛。女。子。日。有。凍。飢。之。虞。而。狂。蕩。鄰。嫗。轉。月。受。五。先。令。六。便。士。之。俸。以。養。其。莫。知。誰。父。之。兒。仁。政。之。效。乃。如。此。乎。

當額里查白之議此政也。於鄙遠之地。則令田主司其散給。然積久弊生。往往以振貧之粟。爲其傭之雇值。則是使餘民出費。而以耕有主之田也。以其事之不中。主傭之交。不由正道。耕耘鹵莽。田野因而闕廬。舍倉困之主。以避貧算之重也。相戒勿爲其新。或且取其舊者。而壞之矣。村集之民。口多屋寡。湫隘聚居。等諸牢圈。氣息殄殍。而疾病生民之形。幹斯以日。劣族居無別。而羞惡亡民之廉隅。又日刻矣。雖有工藝之場。改過之所。本以策勤。適以獎惰。國爲廣廈。其所庇者。佻男奔女。遊手姦偷。且以謂各享其身。應得之權利。總之此政之立。數世之後。可指之弊。累簡難書。而其最爲國民之害。勢且有以。使吾種之日衰者。則在養國莠民。而使良者受其損。貧算號爲仁政。既立之餘。理必世重。將使國之勤民。日耗惰民。日蕃。課其終效。使人芒背。顧在當時。則出之甚易。苟以紓一日之難已耳。而孰知歷時之後。勢不可反。有如是耶。

是故一政行。欲知其利病。恆俟數世而後明。夫宏識遠量者。不多覩。常俗所致。謹者。不出於目前。顧事效之成。必俟數百年。民質從之爲變。夫而後政之善否。乃彰彰耳。以其理之所關者鉅。請更得而詳論之。

方一羣之演進也。如生物。然闇長潛滋。而節節蛻化。其爲此非一因也。必合衆因。以成此果。

所謂因者何。諸力是已。力有本於天者。有本諸人者。本於天者。自然而然而本諸人者。其羣之政若俗也。故一政既行。久之皆爲用事之一力。其爲狀也。少簡而多繁。不徑而常紆。與他力者。匯於是一羣之變。萬有不齊。蹟而莫可以究詰。然常有往復之致。消息之幾。必循其起訖。統首尾之全。而觀之使。但卽一曙之迹。而言其變。不可得見也。以無往之不復。故每有所施。則旋得其反。其反之情。有顯而徑。有隱而紆。所爲反不同。而所反自若。浸假而反者。又得其所反焉。歧而彌紛。推之彌遠。必遞求而深觀之。夫而後一力之行。其變動損益之真。可以微見。必求之異代累葉。而後識其勢之所趨。此如數術之演曲線。然苟取弧甚短。則曲線之真形不可知。夫取任何五點。皆可貫之以一割錐者。微積之定理也。立五點於此。其貫之者爲平員。爲隋員。爲拋物。爲雙別。爲直線。爲平行。蔑不可也。使位置稍疏。則其形可擬。脫有一二獨遠。或由此而成無盡之曲線。此可悟羣之爲變。其因至多。其爲度至緩。而其中有小往復者。有大往復者。錯綜并起。若逝而迴。使非自其久而觀之。則其勢之所趨。烏由得乎。是故論一律令禮俗。徒卽數載。抑數代之效。以云者。其於世變之真。失之遠矣。

夫宇宙萬物。皆動以致變。獨羣之爲動。與他物殊。必求其似。其人身之天演乎。一外力之。用事也。效不獨見於其近也。且將見於其遠者。不獨自爲變也。且取他力之並行於其中者。而

以下更取各國之制度禮俗以前說

左右疾徐之故。國家著一令立一法。不獨民之行事從而異焉。性情好惡從而殊焉。乃至積力之久。且相轉而爲種業。及乎種業之成。則民之愚智善惡若根夫天性而羣之百爲與夫天時地利之端。凡民力之所裁成。皆從之而爲異是故。其始也羣受範於自然者也。其終也乃使自然受其羣之所範。向所不見者。今可以形前所不能者。後可以至旁通交推不可究詰。其量之大小。不可以數計。其情之向背。不可以識通。故一政令之施。制治者意皆有所祈而終之。事效可以大反。故曰時之於羣。其義大也。

將於羣而得其消息盈虛之理者。不得求諸旦夕年歲之間。必遠矚高瞻。上觀千載。下觀千載。極天演之致。而後能得之。則試取各國制度禮俗之所同者而繹之。庶幾其義可以見。今夫古之所爲。所最怪而難明者。其諸用人於社。與以人釁祭之事乎。顧此可驗諸近世食人之野蠻。野蠻之豪酋渠帥。其食人恆最多。及其死也。祀之於廟。嚴以爲神。而用人以祭。生則食其血肉。死則享其魂魄。蓋自彼觀之。魂魄之與形體。同爲氣質物也。聞者疑吾言乎。則與讀墨西哥之舊史。其中言遇出戰而無所獲。其國之祭祆从天不。司祝則告其王。以社鬼不血食之飢。王則賦人而祭之。而以其血釁偶。先歃而分其脈於羣臣。吾由是知芻靈作俑之事。非始象人而用之也。文明之運。漸開。不忍於用人之虐。無已則象形以易之。又降則易。

人。而。用。犧。牲。凡。此。皆。節。次。之。可。以。徐。求。者。也。夫。事。鬼。古。之。人。與。今。之。野。蠻。皆。最。嚴。而。致。潔。者。故。所。行。之。禮。典。莫。敢。畔。夫。其。初。如。刀。石。最。古。銅。次。之。鐵。爲。下。至。今。數。國。祭。神。宰。肉。與。夫。回。部。之。雍。毛。割。陰。其。所。用。皆。石。刀。也。摩。西。舊。約。前。十。二。篇。言。造。壇。斲。石。禁。用。鐵。器。而。羅。馬。舊。祠。太。歲。其。祝。宗。雍。首。猶。用。銅。刀。夫。鑽。燧。取。火。之。事。其。廢。久。矣。而。天。竺。至。今。凡。祭。所。用。猶。必。以。燧。爲。之。他。若。冰。臺。就。日。之。爲。明。火。大。蜃。向。月。之。承。明。水。凡。此。皆。彰。彰。可。見。者。也。蓋。化。之。進。也。率。舊。謀。新。二。者。常。互。相。爲。用。無。其。謀。新。則。化。不。進。無。其。率。舊。則。化。不。成。而。斯。民。率。舊。最。篤。之。事。莫。嚴。於。致。孝。鬼。神。而。宗。教。之。起。滅。又。常。爲。人。禍。之。最。烈。者。皆。此。理。矣。

惟各國之言語文字亦然。其在埃及。凡所嚴重之典册刻畫。皆用古象形書。而常用則從今體。猶太教經。必用希百來文字。羅馬則用拉體諾文。此皆歷久不渝者也。卽至吾英。號通悅矣。顧新舊二約。其音訓文義。皆古之所有。非今之所行也。他若堂寺傳宣福音。其文字切合。亦從古法。非常談所可用者。至若教宗書册。朱墨璘編。率從古刻。故布齊道光時英國教士其言教道獨重威制。與宗教禮家。皆主復古節文。使民重教之說。其餘繪刻圖像。凡在神道。亦皆以反古爲宗。吾英教寺。首庚特巴里。近者新範二像。其一爲山蒙納長老。作服袿衣。仰臥禪弋上。膜手閉目。狀若古墓中甲冑壯士。尸體左右平均。無稍偏側。其爲初民之制。一覽可知。蓋觀於童

子畫人及非洲土番所範諸偶其爲狀莫不如是也。

人情之篤舊也。或知而爲之。或不知而爲之。顧知而爲之者。其篤舊淺。不知而爲之者。其篤舊深也。故謂神父牧師有言斯信。此不獨羅馬舊宗爲然。卽誓反新宗尙如是也。故厄達訥宗之聚訟。必以古經典爲據依。而教黨內外之爭。歷茲未決。外者主於修明而更進。內者主於恪守而因循。此其大經已。

教既如此。政亦有然。夫一羣法制之成也。其始多本於習俗。雖然。習俗常變。不居者也。惟勒爲法制。乃守而不渝。故必有律令典章。夫而後一羣之勢定。而久道化成之理以興。然亦惟有法制。而其羣之蛻故入新。乃不易。故往往一羣之習俗大變矣。而其中之君子。以法制所自出。則猶身守其故而躬行之。此如吾英格鬪之俗。兩家違言。志在相死。則相約格鬪。選時擇地。有僭介質成之儀文。此在民庶。久不用矣。而搢紳有爵。猶時爲之。夫兩造爭訟。不正於理。而正於兵。此蠻野之事。非文明之事也。而國與國。至於今猶用之。吾英舊俗。凡兩家爭執。曲直不願就理。而樂決於一鬪者。許之。此直至若耳。治第三之朝。而猶用者也。嗣乃禁於平民。而不禁於官紳行伍之間。大洲此俗。至今不廢。且衆論以爲宜然。此以見古之習俗。使其勒爲典要。載之憲章。則雖至敝之端。可歷久而自若。至今國王加冕之日。必有介冑之士。號

於朝廟曰。有欲鬪王者。吾當之。習非勝是。動逾千載。誰復從而詰之乎。

卽至簿書文具。亦有循古不變之迹。如質劑契約。尙用羊皮。而常事則用絮紙。其文多用古書。其名義亦守拉體諾那曼德之舊。其詰訓多與今語迥殊。畫押雖所通用。而重大者猶以印璽。股票則有浮簽加印。亦此意也。蘇格蘭民賣田及山。必飾載塊石。以與新主。示有土之義。凡此皆最古國俗。而沿用不廢者也。

其他官司所爲。樂舊貫而憚改作。尤可見也。夫詰戎整軍。所以禦外侮。是宜循最勝之制。莫如武備矣。顧線槍必經至久而後改用針燃。其來復後膛諸制。皆經俗用歷年。而後行間勉從新制。經費帳錄。雖公司商業。悉用雙入平衡新法。而國家會計。則因循單入古法。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火焚議署。古契悉燬無餘。不得已而後下令用之。不然。削木鑿齒。尙守威廉定英以來最古之制也。

乃至公私服制。其守舊之迹愈明白也。雄雞大冠。猶見於將帥之首。樞具佩劍。徒取具儀。亦古之所常用也。大抵古之服飾。雖久亡於俗。而朝服盛飾。往往遇之。如今刑司理官所戴之假髮。國學生所戴之四方平定冠。至於神甫牧師所服之冠屨柱領。皆可考其所由者矣。是故人心之樂墨守而惡更張也。其理實在在而可見。自猶太教宗剝去前皮之石刀。至於

教寺演說所宣之古語。至於理官左右傳呼之警趨。至於將弁所衣之肩版。至於國君所署之押諾。皆其端倪呈露者矣。由此而知凡爲治制主治者莫不願法古而守常。又知法度者其大用在於守成。故法度立而墨守之情自見。又知欲測將來之治化。如推曲線然必於古取其遠勢所規。彌遠而世運之所趣。乃彌真。則總之彼論羣道而昧久成之理。徒斤斤於百年數代之間。固無當也。且以見爲治之事。使以旦夕之逼。苟然立法。取濟目前行之。既久常至於害及其既害。乃欲以一朝新用之力。與數百千年深演遠來之力。抗則常無效。一政之行。其始進也。殷殷焉以興。少則析析然以解。用之不已。則前之濡而韞者。乃漸卽於定形。久之乃膠結而凝固。向之動而闢者。乃今爲靜而翕焉。旣靜旣翕。斯其制不可以猝更。

故羣學之有物蔽也。非獨蔽於障礙紛殺已也。又以其物廣遠洄洑悠久蕃變之情。使其真不可以猝見。近者百年。遠者千載。遷流遞嬗。而其效乃如今。夫治羣學而徒聳於目前旦夕之變者。無異欲審坤輿之曲面。地員之勢。而求其實於自阜陵壑之間也。使學者於此而有明。則其論羣法審民情。將必知其事之至難。而庶幾寡過已。

嗟乎。吾欲以羣爲學。而物蔽之多且難如此。物固有真也。以人心之拘執。偏耆私利之不同。而其真以失。且心旣正。意旣誠矣。其所見而知者。又往往卽謨爲接。而不自知。或得其膚末。

而亡其精鉅。況乎六合之大，非一覽所可周。千禩之遙，必徐考而後驗。使合之數者而言之，則羣之爲學，求如他科之精審，而有益於人事也，不其難哉。雖然，羣學以物蔽之多而難治，固也。向使治斯學者，必求纖悉之具，如化學斷論之盡，如幾何必考驗至精，理見例立，如天文地質諸科然者，則欲羣道之成學，無異執石子以求疋離，不如早置之爲愈。願羣學自有其可立之例，亦自有其可見之理，非物蔽所能終害者，則吾何爲而不孜孜然。今夫泰東之有封建，泰西之有拂特，言古制者不勝異辭焉。願使參伍錯綜求之，封建拂特之制，固可得而述，其所關於治化者，又可得而指也。有史傳，有禮經，設排比而類觀之，將不徒其制之可明也。且將有得於事外，亦視吾術何如耳。況異羣之紀載，同等之民風，古若今有，得以推校者耶。知此，則羣學之所爲，可微見已。蓋吾之考於紀載也，非於所紀載者，必信而據之也。吾將因其所紀載者，以得其所不紀不載者焉。夫如是，將羣之形制功用，其原起，其演進，皆可從內籀之術而得之。物蔽固常有也，知而謹爲之所，足矣。今夫考耳目所不經，事必依於證據，方其取而用之也，必謹於其物之難真，與夫害真之事之不一，故其徵一事也，必先爲之差，差之多寡，亦隨所遭而爲殊。大抵一例之立，必無先成乎心，而不係乎偏屬之地，獨當之時，則於羣理也，其殆庶乎。

以下言智  
核起於以  
己度人之  
不足待

## 智絃第六

前篇之論物蔽。主於外物者也。乃今將進觀夫人心之惑。夫人心之惑。有關於理者。有屬於情者。請先言其關於理者。

曷嘗觀愚母之督其稚子乎。雖以所生之親。求其情。有不能得。則矧乎其餘。日者吾附汽車而有所適。同行三四客。共載一輦。中有婦人。挈兒旁坐。齒差十齡。童子精力彌足。時時求所以洩用之者。耳目所觸。物物移人。則跳踉延望。不能爲一頃之逸。此真天演之當然。而生理之所以達也。乃其母之識。不足以及之。則以其兒爲頑。而常薄怒。兒或據車櫺而望遠。或踏車茵而歌呼。或破行篋而探物。其母詬訶禁制之聲。與俱無已。曰若曷坐乎。曰若急下如何。曰奈何不能須臾爲靜耶。雖其心殆不欲兒之溷他客。然意不盡出此。蓋以謂爲母教子之常道。宜禁其嬉而學長者之甯靜也。至於逆天演之常節。拂兒性之自然。彼則芒乎未嘗喻也。今夫童稚之境。婦人所前經者也。當彼之時。其好事樂用耳目之意。與此子同。今之所視爲平淡。在爾日固皆可欣而不厭。朝氣方新。溢爲舞蹈。脫有禁者。殆將發狂。乃今境往而其情與之俱遷。遂以兒之易動難靜。爲不可解者。聞喜睹爲不自安。以己爲是。以兒爲非。嗚呼。果孰非而孰是耶。

惟吾人之論事。至人己之際。勢不能不推己心以度人。顧由是有其不得免者。一有其不可恃者。一所得免者。以行事之迹。求所以行之心。雖曰設身處地。而彼之思理感情。則皆轉吾之思理感情而爲之也。所不可恃者。既以我之思理感情爲彼之思理感情矣。則雖得其至近。將有其畧似無其全同而違繆僭馳。乃所常有。總之以己度人。不離我相。而我相與所推者之差數。視我與人二心所受。範於外物者之多寡。使其同量。則十得八九可也。使其殊塗。雖天壤而遙可也。

吾抑不解夫世之言事理。何主於求心所安者之多也。夫曰求心所安者。非取其成心而師之。以己之知慮感覺。以一槩相量也耶。今使同屬一羣之民。生同種而居。並世其身。心所受。範於外物者。固相似也。然且以己度人。有時而大謬。然則使並世而異羣。或同種而殊世。其受。範於外物者。既不倫。而種業與習俗。又相絕。則彼此之用意。其可以一槩量者。幾何。然則彼求一心之安者。果皆當耶。且此之謬。非難見也。但使論者與所論者之人事。推者與所推者之人心。皆與己爲無涉。則旁觀之明。或可用也。讀英倫之古史。見其論希臘治制。輒用拂特相方。則學者心知其已誤。見宗教小書。言中古事。謂威芝勒爲先知之士。親拜耶穌於襁褓之中。圖繪基督聖蹟。處處作砦壘。加牢關。又謂持矛刺耶穌者。乃一奈德士所爲。忝其武

德而當日之十字軍諸將。至自稱基督之僕夫。諸如此倫。皆一見而知作者以歐西中古之俗。言猶太當年之制。憑臆虛擬。未見橐駝。謂爲高馬。固無往而不左者矣。顧不知一己爲病。正與此同。當其推思。雖不必怪誕可笑如此。而其去真之遠。政不計有幾程也。故心量相絕之人。行事用情。實難相喻。以我之意。據彼之迹。推彼之心。輒無由得。至積人心以爲羣理。則愈繁難思。此可更用一證以明其義者也。

學者當髫年。治希臘泰古史書。見其中多言神怪。心竊竊然異之。當此之時。雖口不必言。心知其難信。稍長讀諸家遊紀。及蠻荒風土記諸書。見其中所述宗教鬼譏之事。愈怪妄不經。如謂某種祖先爲蛇犬雁鷺。又謂電爲天笑。雪爲神唾。某島舊居海底。以神人垂釣。鈎罟其隈。隨而浮見。諸如此屬。大抵皆謬悠可笑者。輒謂聞此而信。非狂不能。雖然。此所謂以我相度人意者也。夫深化之民。其心才繁。淺化之民。其心才簡。且思理曲折。學實爲之。又必積平生事會之所經。而後能至。故訾前說者。不獨以甚繁之心。推其至簡。實且以蠻之被教。勸學聞見。閱歷。事事皆與己同。苟知其殊。又烏容訾吾。與蠻束教。囿習等耳。而特有繁簡之殊。故不獨變蠻爲吾之思。而不能且使吾設蠻之想。亦不得也。故欲喻蠻之意。測蠻之行。非處蠻之地。設蠻之身。乃至觀物言理。非悉如蠻之觀且言者。則其情不能得。假其能之。則向之所

謂怪者。乃將以爲常。向之所謂狂者。乃今以爲聖。蓋心才雖繁簡有不同。而思之用也。則循夫心學之公例。羣化雖有淺深之異候。而變之至也。必出夫天演之自然。二者皆不可以毫釐強也。故使吾思力所至。同彼蹇淺。能淺叩而不樂深。求喜速化而不爲忍。久則所謂怪誕不經之說。將見其爲至懿之思。而與所見之天行物性。皆有合也。怪妄云乎哉。所難者。文明程度既高。雖盡知其如此。而欲設爲僿野之思。仍不易至也。

且以我度人者。不僅由文明以度蠻野者難也。據迹求心。探情決事。必民品相近。而後有以相知。前之所言。以我觀彼。今更言自彼觀我。說將瘡明。往者布勒敦。自安息歸。述一日獨步廊廡間。忽聞土人暗曰。阿拉所造。真無奇不具哉。回教人謂上不見彼拂菻乎。安息人爲拂菻

得安坐而不爲。乃起而俛俛胡求者。又斯丕克亦云。昔居其土。每坐久起而散步。宣鬱。蘇馬理人見吾如是。竊竊偶語。議吾所爲。以爲吾於其國。必懷陰謀。不然人非風狂。安有無所爲而勞其足者。則卽斯二者觀之。知異種之人。於吾輩性習言行。常若莫可究詰。猶彼族之云。爲意向。吾黨亦無由知。人謂民之同情。必惡勞而好佚。棄暗而求明。新而善者所樂從。舊而劣者所鄙棄。乃不謂支那之俗。雖頗黎入境數十百年。而富家成室。窗牖猶用紙糊。京都衢路。車殆馬瘡。積物腐穢。習爲當然。安之若素。印度匠人常操故器。與之以吾英斤削。明知其

以下言智  
方之不可  
恃以羣中  
稽因果之難

省力利用而置之。其用意所在。孰從而詰之。且二土之化。猶近者耳。至於非洲之種。南海島夷。化之相睽。道理不計。則謂所處勢同。彼必爲吾黨之所爲者。其議庸有合乎。

如此見心智之絃。首以己度人之不可恃。夫羣有天演。然天演之用。常假手於民之志業。是故不識其民之性情。無由知其羣之演進。雖出之以至慎。事之以甚勤。無全得者。何則。考事釋情。不離我相。我相證物。常寡合而多乖。

今語人曰。輕信者必妄言。又曰。以其人之濤張。知其人之易聳。則然其說者。恐甚少也。何則。自常情論之。凡其人常爲無實之談。以欺人者。當亦常慮他人之我欺。而較忠信無誑之人。爲難聳也。乃實不然。惟忠誠之人。能不輕信。而亦以其無誑。乃得其善疑。世間最不可信之人。往往無據不經之談。受之若素。而可與爲無方之欺也。假野蠻文明。相持并論。抑即羣演之游進。依其程度等級而求之。將輕信之。與妄言常相表裏。其愈不欺者。受詞愈謹。直至近世格致科學之豕。其立言最爲嚴確。而審言取證。亦最不苟。而難獎也。泰東人士。於無稽誕幻之言。受之如飢人之得食。而讒訛謠誣。雖於己無所利。而猶爲之。埃及之人。謬欺人見信爲能事。而支那染工賦色不成。謂因布一訛言。不能動衆之故。此俗語往者英人森約翰居南埃及。一日與友圍坐讀天方夜譚錄。語次告云。此雖奇書。不可信爲事實。坐中有客拂衣

起曰。使此言而虛。作者非病狂。何爲費其筆舌耶。支那所有教案。皆坐士民篤信流言。乃至放火殺人。不復恤耳。

是故人而無信。不獨其出言然也。其受言亦然。二者若不可合而常合。彼謂欺人者不受人欺。誤矣。不佞之及此者。以羣學之中。亦有二焉。若不可合而竟合。先言其淺。將以及深也。每聞人言治史學愈深。愈見古今人不相遠。而又有一種政治家。與此說爲反對。謂民質實易化。視爲上者施教何如。是二義者。乍而觀之。殆若相滅。然欲治羣學。當知二義皆非。必折中斯二者之間。羣演之真乃見。蓋民質之可變。無窮。而其變也。必以漸。坐不明此。言治者所以滋紛也。

此段駁人  
道常然之  
說  
悲。夫。人。之。於。天。地。也。以。有。涯。之。生。從。無。窮。之。物。則。任。其。蟬。蛻。之。智。而。以。爲。不。變。焉。日。月。星。辰。居。其。所。而。不。改。者。也。山。嶽。河。海。常。如。是。而。久。存。也。其。以。人。性。爲。無。變。而。古。今。人。羣。爲。不。相。遠。也。固。宜。顧。至。於。今。則。向。之。居。其。所。者。宜。知。其。常。流。而。不。居。矣。所。謂。常。如。是。者。宜。識。形。氣。之。中。無。是。物。矣。大。宇。宙。方。挾。萬。象。而。趨。若。驟。若。馳。而。所。遇。無。故。物。乃。猶。於。人。性。焉。謂。爲。可。久。然。耶。否。耶。學。者。常。曰。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又。曰。惟。人。性。惡。雖。有。至。美。之。政。甚。良。之。法。行。之。千。年。以。後。視。前。未。見。其。進。吾。乃。今。與。求。至。實。之。證。集。不。遁。之。驗。則。泰。古。之。民。巢。居。穴。處。固。與。

封建耕稼之民異也。而中古封建耕稼之民。其性情智術。又與今之民大異焉。彼乃於天演遞嬗之說。不得已而承之。顧其意若存若亡。猶以謂今雖異古。而後則不必異於今也。謂繼今以往。將日進於無垠。未必然之事也。間有通識之士。知羣之蛻故進新。理有固然。勢有必至矣。而亦持之不堅。信之不篤。論事施術。往往與前說僭馳。常曰倫常之地。終古必同。又曰惟道無變。他若勞力相養之制。四民對待之形。與夫積習成禮之事。皆世變雖殊。大同小異。雖有命世超俗之士。力爲擺脫之談。若法國羣學家之恭德。著書滿家。深明人羣蛻化之理。尙爲俗習所囿而不自知。故其言後此之羣治也。謂雖極郵隆之軌。猶必以君師爲之基。而所謂君師者。又與前世所有者無甚異。此以見人生在羣。拘於其故。雖極深思。懸解無日。夫宇宙之變。因果相受。至繁難知。雖從古至今。其進已緩。然取今日之羣制。以問古人。已非其意中之所有。況過斯以往。載驟駸駸。百千萬年之後。世有斯民。其相爲生養之道。何如。必非吾黨區區所能思議者矣。

其矯枉過中之論。則又謂羣之善否。權自上操。乃爲一切之政令憲章。於善俗明民。責且暮之效。然而皆無驗也。百餘年來。歐洲善羣之事。爲之者非一人也。自盧騷氏所講之民約。至合衆國所爲之國典。自山南諸邦指澳意各國所宣之聖道。至於晚近專以人理設教。不雜神道。

諸家其於化民成俗之事。雖所持不同。而事勞效寡一耳。彼誠欲羣德之日蒸乎。蚩蚩者。宜如是而教之。如是而督之。於此必有所禁遏。於彼當有所張皇。觀其所言。皆信之至篤。責之至決。陳之至明者也。或又曰。惟今之民。雖與之以自由。不能享其幸福。必重規改鑄。與爲更始。而後能之。是又以重規改鑄爲無難。而更始之事。乃純出於民上也。或又曰。惟酒爲民之大害。使民無湛湏之敗德。作奸犯科之事。可以日希。顧禁酒矣。而其所祈嚮。又無往而不虛。且彼以酒爲敗俗之因歟。則不知歐固有惺惺之國。而其民之多辟。比例以言。於英爲衆也。然則旨酒固安足惡。而絕旨酒者。亦未必遂足爲善國明矣。或又曰。必師道立而後善人多。必庠序之內有善教。而後閭閻之中有淳風。然觀使者福勒茨之所察報。彼操前說者。又可憮然矣。嗚呼。徒學之不足以進。民行久矣。商工之作僞售欺。荒閉歇業。不以實。乃至浮漚之公司。鐵路鈔業之僞帳。凡此皆非不學者之所爲也。其爲不義奸欺。害民病國。所犯之輕重多寡。與不識字不讀書之民正等。特操術益神耳。且夫學所以致知。使知而足以制行也。則知養生者宜莫如醫。顧何以英法之醫學生徒。於醇酒婦人。自戕其生。於常人爲加甚也。教既有然。政亦如是。故烏託邦之政制。時形於不更事者之意中。其始莫不云行此政。將可以得此福也。洎其政行矣。而吾儕小人。不蒙其利。此豈但以一二端盡之也耶。法蘭西自

革命以還。於今蓋三世矣。才智之士。仁慈之君。咸欲以一旦夕之所爲。轉其國於盛治。卒之徒變於政。未變於羣。害塞於此。弊形於彼。擇禍則可。除孽不能。此洵洵言治者。所宜取爲殷鑒者也。夫法由君權而轉爲民主。固也。乃彈指之頃。國權又有所專歸。其霸氣且以彌睚。予爲天王。無敢越志。一也。苟可張君。豈恤壓力。又一也。所異者特徵章名號耳。於民何加焉。且彼法之民。於自由之權。非未得之也。乃太阿倒持。必求健者而獻之。卽如今歲之事。新資卷七於十三年。可以見已。雖有力者竊之以馭其羣。彼又未嘗覺也。爲君主。爲民主。爲君民共主。而分省幕府之治。自若。善夫巴士基之言曰。帝制可毀。立憲可更。而幕府常無恙。故知一羣之立。衆力所匯。萬勢所趨。蒼萃相扶。成茲一體。制度文物。固所以立國也。然而士民之意。念蒼赤之情。隱凡所謂。么匿者之品德。於其團體。積微成著。尤有大力。故雖部分。齟割而與之同物者。旋長仍生。一如其故。此無論其爲主治。抑爲受治者矣。吾於數篇之前。所以反覆於拓都么匿二者之間。欲學者知羣之形品。必以民之形品爲依歸。使民質無殊乎其先。而曰國勢羣生。可由一二人之制作。敷施而旦夕遂異者。天演之中。無此物也。蓋羣者含生之大品。如草木人獸然。常受外力之範。而潛孕漸生。底於今體。非若亭臺樓閣。所可以人力成毀。彈指卽現者也。故曰。民德可移。期之以漸。

使知羣之變化。天演使然。受範於自然。本所遇而爲變。常蛻故而入新。向之二失。吾知免矣。所居之羣。爲演方將。以今形之異古。有以決後形之異今。知羣爲含生具形。有胚胎句萌乙。達布藝蕃熟之諸候。則其所以爲羣者。無後時而亦無逆節。而一切躁妄矜張之氣。可以祛使用。及其時動。得其幾。則人事又大可恃也。今夫天演昭回。固不獨見於一羣之大而已。卽取文字而觀之。凡一名之訓詁聲義。當其變也。往往數時之後。一屬之名字興。浸假是所屬者。又轉而成屬。蓋無異根幹之於支條。支條之於花葉也。又取風俗而觀之。如遇耶穌飛昇之日。古俗相貽以雞子。至今巴黎爲質卵。納珍餽其中。變本加厲。乃至可容一車。而國家於此物加重賦。民或去國以避其苛。更取一令甲而觀之。其始皆易知簡能。爲一事而起義。繼乃綱舉目張。成一宗之律例。如威廉第一作爲二令。吾國田產律令。由之而興。成一部矣。餘如今之報章。其初私家函札也。繼以印紙加之私緘之上。至今千名萬派。詭事殊功。有日有月。有旬有時。有普通有專論。有官有民。有國有邑。有鄉有會。方其演也。不獨由微而鉅也。且由簡而繁如此。略舉數端。爲發凡起例。使學者於羣之萬變。皆作如是法眼觀之。將不獨古今迥殊。卽今之世。亦有事焉。如木始萌。如泉始達。繼今以往。其情狀與所致變於羣者。何如。亦非吾黨之所克及也。無他。惟羣之演也。造一因於此。將祈其近效。有不必得非斯人之力。

以下言物  
理之繁非  
者心之簡  
所能副

所能致也。以言其遠果有所必形。亦非斯人之力所能制也。彼言治者。可以知所從事矣。可  
以知所難爲矣。

手。衣。一。掌。而。五。指。其。常。制。也。今。以。五。指。之。手。內。之。四。指。之。手。衣。其。不。相。入。雖。童。子。笑。之。以。繁  
蹟。錯。綜。之。事。理。納。諸。蹇。淺。渾。沌。之。心。其。柄。鑿。不。相。受。正。如。是。耳。物。理。之。至。於。吾。前。也。其。端。倪  
多。其。交。會。衆。其。對。待。相。及。之。情。紛。如。也。吾。心。量。之。廣。狹。思。理。之。疏。密。有。必。與。相。副。者。焉。而。後  
能。爲。其。涵。閎。能。得。其。微。至。不。然。雖。見。其。一。曲。必。遺。其。大。全。夫。得。其。一。曲。而。遺。其。大。全。雖。謂。吾  
思。無。與。於。此。物。可。也。何。則。理。之。徒。得。其。一。曲。者。或。等。於。無。所。得。也。請。以。數。之。至。近。者。明。之。今  
夫。二。量。對。舉。則。較。生。焉。如。是。者。謂。之。率。將。甲。與。乙。之。率。以。喻。一。童。子。則。爲。作。二。綫。甲。短。而。乙  
長。曰。如。是。則。甲。之。於。乙。得。其。小。率。俄。而。引。甲。而。伸。之。令。其。度。過。於。乙。曰。如。是。則。甲。之。於。乙。得  
其。大。率。凡。此。者。皆。彼。之。所。能。喻。也。乃。今。更。明。何。者。爲。二。率。之。相。等。甲。之。於。乙。猶。丙。之。於。丁。是  
謂。比。例。前。慮。之。屬。於。二。物。者。乃。今。屬。於。四。物。矣。昔。之。觀。於。一。對。待。者。乃。今。必。觀。於。三。矣。彼。其  
心。必。舉。甲。乙。與。其。較。如。是。而。勿。忘。更。舉。丙。丁。與。其。較。如。是。又。勿。忘。終。思。二。較。之。相。待。無。異。前  
者。二。物。丙甲與丁乙或之。相。待。而。後。能。得。之。一。不。能。者。其。理。皆。廢。其。端。倪。多。其。交。會。衆。其。對。待。相  
及。之。趣。大。加。乎。前。必。其。心。之。能。事。與。之。相。受。而。非。徒。識。前。理。者。之。所。能。也。故。學。比。例。而。通。其

所以然者。學子之年。必其差長。其腦形既具。其繕心差熟。不然終身未達者。蓋比比也。雖然。此在數學。猶其易明者耳。設由此而加繁。如云甲與乙之率。及丙與丁之率。二者相待而爲變。則欲通其故。必思力愈闕。心能愈富而後及之。蓋言此則甲乙丙丁四物之數。不主故常。而遷變無已。方甲乙之率變。丙丁之變從之。且無論何時丙丁較之於丙若丁。將猶甲乙較之於甲若乙也。此其理之蕃變。大加乎前。而愈非末學與思狹慮簡者之所能辨明矣。由是而推。至於微積諸理。專言物數之微變。學者循其術易。會其理難。將理達而術神。非深於其學。而習坎心亨者。不能與也。

夫物理既繁。則非心慮簡者所能與。顧所難者。心慮雖簡。其人不自知也。向之言數。其不及易見也。非自見也。已不能而人或能之。有爲之相形故也。無此則能不能混。能不能混。雖以至簡之心慮。雖終身可以不自知。故曰知有勝我之慮者。可以與於勝我之慮者也。眞不足與。必無由知。既無由知。將以己爲最勝。然而事實之報。不汝欺也。故履之而後艱焉。至之而後形焉。此羣禍之所以滋。而大愚之所以終身不靈也。可哀也夫。

置一童子於膝。而示之以山水之畫圖。將曰彼許有小舟。吾見一人焉。選而又曰。此非下山之牛乎。是非縹狗之夫乎。其所及者。大較盡此。而於動物爲多。至舉其全。若景物之平遠。草

樹之茂密，則槩乎未之能云也。何則是水木雲山所會合而移我情者，彼固未具此感覺也。且神契賞會之事，居心能之最勝，求之童子固不能得益不悟己所不能得者，有他人長者，其心固具此勝情，而以爲可喜也。噫，心能之有所短，豈僅小兒然哉。當其未啓，雖七八十猶孩提耳。今使有人焉，習音而遂於律呂，試與言生平情境之所經，將有可述之次第，其始於所謂繁會者，匪所知也。樂作得此，舉座拊歎，彼未喻其所以然也。浸假而進矣，蓋年聽交臻，每當八音競奏後之情，移意遠者，乃向之所泊，然無味者也。或由是而知聲音之道，將更有神於是者，以其繁與爲吾聽之所不及者矣。當此之時，反觀一坐之中，其有畢生瞠然未與此秘者，其狀何如。急管哀絃，知音神動，而彼欠伸思臥者，有之矣。對清角流徵之悲，乃憶向者山歌村笛之最樂，何則。弋心聽之簡，無以與樂節之繁，無以與，則等於無物，且不悟其耳之未嘗與，亦不信他人之有以與也。

凡此皆耳目之近事也，而心量與物理不相副者，已欲達而無從，況乎羣之事理，變化繁賾，之常過此者乎。則無怪喻之者寡，且不自知其不喻，而常攘臂高睨，謂天下事爲不足治也。是故心能簡而慮機淺者，其氣必驕，其自詭必過，聞有以羣理爲難知，事機爲難測者乎。則且適然笑之，此吾所屢驗而未嘗一失者也。

以下欲明  
羣中現象  
皆因之繁  
來以瓦爾  
則所以新  
特爲成喻  
機爲如來  
非突如故  
如其物心  
其理非心  
量淺非窺  
所能窺者

猶憶數月前倫敦泰蒙時報言瓦爾特所製印報新機甚悉。每小時能印一萬六千番。而數墨斷紙摺疊出入一切皆機所自爲。所須人力甚寡。此亦羣中之一果也。使讀報者於製機之事。雅所涉獵。將於報中所詳此機體用。一一可了。卽有未通。躬往察試。抑詢司機之人。於是機製法。可無餘蘊。不獨其人自揣爲知是物。卽旁觀者亦將推以爲知。然自吾學觀之。彼所知者。卽機言機已耳。卽較他人深造。亦不過識瓦爾特製爲此機之艱苦層折。用意切密。構造勤劬。所積思累試。卒成是機者。至矣盡矣。顧獨謂是機爲羣之一果。問何不出於餘洲他國。獨見於吾英。則向所謂知此機者。乃眞不足道。而所不知者。政無窮也。夫制作之巧。若不可階。亦踵事增成。有爲之前。乃爲之後。必有創者之質。乃有因者之文。非若佛國樓觀。彈指遂見者也。故瓦爾特新機之未出也。必先有無限之印機。降而益密。又人運巧思。成其一體。地獻其寶。收以爲用。如印軸之殊制。紙模之精粗。跡而窮之。步步爲變。至最初手印之機。而後止。雖有工拙疏密之不齊。使闕其一。是機之天演廢。顧此猶是卽機之本體求之也。乃若機外之物。爲機之所待以成者。則最切莫若製機之機。與夫所以善事之器。旋鑽剗削。懸直砥平。以所成者之既精。斯其器亦非粗者所奏效。分而考之。且一一自爲其天演。溯而上之。乃至於最初之鑪錘。亦闕一而諸器廢。諸器廢則是機廢。瓦爾特雖巧。又烏從而爲之。曰

若是則既盡乎。曰未十一也。夫是機所用之紙。乃連卷成軸。伸之至數十里不絕者也。使無此紙。其機又無用。而所以爲是紙。與所以製是紙之機。非一蹴可致者也。故前數者皆所待之材。與器耳。而是材是器。豈無待而遂有歟。凡所以爲鐵。凡所以爲煤。凡所以爲工業。凡所以爲人巧。必具必周。且特數其形下者耳。若其形上。則工欺材讒。不能爲微不至之業。力窳智劣。不足與要妙之功。是以哲匠碩師。非隨地可生。凡國能有者也。其通微之智。其不苟之良。凡名機利器。所待以成者。皆資甚深之教化。甚隆之治功。與夫甚安之國勢。甚休之民生。而後能見於其羣。否雖竭慮盡氣。求之必不可得。此興業於南非野蠻之鄉。開物於東亞淺化之國者。所共悉也。故此區區一機也。於科學則必有形數焉。必有質力焉。非四者所造皆至深。則其物不出。而印報之機。又非徒鬪巧銜奇而已。民歲出數十百萬金。資以立事。又非徒以觀美也。一時八刻之間。必求數萬番報。紙立出以待布者。亦由讀報之人衆耳。晨餐甫竟。卽求知國事。天下事之何如。卽此心習。夫豈五洲之人所同具者。然則卽此一機。明於羣理者。足以覘人國於至深。嗚呼。豈徒然哉。是故以瓦爾特印機爲羣中之一果。則極所由來之致。脫腕難書。必經數千年之天演。化野蠻任情苟簡之習。而轉爲憂深慮遠。自由望進之風。其政其教。其學。不獨爲僥野者之所不圖。實且爲篤故嗜常者之所無見。夫豈心能甚簡慮。

機甚淺者所能達也哉。

知此則一羣之事變其理解之繁其通喻之不易可以見矣。夫宇內無不因之果而天演之變皆有所由來不獨一事然也。物物事事莫不如此。典章文物俗之所風行民之所崇信皆有所本而後生亦有所待而後立。吾黨之治羣學蓋欲積前事之師而以爲經世之術也。故於羣之變必心喻其衆因通參互之致識遞推之演否則誤謬而不自知生心害政所不免矣。卽如吾英工約一事學者欲明其物之體用與其利害所存必遠溯之立國之初以觀其本。復考歷世沿革之致上之國家政制下之閭閻民品之等差家庭事育之常制州里郡部之所棣通宗教學塾之所培養至一時之風氣習俗蓋無一焉不與爲消長醇醜者也。且自其物之見於羣也則不獨有化羣之效且亦受化於其羣。故欲知工約之因果者非沿數百千年之遞變而連類考之不可得也。

自其事之膠葛紛羅如此故觀羣變而能得其真以今日民智言之雖在上流有不必辦是故謂羣有學將數十年之內信之者希不獨思慮之密心量之廣與其學克副難也。彼且不悟世有物焉其繁重如此而待有願力者爲之開山也。今夫疑者非執德之懿而不回者守道之所貴也。顧理或待善疑而後明而識以不回而滋謬是故進化之腦主於濡柔而拗

以下言人  
事之變恢  
說者程光  
無定而是  
淺者常而  
己非人而  
以所遇者  
爲正制此

固習篤時  
所以爲智  
也絃之大者

復之性不可與通羣理。凡人智慧皆受成於一生之閱歷。特所經者過狹而所概者甚偏。遂挾其區區之智篤信謹守。硜硜然護其先入之主。謂天下莫與易。如是欲與羣理之蕃變難矣。吾英往者淨士。明季英民信教最篤者號淨士之子孫。徂其先人之訓。持安息日之誠最謹。意謂設不如是。恐藩籬旣決之後。將敗德違常。莫知紀極。且嘗徵其事於所居數十里聚落間。亦覺誠有然者。逮稍長遊國中都會。乃不謂有視安息之誠如弁髦。而言行無疵瑕。如某與某者。浸假而爲大陸之遊。愈訝其土之良。亦視安息之誠如無物也。由是其意乃稍稍舒。而知向所持守甚嚴者。大德之不踰。小德之出入。舉非所論於此。嗟乎。彼人所持守而立爲至嚴之戒律者。豈僅一安息日已哉。將必有其重且大者。而常爲之斤斤。安得令柔其心。使皆可覆觀而更審。庶幾有以擴其識量。而以與於羣理之實乎。勿受之以耳。必接之以目。勿接之以目。必衡之以心。使其爲是。將見昔之所謂固然。乃今稍悟其不然。所謂必如是而後可者。亦不必如是而始可。夫禮法什九實出於人爲。而且非其主往。今日指爲理所必無。而數百載以前。乃所恆有。又古人所稱爲大謬。而今世或信爲公言。一卷之書。一闕之市。是暖曖姝姝者。又烏足守勿失乎。使大擴耳目。以橫覽五洲之詭化。則世所有者。不僅其制與吾異也。且極思其異。有不能至。則向所持之戒律。果何所據而定其必然耶。

若夫理之最近而易知。至於閨門室家之間。夫婦父子之際。可謂極矣。使人理而有常。則是數者當皆同而莫異。匹夫得其匹婦。此景教舊約之所傳也。乃亞歐諸國。獨雄衆雌之俗。奚啻一邦。一夫多婦所習聞者也。乃不謂一婦衆夫之制。亦有行者。且甚徧也。夫牀合配偶之道。至景教所垂至矣。意者他制雖行。其心之安。其義之當。必不如吾制之無忤。乃理溫斯敦非洲風土記。記於湖畔遇一蠻婦。聞英倫男子僅娶一妻。輒唾而嗤爲可鄙。然則天下孰爲正制耶。

論者將謂。人生配偶之制。雖羣以不同。然其事至於三者而盡矣。匹合一也。衆妻二也。衆夫三也。三者之外。必不可爲異制。乃不謂大食一部之民。其夫婦之倫又大異。其俗於回教七日之內。四日合而三日離。方其離居。無所不可。此大家巨室之通制。不僅行於小民也。又不謂身毒山國之民。夫婦之際。男有外遇。乃爲大惡。女而通悅。斯爲小疵。葱嶺以西諸韃靼婦人。有以不見鞭撻於其夫。怨其無愛而經官求離異者。此其理愈非吾黨所能明矣。將以其事爲誣妄。則非洲種人。亦謂主不鞭奴。則一方相怨。指爲不得所天。其不謀而合如此。則又未可輕易斷其虛實也。法蘭西西班牙中間不合如礪。有種人焉。號巴斯基者。其俗凡遇生子。丈夫寢蓐負茲。受親知環賀。而產婦奔走處置家計如常。聞此事不獨見於巴斯基亞洲數種均如此也支那南

海諸島中。俗生男。父例不得爲產主人。名爲是兒。守護田宅而已。非支島蠻。親年及格。則相與昇置郊野。生瘞之。俗相沿以是爲子職。受者含笑入地。謂爲全福。又身毒嗎拉巴爾民俗。以猶子之親。過於己出。假令親子死而哀戚過同產子。則相與譏諷。以爲不近人情。而其子弟亦謂伯叔舅姑。於天屬爲近於父母。夫人道至近。莫若室家父子之倫。此含靈者所同有也。顧其禮制習俗。情感信端。不齊若此。矧推而廣之。至於國人之交。與一切人心之殊趣。所發見於一羣。其爲至曠而不可一理槩者。尙待言哉。且其事不必求之異種殊俗也。中古歐洲。其時禮制習俗。與其民所寶持崇信者。已與吾今日之所接。有相絕而無相謀。復何必更求於久遠乎。姑卽宗教一事言之。其餘可類推已。

卽今號文明之國。察其宗教之所標。固已恢誕弔詭。不可以究詰。乃至沿流討源。則其事尤足怪。吾嘗遊法國。過布崙尼。則覩十字巨木。揭檠當道。狀若大桓。而其下積疊腐朽者。皆小十字也。其制交二柀爲之。皆行人所敬捨。用以求福者也。所尤異者。其物與鐵軌鄰。汽車旁。午。其右。當是時。人意之中。二境不之相比。附爲何若乎。及入西班牙。又聞有爲教會設鬪牛之戲者。愈踧然訝之。雖然。此何足訝。其往事之離奇。有什伯於此者。不聞所謂教宗鬪戲者乎。鬪戲者。以其甚深微妙而稱。教中人將以闡天主教御世之要道。人坐不信其說。爲所炮烹。

而死者常相屬也。曲終戲罷，則簿所費以示人。有曰：給上帝錢若干，給某神錢若干，給魔王若太歲錢若干，而上帝所進御，有畫衣，有假髮，皆黃金塗，闕戲有一齣，爲鞠聖母馬理獄。法官坐堂上，訟者曹立，歷數馬里泊約瑟淫佚罪狀。法官作色責兩曹對質，傳爰書具獄。種種如人間，其媒贖妄謬有如此。顧彼中長老且謂：使不如是，將無以起顛愚信向心也。吁！亦異已。

更觀舊日教會諸國，其中藻繪丹青，將以發明宗教神秘，顧倚迹求心，實不知作者用意爲何若。此不獨文明之邦，不宜有是，卽半教之國所無有者也。如畫耶穌受苦聖蹟矣，自其傷口流無窮黍餌，旁畫諸祆持鉢承之，又作蒲桃發根於基督手足諸傷，而神父泊阿白思諸尼方斂摘果實，又作一酒車大筓，以承耶穌奔泉之血，由筓畢復作數百道酒瀑，激射諸祆男女口中，其表三身一本之理，則作老壯少三人，同登雙鞞而立，夫使其時之民，其所信於宗教者不過如是，其所爲之謬戾，滋可知已。是以當羅馬教皇威力最盛之日，諸祆售賣懺罪文憑，其爭出錢買置藏弄者，真無足怪也。

今夫宗教一也，而清淨既失之餘，則人心之荒穢不饜附之，而見合前數事，可以見羣理之至不齊，而拘虛篤時者爲可笑也。且往者宗教之無稽不經，既如彼矣，而一二百年間，其國

以下設爲  
千劫後未  
來世人所  
以擬議英  
吉利之民  
羣者以見  
是或後人

之民智政猷相爲生養之道。乃克臻於美備。如今日。此又見民羣之變。不可端倪。後此舟流所屆。有大過於吾黨之所知。一槩量之可乎。然則學者所最亟。在務廣心量所涵。去枯爲柔。與道遷變。慎勿爲先成於心者所湛錮。乃有以與於斯學也。

向使人察事物。而無失其真。則雖有時地之限。其識論亦可以明通。而不至於凝滯。但使察所居之本羣。一如他羣之察我。則雖有繆盭違反。將釐然皆具於吾前。而有以知曩之所謂當然。而合於天則者。實未必皆當然。而盡合於天則也。有典章。有文物。有載籍。有清議。使身目不囿於其中。而洞然皆觀之以道眼。將卽此可得其不齊。而知向之所守爲常經。而所謂大中至正之無以易者。多出於一時之俗習。而本己意以推彼民者。常有時而大誤。今以自見之難也。則設一數萬年以後之人類。而懸擬其所以道我者何如。此於人意。儻無疵乎。至其時言語。固宜較今爲精。無已。則姑譯之以今文云爾。

其言將曰。自圖書之用。日精而兒童皆知數萬年以往。大地從其最暎之隋。員軌限而漸復於今行。且由是而知員輿冰劫之盈虛。向所不可居之北半球。乃今漸回。其人境有地焉。泊今始出。愈有以徵前說之確鑿也。墜石山積。磊砢從橫間。覩一古國之劫餘。人骸多化爲殭石。幸其數處之紀載金石尙有存者。正如礦中烏鋼遺體。以所含墨浸漬入石。自寫形狀。茲

之所非而  
篇時之爲  
智綫不待  
論矣

羣學肄言 智綫第六

一百十四

之疆國正與之同。以其所自傳得其當日之人事。此誠地質與蛻學中所不數觀者也。

賴討者之勤而索之之久也。卽其淺演之文字。亦有可通。積數稔之力。而張皇補苴之。此國

之俗。乃髣髴而可道。知其爲冰劫以前北半球大國。而亦粗有文物教化。可以言者。異哉。

以其紀年言之。則所考事。見於所謂第十九百年。其種卽古代所傳之英吉利。此眞吾黨之

所願聞也。蓋英吉利立國如何。雖前此一無可考。然相傳其中有二人最靈異。其一爲詩人。

不謂狹斯深識遠想。爲從古詩人之所無。又其一爲學人。端謂奈造詣深邃。當不待言。而爲吾黨

所深知者。則自此人出。而後六合洪構。可得而知。以斯二人之尤異。故英吉利爲何如國。其

文物教化何若。恆爲我曹所急欲知者。而孰意以今所考者印之。轉甚失所望也。蓋始以謂

是二人天縱特達如此。種得之而貴者也。則其民寶其遺跡。所以傳諸無窮者必多。故探者

先爲之大索。而無如其所傳者殊少也。所謂學人者。雖得彼而後人類知天運之實。顧其國

所以尊之者。不過與以爵號等諸商賈之致富者。而古今僅有之詩人。雖有遺像。亦微小不

足道。而高標跨穹。矗起拔地者。皆其國之善戰者也。論其範形紀功之事。此民之所爲。實無

往而不異。聞有醫名燕涅爾。當其國大眚。用其術救人。所全活甚衆。於時緣酬德之意。鑄其

像置廣衢間。嗣其民悔之。移置僻地。而卽其所立善戰者名。訥白爾。以能勝一異種弱者功。

也。訥白爾所殺人與燕涅爾所生人其數差相若。故考者曰：殺人之功重於生人野蠻之顛倒類如此所不解者。此民所奉之宗教號以仁愛爲宗旨矣。乃深而求之其違反非獨見於事前其書記與鄰國戰勝常以其日歲歲大酺甚類古獠割之舞以紀功者。英吉利爲此時常有祝宗爲請釐於所稱無所不愛之上帝則尤足怪也。又其教非本種所自爲乃受諸他種尤古者而修明之。然所進不相遠。古種之刑章曰以目償目以齒償齒而英吉利律不然其貴人苑囿中狐兔雉鹿殺者律最重則無異以足償目以臂償齒矣其所守者雖古宗教顧其因革往往難喻。古宗教猶大是已。然其始則用其教而僂其民蓋以彼之所改革者猶大之民不從故也。彼僂猶大之民以猶大之民爲不己合也。而彼之所信者又大較皆合於猶大不獨刑章所用實本於猶大而加嚴。即彼教所崇拜之教主其道以仁愛爲宗與猶大異彼亦不之信而轉信猶大之所傳。如以第七之日爲安息而勿事事者亦猶大之舊非教主之誠且爲所黜者也。尤足異者彼號有所崇信而常怒他人之不崇信其所崇信矣。乃彼中有篤信其道者彼又從而非笑之。如所稱戰栗黨者欲大張救主之道盡棄猶大人之舊說彼乃誚讓嘲笑之。故考者以英吉利之民於宗教爲守其所斥之法者非無憑也。其堂寺處處所懸十誠猶大之舊也。而其本教所著兩誠轉弗稱焉。其國常歲出巨資遣衆徒

適他國。號傳教者。而向之傳英吉利以耶穌本教者。則雖窮探徧討。猶未得其主名也。是非芸人而舍己者乎。且卽此傳教之事。亦有其甚異而難明者。彼於其教所奉者名。而非其實。顧未嘗不甚願他種人之入其教。則遣徒四出。宣其所謂福音於人人。是爲傳道教士。傳道教士者。以身作則者也。願當是時。東方有土焉。曰印度。因緣構會。而其土爲英吉利之所遙制。故傳教之士。適彼土。獨多。一日者。印度之民。大訛彼既徂而定之矣。則於六十六人之中。取其五。輸不傳爰書。縛之於其所謂拋車者之口。遂轟其骸爲齏粉焉。夫其傳教宣福之術。與其所躬爲以示民者如此。乃怪信從彼法之人。多色取行違。爲印民無行義之尤者。不亦異乎。

以吾所見者言之。則英吉利爲半化之民。殆可決也。然亦有可稱者。其民善走海。故於同時。種異而化淺者。所遇爲多。居於其土。則以地之主種爲魚肉。下者亦牛馬而奴隸之。往往多外訶。然其國每歲所出傳教之資。不下百萬磅。是亦疏於利而好行其德者歟。考其國中。通都大道。十里一邸。五里一菴。皆所以養惡疾。惠貧寡者也。振濟之會。隨地而有。此其事於羣利害何如。姑勿深論。夫亦可謂不忍人者矣。其國之賦稅至重。然以振貧者不啻什一也。其尤可稱者。則以同時有奴法。以人屬人。如牛馬然。其筋力性命。皆屬於所主。此法見於英吉

利之外。藩尤多。英人則以是爲非人理也。乃禁絕之。費其財二十兆。又同時有鄰國之鬪。則鳩巨貲。遣男婦以救傷夷。恤亡絕。是皆此種古民。最可稱說者矣。

是故今者所索諸幽冥。而登諸且晝者。不獨有神多聞已也。且可借鑒於斯。而以知吾人之所短。經數十萬年之天演。以磨礱存擇之效。民生合羣之事。乃底於純民之性德。與其生理之相資。乃相得而不相忤。顧民生今日。以生世所居之郵治。遂若郵治之境。出於固然。羣之法度。民之行誼。者欲之所形。神明之所契。若皆有條理之可言。無衝突乖舛之跡者。方且謂一羣之中。所日用常行。必無背馳之理。更不謂伊古有人。其所知所信者。一而所習所行者。又一旦二義相滅。若薰蕕冰炭之不可以同居也。今使有人於此。知湯火之可以爛人矣。而猶樂探蹈焉。此非狂而喪心者不如是也。然則有人焉。知其所是矣。而故行其所非。其爲喪心之狂。又可決也。乃今得此。而後知其說之不盡然也。古今之羣。固有察其所持。則是觀其所用。則非一國之中。民之情行。衝突禁濬。而其羣之存而立。又自若也。且彼言其道而行其反者。又未必自知其然也。乃英吉利之民。有海陸聖經會者。以所謂聖經者。散於海陸殺人。之兵。聖經以殺人爲厲禁。犯者有死後之大罰。而所謂海陸軍。以殺人爲職業。以其術之。也。則刪經中以德報怨。與批頰不讐。更獻他頰諸語。其削頭適弁。不自知其非類。又如此。吾

人習爲人道大經。在知循理。而循理之驗。在不亂其例。而無行牴牾也。乃今此英吉利古種。非人類耶。非自謂能循者耶。何其多所牴牾謬戾。至此極耶。則自今以往。吾黨其戒之。向所謂出於自然者。未必果出於自然也。囿於數千萬年天演之中。常謂一羣之變。今所如是者。常如是也。而執意宇宙之所有。有其大謬不然者耶。

總之此篇之說。顏曰智絃。所以見事理之難知。根於人心而有者也。雖與前篇之物蔽異。而實未嘗異也。蓋格物致知之事。自其所而言之。則有物。自其能而言之。則有知。至於理之難通。自其所言之。則爲物之蔽。自其能言之。則爲智之絃。是故二者一也。特所從言之異耳。以此篇所指。關於思理襟靈之閤者。顯然目之智絃。似爲便也。

人之於事也。苟有所推度。勢必本己意以爲量。願彼之所當。不必同我。而人之心習。視所由成。則務知我相之爲梗。而謹其折中。一也。常俗言治不及者。以人道爲不變。過者以盛治可驟期。二者皆非。其政亦從之而爲害。惟知其可變。而必期之以漸摩。而後苟且之意祛。而欲速之私泯。二也。其三之弊。違者最難。雖有精能。但差愈耳。此何也。曰心量之狹。思機之簡。不能與事理之廣而繁者相副也。願欲事理之明。非合諸因與凡所由起者而通計之。則其情不可得。且非分量悉得。消息離合之趣。瞭然於心。則雖達必有所遺。而亦可以爲害。此其能

以下總結  
此篇智絃  
之指

以下言情  
感發神之  
大槪兼明  
守心學意  
相

事。具者絕少。而所短不可不知。三也。過此則心量廣矣。思機繁矣。而天趣凝滯。氣枯而不柔。用拙而不警。則其赴機亦難。故必善推移。有以受至異。察相反。而不爲處境先成者之所拘。四也。

### 情督第七

古語有之。情者性之動也。動而失中。則神昏焉。然則情之足亂其智。固學者之所厭聞也。雖然。區其類別。第其淺深。舉其所以搖吾精。而傾吾衡者。皆列而論之。使察物者知謹。而勿恃焉。則非學者之所厭聞也。今夫人之論物也。於漠不關情者。斯亦已耳。過斯以往。莫不雜以忻厭。忿好之私。是故雖智足及之。而情所以督之者。二所喜者。期其不可期。所惡者。絕其不可絕。一也在己。則重其所可輕。在人。則輕其所宜重。二也。二者鑿而衆惑生焉。

曩有在倫敦北支鐵路車中殺人者。嗣是幾人人視鐵軌爲畏塗。一軌之中。一己一客。則心焉惡之。然以共載。而遇如前事之橫暴者。亦未嘗復聞。顧人心之疑畏自若。雖前事再見。之數無萬分一。彼未暇詳也。人心方有所忌。其爲忌之心。與所忌之險。往往大有逕庭。而絕相待之比例。險之數兆分而一。其忌之數直百而一。而一也。因疑生怖。由怖生怯。其審事之衡。遂以全失。就令未失。亦往往往。心知其然而行事。不自知其相儼也。

英民種牛痘者逾二十年。忽倫敦民自出痘。間有死者。一女士居倫敦。惴惴大恐。若將已及。嘗以其情語予。予乃謂女士曰。假如夫人居一城市。其中男女凡二萬口。聞每七日中以痘死者一人。則夫人心以爲危否。耶女士對曰否。其意乃稍解。計倫敦戶口與每七日所聞死數。當此時其比例率實與吾所言合也。顧一時以恐怖故。遂未暇稽其死率。固滅於常時。而訛言外沸。怖情內撓。雖有至寶冊報。猶無益也。人心作霧。自迷召魔。自恐常如是也。

前二事固瞭而易見者。顧情之熒智。時時有之。審一事理。情動與偕。則其鑑多昏。其衡多昃。此非精於心理。而反省功熟者。不易見也。心學有意相守例。二意同起。如拔茅茹。相守之力。有膠固浮泛之差。視腦中相應之湮伏。腦氣發生。爲強爲弱。使其爲強。則方起時。如大波軒然。當其交會之絡。其發見之果。爲二意相守。牢固而不可分也。夫腦主斷決。腦氣奮亂如此。雖謬誤已甚。在己必無由知。有時偕動相守之意。與本事無涉。如大喜盛怒之頃。遇一小物瑣事。後日情動。舊影分明。常能記憶。卽此理也。若其情與本事正涉。如所見之物。所思之意。正爲情動之因。則其固結不解倍蓰之矣。蓋所動之情。其湮伏之浪。循感覺思忖之腦絡。而發。遂使事理之輕重。正負全失。其真雖外物之證。與之顯背。彼亦不能自救也。

以上所指諸惑。凡情皆然。不獨恐怖喜怒而已。淺而言之。如父母於子。衡鑒都差。古今同慨。

此下言常  
人之論羣  
事其情督  
之蔽尤深

男女相悅。此以爲美。彼以爲才。而旁觀澹然。無絲毫才美之可見。又如購買彩票之家。所操至狹。所願至奢。雖得失之數。顯然可知。而終不悟。製新機者。則自詭必行。初服官者。恆謂國不足治。故諺曰。希望者思慮之母。卽此謂耳。他如崇信敬畏。亦情感見端。由來宗教鬼神之事。恆違其實。往往因其虛妄。而生恐怖。情之既過。雖斷體勢面。亦所不辭。此亦二意相守而情動與偕之端也。

常人論事。情督尤深。其於物也。如以凹凸之鑑。受物之形。違真殆所必至。此理爲通人所共知。而省察多未至。名實之所得失。黨論之所主張。與其他憤好之私。國論之淆。大都由此。欲治羣學者。徒知此猶不足也。必區情之品。準情之量。而遞言之。卽至小小訴厭之端。知皆足以實事實。而後可言學也。民於其羣之事變。固不能無概於其中。試觀己與人之議國事。將自見任情逞臆之論多。而徵實詢事之言少也。彼蚩蚩之氓。無國家思想者。無論已。使其人既具知識於羣之法度禮俗。必有所愛憎輕重。然否於其間。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摩蓄積久矣。以其成之之如是。故雖明知其爲心習。常求勿如是。而不能一事之來。一意之立。己之所左右。皆倚其所先成於心者。以爲程。先成非他。卽向之所蓄積。漸摩者。夫豈徵實詢事以定其是非也哉。

使學者而不自欺。於吾言當無拂。常俗之言事論人也。所言常不附於事實。夫事實非坐而可得者也。而不憚煩。以旁羅廣徵者。蓋寡。羣學之難治。政以所聞於人所成於己者。無往不任乎情。而能附乎事實者。少耳。羣學科學也。任乎情而不附乎事實者。科學之厲禁也。欲知其害。試先其大凡。而所易忽者言之。

如人心之卞躁。其最顯者也。有人於此。以一器物扞格不操之故。抵地大詈。嚴霜之晨。滑澹僵仆。因呼地。吸力而譴訶之。則旁觀笑其大愚。卽怒者事過追思。亦將自失。顧主治之人。其言行有類此者。竭力盡氣。以與自然爲敵。至所欲不讐。則怒及公理。詆訶跳擲。若不自聊。此其可笑。豈後於前所云云者耶。

且此意用於計學公例者尤多。假有人發一宏願。畫一奇策。及見諸施行。則復大謬。或告之曰。若之所爲。固與計學之理不合。彼則發怒於此學。加惡名焉。以快其卞躁之情。如往者嘉來。勒著書。本仁民愛物之旨。以言治道。及爲變俗明民之條理。甚備。晚悟其書。與計學公例多相戾者。則大訾理財以爲長戚戚之學。夫國中門戶不齊。宗黨異尙。但使所持之說。不爲計學之所印可。則皆以計學之理爲可憎。此不思之過也。彼之所爲。與欲爲自行不息之機。怒力學公例不已合者。無以異也。

以下言卞躁之情。卞躁者。以公理之勝而怒也。

彼以計學爲豁刻尙利。必天資澆薄之人而後能與之。顧計學未嘗以意自爲例也。察諸人情物理之閒。因其固然而揭之爲例。美惡敦鄙。何容心焉。且彼以計學所言之人情。爲發於人欲之私。而不由天理之公歟。此又謬矣。計學所言。皆形氣之不能不然。且必如是而後羣合也。今使民之求物。屏廉而趨貴。賈之爲市。樂少而苦多。民之產物。不產之於天。時地利相輔而易之區。乃產之於風土。民功相尅而難之野。且其轉運漕輓。也不樂其夷近。而出於險賒。謂如是。可以合羣也。則工賈之所爲。其道不與今所有者。逕庭歟。使勢有所必至。理有所固然。則天下之所以相養相生者。正因乎人性之大同耳。計學者見其所必然。取其所接而知。與所諱而知之者。筆之於書。以詔學者。其義又烏可訾乎。

夫謂計學公例。未必皆實。抑有漏義焉。待傳益而後備。此其說似也。顧必謂計學爲無公例。抑食貨不可爲科學。則慎矣。今之攻計學者。猶之宗教中人之詆天學也。聞講步候者。算日距地不合。遂大喜以爲得閒。訾科學之不精。蓋由宗教主義。人無全能。故喜人有過。以徵其說之不謬。雖疇人於天體形構。大率無差。差者獨於地軌橢員之徑。三十溢一。爾乃相聚笑之。以謂斯人之智。終不可任。訾計學者。其用心豈異此乎。且宗教之致誚也。誚天學之疇人。而於天學則無毀也。乃彼之惡計學者。則并其學與人而賤之。宗教之家。尙不若此之甚也。

科學之事。境有淺深。而義無可訾。萬物咸抱質蘊力。推排摩盪。而其理見焉。質學力學。所以著形氣之公例也。計學羣學。察人性之所同。思理感情之爲用。與生養之局之所以成治亂之機之所由著。故計學者。所以著食貨之公例也。羣學者。所以著民人之公例也。然則與人治其學而我訾之。孰若人圖其始而我善其終。人事其疏而我爲其密之爲得乎。

卜躁之爲害。言其大凡。無取於毛舉。世之人。方本其善。世美俗之盛心。發非常之願。圖非常之原。有人焉。爲之辨然疑。審情實。效至忠之告。使其願之不必償。其原之不必舉。彼乃意棘棘然。惡之而藥石瞑眩。遂成仇怨者。有之矣。終不悟告者出於至誠。其用心之無可議。夫物競之酷烈。如今是有術焉。殺其勢。歟。過庶之禍。且無可逃。豈有道焉。減壓力。歟。大公平等之治。去之猶遙。能爲法焉。使早至。歟。道民之具。德刑之間。相羣之候。果孰用之。而最合。使其出之以寧靜。本之以閤歷。守之以堅忍。事效之至。特早。暮異耳。若乃期之以速成。行之以躁。易。整埋。整措。有初。鮮終。不獨於治爲無功。而羣且蒙其大害。夫物理所必至者。奮吾人區區之力。以與之爭。至無益也。順之則吉。逆之乃凶。旣逆旣凶。反以齋怒。甚且訾其學爲不祥。謂其人爲慘。覈是非。所謂絕物者歟。

以下言人

愛憎之情大勝。其智必昏。於己則闇。於人則明。法蘭西之與普魯士戰也。當攫孳未已之日。

心竦於勢  
力之情督  
借法革  
命與拿坡  
命并兼二  
事爲喻

凡僑居巴黎者。無論何國。悉指爲普謀。亦卽以普謀處之。此憎情大勝之時。無度理揣情之功。亦無考驗憑證之事。至日耳曼旣去法京之後。近畿之民。設立政府。號恭牟尼。舉措之謬。貽譏列邦。溯所由然。亦忿懣之情害之耳。故嘉來勒之撰法國革命記也。謂其民有滔天之憤。懷拂性之疑。此不僅革命之日然也。自普法之戰至今。尙有然者。法廷執政議令之人。無間在國會。在報社。在私家門戶之中。一切言行。皆以愛憎之極。積不相能。各不相喻。有所推勘。一是九非。而羣之事變。遂無能得其實者矣。

喜怒擾其靈臺。則是非之衡。俯仰無一當者。由英民以觀法民。所織悉備見者也。雖然。豈英民獨免此乎。以天之幸。此土無戰爭之災。故不若法之已甚耳。然人情不相遠也。今請無言法人之於法事。而言英人之於法事。更無及今日之法事。而試取昔日之法事。觀其輕重之所別。毀譽之所施。將愛憎所深。則直道不可復見者。又可識矣。

時異勢遷。歐洲拂特之制衰。其利亡而害著。擁土奠爵之家。靡所事事。據其權利。用魚肉其小民。操持威柄。祇厚其私。民愈不服。而禁制益急。緣敵之民。極勤動。不足以周事畜。而舊家豪室。猶有非時之力。役奔走。喙汗無所息。肩町畦之所出。狐狸野兔。麋鹿之食資。殺之。則有罪。訟之。不見聽也。橋梁有權。市廛有征。麥必藝之於主。之磨餅必炊之於主。之鱸給

費視所欲者無市價也。豪家征徭之外，又有教會之所責輸，甚厲且重，逾於國賦。國家之法，所以驅束末民者，不可卒道。一業之立，其中所宜僱之傭夥，所可製之貨物，所選用之物料，所必遵之方術，乃至所產物之品第，律皆取而定之，有不如法以違制論毀其器械焚其貨物，以改良爲不法，以致物利用爲作奸，有所創製則以爲奇技淫巧而罰鍰邑之征賦，殆悉取於力作之家。國法陵遲輕薄，名存而所值不過其初七十三分之一也。豪家侵漁朝貴，施奪愬則必不得直，國爲治民之事，其所用者值吏也，罔證也以周內羅致人罪者也。其郡鄙分治之不善如此，其朝廷統御之無良亦如此。民生多艱，舉趾觸禁，言之有非外人所能信者，而樞軸之地放蕩恣睢，貪殘奢侈，竭府庫以事窮大之宮居，毀軍旅以從無義之戰伐。民已窮矣，而後宮之費益滋，乃舉不可復彌之國債，賦既重矣，而竭澤之漁未已，遂致通國同憤之謗聲，欲取逸居擁富之衆而算之，勢不能也。故教會之田有爵之產，王詔謂宜分編民之負，則反之以惡聲，詆之爲不道，王亦無如何也。其尤可駭者，朝之上臣，主荒淫如一邱之貉，故革命之檄有曰：全法之勢如巨人臥地而姪倡之足，加其頸也。當是時，法民作難，政已不行，而無良怙終之豪家神甫，猶相聚以謀復舊柄，甚且潛結外讐，以蹂躪宗國。於是法民狼顧愁憤，率土若狂，受虐於厥祖考，棄疾於其子孫，欲得甘心而已。雖所爲失理之平不

暇顧也。民方飢渴於自由。上乃合從以求厚其壓力。民主立於國中。而遠方響應矣。乃政教之長。猶蚤夜孜孜。求所以毀其成績者。幽險毒隅。睦奸欺君子。察其所爲。知守舊者之無意於和民。而法國貴賤之間。其勢必不兩立。此所以有九月慘戮。屠伯行權之變也。當此之時。其一日之所淫夷。或身與於前事。或未與前事。特爲民黨之所懷疑。倉卒不分。其所駢翦曹誅者。蓋不下萬人也。聶梅碩斯之可畏如此。案聶梅碩斯者希羅魯教主復仇之神也於此爲僭喻其被禍者固不必皆有罪。顧殺機旣啟。激之以痛憤。無聊之情。則勃然行其不仁。殘賊之威。雖違於人理。有不顧者。雖然。其不仁殘賊固矣。不忍憤憤號稱復讐。所謂誅民賊者。不必不卽同於民賊。然使後之人平氣而論之。則喋血之事。雖至兇虐。而終有可恕者存也。蓋民之意方謂使民權終古不伸。則繼自今。三木桁楊。無去體之一日。勤動之所得。俯仰之所資。腴且益深。餓孳而已存者。菜色偷生。草閒固不如死。夫民思無俚。至於此極。其憤興悖亂。不知所圖。固其所也。嗟乎。使其君以要歡護妾之故。雖驅數十萬之民。肝腦塗外國之野。而不惜。則其民之風狂盲起。取素所疾視者。而一忍之。又何誅焉。是所戕之萬人身死之時。亦呼蒼天以爲正矣。顧誰實爲之。而使之至於此極歟。

吾乃今爲更及一事焉。法蘭西革命之死肉未寒。昏亂之中。有一武人者。出。具蓋世之才。濟

之以無所不忍之凶德。浸假而爲將軍焉。浸假而爲都護焉。卒之且爲其王者。其無信誇謾。至於不可究詰。日日之文書。篇篇之條教。直無所往而非欺。自爲欺不足。且以教他人欺也。方其締交。卽其所以爲賣。其詭譎根於天性。蓋自少日卽以伊尤狼羊之寓言爲師法者也。人與爲忤。其收之也恆許以不殺。逮旣入其樊。則齏粉矣。欲以威衆。其蠻野渴血之行。雖古暴人之所爲無以過。其在埃及。嘗殺二千斐拉。以復五十卒之仇怨。已而棄其屍於尼祿河。耶哇二千五百兵旣降。乃盡屠之。雖麾下之將士。覩所爲如此。不忍奉令也。其行事實不類十八稷文明旣進時之所宜有。拉芳德之二三邑。欲焚則竟焚之矣。牛鬪者西班牙之暴俗也。彼則進法人而效之。甚且欲復羅馬圍場搏櫟之野俗。其殺人擢衆也。神夷血冷。若行所無事者然。以所私婦人之欲觀戰也。雖無故爲數十萬兵可也。他若懸金以購穆拉貝及拂洛抵二氏之頭。遣刺丹檢暴客相屬於道。其陰賊不武有如是者。其邦交條約。幾無一盟之不寒。其爲本國民主法令。則以暴而易暴。然此不過模略其二三行事。見其人性質已耳。跡其兇虐。實尙有大於此者。自秉權握柄以還。所戕害之法民。及擢其敵。每歲之間。恆以十萬計。問所以爲此。則自張威力。且以誅鋤異己者耳。嗜欲無窮。常欲并吞八荒。遠馭歐亞。日驅法民之少壯。糜爛於鋒鏑拋石之中。而鄰國所亡之民數。亦與之相埒。末路顛蹶。在俄西陲。

是役也。舉五十萬二千之步騎。或殺或虜。其生還者僅四萬人耳。而俄以二十萬兵當之。事後子遺亦不逾十之三四。由此言之。是莫斯科注一役。吾歐所喪亡者蓋半兆之民而有餘。設總其生平之戰績而稽之。白種之民所死於兵者。且不管二百萬。凡此皆無異拿破崙之所手戮者矣。彼其忍而爲是者。無他欲以藐藐之身爲一洲專制之共主耳。

以上二事。吾特連類而書之。使顯然著明。見常人用心之何若。蓋吾英民俗之論。於法民革命之事。則若天地之大絃。陰陽之戾災。於爲此之法民。特深惡而痛絕。乃至拿破崙之事。雖窮兇極惡。羌無可恕之端。顧莫有聲而誅伐之者。一若以殺人之多爲可敬。故於堂則置其像設。於室則供其畫圖。以寓其向慕之私。嚴恪之意。吾試并案二者。而平列爲之表。以問世之明於公理者。使自思焉。

向也。以一萬人之死。則爲之哀憐軫悼。以爲可驚。

今也。以二百萬人之死。則以爲不足深憐。而無所驚歎。

向也。萬人之死。莫不有其自作之孽。抑其黨之無道暴虐而夸詐也。則以爲可憫。

今也。是二百萬人者。皆死於無辜。且皆以威力驅凋殘困苦之民以從之。則以爲當然而無足念。

是萬人者。與其室家親戚之所身受。雖有其自作之孽。猶爲之歌吟而哀思。

而二百萬人與其室家親戚之所失。亡。雖以無罪而歷茲。則若無慨於心。而不必爲之詠歎。

向也。全國之民以不勝暴虐之淫威。殺此萬數之民賊。故其罪爲至大。

今也。以匹夫之好權怙勢。雖以無罪。驅一百萬之民於死地。而其身爲無過。其烈爲足稱。

以下言民  
伏於積威  
權勢日久  
用此成其  
心習難與  
是非羣之

右爲對勘圖。吾英輿論於法民革命及拿破崙之戰功。殆具於此。是非然否。固不必更贊一詞。而吾所欲言者。夫使常人之情。其於事之毀譽愛憎如此。則與言羣學。其所善否輕重。期衡量而出之者。不綦難乎。心習既成。愛憎憑臆。則雖數明而可稽。事著而可覈。且公道大反焉。矧幽遠難明。繁蹟而不可理者耶。嗚呼。吾於公道蓋無望已。

是故常人情之替也。往往於小不仁。嚴於大不仁。恕小不仁。雖有可恕不能見也。大不仁。雖無可恕且之非。故毀譽喜怒之所加。胥失理而事實。吾嘗以心學之例。而迹其所由然。無他。以人情之悚權慕勢而已矣。今夫悚權慕勢之恆情。於羣非無用也。羣之萃而不渙。而可以等威相制者。往往以之。此其漸於人心者至深。故其情常以烜赫者爲可喜。若武功。若

大典若尊號。若居養之崇優。凡權勢之所存。皆其神之所聳。乃爲之上下其名分。而犯者爲大愆。爲元凶焉。此情於合羣制衆之事。固有賴也。獨試與之言羣學考法。制則是非。不相貿者。寡慈母之溺於子也。見其賢不見其不肖。卽有敗德。以爲晚成。雖屢誠不悛。不悟也。民之於國家也。怵於威神。而不知其智力之有所屈。終身責望。雖恆無驗不改也。此誠蚩蚩者之所同。無問其治之爲專制與立憲。亦無問其物之爲議院與長官也。

由來政教可以對觀。故顛愚畏神服教之情。與其悚權慕勢之習。同於不能自拔。布爾敦記南美土民。供設像偶。雨暘漁獵之事。長跽而祝之。不驗。則鞭笞呵詈。他日有所欲。則又祝焉。屢祝屢詈。而奉其偶也。自若。其於事神之道。可笑如此。吾英之民於神道設教之事。雖不必乖刺如彼者。然其於朝廷議院。若政令所出者。其用情之乖刺。往往同之。其責望無窮。其失望亦無已。其失望雖無已。其責望仍無窮。聚什伯之人。以操一國之政柄。民之意。遂若是什伯之衆。與他什伯之衆有異焉。其智若無所不知。其能若無所不可。凡他人所不能至者。將皆能至焉。不悟是什伯者。亦如州里之集賢。知寥寥。中材多有。而數人爲愚不肖。可決也。烏能異乎。由是而期之以興利。由是而期之以除害。方其禱祈呼籲。意皆曰。是惟不爲。爲斯效耳。而孰意不然。彼非不欲興利除害也。乃興矣。而利不勝其害也。除矣。而害之形可以變。害

之實如故。害之度或轉增也。此誠朝之紀載。野之報章。或見於通國。或出於一方。所日書月計。而不知其何時已。所口誅筆伐。而終於無補者矣。故爲政之家。立法行法。二者之所爲。主於補偏救弊。而不暇。使其立之而善。行之而通。則補救舉無所事。乃今其智力之有窮如此。猶日夜禱祀。欲徒以法令進。羣治於無疆之休。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彼之所以爲此者。徒怵於上之權勢而已。怵權勢而心習成焉。其發現也如蔓草之榮枯。雖經霜雪。根株自若。春陽旣融。甲子斯見。上固無如民何。民亦無如其心習何也。

方不佞之作此書第一篇也。叙海部失機。嘗一歲之中。亡其三艦。乃不數月。又失其二。勞奢則有相觸。俱沈之事。而胡里芝以三十五頓大礮墜。船破。又見告矣。凡此皆民間商業之所無。而國家海軍之所屢見者。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支那之役。軍中飲水。取之沮洳。某舟之卒。數日之間。亡其少半。而近者斯璧特以軍吏之無狀。遂以大譴。誰實職之。其勞如此。其尤可笑者。則莫若海軍禿鬻一疾。自千五百九十三年。阿爾布達言。酸橙櫛櫛治鬻。已有效矣。後之醫者。亦時時言之。主海部者不之察也。舟中坐此疾死者。歲率數百千人。已而大厲。於是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不得已著爲令焉。說者謂二百年間。舟師水手。坐鬻死者。過於戰陳風波死傷之數。非虛誕也。

國家軍政之中。其紕繆之端。若厯指以云。累牘將不能盡。大者如營伍之醫職。小者至於訓練之章程。屯居之堡壘。起居作息。衣被醫藥。直無一可以自解於民庶。說者猶謂爲政之道。不可求效於旦暮。凡諸所言。皆輒近之事。其未協固宜。顧安知歲月之後。不有本閱。歷以爲改良者乎。然則政之新行者。不必協而用之。累世者。必可觀矣。則嘗與論其所由來。甚舊而經數百千載。所損益者。將其事又何如。今夫一國之法度。其最初而有者。宜莫如律。與夫律之所施行者矣。然其輕重之失中。出入之相質。一以使民疑。一以使民沮。振古暨茲。常若此而無二致。彭尼爾律。譯音刑典者。邦之常典。固通國之民所宜共悉者也。乃自愛德華第三。至於近世。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所增多者。一萬四千四百有八條。葛蘭活特。譯音爵曰。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在議院此律。凡爲國執憲者所宜熟知者也。顧其實則雖有強識之人。不能了其什一二。而法官遂無以不知律爲恥者。外此則有錫域爾律。譯音或音國民典其繁雜猥積。不爲分區。正復同此。益之以開時律。譯音事律之無算。統一千二百函。而川增未已。此其雜亂放紛。瘡非思議所能及。此不徒吾等齊民所不能與也。卽律師以刑典爲專業者。有不暇及。不徒律師所不能也。卽問之司憲法官。彼亦不知其義也。蓋其陵亂無章。所以底於如是者。夫非一朝一夕之故。每歲以王命集邦君民獻數百人。而議院開。開則必有所議。議定而國王爲制。可署諾。則著之令甲。或謀其

新。或修其舊。隨事裨益。經數百年。有雜廁而無部居。故國典降而益亂。日月滋久。而欲治彌難。此其所以至於此極也。今設有商賈之家。其交易之事。賁貸之常。凡所有事於甲乙丙諸人者。雜而紀之。無所統攝。又使其出入契徹。來者皆貫諸鐵籤之上。未嘗爲之區類。亦未嘗爲之簿錄焉。一旦欲知所與甲乙丙諸人往來者之羸絀。其司帳之傭夥。必傾筐倒篋。徧索故紙以求之。其所憑以治事者。僅恃一二人之強識。夫如是。將斯賈之業。其治忽爲何如。而所謂與甲乙丙諸公公公平交易者。又奚若。此雖至愚之夫。皆知其事之究竟矣。夫術用之於私家。其必敗如此。顧求之數千百年。吾國朝廷官府之所爲。則不幸儼然皆事實也。其操術如此。其收效可知。國有大議。盈廷紛爭。引援故事。黨相衝奪。理官則相伐也。判事則僞馳也。一國之法度典章。如未闢之混沌然。自始至終。稷稷淆亂而已。故民之爭業也。今日雖聞某署某官。斷其如是。而明日更訟迭進。則所斷者可以全殊。但使健訟而多財。則負者皆可以轉勝。何則。例故踏駁。得以上下其手。無一定之是非故也。今夫法者。誠非制治清濁之原。而爲治之具。舍是又莫屬也。其爲治之具。如此。則望治之進。猶立土圭於旋鼓之上。搖竿而求定。其末也。故例故多端。則民相侵牟者衆。向使律信而例明。官之判詞可準。民之求伸於法者。常見聽而所費無多。則今之所以訟者。將無由至。民知律一而不可踰。文明而不可舞故。

也。乃今之敢於侵人者。知其人雖見侵。且不敢愬。謂非法敵使然得乎。嗟乎。治具不張。是謂不國。故必安危利蓄。其法令乃放紛至此。今者以數百千年英倫之法。度積其閱。歷而爲損益折中。是宜止於至善矣。顧其終效。乃法立所以保民。而民不敢求保於其法。每求脫禍。禍乃愈深。則所謂胥。匪以生者。尙有賴乎。奈之何。下之責上。無已時也。邇者巴黎之民。知官吏之不足以質成也。則相約立平長。以主斷工商之曲直。一歲所聽者。凡一萬八千餘訟。每訟所費在十五先令一鎊之間。倫敦之民。見而效之。號曰商正。君子於此。可以覘縣官之所爲矣。

今夫國家法令如此。意或者守府典籍之事。當無過歟。乃彼所爲。亦比之尋常商業所爲。有不若。往者有一大分官書。藏於倫敦之白臺甚久。其旁則數十頓火藥之所度也。又一分置諸日用汽機之側。或露積在外。架广覆之。至千八百三十六年。將衰而移廁他所。則四千一百三十六立方尺之舊典。大半爲陰濕之所糜爛。蟲鼠之所齧傷。不可以復理矣。吾嘗深察國家之所爲。知無往不同於前事。糾紛叢勝。日有所聞。獨不幸民以習見而忘。且以爲無足異。官建議院。則後者未終。前者已圯。立礮臺於西和特之海濱。則以擇地失宜。致一夕暴風。蕩而入海者大半。集百五十萬鎊之資。以造阿爾得尼之海堰。功成乃無所用而爲害。今欲

去之。非有大費不能辦也。郵政電報二者。國家財政之大經也。乃一千八百七十年。一歲之中。爲胥吏所侵蝕者七十萬鎊。議院知補苴之無術。赦而不追。至其次年。所復蝕者乃八十餘萬鎊。吾聞稽察處之於郡縣計最也。傳遞之費。雖半先令所必詰。而鉅萬漏卮。則縱之而不知塞如此。是不謂之顛倒得乎。吾黨日閱報章。任取一家。莫不言國家之墮政。或得之於廷論。或見之於奏章。或一私函之所言。或一論說之所揭。蓋人事之失中多敗。至於有政。幾不可以復加矣。此誠有耳目而留心國事者所共見。夫豈不佞讒言也哉。顧吾所不解者。國家爲治之不足恃。其顯然著於事驗如此。何求益其事者。尙日以滋多也。卽如本日時報載兩製造師理德與花巴安之論。其痛言官驗海船不善。致民喪其財產性命。歲以益多。此其言是矣。乃終言補救之術。又不出議院更立善法。謹其察驗而已。此正如以專制立國之故。致其民僂矣。乃論者欲救其禍亂。謂宜專制之益深。又如教皇之制。旣於民爲無益而日衰矣。顧議者謂欲教道之尊。宜令教力之益厚。旣知官之不足以治事。乃今欲救其失。則又以官焉。夫煤鑛例以官驗而後開者也。雖驗常價。人則曰是宜益以官驗。鐵路例以官督而後行者也。雖督猶要。人則曰是宜愈以官督。宰相沙栗斯曰。官吏之始進也。無不喜事而矜才。其繼也無聞。其終也土木而已矣。伊朮寓言。蛙請於帝。乞遣一物以爲己王。帝許之。及歸見

以下發此種情督古  
今所同者  
所崇信者  
專制之君  
王今所崇  
信者代表  
之議院然  
而皆過又  
明其惑爲  
燕人所通  
病守舊尊  
王者其感  
固然即言

一斷菑之木。知其爲新封之王也。咸敬事之。遲之又久。見王之莫事事。曰是特槁木而已矣。則又請於帝。乞一能者。帝又許之。及歸所見。則鶴鶴也。長背脩脰。啄其種幾盡。始悔前者之更請也。今之爲吏。非斷菑卽鶴鶴也。斷菑則無所爲。鶴鶴且以爲害。然而不知悔。是其智不如蛙也。吏之愚。謬雖無日不聞。乃問一事之如何治。則曰。惟吏其可。攻其迷亂。刺其無良。責其氾滯矣。乃求所以祛是三者之方。又曰。非吏莫屬。赤繩之可笑。可譏。無窮而所俯首降心。以從者。舍赤繩莫與治也。西人官書文卷皆聯束以赤繩故以信喻此何異南美土民之事。其象設嘗以禱祈無效。鞭笞呵詈之矣。而他日帶矢出獵。則又長跽以請也。

夫以悚權慕勢之心。察一羣之事變。固未有能得其真而適如其量者。雖然。此類情督。乃著於人人之心本。久而彌固。卽在通賢。達之尙寡。矧在淺化之種。今吾試本其最初者言之。方民爲畋漁游牧之衆也。使其中有不世出之英君。若蒙兀之成吉思。其智勇常爲種人所懼服。則其民必本鬼神之思想。以其人爲神種。抑爲天之所篤生。信服仰望之情。亦必大溢其實。彼見其王之所知所能。爲己思慮智力之所不能至也。則以其神化爲無窮。而威懷愈至。願無如其有死何也。而彼方以爲無死。是上昇而已。是復次而已。何則。吾君固非人也。故真死矣。其所行所言。益以不著。久而彌光。其後嗣守成率典。著龜在廟。常與神通。嗣子雖實庸

愚。其能事常與厥考相若。故積威約。漸蚩蚩者。自茹毛飲血。以至今日。天王明聖。與夫元后。首出之意。傳爲種智與生俱生。其演之由於最初。其信之斯以最篤。秉爲天性。欲祛不能。今試取一種之君王而溯其世。其始也莫不稱感生。其繼也莫不曰神胄。其位號。其禮儀。無往不與天神同其尊大。出治之物。雖至今屢變其形制。而悚權慕勢之情。鑿爲民性。雖化有淺深。情有強弱。欲其泯而不存。不可得矣。故向曰天宣曰天命曰天之驕子曰天所立矣。至於今。或目笑而存之。獨治權所在。雖古專今衆之不同。而所發之情。則未嘗異。特古以王者爲奉天配帝。今以議院爲天視天聽之所存。向者嚴恪威神之意。以屬於一人。今也同天無上之情。以屬於一衆。心皆謂其智力爲無不周。其權勢爲無限域也。

然其爲情之替。一而已矣。受之於其先。成之於少日。故其持論也。雖明知事實之不相應。而其惑不可以自祛。此常智之民於國家官吏之所爲。至一切爲治之文具。皆有無窮。保任之思。雖大過其中。甚踰其量。不知察也。官之文書。以黝然羊皮之紙。書舊體杖杼之字。其得此而以爲可據。較尋常筆墨之所作者。萬萬有加焉。章璽鈴印之所在。常有光怪。而神鬼爲之搗呵。非獨箔絮繆文之所爲已也。語之常義者不足嚴也。必用律文典語。而後權力從之。於其文具如此。於其章服徽識之屬。亦莫不然。同是人也。冠假髮。襲褒衣。明法官之語。重如邱

山而折獄之片言。斯可信矣。服青衣。結白鈕。則彈壓之義。與之偕行。而其人之可倚。若無疑義。雖常無驗。情不以變也。夫使人情於其外之微識。雖事實不侔。而尙爲情移。意買如此。矧乎政權所在之實。其可驚而聳者。彌多欲與論。是非然否。於其間。復何望之。與有又使於知見所及之端。雖曉然於吾意之不必驚。知其物之無足倚矣。而猶惕惕然而驚。晏晏然而倚也。則於知見之所不及。而其事爲心量之所不賅者。又何望乎。夫使崇畏仰望之心。雖耳目累發。其非而猶不能革。則耳目之所不發者。其崇畏仰望之情。夫烏能革乎。是故望高明之地。則情聳而智昏者。此血氣之倫所同病也。其中於人心之湛痼。可卽朝黨之用意而驗其固然。夫篤古之情。吾莫若保黨。而持民權之公黨。主於革故而從新者也。是二黨者。於出政之門。意義反對如此。獨言治效。則二黨如遵一轍。皆以朝權之尊爲無可議。而欲致到治之隆軌者。非責之樞軸之地。則莫由也。蓋以數千萬年之天演。其心常有所尊。尙而畏服者。雖至於今。其所頂而戴者之形迹。數變屢更。方於古爲極異。而所演之情識。終存特所畏服尊尙者。不在此。則適彼耳。向也天威天澤。所震而怖者。由於一人。乃今則由於數百代表之民。獻向也以一人。而責天下之無敢越志。旣知其甚非矣。而今也以民之大半。而責少半之無敢越志。則以爲甚是焉。然則其心之有所畏服尊尙。而以爲無不可者。與

古正同特曩也以其一人而今也以其大半耳其信之也至篤其喻之也至深設有人焉曰是未盡也且以爲大逆且以爲不道其與古天澤至尊之義又何殊焉獨吾不知假是大半者號於國曰繼自今民之年無得過六十者彼持前說者亦將以謂法必行乎又假是大半者皆守羅馬之公教而強少半之脩教舍所奉而從之彼持前說者亦將以爲合義乎吾知其不如是也然則民之所必從者固有所在而不必如持前說者惟當國之柄曰是而是曰非而非也顧彼之意猶曰是大半者不必爲此已甚也彼之意中是當國爲律者將亦有其權限特其領域甚寬自其行事而觀之卽以謂未嘗有限焉可也故凡當國出令者有所欲爲有所欲禁欲作欲止者皆可爲皆可禁皆可作皆可止而令出之後民固不可以不從也惟其無所不可是以無所不能惟其莫之能違是以莫不克舉然則當國惟不爲耳爲則何不可就之與有此誠今日言革命者之所不廢而亦談變法者之所不疑也不然法國恭<sub>尼</sub>之新政何由立而大陸均富平等諸黨論何如是之紛紛耶公等試取吾英工約之條教而觀之則知彼之所深信而不疑者固謂但使主治出政之門立之如法將斯民之所苦者皆可以消而斯民之所祈者皆可以得也

嗟乎民生有羣羣有其治治必有權而權或操之於獨或守之以衆蚩蚩者見權之所在則

以下言尊  
上不知重  
民而重立  
法之權不  
法之權不  
知制度之  
懷制度之  
懷制度之  
主種情以  
生緣是情  
德然使民  
日粹然去  
其習則其  
心習則其  
羣有立散  
之憂是故  
如之憂是  
常爲之治  
學而治之  
梗也又難  
社也

懷而尊之。或信而保之。斯二者心習既成。流爲種智。則與之言羣學也。凡涉於君上政府之所爲。將無往而不失。此不僅見之於法古尊君者之心也。卽彼爲革命平等者之情。亦如是耳。是知情督之成。最爲久遠。而中於人心者亦至深。故羣學之難爲。此最爲其巨梗。是故畏威尊上之情。民經數千年之天演。以成其如是。持是意以論國故言治法。其見必無以悉公。而遂爲羣學之大梗。且不僅爲此時之梗。繼今而往。未知何日之能違。蓋其物爲情督。而足以蔽理固矣。而又爲今日羣治之所不可無。上下數千年。東西數十國。其能以相安而羣不至於遂渙者。賴民心有此物耳。夫謂天演益深。治化加進。斯民智德力三者。皆有甚高之程度。於是移其畏威尊上之情。而形爲好禮樂羣之意。本其愛國敬天之隱。而發爲循理守畔之思。重夫法而非重行法之權。懷夫度而非懷制度之勢。此誠郅治無疆之休。或來日之所必至。而驗以當世之民品。則化雖有淺深之異。實皆爲此而未能也。

試卽野蠻半化。與文明之古初而觀之。其中民懷治權之意。與其自營侵奪之敗德。有相爲比例者焉。此無間執因求果。卽果窮因。皆可得也。蓋有暴弱侮寡之民。其羣宜渙。乃今不渙而萃焉。斯其方寸之隱。必有心習與前之敗德相救。夫而後有以立也。則尊上畏威深懷治權之情。是已其敗羣之德。滋大其如是之情。督必滋深。向使無尊君敬上之情。而自營之私。

又大奮是其質點。既無自發之愛力。而外束之力。又不足以匡之。其勢必終散不聚。而無羣之能成。卽成而物競乘之。能存者寡。此品第最下之民。如南澳洲土人。是其證已。故羣之起。點必與有君爲期。其始也。一部之豪。一社之長。其繼也。則一國之王。一朝之帝。凡此皆必待其民之尊君懷權。而後能有者也。支那海以南。太平洋之西。有島國焉。名曰非支。其民殘賊好殺。食人之肉。種之最爲不仁者也。然而其羣立而國治者。則以其最爲尊君敬上故也。其君臣豪傑之能事。以食人多寡爲差。平生所食之人。死則立石於冢以爲記。其凶德若是之厲也。顧其尊君之性。乃與相副。王將殺人。不待維繫牽曳。自立王前請死。且曰以吾君之恩。得以備一殮之鼎俎。幸也。其格上嚴君。遠出常情如此。求之吾歐舊史。當拂特盛時。民之恪服什伯後人。而風氣之貪殘亦極。降而察諸輓近之列邦。則化淺者。其主權最重。而民之視主猶有如天如帝之威。至所謂文明之國。則民不甚賤。君不甚尊。雖不必有不忠犯上之爲。而所謂作民父母言莫予違。則非所論於其世矣。是知一羣之內。必民德進而愛力增。可自爲其相養相生。而無待於胥匡之后。夫而後畏威懷惠。媚茲一人之意。可以徐銷。而其羣亦有以自存於物競天擇之餘。不至於遂渙。設其不然。則隆古之民。生於擊鮮矯虔之世。自營大用。無尊君敬上之情以救之。其羣經物競之烈。散而不存久矣。今之國於大地者。爲文明。

爲半化。爲蠻野。文明之民。以自治立。半化蠻野之種。亦以可以受治不亡。固皆有其所以宜存之理。非偶然也。且卽在文明之國。使遽毀其主權。而其民守法自治之風。未能進以與之相輔。則民脫羈縻矣。而其羣有散不復定之憂。觀近數十年以來。法蘭西之形。可以釋吾例矣。

故曰羣學難治。則以有不可無之心習。必爲之梗。故也。此不獨今之民然也。第使愛力猶微。不能膈合成體。不知重法。而重夫行法之權。不能懷度。而懷乎制度之主。則繼今千載。其爲梗猶自若也。民生在羣。爲拓都中之么匿。拓都么匿。勢常相需。民受範於羣者也。而羣亦受範於民。民資於羣而得生。而羣亦倚民以爲進。是故言聖人鑄世運者。固非而言世運鑄聖人者。亦未盡也。惟知二者相爲消息。而後得之。天演之實。固如是耳。且以民受範於羣。故由是而有拘虛。由是而有篤時。亦由是而有束教。而已與羣相待爲變之實。能自得之者寡矣。且化有淺深。而羣無幸立。一民之所崇信。持守必與其所居之羣制相和。羣制高於民品者。廢民品優於羣制者。憂皆不爲最宜之存者也。是故羣制上下常依乎民品之自然。各有時宜。而無凝滯。彼遊於其宇者。生不見異物。方以其制爲最隆。最隆故寶貴。寶貴故不可磯。此君子所以入國而問禁。入里而問俗。知人心之不可櫻。矧乎其所頂而戴之。坐而拜之者耶。

以下言史  
家所以獨  
不君公而  
群亦緣生  
尚權之符  
情督耳

羣學肄言 情督第七

一百四十四

雖然此於吾羣學不謂之惑不謂之情督不可得也。

欲測情督之淺深觀諸史乘可以見史之所載舍君若臣之言行無以云也是非易位颺頌失倫信史所以爲難得而古史之穢尤甚於今使帝王去其號謚與所稱才美德德夔越於常人乃至巫祝禱祀之所舉謂對越上帝而無慙者皆廢不用第取其言之實比事連類書之以對勸其虛實吾恐天下罪惡所叢實以此曹爲之最而不佞向謂心習旣成不可與論國故言治法者其理亦庶幾見矣今且無暇累舉第論英先王雅各之一事足矣夫雅各一生之所爲人人引以爲羞者也顧當新舊二約之初譯製頌者竟歸功於其身其辭曰至大多福最爲威嚴之主乃全能上帝諸仁所由出之天父所命以爲英民之主者云云公等試思以如是之書爲如此之言而以稱如是之國主其用心至如是者能於政治之事有所折中有是理乎。

水渾則不可以鑑物情督則不可與議是非矧民智未開而有終身不解之大惑者乎昔者吾英君民之爭其身與變革之際者爲察理第一與康摩律也今其事已往數百年矣意今之民或當知察理之死爲非殉國而吾民所以待康摩律者宜大異於掘墓僇尸之所爲且當悟往所以謂二人之事者爲無是而全非而其所以致然之故無他尊君卑民之義入之

者深。故與論羣變。則黑白終倒置耳。

人莫不曰治之進退。其機存乎出政之門。古之說在專制之一君。今之說在衆治之議院。而是二者一羣治亂休戚之大因也。雖有他因。彼其心且以爲無有。抑雖有之。而以爲無與於得失之數。國史直至近世。而後有民生風教之兼收。舉國心目之所注營。蓋無時不屬於議院。降於至近。而後知國爲大物。含生氣。秉自然。而有發達進退之消息也。則知古之論治體者。其失存於本原。其發明之義。胥爲無當。且如是情。至爲難除。以之言羣。因必至掛一而漏萬也。

以上二篇。皆言羣學人心之梗。前者主理。故曰智絃。此篇主情。故曰情膂。夫情膂之爲事至多。所言雖長。其所未及者猶衆。其所已及者。卜躁之情。擾其神明。物之眞形不見。一也。喜功而好大。故於戰勝之家。則神爲之奪。而心衡以搖。二也。悚權而慕勢。人情之大較也。其見於羣德。則爲尊主而畏官。乃至著之以爲天經之當然。人理之不可廢。斯其爲膂與俱深矣。三者之外。其爲蔽者猶至多。欲一一而論之。則請分列五篇。以暢吾說。是五篇者何。曰學誠也。國拘也。流梏也。政惑也。教辟也。

## 學誠第八

以下指古  
今明民道  
國皆難用  
爲己爲人  
之二承義  
以人之者  
學於二偏  
常有理之  
而不見之

公等知世所實力奉行。有兩宗教乎。是兩者其旨趣大異。幾於相滅。而皆深入於人心。方羣演之始也。其所行者。惟以一教速羣演之終也。其所行者。亦將以一教獨當。天之連羣演。方將是兩者常並存。而不可廢。斯亦宇宙之至奇也。

且是二者。其於人羣。非無因而立也。考其旨趣。要皆爲羣演之所必需。故方其始也。非行其一。則羣無由存。及其終也。非行其一。則羣無由大。而際其嬗蛻變進之時。非斯二者。雖然並用。世重世輕。則羣無由進。何以言之。當羣之始也。元黃渾沌。民與草木禽獸。樊然並生。當此之時。以求自存。而有以勝天。行爲亟。逮羣治既蒸。人道主於相生。而相養。非公信仁讓。而相倚之情至深。則生養之局不立。雖立無由盛也。使其始也。無以勝天行之酷烈。則其羣將爲外物他羣之所尅。而其種以亡。使其終也。無以宏生養之規。則通功易事不行。通功易事不行。則羣之能事不進。而其民不蕃。不蕃則陵遲而削弱。而其種亦亡。是故以羣理始終之異也。而所由之教亦殊。究之二者。皆天之所設。非人之所制也。居今日。是二者之行。殆隨時隨地而皆可見。其一曰爲己之教。其一曰爲人之教。爲己者。主於相勝。爲人者。主於相親。顧吾之所謂教者。非俗之所謂教也。吾所謂教。以實不以名。世俗所謂教。其號皆以爲人也。無爲己者。爲人所貴者也。爲己所賤者也。顧察其行事之實。則其爲人也。常少。其爲己也。常

多爲己者人所崇信者也。爲人者人所自謂崇信者也。一堂之議，不勝異說焉。使所論者於己爲無關，則所以爲號者，有時而見，獨至所論爲小己權利所出入，如以英人論印度之反者，或雅美加之奴工，則向之所以爲號者，幾於胥忘。其所主者，與爲人之義爲反對。此時於爲己之宗，則信之甚篤，衛之甚勇也。

夫以天演觀斯世，殆無時而非蛻化變革之所爲。是人己二教者，義雖相滅，勢必兩存。相滅而兩存，故一切之弔詭離奇以出。吾英所學於古人而奉行者，獨沿其二俗，爲人相親之教。取於猶太之新約，爲己相勝之教。沿夫希臘體諾之史傳與歌詩，其教幼稚也。於事學之年，嘗區少許以爲其爲人，而必以大分專治其爲己。欲使兩存者之和調也。其施教之術，嘗不易地而無二師。吾國公塾高等學校，爲二教之師者，匪異人任也。繙聖經誦天誠，衍爲講義，大抵言損己利羣，爲天職最貴者耳。然此第七日之所教也。其六日，則炎炎之言，無往非教損人爲己利者矣。復讎報怨者，蠻夷之所大也。其義不獨爲民情之所重，實且謂天戒之所存。此六日之中，所日討國人而教訓之者也。乃至第七日，則曰報怨必以德，曰不忘仇讐者，神之所諱也。曰釋人負者，所以釋己負也。其前後不相謀如此。

自其常理，設謂一國之民，一民之身，持相滅之二教，能終身不覺其齟齬者，殆妄言矣。願吾

民兼收之能獨異甚。知其必不可並用也。則二者閒取而雜出之。夫自三百載歐學中興。以還。新學與舊教。不相能久矣。某公者。格致家之魁宿也。而最信教。其親知言曰。使道而莫不誠也。則某公之教與學。必廢其一而後可。顧某公則兩利而俱存之。其術無他。終於其身學。自學教自教。必不以二者之說。連類而並觀之。故爲之喻者曰。某公之居。二。一曰講堂。所以宣教也。一曰驗室。所以格物也。某公登講堂。則閉其驗室之戶。某公入驗室。則掩其講堂之門。此其教義與學術。所並行而不相害之道也。民之於二教也。大類此。故雖其理於名學爲抵牾。爲衝突。爲必不可並存。終身由之。若行其所無事。徇齊之稚子。聞牧師救世自度之談。退而不得其說。屢屢發難稽疑。長者不能對也。則怒而目之曰。非所宜言。稍久。則置之。以爲不可思議。雖求通無益也。年加長。其所受教於講堂。與受教於驗室者。又柄鑿也。復百思而莫得其解。以質問之。無從始之所驚者。繼乃習焉。習則行所無事矣。是故雖有甚詭。至不可合之義。使其人之方長也。從其所與接者。一彼一此。閒取雜施。惟意所宜。因而成習。他日既長。雖至謬。可以不謬。雖至難。可以無難。及出而任國。與言國際。則以媾爲恥。以戰爲忠。所求者。國種之榮華。雖多殺人可也。所取者。身家之安利。雖侵人自由。何傷乎。星期既屆。則手持二約。聚合宅之人。以禱於上帝曰。尙庶幾赦予。以予之釋憾於羣怨也。凡此之時。所諄諄

以下言爲  
人之教蓋  
與於中古  
所以救爲

相勉。以爲懿德者。越翌日。又詬之。以爲大愆焉。

羣之變也。二教者常爲之進退。羣如月然。二教其明魄也。民之德慧術知。二教實糅而成之。其分數多寡。不獨人而異也。卽羣之演進通而覈之。其各得之分數。亦隨世爲隆污。故其獎是非。賈利害。不獨使吾心於一羣之事然也。他所異時。亦莫不有是蔽。知此者其推羣變也。不可不求其差。而詳課之於事實之際。羣演方將爲己之教。其力常消爲人之教。其力常長。羣之高下。卽以二者相待之率而第之。此時之率。爲其斃而非其恆。故雖以其率而人心執理。從以或偏。是所偏者亦見於一時。必不能以終古。羣學所標之公例。所折中之論說。必其無所偏者也。無所偏者。將於何而求之。曰卽國人之公論。而傳之以前之所謂差者。則公例立矣。此其大經也。

羣演之未終也。是二教之中於吾心。常有其過不及者。以爲吾言羣之蔽。欲知其蔽之大。不可以不祛。非指諸事實。則末由見。略舉二事。以見生心害政之極致。夫爲己者固害矣。而爲人之害。亦未必其微也。請先言爲人。爲自然之形氣。爲人心之感。爲國羣之風俗。有兩而不同者。用則變化出焉。使莫爲之防。其過不及而出之。以中道必一彼一此。迭出相勝。而爲之消息。而爲之盈虛。蓋方其正者之。

己太過之  
未流而使  
則羣人而  
其損故爲  
八難故爲  
可以善不  
教爲全

用事也。非得負者以劑之。使有所範。而不過。往往獨用大勝。至於亢極。極之而衰。衰則屈。伸相報。而其負者又獨行於一時。周流循環。如晝夜寒暑之無窮已。卽羣事而言之。此可見之於市廛物價之騰跌。此可見之於國家政策之寬猛。又可見之於商情之忽而衆沮。忽而朋興。使以物變之數理。御之皆可表爲曲線。其中最高最卑之點。與其消息盈謙之勢。皆可爲之公式。以推其將來。民之於學術宗教也。亦若是已。其遠近久暫有不同。而無沈不升。無往不復。沈升往復之間。雖數百年可也。雖旬月可也。夫相攻相感。而不相得者。不僅一羣之大而有之。卽至一黨之細。一夫之微。其心逐境移。前後相反。有如此者。言行云爲之間。求爲中庸者。不可得已。或過或不及。可獨用而不可以偕行。此近世哲學家伊謨孫所以云。民以失中而後成黨也。國家之於刑法也。不傷之嚴。則失之縱。其始也視觸罔者。若深仇。其終也。乃噢咻之。若老嫗之於驕子。求所以禁未防。非法自然之所爲。罰如其所自作者。未嘗有也。若夫二教之迭用。則是例之行。大可見耳。以爲己者之多而過也。於是爲人之教起。而救其末流。悉反自營之所爲。而易之以兼愛。最初之民。以自存之難也。曰吾於同類。固無愛也。以是道之不可以合羣。則或戒之曰。汝於同類。不可以惡。其愛人也。宜與愛己同。如是經千九百年之羣演。磨礱而漸漬之。而甚異之二教。始以得調。雖然。其調也。非折夫是二者而出之。

以中道也。乃若莫之致而偕存。故二教雜行於人間。民終身由而不自覺。一以或過。一以救之。既剝而復不出。二者故有民焉。其生也。舍爲己不知其餘。又有民焉。雖以爲人之故。乃至困於天瘡。不以沮也。此猶卽二人之身而見之也。乃有時以一人之身。而二法代用。故一時於外之寇讐。內之嫌怨。必有以勦絕。虔劉之。而後快。有時則致渥惠深仁於其甚不肖者。而其心猶無窮也。嗟夫。是二教者。其相譏久矣。自大道言之。則皆非也。皆是也。使爲人而仁。則爲己者。亦未必遂不仁也。爲人爲己。二者固宜有相得之用。奈之何使失其中。而至於相賊耶。

使必爲人而後仁。則爲人之極。其不可行。所共見也。而世亦無有能純於爲人者。夫自有生民至今。奮力作。犯危殆。無則爲致。其有苦則思爲其攻。古不異於今。所云也。其所以然。無他以一羣之民。各有其欲。各有其求。故耳。欲必養。求必給。其在己者。固急於在人也。是故人者。自營之蟲也。以其自營。羣法乃始。向使純出於爲人。羣之勢且末由立。卽立矣。將甚異於今有之人羣。吾不知異今之羣。爲何若。且其勢之何以行也。試卽彼之說而充之。甲之生也。於一己無所私。並不知其所以爲己者。所爲日孜孜者。乙之飽煖也。丙之逸居也。丁之娛樂也。而乙丙丁者。亦不知其所以自爲。而各出於爲人焉。由此言之。將爲人之教。大行。其所以

爲終效者。不過各自忘而轉相爲己耳。此不獨煩也。而欲其謀之周善。必一人而具千百人之心。常代謀而合焉。而後可。不能則爲人之紆。而多方固不若自爲之徑。而寡失明矣。民相競於廉讓。而適得其迂迴。而難通。是故求之於羣。無悉本爲人之教。以施諸事實者。何則。其道固不可用也。今夫景教。其訓誠所垂。所以勗忘己爲人者至矣。而恪守教條。以之身體力行者。至於英之戰栗黨人。亦至矣。顧其日用常行。有不欲爲己而不得者。亦正與常人等也。雖其道主於爲人謀。而不爲己謀。而其實所以爲己謀者。雖常人無以過。彼知純爲人謀。而不爲己謀者。將其效於己爲大憂。而於羣爲大累也。

人道無純於爲人。純於爲人。其勢不可行。而人意猶以純於爲人爲至仁。立爲人道之極。則不知純於爲人。不僅非仁。且不合於義也。景教之民。其自幼至老之所聞。皆曰爲人爲公。爲己爲私。其教中之條。誠訓辭。亦純於爲人無爲己者。故於涉世治生之事。心知所奉之教。爲不然。乃其言行。雖不必與之顯違。亦時時與之陰反。獨至宣言教宗。以善風俗。則皆標之以爲主義。意若曰。雖吾心知其不能至。而言之若此。其懿者。固不可以不承也。脫於此而疑之。將無異取其畢生所頂禮膜拜之全教而疑之也。疑者魔也。教之所最諱也。則姑自欺而欺人焉。曰是道也。吾所崇信者也。試叩其深隱。則人人於此實未嘗信也。其曰純於爲人者。特

其號耳。而知其不可行者。則其實也。

不知疑固魔也。固可諱者也。而懷疑不白。尤魔之大而愈可諱也。向使因所疑而窮其理。將見是爲人之教。有兆域垠畛之不可過。使過而爲之。將施與受者。交害而無一可。何以言之。純於爲人者。必豁刻以自處。必捐者望欲。雖勤苦而不辭。顧人非金石。常爲此者。其勢必病。而羸弱夭亡。從之此施者。所以爲害生也。至於受者。則不自勤苦。而受人之惠養。一爲猶可。使時時爲之。則其無恥不廉爲已極。是受者之爲害德也。且以己之習於爲仁。使人習於爲不仁。以己之習於讓。使人習於爲不讓。黜己之欲。以從人。其行固可貴。彼受人之黜。其欲以從己。其可賤。又何若乎。若云習於黜己。從人爲進德善羣之事。則習於受人爲己者。其損德敗羣。又何如。故爲人之誼。施之得其道。則人已交亨。爲之逾其畛。則人已交喪。世有人已交喪。而可以爲懿行者耶。吾每見敗類之貪人。行已多欲。趨事不勤。其接物且不知何者之爲。恕跡其所由。其初必有寬厚不校樂與好施之長者。久與之居。而身受之於父母者。爲尤衆。然則無畛之爲人。其爲羣法之所甚害必矣。蓋羣之進者。其惡人日少。而善者日多也。由無畛爲人之道。其勢必使施者害生。而受者害德。演之既久。其勢必仁人日少。而敗類滋多。善者常天。而惡者反壽。夫如是。其於家也。家必破。其於國也。國必亡。

且欲知純於爲人之非道。設爲其道大行之日。斯曉然矣。其道旣大行。必半羣之人。純於自爲。而後有其半之純於爲人也。夫欲善者。民之同情也。必其人之甚私而無良。乃晏然受人之見爲。而不自惜。使羣皆惠人。雖有嘉惠。誰其受之。蓋惠至於濫施。於人將有所損。以己之利。致人之損。惠人所不爲也。故言爲人之教之大行。卽無異言其教之不可行人。皆爲其施莫之爲受。故也。焉有不可行而得爲至德要道者哉。

今更總一羣之大而計之。其道大行。於羣亦將有大損。不止善人之多亡。而不善者之蕃衍也。夫人之生。與夫所以遂生之事。果在人而可貴。則在己必不爲可賤。明矣。一從爲人之教。必己有所置。而後人有所收。必此有所虧。而後彼有所獲。然則合二家之數。而求其和。斷鶴續鳧。無所進也。矧自其實事而言之。得者之數。常不及於失者之數耶。樂受惠養者。其天質已卑。又以習得他人之賙給。而其品彌下。品下者。雖處泰不能樂也。故施者彌豐。而受者彌齋。然則總一羣之樂利而計之。不獨無所增。且以日損。施與受相交。失故曰羣之大損也。故生人之道。求自存以厚生。非私也。天職宜如是也。自存厚生之事。無他。爰得我直而已。漢人

直作職分所應有者也羣爲拓都。而民爲之么匿。么匿之所以樂生。在得其直。故所以善拓都之生。在使之各得其直。夫禦強暴。制侵欺。以自保其身命家產者。非徒於理爲無失也。欲善其所居。

以下極言  
爲己之敵  
乃禽獸下  
於禽獸微  
生而感勇  
諸國尙風  
好鬪之實  
乃行之此  
教之實此

之。羣。道。無。過。此。者。怯。懦。良。弱。誨。殘。長。貪。不。獨。其。自。待。非。也。此。風。既。行。羣。乃。不。救。耶。穌。登。山。之。訓。曰。有。批。吾。左。頰。者。轉。右。頰。而。獻。之。此。其。說。於。理。爲。不。順。而。於。事。爲。莫。能。行。幸。今。其。教。雖。行。莫。之。或。信。而。措。之。躬。行。實。踐。者。愈。無。其。人。也。

是。故。折。中。而。論。爲。人。之。教。非。全。教。也。必。有。其。輔。而。後。可。以。利。行。顧。古。之。人。所。以。立。爲。此。教。者。殆。欲。救。爲。己。太。甚。之。末。流。而。不。知。其。矯。枉。而。過。直。嗟。嗟。爲。己。之。教。誠。有。其。已。甚。而。馴。至。於。敗。羣。者。請。更。得。以。微。論。之。

物。之。最。足。稱。者。其。惟。忒。司。瑪。尼。亞。之。猶。獅。乎。鬼獸言其。鬪。也。既。攫。無。舍。弼。勇。而。武。怒。雖。將。絕。之。氣。猶。鬻。鬻。也。其。次。莫。若。吾。英。之。爆。狗。其。執。物。也。雖。斫。其。一。體。猶。不。釋。也。又。其。次。莫。若。師。子。虎。被。逐。而。窮。則。致。反。噬。雖。知。必。躓。猶。鬪。也。又。其。次。莫。若。彼。雉。雞。雉。雞。者。非。真。雉。也。殺。越。人。於。貨。既。伏。其。辜。矣。而。慙。不。畏。死。雖。纒。首。色。陽。陽。然。聚。觀。之。民。號。而。諠。之。曰。雉。雞。又。其。次。乃。數。北。美。之。土。番。雖。囊。頭。受。極。刑。未。嘗。呼。暑。也。至。於。開。化。之。民。風。斯。下。矣。其。戰。也。既。蒙。重。傷。失。大。利。苟。知。其。無。益。則。不。復。戰。也。

於。人。物。高。下。而。第。之。若。此。也。公。等。得。無。以。吾。言。爲。過。乎。夫。古。之。論。人。而。以。是。爲。例。者。衆。矣。不。佞。特。依。其。例。表。而。出。之。已。耳。何。過。焉。往。者。普。法。之。戰。法。以。人。謀。之。不。臧。喋。血。都。城。國。幾。以。億。

而剛柏達當會之言曰。公等知爲和而不知恥者也。至乃用五垓之金。兩省之地以求之。爲此言者。其意中非主於前例者耶。吾英之人。聞剛柏達之言。亦深聽其說。而大重其人。是其意中。又非主於前例者耶。郊鄙之傭民。委巷之遊手。其心所致敬而深服者。皆此不畏死之強。不呼譽之毅。彼固以是爲男子之上德也。乃至全種之人類。如南海之非支。其強悍不哀之風。則以人肉爲可食。每出戰勝而歸。其通國之婦人。相率歡迎於塗。自進曰。是身惟壯士所欲爲。無不可者。有是哉。其前例之用也。公等苟從此例。尙何憂同志之寥寥歟。

獨吾所不解者。天地之性人爲貴。乃觀其所絕重而推崇之能事。何求之於文明而遞少。求之於夷蠻而降多。乃至求之於禽獸轉更盛也。其所盛稱之武德。未嘗以人所獨優者爲比。例。而乃與下生小蟲所同擅者爲等差。賤其所宜貴。而貴其所宜賤。此不謂之失其靈明。殆不可已。故姑烈之言曰。國家之輕重人也。無異角力百戲者之所爲。夫角力百戲。猶人事也。自我觀之。乃無異鬪雞縱蟀者之所爲。旣降儕於衆禽。又每下而愈況。何則。自生理學而言。則向所最稱之狶狒。其性靈骨法。所下於犬馬師虎者。又不知其幾等也。

今夫勇德所以足尙者。以不畏疆圉。不受侵陵也。尙矣。而以爲最重至美之天德。則失其倫。夫無勇固不可爲全人。而他德爲人道所不可闕者。何限。人又不以此第優劣何耶。且夫勇

根於形氣之事也。長大壯俊。肢幹相稱。筋力強固者。人之所卻也。而胃利肺舒。營衛調適。固亦足貴。何則。得此而後。有以自厚其生。且有以厚所事育者之生也。故形氣之事。與禽獸齊。欲善其生。必自能禽獸始。勇敢不怯者。能禽獸之符表也。善生之首基也。雖然。勇德之與強固。偕者其常。而強固不足以盡勇德。人惟積其犯難履危而勝之閱歷。而後自反縮。勇氣增焉。而犯難履危而勝之者。又力捷矯忍之符驗也。才之劣者。試而屢挫。則勇往之氣損。鄭重之情生。才之優者。爲而常成。則果決之風興。趨事之意易。愚智所共由也。是故勇德非他。內具之能有以與其外之艱危相應。故醕醴發顏。壯士有衝冠之怒。怔忡耗血。怯夫懷不測之憂。無他。強弱氣也。勇怯情也。氣之旣衰。情不能以自振也。吾人重勇德。而以爲賢不肖之等者。蓋當物競之洶洶。其係於種之盛衰。國之存亡者。甚鉅。非其重之。將世俗莫之知。莫之貴。將莫爲其蹈厲。莫爲其蹈厲者。將馴至不足以爭存也。

故重勇德而過者。所遭之世運實爲之。國種互競。有以立而不傾。存而不敗者。恃其民武士奮耳。所恃在此。其所尙者必在此。而後其所恃者乃可期也。國於全球。僅如黑子之著面。四封而外。皆敵讐也。彼方盡籍其男子以爲兵。民好勇鬪狠。長老不禁。婦人女子。從而慕之。杯酒違言。挺刃而起。動成瘡痍。不恨而以爲榮。遭陵侮於平民。尙可以得直也。遭之於兵弁。不



其雄強必暴弱。長必陵少。雖慤莫聽。蓋心情形態之間。將皆使之得其粗強。成其忍忍。以痛除其柔軟怯懦之風。非信美也。戰伐相攘之事。非此莫能舉也。使民憚禍災之及身。而不敢犯難。哀痛苦之在物。而不樂毀傷。則武毅之功廢矣。又使折矩周規。不爲不義。而惡不仁。則其人士之不可以爲將。下之不可以爲兵。羣競圖存。有不得已。雖以人而有禽獸之德。無如何也。非不知是少成者。非自由無諱之國之所宜也。非不知彼習於受制。制人者不可以爲司平之長也。非不知守法之吏。務伸正直而黜勢豪。如是之才。非尙威力者所能植也。非不知將使民居則持其清議。出則秉其國成。其教育之術。不當如此也。然而自吾世之不尙德而務強。彼列強之方兼弱而攻昧。則狹隘酷烈之教。固有其宜。小致夷傷。不遑恤矣。雖然。法之可以一時。而不可以久者。非其至也。使吾人置其一時之計。而求合於科學之思。則試問是豈然以戕賊人爲事者。果天之所許。而人道所可久據者耶。夫宗教無論矣。第以人事觀之。吾不知何斯人之尊行膚功。必合諸流血死亡而後見也。然則爲己之無藝。較諸純於爲人者。尤難忍矣。故爲人爲己之教。設二者各爲其極。則乖人理而近於狂。世有文明之民。將抑其爲己之情。以與其爲人之心相輔出之。以中道。而二者之極。舉無所施。民必知侵人之非道。夫而後制侵人者有足尊也。又必知徒受人之爲我爲足羞。夫而後舍己爲人者有足

以下言兵  
出於物  
競之有  
進兵之  
故羣之  
用此爲  
之厚以  
非不可  
教以厚

貴也。故二教者，致其極則相滅，折其中則兩行。其自營固也，而不以此傷保愛同類之恩。其博施法，夫自然，逾其畛則莫之肯受。

不佞所詳，非標虛義陳言，效講學者之事也。親見吾國教育，於相親相勝二者之旨，不相謀而分處於獨，其論羣德，亦各極其偏，而莫衷於一是。故先爲分疏於此，於以見生心害政者，其源遠也。至其所害，將繼今而分言之，先取中於爲人之偏，而甚明之羣理，爲所蔽而不見者。

動物之倫，自子。以至於爲人，其形體官知之用，大抵所以殺與所以避殺而已。各求自存，其形體官知，以億萬年之天演而底於如是，其殺所以自存也，其避殺亦所以言存也。經物競之烈，劣者早亡，惟能體合而存者，其種益進，此其大經也。羣學天演之事也。人蟲之耳目手足，與一切本性，以奉生者，皆必有其利用之實。一攫以求食者，無已；一求免於攫而見食者，亦無已。是故目莫疾於鷲鳥，此非泰始而然也。其不疾者，以艱食而漸亡。其疾者，以天擇而蕃滋焉。故鷲鳥以目疾特傳，足莫迅於食薦，其不迅者，爲豺虎之食而盡矣。而豺虎以求食之愈難也，亦存而衍，其迅足而善伺者，故天演之事，其能殺與所殺二者形體之完利，有交相進者焉。不獨形體有交進也，其官知亦然。警者遇險而蚤覺，蠢者當機而晚悟，蚤覺

者傳而衍。晚悟者漸以亡也。黠者以善伺而得食。鈍者以驚物而常飢。如是黠者有其子孫。而鈍者絕其種嗣。故自有生物以還。自然者用其相攻以範進。乎庶類員。顧方趾之倫。其受範於自然亦如此耳。豈能違哉。故戰爭者起於爲己之殷也。猶庶類之爭存。所以範其形體。官知以自進於無窮者。蓋始於太初。而至今猶未艾也。請更舉一大驗以徵其功。

自其最顯之用而言之。則戰之於初民也。常鋤其種種不宜。而存其宜。宜者何。合於所當之時勢。力能自厚其生者也。雜種並居而養之者有限。則爭興焉。於是比權量力。種之弱者怯者。忍不足以濟功。智不足以乘勢。睽分溷散。其羣不合。雖合不牢。如是者皆負而早滅。負者滅。故勝者存。而存者皆有以自厚其生者也。

自淺演者滅。深演者存。斯羣之能事進矣。顧其進不止此。以存者常奮發而有爲。爲之久而成習。習乃氣質漸變。有以錫羨垂美。以及其子孫。觀北美土番之爲獵。其跡物窮狡。幾視聽於無形。當此之時。其耳目手足之力。知感神明之用。若將竭而無餘。則知數種爭存。當物競大烈之秋。其所以磨鈍厲精。用曾益其所不能者衆矣。然此猶見之於初民之遠者也。卽觀之於吾民之近。常見督捕之所以發姦者。愈警則盜賊之所以自覆者。愈神使捕者由此而易方。所捕者亦從之而益巧。故羣無間於大小。其爭之有以相勝也。亦無窮。而能所二者之

智力交進。凡此皆他術之所不能成。惟物競之烈。有以就之。其始也。乃所以逃死。其演也。乃所以遂生。

且百工之事。惟以羣之有戰。而後致其精者。又不知凡幾也。蓋生者物之所最保。故戰者亦物之所最謹。知其器攻。苦相懸。爲一己死生之所係。斯其術智用而耳目手足無餘力矣。此技之所以精。而巧之所以極也。向使非戰。孰爲爲之。雖百工之苦。惡行濫。至今日猶等於結繩刻耒之世可也。今夫器有三世。始曰石。繼曰銅。最後曰鐵。當石之世。其粗而橈固。無論已。乃至所以獵。所以戰之。鑿斧斤。則鑿錫精瑩。擊疾銛利。雖金之世。不過此也。非澳諸洲之蠻。方其始通。猶石世也。有見其石杵。與所乘以戰之舢舨。皆窮工極精。盡其種之能事。由是而知戰守之事。有獎功勸巧之至用。至於度銅鐵之世。洎中古之時。而器待兵精之例。猶可見也。以其時之兜鍪甲盾。與尋常鋼鐵諸器。比而觀之。則知彼求所以傷人。與所以違傷之意。實較他念爲殷。故常竭智力。以爲兵器之益精。而他業之脩。從之而至。此工業天演之常然也。卽如最晚之火藥。其始所以戰也。而鑛路之開闢。非此無以收摧堅破窒之功。他若壓鋼。若燐鋼。始所以爲巨礮。所以爲游雷。而卒之乃用於一切之機器。皆此理也。故曰百工之事。待兵戰而後精。

且羣之合也。又非戰不爲功。由遊牧散處。隨畜薦居之民。浸假而爲大部。由大部浸假而爲城郭之國。凡皆苦於戰爭。力求自存。而後出此耳。始也種與種爲仇。而其勢常散。戰勝攻取。暨合猶分。顧有時焉。解仇結盟。而其羣終合。由部成國。由小國成大邦。而後相爲生養之制。興而文物聲明稍稍著。蓋其進於是也。有三塗焉。始也兵連而不解。自有城郭。則且戰且休。民得以其閒脩生事一也。始所係俘動爲全種。及其成國有亡。有存。雖有紛爭。根本不廢。二也。始以民寡地偏。無通功易事之制。其羣彌大。斯分功之局。張三也。羣演爲功至緩。始也以兵爭所逼。而大羣興。繼也以羣大而後生事。周免於戰爭之酷烈。以兵合羣。以羣息兵。非兵則羣斷。無由合也。且所謂兵以合羣。羣則富強。文明之機見者。誠人羣天演所同然。於古今文野之民。皆可驗者也。每見今世非墨亞澳諸洲。其間倥侗半化之民。經戰勝而合。其於文明。皆有進步。傳記所垂。凡種之古有而今亡者。亦於此例爲反證。卽觀本國前載。鄰國所經。自羅馬不綱。小侯競霸。亦必拂特制毀。共主當陽。慄慄之民。方有息肩之日。卽最晚之德意志。其夷羣小以統於一尊。畢斯麻克以謂鐵血之所範。縱不盡爾。然不可謂其局非待戰而後形也。且富盛文明。無象寄於相生相養之中。農工商賈者。生養之大器也。生養之局大者。其分功之局亦必繁。而分功之繁。非有大羣。莫能辦也。以吾英之織廠。置諸波斯安息之

中其一日之所出者。已衣被其通國而有餘。周終歲之需而不乏。則糜財動衆以張皇其無用者。雖至愚之民不爲。矧財與衆之無由致耶。又設以今英倫鈔業。置諸撒遜種人未至此島之日。民方自耕以爲食。家方自織以爲衣。將其物何用乎。是知一切之業。能所交推。必有大羣而後有大業。既有其大業。而其羣乃愈蒸。方其未至。雖強而效。其道無由。卽效之而成。亦於羣無益。且有害也。是故非戰無以合羣。非合羣無以發業。推之德慧術知。廉恥禮樂。皆有待於富庶。斯皆有待於合羣。斯皆有待於戰爭。此誠例之不刊者矣。

卽勤動之習。懷刑逾度之風。民之能然。亦在用武詰戎之後。特其因果。不若前之徑而易知耳。蓋初民之性。輕疾剽忽。無持重有恆之心。必旣受羈縻。常加壓力。累世之後。乃受之若性。可與圖久大之功。此其例知之舊矣。欲爲自由之羣。其民必先於自治。自治之能事。非太始之民而遂然也。必先假外力以威服之。威服之事。始奴虜之於主人。繼之以專制之君。上又繼之以有限之君權。又繼之以立憲之政柄。至於治之又久。化浹習馴。夫而後可不受治於出法之人。而受治於自立之法。知爲羣之公利。知爲己之天職。凡人與人之交際。平通公信。若皆乘之於自然而致。治之隆已見。然而不可勉而致也。民品未優。羣競方烈。不尊其主治之權。猶童子而去其師保。使入五都之市。穀擊之衢。其殄可翹而俟也。夫非與於不仁之

以下言兵  
爭善羣之  
用理有所  
極若過其  
時勢必爲  
害此爲己  
可之教必  
終行不

甚者耶。

以上所言皆羣學之要例而偏於爲人之教者常有所蔽而不知故由其道以治羣羣之治無由進也雖然豈獨偏於爲人之教者有所蔽哉爲己所蔽與此特相反耳其害羣均也民始爲羣空洞顛蒙當此時而有戰其效常鋤弱而殖彊數種之中弱種先斃一種之內弱民先耘故有戰爭而民之智力交進雖然惟於初民其效如此羣制既立文教已行戰之於羣效與此反蓋初民之戰也常盡其羣以爲之此於畋獵游牧種民可得驗也盡羣以戰方接其強者以善戰而存即敗其疾者以善走後死弱與蹇者固無幸矣羣制既備民業不同舉國男子有行有居故戰死者皆其羣之精壯而其免以傳種者多癰罷殘疾之民如吾英常備之旅方之他國固爲不多然每調募其爲軍醫所黜以爲不及格者甚衆即此可以知其事之耘強而存弱耘強存弱斯害羣矣近百年來法國每逢調發皆選國中驍壯之尤者前伍告亡後旅繼發數傳之後其齊民之形幹遂庫尺籍可見其異今夫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於羣皆至重也而以民力爲之基礎必精力充強而後腦脊榮暢而思深血氣和平而情正故民形幹薈庫而羸病多有者其於羣道非細故也且其害不僅見於健男子之多死亡也自精壯丁男皆從軍旅故田野鋤犁之事不得不資之婦人勞苦既過筋力遂衰所

乳之兒種亦日下此又驗於法國而見其果然者也故曰戰之爲事自羣制既立文教既行之後言之不僅於民力民智少所摩厲精進也且常得退羣之效焉

向謂兵戰可以合羣合羣而民業進民業進而文物興雖然此言其紆而曲致者耳至直接之效則戰於民業成之者少毀之者多出車攻城理禱蔽舉衝櫓勝則內醜而華樂死者破家夷者共藥矛戟折環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十年之田所不償也向使無戰是人與物之所儲皆興業殖貨之資也且農工商賈四者有相待之用焉驅其一以從軍旅羣業將蹇而不行國財之日乏物產之不登皆兵連戰深階之厲也彼敗而失地償費空數百千家之積蓄致數百年之後災者滋無論已且國而尙武功榮死鬪也則其民必以脩學問業爲大愚必以力田懋遷爲汚處此考之往史所見於斯巴丹與雅典二羣之異治者也故曰樂戰之國不徒其虛中殘業民生凋乏已也以其偏重民智民德亦以日荒德智旣荒故其羣之業愈益敗

且黷武之害於民德尤有其大且深者蓋兵權民權不兩立者也軍旅之威柄必統於一尊平等之義無由以立是以專制之國必以武備爲爪牙非以圍其外也固以臨其民使之莫敢抗也如是之國其治必不平而羣氣常散不平而散其羣之衰滅特早暮耳此兵戰之端

所以終爲羣之蠱賊也。今夫民懷自營之私，大用而不能自克者，必毒之以嚴重之治。權故治之寬猛，制之衆專，視民心自營之深淺，其自營淺者，其愛人之意深也。崇尙威武，袞席金革之衆，其愛人之意無由深，且豈徒無由深而已？方將勸爲劫奪之事，以淫夷同類爲可樂。其有事也，則致其很戾，殘忍於寇讐，其無事也，亦致其很戾，殘忍於鄉黨。肌之重繭者，不知痒痛也。習爲殺人之人，其方寸靈臺重繭久矣。烏有惻隱之端見於愛人利物之事者乎？由是而豪暴武斷，侵弱陵寡，視爲故常，亦由是其民風常慳吝，慳悍而號難治。當此之時，非武健嚴酷之政，不爲功。是故治之寬猛，制之衆專，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宜民主者爲之，專制則不安。宜專制者爲之，立憲則不治。大抵皆民所自取者。民方奮其爲己之私，不節之以爲人之義，徒欲其治之時雍大同，咸和以常享自由之幸福。雖與之以是，彼不能一朝居也。故爲己之極，乃有戰爭。兵者純爲己地，不爲人地者也。以其純於爲己，故其效常主於敗羣。今以天下爲一家，一言戰而二害生焉。近者冒其當戰之死傷，遠者保其敗羣之凶德。二者皆宇宙之患氣，而其遠者之爲患尤深也。

總大要而言之，蠻夷之教，復讐報怨，稱天而行，爲子臣弟友之常分，使此義不衰，其羣終爲蠻野。蓋彼殺而此亦殺，尤效無窮。況立教者，又謂其事爲不容己之天責，羣之質點，抵力方

剛愛力盡泯。欲膈合以爲大羣。死條守要。爲文明之業。以相善其生養難矣。民而如是。國亦有然。一洲衆國。欲棄其淺化。進於大和。必解忿釋仇。易其舊俗。而後民有息喙之日。而富教之政有所於施。非不知力征經營。弱肉強食。於厲世摩鈍之事。有所賴也。獨文治既蒸之餘。則於民之身力心德。二者皆殘。而於心德之害尤鉅。蓋流血夷傷之事。羣演未深。其於民種。猶有芸弱殖強之效。其時民德既薄。亦不以戰爭之酷烈。遂至益其殘忍。取相愛之心德而枯亡之。洎夫文治既張。民與民分功。國與國相倚。此時而戰。所亡必多。以亂易治。以暴易仁。雖芸劣殖優之例。尙有行夫其中。而得也終不勝其喪。進也常不敵其亡。是故中天而後物競。天擇凡所以去劣存宜。用演進人道於無窮者。不假流血之兵爭。而資無形之羣競。農工商賈之業。各求相勝。其戰熾然於此之時。彼有以厚其民生。而蕃殖其種姓者。必智德力三者程度皆高。而知所以趨吉避凶。而後可劣者日角不勝。生機坐微。嗟夫。今日滅種亡國之事。固無待於干戈稱比。而弓矢張。而其禍方之古初。則倍蓰爲醜也。

然而彼習於爲己相勝之教者。不之知也。人自童子以至丁年。其性情與淺演之初民相若。樂戰鬪。通輕俠。於是誦鄂謨之詩歌。讀大秦之舊史。奮慮偪億。恨不起古人而從之。而心習之成。遂永永以戰爲榮。以媾爲辱。彼於吾例。固無覩也。況降心抑意。以審歷史之事實乎。卽

以下言爲  
己爲人二  
者舉不可  
廢其於羣  
也猶天學  
家言行星  
軌道者必  
有毗心切  
線二力而  
後得其軌  
形之真也

提耳而命之。大聲以呼之。若存若亡而已。吉賁之撰羅馬亡國記也。有孰知國家之衰弊。卽存於民生樂業之中。雖後人見之。而當其世者不悟也。方其長久治安。夫旣取其國脈而陰。醜漸毒之矣。豈待履之而後知其危哉。夫吉賁之論如此。此何異言民相保交通之爲日愈長。其所以爲羣之德愈遜。而其國乃日卽於敗亡乎。然則自其反而言之。世必元黃互爭。彼是相滅。而後民能爲其體合。而相生相養之事。乃從而益張也。此無他。以初民之例。律旣進之羣。而不悟其甚異耳。

向之所論。蓋言二教之失中。顧以學說名篇者。學與教相表裏也。自其所學如是。則輿論羣變。直無往而可得其真。蓋民於二義之用。非能劑而得其中也。常一此而一彼。則無怪國論清議。矛盾相乘。無往而非一偏之說矣。

然則使吾民之智。果有加乎前。是紛然舛馳者。不可以已乎。夫忘己爲物之說。其不可行明矣。保持身家。圍遏侮奪。則所主者一義。登講場。宣宗教。明己諭衆。所稱道者又一義。旣稱其義。而又心識其不然。非自欺欺。今夫親之於子。其行愛可謂忘己者矣。則爲人之教之眞行也。然其勢不可以不自爲。飢必食。渴必飲。寒必火與衣。而後有以哺兒。而爲其所怙恃。脫不如此。則身亡而兒從之。家有蹙蹙治生之男子。彼婦孺所仰以爲活者也。將於其家有爲人。

之恩必於其羣有爲己之實斯其義不旣明矣乎。故使生而自爲者非則生以爲人者亦誤。中庸之道惟兩利而俱存之曰生所以爲己爲人而已。是說也不獨衆人所共信且爲人道之所共由。則與其持爲人之說使德行爲聲不中實之寡言何若質言其實之爲得理乎。以爲人之教過致虛懸而不可行爲己之橫流亦遂沿而不可止。乃今庶幾可以悟其術之不行爲己非輔以爲人之公固不可矣。夫爲己之義莫大於復讐故舊教標之爲宗旨雖然其言不可用也。吾黨祈福受釐之際則曰吾之愛人宜如己也。吾之報怨將以德也。乃至朝堂之所申辨報章之所發明州閭之會酣燕之頃之所談則曰是不共戴天者也是不與同國者也是吾國體民直之所必爭也。其前後違反如是豈病狂而不惠抑契懦而自欺不然何日言忘己殉人爲至德矣。至於行事則犯者所必校。豈盲而不視抑其善忘不然何旣以損己利人爲尊行矣。忽而亟稱猥讚是睚眦必復惡聲必反者爲壯夫耶。則信矣。吾國向者所主之義言乃沿於蠻野之先於義無取而不可以不更也。蓋二教皆善惡雜何以言之。爲己爲人皆資勇果勇果本於形氣者也。爲人獸之所共有而視其所以行之者何如。使其用之以求其天直。猶言所雖享之權利以禦暴虐以遏侵欺可貴者也。冒艱險犯威嚴以保夫己與羣之所共守杜強梗者之侮奪愈可貴也。以振人於厄雖斷肢體傷性命有不辭是尤可貴。乃至

以下言愛國同此愛國故同此愛國能愛國惟能愛國其亦以存國而亦以存國此亦以存國感此亦以存國之所難言又其一難

所爲者非親戚非同種此其用心謂爲同天而象帝斯其行勇亦爲人道之至尊所謂可貴至斯而極則反是而觀勇之不足貴者有所屬矣意純起於自私所求者非其應得之天直雖曰勇果殆與禽德鄰也故好勇而不知義不獨爲之者非也譽者與有罪焉何則以其獎敗德而損羣誼也夫形氣之德非受命於理則不尊故理與氣俱者爲人道之勇而氣不循理者禽獸之勇也

吾書非言德行者也所不厭往復者欲以明二教之用苟不折其中則無以爲羣學之精義嗜人言八緯之軌也必毗心之力與切線之力合而言之而後軌之眞形見而躔次可知也故治羣學者欲知羣軌之所趨其么匿之愛力抵力二者之用亦不可以偏忘

### 國拘第九

曲乎直乎是吾國已此美利堅之民所常常稱道者也往者吾英議院之本源黨以其音變法常云宜

從本源入手故有是稱亦數稱此言以謂愛國之道固宜如此顧愛國則誠愛國矣而懷如是之見者

與言一羣之事變求其坦蕩平通以無偏之心觀羣演之實者殆無望已蓋羣學之所參伍並觀非一國一種人之事欲爲之而無失其眞必其心具至平之衡極明之鏡而後可彼蔽於一種之私囿於一國之意者雖欲爲是有不能也此第即一二遠莫已涉之羣變而徵之

可以立悟。自哥倫伯鑿空西海以來。爲時僅三百餘載耳。乃今南北二洲之間。無所往而非白種。且今大不列顛之號爲英民者。皆客種也。此島舊族。掃地殆盡。夫奪人之地。以長其子孫。事豈盡合於義。而白人羣進退爲言。則存優去劣。固大地人類之所以日蒸。故通以云之。於羣道乃進而非退。而還問之。地主。人則吾不知。茵塵之土。番不列顛之舊種。其。國。絕。種。之。痛。當。如。何。也。故曰。困於一國之意者。無由參伍而並觀。以得羣理之至實。治爲羣學之頃。必解。弢。鑿。袂。以。盡。脫。於。國。拘。知。吾。國。吾。種。之。於。世。間。不。過。爲。諸。羣。之。一。體。既。莫。不。有。其。前。規。亦。莫。不。有。其。來。葉。使。他。日。異。種。之。民。有。以。勝。我。則。彼。之。於。我。猶。我。之。於。古。人。耳。夫。何。怪。焉。必。其。心。能。爲。此。慮。而。後。知。羣。例。之。無。親。而。其。學。非。爲。一。國。一。種。之。民。起。義。國。拘。之。深。淺。所。與。大。理。之。語。相。比。例。爲。多。寡。者。也。

雖然。心。量。之。最。難。企。及。者。無。踰。此。矣。向。者。吾。於。情。替。之。篇。嘗。言。尊。尙。勢。權。殆。出。於。民。之。天。性。而。最。難。祛。是。國。拘。之。情。正。與。相。若。國。拘。而。美。其。稱。曰。愛。國。愛。國。猶。前。者。之。爲。尊。君。也。尊。君。與。愛。國。之。情。合。而。羣。道。乃。立。乃。固。方。天。演。之。未。深。而。人。道。之。猶。苦。也。必。有。尊。君。之。情。而。後。民。與。民。相。安。而。羣。可。以。不。渙。亦。必。有。愛。國。之。意。而。後。羣。與。羣。相。忌。而。世。汙。以。小。康。凡。此。皆。嬗。蛻。之。世。所。必。不。可。少。者。也。故。合。羣。通。功。之。局。泊。其。中。之。制。度。百。爲。皆。視。民。之。二。德。而。後。立。使。爲。么。

以下明愛國之過與爲己之私同出於一源然爲己之私易見而愛國之過難知

匿者。一一無保固拓都之心。則其質點之愛力已亡。而訢合之事無由見。且往世之民。豈無愛力甚微。而泛然相值。聚以爲國者乎。經物競之烈。其不爲最宜之存久矣。蓋愛力既微。而泛然相值。則舍己爲羣之誼不行。所以禦天行者不深。而其羣之合不固。今日之羣。大抵皆經天擇而宜於爲存者也。皆愛力較大。而尊君與愛國之德並優者也。顧二德優。而宜於羣矣。而以治羣學。則不能以無蔽尊君此君字兼專制共治而言凡出政之門皆是之蔽。見於情瞽。而此篇之所辨。則大抵皆從愛國而有之。

夫愛國之於一羣。自爲之於一己。二者出於同源。而皆有其可言之理。彼矜其所生之羣者。矜其所以羣之身之影響也。愛其國者。亦愛其所得以爲己之分也。夫誇張其國之富強文明者。以其身與而誇張之耳。其身與者。猶曰在己有此實也。以其種之貴而後能有此也。忿怨其國之見侵者。亦以其身與而忿怨之耳。其身與者。猶曰於己有此損也。以其種之貴而不可以忍此也。故曰愛國之與自爲。二者異用而同源。

前篇謂爲己之意。宜有所折中。則愛國之情。亦不可以過不及。蓋爲己過。則二害興。求利太過。侵人起爭。一也。自許而驕。即功多敗。二也。其不及者。亦有二害。忽於應得。誨盜勸貪。一也。自待甚吝。失時墮功。二也。於愛國之意亦然。其情過者。外之則侮鄰伐國。禍結兵連。內之則

獻頌導諛。虛僞成俗。其情不及者。外之將喪其所守。長資覲覲。內之則因循偷安。而不爲奮發。

顧此篇所指之國拘。重其效於意識之中。而其見於行事者。未暇兼舉而詳論。蓋爲己不倫。則人己之間。用心皆謬。察物策事。將皆失真。愛國過中。亦於羣變多失實者。若夫不及之失。雖亦有事效之可言。然其事差不常有。其生心害政。亦不若過者之爲殷也。

今夫天良者。不獨人而具之。羣亦有焉。羣之天良。合其民之所有而著者也。雖然。人心之天良。其天演深。羣之天良。其天演淺也。何以言之。今使有人自爲而過。將人人皆知其不仁。甚或深惡而痛絕之。獨至愛國而過。則謂之失德者。未之前聞也。又使有人焉。自訟其尤悔。抑自言其才德之所短。則聞其言者。謂之謙遜。未嘗不以爲懿也。獨至有人焉。自訟其國之不誼。抑所以待其鄰敵者之不仁。則聞者大譁。將目之爲喪心。而以其言爲背本方敵國之與我爭也。使吾取其所爲而爲之。訟直將通國清議。其不以我爲奸民。而與於亂賊者。幾何。方且目我爲鴟梟。自覆巢毀室。而取厥子。而究之無他。不過責善於同種。而於他族有恕辭耳。故同之私也。於自爲之過。則知之。於愛國之過。則不見。故曰其德之演淺也。使大道而果爲公乎。則兩羣之爭。枉直固有定論。彼不使愛國之情過者。誠何辜焉。執公以爲罪。夫是之謂

以下實指  
國拘不可  
以治羣學  
之證其偏  
見於二國  
者之皆文  
明

國拘國拘而不去。則羣與羣交際之義不明。而其心之於羣變也。欲平衡明鑑。參伍並觀。不可得矣。不可得則其學之公例必誣。故欲治羣學。不可以不察國拘。彼坐國拘而失者多矣。請舉一二以徵吾例。

種之自視重者。其視人必輕。布爾敦記非洲黑蠻。呼白人爲老沐猴。支那之民。至今尙號西人爲鬼子。設彼中有甲問乙曰。歐種亦具人形歟。則乙必應曰。否也。高加索疑哈麥特之非人類。而哈麥特亦如是以報之。觀吾國數十年以往。吾等父行所以謂法人者。何如且謂法人例契需無勇。至今猶聞於委巷間也。以云狀貌。則英魁碩美俊。而法委瑣卑微。證之事實。殊不如此。維耳目所接。而自好之情。使辟而失真如此。况形上之事。爲耳目所不可驗者耶。國中徒黨各有主張。己之所附者爲豪桀。聖賢而彼黨之魁。則盜賊無賴也。方宗教之致爭。問於脩教。則公教所爲無所往。而非暴虐。問諸公教。則脩教之所改革。無一事而非背天。若夫二國之史相爲敵讎。則甲之美政。必不可得於乙。書乙之無道。若不勝書於甲。史古之諾曼。貪殘之種也。而言撒遜。轉謂其脩怨之刻深。以法史寫西班牙之伏莽。則淫掠窮凶。以俄人言克噶希亞之興戎。則虔劉無藝。龍蛇起陸之日。戰血元黃之秋。使吾英爲局外。則了了能言其曲直。不幸吾國利害與於其間。則通國報章。黑白皆易位矣。當法人之戡定亞爾芝。

也。大食之民，屈強不附，逃山谷中，法人聚火焚之，英人大呼，謂絕人理。時無幾何，而印度之民叛，我亦旣族而殲之矣。尙懼其未盡死也，則加火於山積之羣屍，又雅墨加之役，焚其邑屋矣。又屠其人民，二者所爲，吾英於人理亦如綫耳。於法人何譏焉？大抵如是之事，行於吾藩屬，則僉曰：是固有所不得已。從權道耳。脫他日他國所行有類此者，彼乃盱衡奮髯，謂此等無論何地，何時行之，無一可者，而操此論者，卽向謂不得已而從權之人也。民爭自由，不受專制之壓力，不爲威惕，不爲彊圉，使其見之於古書，施之於他國，輒慨慕興歎，謂人種不淪於牛馬奴隸者，賴有如是人能爲此等事耳。獨至己之權利勢力，與於其間，則向之所謂美者，乃今爲大逆。瑞士第勒威廉之事，雖不必誠有第勒威廉瑞士人常起以叛其國之暴君某史言其以頑姿說其子頭上爲二乃釋紛也，而聞者之意皆曰：是天與人助固宜，其有成也。獨至種民有毅然不受吾英之壓力者，則易稱許爲怒僂矣。夫身毒之民，亦天所生之一種也。夫豈不宜以自君何於羣起而求脫吾英之銜轡，乃罪大惡極，而無一善之可言。愛爾蘭之不樂爲屬，而欲自爲政，亦其所也。何其爭卽爲不道，而一無可恕之數事者？民之所以用心同也。乃一以爲至公，一以爲大逆，然則非其事之有異也。愛國之私中之甚深，而成此終身不解之大惑，斯黑白自易位耳。

以下言愛國而過自恕而責人其偏見於二國之文質異俗者

是故本拘墟之見以評量彼我之間雖耳目所可驗而亦惑是非顛倒曲直混淆強暴殘賊之行出之於我則爲當然出之於人則爲元愆雖有至公之事向所崇尚頌歎而欲身從之者以其逆我亦加訾謗設本此情以治羣學欲審其至當之情於以求因果之不易不甚難乎今夫取所輕之國之制度以議其美惡欲適如其量固不能何則任情逞臆雖法美意良末由見也矧在其所恨者人而有所恨也必力求其恨之所宜淺則求諸民人風俗之間深則索諸法度政教之際師其成心以爲是非將無往而不見其可恨之實望平意衡情以考夫彼己之實所謂以科學之道治羣學者何可得耶

則更舉一義以明之向謂愛國之忱與自爲之私同出一源蓋自爲不能以無過故愛國亦往往而失中而抑人揚己之風則莫著於宗教我所奉者則以爲至清淨有召和致福之實功而人所守者必以爲左道異端無移風易俗之可道此第卽吾國語言中所謂蠻野文明之二義可以徵之

英語蠻野曰沙斐支溯其最初之本義則野也如野獸失教也引而申之曰殘虐曰渴血而心學二意相守之例行於其間以殘虐渴血之行多見之野與失教者也於是人意先成言及質野之民斯殘賊之思不期自附俄又以質野之民多宗教之所不及則又謂是所以殘

賊渴血者。以未奉吾教故也。而沙斐支乃又有失教之伸義。顧不知是二者皆人意之所爲。於事實渺不相涉。向使其人有治心之功。能克其虛僞自大之意。則將有相反之徵。知殘虐渴血之所爲。與質野無教之俗。二者各自爲義。而不必常合。如今之人意也。

往吾海軍舟將穀格。周流全球。抵太平洋之新島。歸而紀其風土。如大希滇諸島。其中民德。往往天真未鑿。有高於素號文明之民數等者。卽以盜竊一端言之。雖島民時亦犯此。願以比舟中之衆。自拔其舟之舷釘。以畀島婦資夜合者。其情罪輕重之懸遠矣。逮穀格執賊索賊。島民吐實。獄具穀格將鞭其水手。島民乃謀與偕逃。不克。則涕泗交頤。不忍見水手之縛而受榜也。又其書記穀格死事甚悉。雖其說不必盡信。然於此見汕椎芝俗呼檀香山島民。始所以親待遠人者甚摯。自經侮虐。且慮橫逆之狎至也。始易其初心。他客遊記所言。什九相若。大抵始通之時。其待遠人皆甚親厚。溯齟齬所由起。則文明者之過常先。質野者所爲。相報以直而已。如太平洋北有查辣特島族。必俟舟將嘉提勒之衆。先啓釁端而後復之是也。由來文質二民。相寇之事。大較如此。教士威廉見殺於額羅孟加。說者張皇其事。謂爲狼子野心之明證。顧後有考其實者。知其禍始發於歐人。彼前遊其地。而所爲至不道。致此怨毒。古魯泔金岸記載一千八百十二年二月。土人殺英將沐禮直。英人大怒。毀其城鎮。砦堡無算。

後英船有過韋尼巴名其地者。必注半舷之礮。遙擊其城。示不忘舊怨也。又伊爾英言加達支那土番於西班牙入寇。拒之甚力。數年之後。班將阿節達興師問罪。入其境。無少長男女皆屠之。後嬰什戈以患風入其海口。土人乃不念舊嫌。相待殊厚。嬰歸輒告人曰。野蠻文明之稱。公等特以臆命之耳。以余所見。名實之間。正相反也。歐人初至亞墨利加日。其殘酷殆非人理。又法人之至多明戈也。使其土人列踞長壕之上。而後案隊發槍殪之。至壕滿不更容。乃連繫男女。載之出海沈濤波中。又西班牙人之至其地也。則係纍其衆。藉以爲奴。遇之尤虐。其相率自殺。無子遺者。而西班牙之人尙圖其自殺之殊狀異態。以示人也。吾意英人之聞此也。將曰是絕非人理之所爲。必他時法班諸國之民。乃有此耳。是固舊教之不神。而所以入人心者淺也。於吾英何有焉。無已。將與述吾黨之舊事。使知所奉宗教。雖號清真。尙未脫吾人於暴行。觀於往日所以待北美土番者。可以悟矣。顧此猶得曰前輩守舊者之所爲也。而今日藩屬中所爲之無道。又將何以自解。夫何必覩縷。又何必遠引。但言近日南海之擄人慘戮足矣。其始也我賣之。坐是而番民死者甚衆。泊番民稍稍脩怨。我乃執此問罪。大張撻伐。駢戕曹誅。不辨良莠。嗟乎。吾教清真。其入於人心者乃如此乎。則勿輕自恕而厚責他族也。

總前說而觀之。愛國之忱。人人稱以爲懿。然設用之而過。徒擴自爲之私。所傷彌廣。未見其足稱也。將使情惑。而所以論羣者。必失其真。而無與於大道。文質種族相與之間。吾之所以待人。雖甚病有不見。雖小善有不忘。彼之所以加我。雖甚厚常所忽。苟有過必復之。雖曲在我。而過吾先不肯竟也。此無他。其自視也過重。則視人也過輕。重己而輕人。則愛國之爲也。自有景教來。其所以祛戾氣。而增人道愛力者固衆矣。獨惜世之奉者。錄其功常過其實。不知羣不必景教。而進化者亦甚多也。東方有聖人曰佛。其所立宗教。於脩己度世之事。斷然有可言者。是亦羣變之絕大因緣也。故往者牧師李登言淨飯王子之所爲。使景教之士。平其心而論之。其不發憤增愧者。殆無有也。顧雖有明證。而吾人置之不道。夫治羣學乃有所置而弗道。則所見不能不偏。偏則妄。妄而本之以爲羣例。則害生。是故欲治羣學。捨公聽並觀。謹遏其私。若格致諸科學之所前爲者。無他道也。

以下亦言愛國之偏。以爲害於國。而見於法。德二國證人者。爲證。

今夫愛國之偏之爲害。有不勝枚舉者焉。欲證生心害政之實。請言法德之事。夫法人之自大久矣。天下之所共聞也。底亞斯之著書也。揚扞敷閱。宣國威而廣民志。其中無幾微之疑辭。而法之人亦從而信之。夫揚己者固不能無抑人。其始猶爲空言。久之遂以爲事實。至以爲事實。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在己莫不以爲盡美善也。其在人則曰是固不足加意。

也。往者普法之戰。法人自詭必勝。故其師之出也。但具德之地圖。凡鹿林以西之圖。未嘗有也。三戰而德兵入國。反客爲主。法之兵事。逾禁其未交也。凡敵之所爲。皆不知其已交也。凡所以善敗者。舉無有無他。惟自大一念。致如此耳。嗚呼。可不懼哉。卽至文章學問。物產藝能。凡法人之說。其所以大遠物情。而貽譏遠近者。大率坐此。武邇士著化學錄。其發端曰。化學者。法國之學也。陰格理畫鄂謨加冕圖。推鄂謨爲詩中王者。而以後代以詩鳴者爲徒從。盡法之詩家。皆居前列。而吾英之狹斯丕爾。乃在隅奧。著其形於若存若亡之間。又立藝宮。凡古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但有制作。無不畢列。法之藝人。雖無所知名。而亦廁至英之奈端。則攢不得與噫。奈端制作俱在。有心知耳目之用者。自能知之。豈假列否。爲其人其國之榮辱乎。獨法人所爲如此。其爲自大之私之所害。而所果於民智國政者。滋可知已。維陀休固大言炎炎。謂法蘭西爲世界之救主。或且謂巴黎儻毀。則文明之無盡燈以滅。揣此曹之意。固謂法爲天下師資。而更無所事於下學。天下之所宜講而明者。法之義理學術耳。而天下又安能有以益法者乎。不知正惟法人學術。其有待於他國之切磋者。最急。必得此而後有以去其廉隅之過劇。與其執一之偏也。惟法之於學術也。其用心如此。故其論羣。與所以察羣變者。亦常榮而寡實。法人言羣學者。莫著於恭德。然亦自許太過。以愛國不倫。往往有謬

悠之說。如欲立人道正教。取法國之制度而更始之。著爲天下模楷。可使五洲之俗。一道同風。且以此爲及身可見之事。無待後人也。今其人往矣。而法之見象何如。其前路又何如。吾由是而知彼中於愛國之私者。必不足與於羣學之實也。

自大之情。拓之而爲愛國矣。設不幸有戰勝之功。則其醜必愈張而不可遏。以其情而觀世變。論民品所失滋多。此察之近日之日耳曼。可以徵吾說之非妄。不佞近得一日耳曼友人書。其言曰。往法德二邦。其民德之最不同者。莫若法人之在在自滿。而德人之自視。歛然。乃自戰勝以來。此風不可見矣。其尤可憎者。莫若德之公黨。於一席之談。聽其言之所及者。德之國俗。德之維新。德之合邦。德之一統。德之陸旅。德之海軍。德人之宗教。與德人之藝學。已耳。徒取法人而訕笑譏議之。而不知己之所爲。正法人之痼疾。而譯之以德語者也。一日吾與一知名哲學家談。吾謂哲學之業。若聯歐洲諸邦而爲之學會。萃各國之長。互相磨淬。若格致名算諸學之所爲者。此學或可以大進。乃吾友之意。殊不謂然。曰。就令此會可成。未見於此科之果有益也。蓋將使德之學者。意識有所影響牽掣。而不得以孤行也。且謂愛智之學。惟德爲精。德人而外。其爲斯道推轂者。其意大利乎。而求其所以重意之故。則以意人哲學多從德說。凡德國此科之書。雖無足重輕者。意亦不廢也。其自滿之謬如此。愛國之意。雖

以下乃言  
愛國之偏  
爲之反對  
偏貶國之

與爲己爲同源。願己與國相形。又國輕而已重。故其意常欲以國從己。而不審其議之果可行否也。書中又云。一日者公黨正聚議間。有哲學教習某者。正色昌言。吾德治制。百度已張。其所未定者。獨服色一事耳。坐中聞此。相視目笑。少選間。又一人起言。德國合邦以後。宗教尤宜劃一。宜定一尊。而悉廢其餘。使民奉爲國教。庶幾道一風同。蒸爲美俗。諸語不知以自由公理衡之前客所言。雖謬其侵民。猶淺後客所言。雖關宏旨。其侵民實深。歐洲三百年所爭以宗教自由爲最烈。而客生當今世。敢爲此言。苟非喪心。殆無日矣。

不佞於愛國之偏。既詳若此。此外一家之史。一市之談。有目有耳者。當自得之。無取更爲贅詞。獨是愛國偏矣。而人情尙有貶國之偏。與愛國之私爲反對。又未嘗不爲生心之害。雖其害不若愛國之偏之已甚。然使畧而不言。將於羣學爲漏義。

英民議論之際。好爲貶國者。固不乏人。然言政制。則低徊歎其盡美。時有不足。不過嗾嗾於綱紀之不嚴。政策之不一。謂不若他國主權尊重者。所得功利之優。至於宗教。尤人人以此自多。然亦病異說之凌雜。謂宜以國教爲依歸。不得小己自由。各行其意。凡此皆貶國之情之見端。然於風俗政理之大同。則莫敢訾議也。至於他事。則自損之議。持之者多。言之者過。聽者意從而移。施於事實。未爲無弊。輒近學士搢紳。聞見日多。知能愈富。貶國之見。常與俱。

深。一時相阿。遂成風尚。語或違中。多不根之論。不知國之政教。成立綦難。使議者弗察。動言紛更。乍埋乍掘。民莫適主。此其害羣。以較愛國之偏。特一間耳。

貶國而過。各有由然。賢愚不齊。畧區三等。惡聞夸者之言。訖然自滿。抑人揚己。多失其平。於是本其誠心。思所救正。矯枉過直。容不自知。此其一也。亦有養智驚愚。自矜博學。輕蔑舊制。遠引異邦。持論非平。苟竊聲譽。又其一也。最下。國之掌故。毫未有知。輕易猖狂。逞其好罵。又其一也。三者心術不同如此。今欲著貶國之失。但使言之成理。皆置不談。獨取紕繆無聊。畧資舉似。則如近日英人。好言吾英製造無新術之可言。學問鮮新理之創獲。亦有一二報章。言法能創物。英主改良。又如近事。一英國律師。對衆昌言。謂英吉利不長科學。又昨者倫敦時報。鋪張時宰格來斯敦閱時之論。謂英國學者於玄理妙道。無所進取。日見退行。載者輒謂此爲樵實之玄談。不刊之名論。凡此皆貶國之情。用之而過。致其說不倫如此。夫近世英人。學術所至。事有成績。豈可以意矯稱。彼向爲此言者。祇自褻其所治之偏。徒知琢磨文學。於格致藝術。與夫智學窮理之功。槩乎未之有聞也。若讀者不嫌翻縷。僕請歷舉。以證其說之誣。吾於是得一人焉。雅訥瑪豆是已。夫雅訥。吾英之名宿也。閒嘗著書。歷指英人所短。自其用意而觀之。將其言不獨爲無罪。且實有可尙者焉。蓋深知氣矜之無益於事實。而徒用

以下乃歷  
舉貶氏之  
雅而駁之  
言雅納爲  
著雅納之  
貶國家之  
眉目

長驕而害政也。則刺取吾所習而不自知。與夫自許過情之論而著之。其言絕痛。欲國民借鑒。而加改良。此其功不可沒也。如譏英人緣宗教勤苦薰脩之說。不知人道期於樂易。乃以谿刻自處爲脩己之大經。雖智者日悟其非。其說尙沿而不廢。又謂吾國近者以商戰之殷。功利之說日以益熾。又譏俗論吾國於宗教奉行獨謹。用此迓集天庥。過於餘國。凡此皆明於自鏡。足以療愚者也。顧雅訥知反其自大之私矣。又往往爲之而過。致授所譏者以口實。而掩其前語之公。今請卽其所過之言匡之可乎。

閒嘗竊思其所以知雅訥之立言。非誠察事實。衡至當以出之也。意主必反自大者之浮夸。而不圖或溢乎其量也。如雅訥將黜盧拔。所稱吾國美俗之不實。則證之以某所女子自殺所生之近事。不知此未足以破盧拔之說也。使雅訥而欲爲此。則宜證殺兒之事。吾英於餘國爲獨多。乃英於此俗非獨盛也。試思巴黎鞠孩之所。幾徧近郊。名曰恤孤。實與棄兒無別。以是與雅訥之所刺譏者較。則吾國所犯。不亦甚小而無足道者耶。且使論事而循雅訥之術也。則以矛盾盾。雖舉其所言而盡破之易耳。近三十年歐洲大陸之民。其在吾英爲劫掠殺人之事者十餘輩。設吾以是遂謂大陸政化之已卑。雅訥將吾許乎。如其否也。則於己說又何處焉。且彼謂大陸諸國治具日張。纖悉皆舉。爲吾英所亟宜則倣者矣。然使不佞刺其

某國某年紀盛之會。民觀者以洶涌之故。十四人死而數百人傷。又如德之名醫韋爾周言。柏林產兒。期年之內。三常一死。其死率自千八百五十四年至今。千八百六十四年。所增至倍。設以是證德人治具之多。際不較雅訥之所爲爲確鑿乎。是故論政俗不錄其大凡。而徒毛舉所便於已說者。以爲證。則無論何羣。皆可使之不黔而黑。不壅而白也。

夫雅訥之論政。其所由之術。於名學爲破例。旣如此矣。則更卽其所揭之辭意觀之。以察其是非之奚若。雅訥曰。有意識之世界。有事功之世界。二者相資不可畸絕。英人之貧於意識。猶法人之短於事功也。今姑如雅訥言。謂吾英於事業爲不貧。而因之於意識爲不富。則其意若謂。事功之成。與意識之審。絕爲兩事而不相涉也者。不知此大誤也。夫執業經營之際。其操術應者。其識慮必精。故有圖非常之原。而功效若操券者。慮周於處處。因緣逕術。坐而策之。策而皆得其實。故耳。其所以異於爲之而無成者。此於未然之果。見之眞而無所遁。彼於將然之效。所見不眞。且多忽遺。故也。然則意識顧不重乎。夫存之一心。則爲意識發之於外。斯爲事功。畫一策。建一謀。莫非意也。一謀一策。以時境之屢遷。故多新而少。故則其爲意慮也。亦多創而寡。因謀之而可施。策之而可用者。其所慮審而所畫明也。施之而行用之而效者。其慮之詳盡。其畫之精當。其果效欲不與相應而不能也。今夫大陸諸國之民。其習於

水者。莫若和蘭。乃其都安蒙斯。曷登之食水。待英公司而後辦。納波羅之澤國。終古沮洳。意大里之君若民。安之若素。待英民爲之導瀉。而後土又可耕。凡此皆意想。慮之不及。而事功。從以屈耳。他若法德諸國。皆雅訥所謂意勝之民矣。顧何以吐盧布爾多諸邑。非英人爲之經畫。則無煤氣之可燃。鄂崙之河源。懸瀑數十百尺。惟英人知其可用。伏管引流。得一萬匹之馬力。以售製造諸廠。獲厚利焉。彼之不爲。非知其有利而不屑也。亦識不及耳。他若歐洲都會。比之布魯蘇德之柏林。澳之維也納。其閒民用之水火。皆治之以英人。夫德誠吾歐之健者。俯拾仰取。其趨利未嘗後人。然以如是之業。讓吾英者。非意勝而事不及也。策之不明。恐無所利而不敢發耳。故英之開物而成務也。往往其始爲他國之所疑憚。而以爲不可成。慮成於素。毅然爲之。而奇功遂著。此如一千八百一十七年所始試之汽舟。格布林之民。相聚大駭。乃不數年。汽舟度額蘭。而通英美。是豈慮之不審。畫之不明者之所能至也。耶。據理以施術。畫明而慮審。成非常之原。而庸愚畏之。皆於意識爭優劣耳。今夫額蘭。葭深一萬八千尺。有奇。纏以巨纜。而相與呼應者。若在一室之閒。是惟古縮地。凌景之神人能耳。而吾國之民。若謀置器於平地者。無他其事。功之必驗。定於意識之已誠。夫豈嚮壁臆造。與狙近功者之所敢跂也哉。何雅訥所云。適與理實相反耶。

將以著雅訥所言之非實。遂使不佞效揚己者之所爲。不得已歷數吾國輓近之所造端。其中有以便人事。有以宏利源。如脫理夫植之汽車。亦有遠於人事。特以見巧思之所極。則如巴伯芝之算數機器。如耶芳斯之辨理機器。雖欲僂指。且不能盡。大抵吾英制作之業。方之他國。以數言則過之。以用言則所關者鉅。欲一二而言之。恐敍次冗長。將越吾書之限。則任學者之自求。不能細也。又其器多及於事功。恐將謂不足破意貧之說。無已。將盡求之於科學之新理。庶幾與所謂意貧爲正對。又恐彼以今爲異於古所云也。故所列於下者。止於十九棋。使於此而有明。彼貶國而自贖者。可以息其喙矣。

夫格致之學。凡有三科。立科一也。閒科二也。著科三也。立科者。理不專於一物。妙衆體而爲言。著科者。事專言其一。宗見立理之用。事而閒科。則介乎二者之間。所考者。雖存於形下。而其理。則可及於萬殊。立科如名數兩門是已。著科若天文。若地質。若官骸。若動植。閒科則總於力質兩大宗。聲電光熱。皆力之變也。無官有官。皆質之體也。今依前次。先自立科言之。於以考百年以來。吾英人之理想。所新得者。其貧富於他邦果何如也。

名學者。理術之統宗。論思之律令也。分內外籀。而格致之筭鑰在焉。故立科首名學。吾英侯失勒格物蒙求。於內籀之術。言簡而所孕者富。遂爲穆勒名學體用之前驅。而穆勒氏體大

思精開鑿洞壑已足爲古今衆說之郭矣。培因乃更取而張之。見名學功用之無窮。自甚精之科學。洎至粗之日。用莫能外也。若夫外籀之進。彭丹佐治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於所謂之端。立普專之別。摩庚氏緯之以數學。而所造益精。此實細亞里斯多德未竟之緒。耶方斯創三圈之法。分相容相距相掩。而萬類之陰陽同異。皆可求諸跡象之間。向使如是而止。數十年中斯學進步。已爲無限。況乎其未已也。布爾思理發微一書。又專以算學通名學。義益深而思愈奧。見者有望洋向若之歎。夫名學者。乃科學中之盡絕。依倚眇慮極立者也。考吾國所爲於此時。實較他國所爲於往時者爲倍蓰。顧雅訥不此之見。乃曰英人事富而意貧。嗚乎。其反言耶。抑戲言耶。

立科名學而外。厥維數學。吾英十六稜間。治之者衆。已而銷歇。近乃復興。卽其所得。亦爲可詫。向者奈端以微分術言變。而號式未精。英人緣其愛國之情。暖姝守口。致此學爲進無多。逮幡然改之。則二十五年之間。英之嗜人。又於歐洲爲前輩矣。翰密登造方維術。爲窮微探蹟之慧燈。前哲所未有也。他若該理。若斯爾威斯特。於代數微積。旁通發揮。總闡新理。大方之家。謂近世觀恒一術。於數理爲益至深。乃自微分以來。第一進步。然則不必羅列瑣步小端。卽此甚舊之科。而吾英近世所爲。前不媿古人。後可資來哲。是非貧於意識者之所能爲。

也。彼雅訥之言。又何所據而爾云乎。

次及閒科。苟取其事以諦觀。則雅訥之言。又無驗也。德人懷庚。雖知光爲動浪。然不識其與聲浪絕殊。必待伊陽。而其理始大白。至伊陽二光成暗。由於光浪相蝕之例。則格物家侯失。勒稱其簡易賅美。得未曾有。至驗光爲衡浪。與聲之縱浪不同。卽以奈端之聖智。所詣無逾此者。他若質學家達爾敦之氣點漲力例。勒斯黎之光熱四射例。威力思之露理。倭拉斯頓電力量法。尼可拉孫與噶來爾之電力分質術。皆爲科學絕塵之進步。上軼古人。下開來葉。而其他妙理新知。如法刺地之所闢鑿。磁電二科之理。雖未若前者之神明超絕。要皆得之而人事大利。民生滋休者矣。曷可少哉。至於熱電聲光。及一切質點動植之力。皆可相轉。品性自變。而量分無差。則爲最晚出者。而其例之苞羅羣有。會通萬殊。尤爲條理始終之要領。故歐洲文明諸邦。咸謂格物功分。以此邦之所獨得。方大陸列國之所總至者。而有餘也。當知吾英學者。知熱爲動力。是虛非實。肇自培根。論世課知。可謂直湊微眇。乃至哲家洛克。亦先有與乎之思。而近世之達費盧侖和特羅捷法刺地諸家。則張皇補苴。窮證確鑿者耳。古魯維諸力遞變相生論。無異取造物局祕張諸國門。而咀勒熱力轉變表成。天下汽機一時精進。他如湯孫威廉藍欽丁德爾之著述。具在。更僕難終。豈雅訥善忘。都不省記。不然何所

言之反於事實。又如此也。嘻其異已。

閒科力質並峙。前言力理。今乃更卽質學之事而觀之。則十九稭之所爲。以達爾敦莫破例爲最要。武芝質學導論。指爲開質學新理之鎖鑰。洵不虛也。卽至後來。英人之所以增益質學者。亦不亞於大陸之所爲也。威廉生取合根例。及範形例二者而融會之。而物質分合之說大變。本稭五十一年。法蘇蘭以莫破之重輕分物質。其說大爲德人所推服。達費得蘇類土類以諸金爲根之理。而雜質之分科乃精。他如布羅諦阿純與炭成三品之說。於是同原異合之理明。而造物之祕大啓。而最切人事。又莫如古來翰流氣二物自然轉易通散之理。而生物蕃進之理亦明。又云物質結體。有晶有膏。而官品質學。乃有可尋之緒。凡此又其彰犖大端。思窺造化者矣。

由此而入著科之學。首數天文。雖奈端以曠古之慮。爲知天不祧之鼻祖。顧其未竟之緒。紬於他國者爲多。而竟於本英者爲少。獨至邇日。而英之天學。又有可言。於緯曜則亞丹之海王。此猶與法之疇人分道偕至者也。而恆星之新理。則實爲英士之所專。盧來德多罕。皆明大宇布星之理。其始人不知重也。逮汗德表之於德。侯失勒揚之於英。而其說大顯。且星球之理。侯失勒父子所得至多。哈均思之光速率。普洛特爾之分趨。皆有以啟人思力。知雲漢

之所以成體。卽至星質星氣。與夫渾沌之所由闢。其說皆晚而後大定。凡此皆哈均思洛克爾諸公之竭其心力者也。

若夫地質之學。此土之所進。亦未較他邦之所增加者劣也。而知言者。方以我之所得爲多。蓋英國言此學者。始於來貽。其神識所至。常比後之衛涅爲精。哈敦主之。而地質乃爲專科可治之學。蓋言地多家。而水輪之說爲最古。迨哈敦興。證地火之用。彌動於中。發爲地震。與河海淫刷之功相輔。而員輿之真相成焉。其說謂陵谷山川。大抵成於鬻刷。而無所謂祖石者。地有變形。故巒積重裹之情不一致。後人抽其餘緒。而地質之理以精。斯密威良考英倫地勢層成之跡。申其所以然之理。而本科之公例漸立。又謂證層疊新舊。以石質升產者。不用殭石之爲可信。亦開古獸專學之先聲。自茲以降。明證彌多。地質之理。亦彌密矣。吾英言地之作。當以理。以禮地質通論爲最精。自其書行。學者始識化工之事。古今不殊。今之地體。雖蕃變甚多。而伊古以來。所以成其如此者。要與今人之所日見者無攸異。特恆漸不息。而萬化成焉耳。此道通之所以爲一也。又藍蒙西標冰蕩成湖之理。而赫胥黎亦於洲洋分布之故。多所發揮。他若瑪烈地動公例。亦釐然有當於科學。凡此皆近世之絕詣也。誰謂英人理遜其術也哉。

再進則有生理之科。所以統草木蟲魚禽獸人而言其所孳衍生生之故者。此爲甚繁之學。而吾英之精詣。又曷嘗讓入乎。夫生理動植之學。莫重於部居。而標其類別也。顧植物區分之事。雖近者法人最密。而其術則倡於英人來貽。成績具在。可覆案也。此外巨擘。則推布崙。於植物之形體類族。推以至於性情風土。愛拒不同。而衡極五洲之地產。遂別此皆析之至精。爲前古所未有。他若草木牝牡交媾之理。亦自布崙氏而發之。而福克爾則以地質風土之變。言物產之繁殊。白察理則以脊髓湲伏。言禽獸蟲魚之知覺運動。而最後乃有達爾文之崛起。眞生學不祕之宗也。先是其大父以體合言物種之殊。而藍馬克張皇其說。所造益深。所推洎廣。洎達爾文起。以二家之說所據以爲根因者。有所未盡。標爲天擇之義。其理乃完。於是生理之學。大變其前。而盡宗達說。故德士柯恩謂近世能以一書轉移天下文。明思想者。莫若達氏原種一書。亦可謂推崇之至矣。自餘新得。雖涵閱遜之。要皆不可以忽也。此如達氏蒙雙之說。巴特蟲豸之效形。華禮士螻蛄之形解。而赫胥黎運其刻摯精湛之思。有以匡法德生學之謬說。而於形蛻類分之理。所造特深。實皆作者之聖。不僅述者之明也。乃至著科最高之學。有識之徒。亦謂以此土之詣。與大陸衡。未見此昂而彼俯。則有若心靈之科。百年以往。碩師哲士。叢若比肩。法德所爲。大抵衍其餘緒。姑無論已。蜂腰之續。四十餘

年。此吾英理短事長之譏所由起也。然輓近則少挫益厲。中緩愈道。駸駸乎又踞諸邦之前列矣。此不必以英人標榜之也。觀於彼土人士。所以道我者何如。可以證矣。本之心靈。以言德行。治化。人謂能以科學規矩爲之。使此學在在基於實地者。此邦爲尤。此意國名師巴則洛提之語也。最後則有愛智之學。爲諸科之合尖。萬法之歸宿。洲人之議。與前正同。由此觀之。彼雅訥方譽同國之民。爲貧於理想。乃自遠人觀之。此邦理想。不徒甚富。實且爲進方將。雅訥以吾所得爲無奇。而遠人則目之爲新創。當其昌言發憤。謂吾人爲短於神靈。正法人讚頌欽歎。謂此邦神智之用。超軼絕塵。非餘國所可及者。設謂法人之言。不可深信。則何以德士柯恩亦謂英於科學。其治業勤。其用思審。精深閎富。自關徑蹊。此自在昔而已然。至於今時爲尤著。凡此皆與雅訥貶國之論。正爲反對者矣。

夫雅訥新著號匡俗要言。其中有曰吾英人今日所最急者。無閒所治何學。皆宜見地真確。使物之本體瞭然。他日又隱其名字。刊布朋友花冠一書。中亦極勸國人。勿安孤陋。宜求真知。鄙人感於其言。是以上之所列。一遵其言。不敢毛舉瑣稱。而一一爲之窮源竟委如此。夫以雅訥之言。課其行事。吾意凡事之確鑿有徵者。必爲雅訥之所不漏矣。且意其所考而知。將有過於鄙之所爲萬萬者。顧何同此事實。而雅訥君所見。與鄙人相戾。乃如此耶。夫據當

前之事跡。設有人焉。本其愛國之私。竊用自詡。謂吾英意境所關。方之各國。倍蓰有加。此其爲失。固何待言。特其違實之程。似較雅訥君貶國自損者之所差。爲較少耳。

且雅訥本其貶國之心。以言宗教。其說亦有可論者焉。彼見他國約束道齊之法。而心喜之。遂以吾國宗教自由爲不便。又見吾國宗教。往往人自爲會。異於國所制立者。則謂宜一道同風。以昭隆軌。設人持一義以扇俗誘民。是亂道也。又曰。吾國之民。常視機器過重。此政教之大害。而盛治之所以不成也。與之言自由。則曰。機器也。與之籌富庶。則曰。機器也。煤無他。機器也。鐵軌無他。機器也。國之財富。機器也。甚至宗教之設官垂法。亦機器也。由是而謀去教會之征租。由是而欲變昏嫁之舊禁。苟溯其事事之所由起。實坐民信機器太深之故。遂使別派異宗之教黨。降以日多。觀於此言。則雅訥於機器一事。實所深惡而痛恨者。顧俄頃乃推其不信機器之心。而謂國家治民。宜大其臨御統攝之力。學校之制。則宜一稟於學官。而宗教之行。則宜要歸於一律。不知機器云者。任死法而不任生人之謂也。謂形下之物。而操縱以人者也。雅訥既惡機器矣。何不以束縛馳驟之宗教。學校爲機器。而轉謂人自由之宗教。學校爲機器乎。此其意義違反。雖吾英廣厲學官。將無如此種文理何矣。且雅訥亦知宗教自由之精義乎。夫本於一王之制者。謂之國教。民各執其所崇信。而自爲

法。度。者。謂。之。特。宗。察。雅。訥。之。意。其。所。以。深。惡。於。特。宗。者。殆。以。其。鄉。僻。虛。造。家。自。爲。律。無。大。同。一。體。之。風。故。也。則。吾。意。雅。訥。之。持。論。將。反。特。宗。家。之。所。爲。勿。卽。一。時。一。地。以。觀。物。必。統。古。今。大。地。之。民。羣。以。微。論。諦。觀。其。源。流。本。末。而。後。可。夫。如。是。則。特。宗。之。義。不。徒。爲。脩。教。之。流。變。而。與。所。見。於。異。地。他。時。者。同。爲。羣。演。之。見。象。實。且。爲。民。羣。用。事。之。大。因。也。謂。之。爲。脩。教。之。流。變。者。卽。教。而。言。教。可。識。者。也。謂。之。爲。天。演。之。見。象。民。羣。之。大。因。非。合。一。切。之。外。緣。而。論。之。不。可。識。也。蓋。特。宗。之。事。不。獨。吾。英。國。教。有。之。異。國。他。教。亦。然。民。羣。諸。法。盡。爾。求。之。猶。大。可。也。求。之。希。臘。可。也。察。於。吾。英。然。也。察。於。歐。之。大。陸。又。然。也。但。使。於。公。守。衆。信。之。端。而。有。人。焉。持。其。棘。棘。不。可。合。者。凡。此。皆。謂。之。特。宗。其。上。以。治。人。之。柄。範。圍。約。束。使。有。所。信。從。矣。而。其。下。顯。然。執。持。異。議。甚。且。拂。然。與。之。爲。反。對。也。則。異。端。之。號。興。焉。無。論。其。爲。耶。穌。之。景。教。喬。答。摩。之。象。教。爲。一。帝。爲。多。神。爲。政。體。爲。學。說。莫。不。有。其。當。權。者。亦。卽。有。其。自。立。者。名。號。不。同。而。二。者。對。待。之。理。一。也。當。權。者。莫。不。惡。其。立。異。而。鉗。制。鋤。治。之。是。故。其。見。諸。歷。史。者。希。臘。之。衆。則。取。蘇。格。拉。第。而。酖。之。羅。馬。教。徒。則。舉。古。冷。謨。爾。而。焚。之。卽。至。脩。教。後。起。號。大。道。爲。公。矣。然。亦。囚。班。陽。而。擊。威。士。理。則。同。此。例。之。行。也。雖。然。是。降。而。益。繁。殺。然。而。異。者。羣。演。之。自。然。而。非。民。生。之。不。幸。也。以。其。互。爭。而。一。羣。乃。受。其。終。福。且。不。如。是。則。其。羣。不。蒸。爲。國。律。爲。宗。教。爲。禮。俗。爲。學。術。

爲一切人類之所建白。但使一義旣行。莫之爲異。則所謂改良進步者。亡浸假適成其衰。敝雅訥。謂此非篤論歟。推之凡異端特起之事。雖不無小小之近害。而常有其後利之甚宏。雅訥謂治國之民不可無馴伏之德。此其說固也。然吾謂民之進化者。必有自立不苟同之風。此其說亦無以易也。是故羣之爲演。有二極焉。遇之則天演之功皆廢。而其羣不可以終日。其一曰栝。其一曰渝。栝者槁老而不可以變進也。渝者渙散而不可以立形也。去栝與渝。能柔而附。則生之徒而可語於久大之化矣。故至善之治。其羣力足以立憲而成俗。作而能守。不爲紛更矣。而其民又能自樹立。不受劫持。其奮發有爲之風。又足以祛其上之壓力。此其見之於政也。則爲自由爲民權。用以變進改良。其羣之法度。其見之於教也。則爲異端爲特宗。用以破壞其宗教之拘攣。舍此道也。欲其羣長存於物競天擇之後。難已。

向使雅訥之論其國也。知從其大而觀之。而不拘於一隅之見。則於特宗之教。其惡之當不如是之已深。且其意旣以他國之劫制爲然。則自以其國之寬紓爲病。蓋貶國之習旣深。遂覩其害而不知其利。此與私於其國者。雖若相反。而其蔽實出於同原者也。故二者同爲國拘。嗟夫。拘於國者。未有能明於羣者矣。

此篇之論。稍若辭繁。然不如是則國拘之偏末由見。蓋人道以物競之烈。勢實處於不得不

羣既入其羣。則擴其自爲之私。爲愛國之過。愛國而過。則於其羣之見象。常有所左袒而無以燭其真。此較然可見者也。洎夫學問思索。卓然有以自拔於此塗。則又矯枉過直。轉其愛國之太過者。而以爲貶國之不惜。此又可見者也。總其用情之趣。正如地員之躔。日然始也。爲最卑點之近日。愛國之偏是也。繼也。爲最高點之遠日。貶國之偏是也。故其議論。識解。亦常如地軌。終成橢員之偏心形。而不知何代何年。始漸卽於中。而成爲正員之軌也。

欲求其免此。惟舍己之所居。而衡以他羣者能之。然雖爲此。而他羣之事。有同夫己者焉。有異夫己者焉。以其同異。而拒受之情。又見。此其說所以難爲折中也。惟謹其如是。而常有以省察。被除之庶幾有合。至眞實無妄之議。生今世者。殆不能已。期諸千百年之後世。大同治興。而羣種之抵力漸減。減之至盡。乃可能也。

流梏第十

數年前吾英都鄙之民。病訟獄舊制之紊。曠日而且糜費。則倡爲鄉邑清訟局。以救其敝。制定而業律者大譁。尙憶一律師與不佞共飯。言次極論此局之非法。而害其業之深酷。辭張甚。意不佞所見。當不忤彼。當是時特漫應之。乃悟民生各有所業。既入其樊。終身莫出。卽如此律師。彼方以一己之所恨者。例人人之所恨。不悟清訟一局。乃以節訟獄之煩費。代國家

以下粗舉  
諸流意各  
有偏之證

以下言流  
格之現象  
何緣而有

行法而汰其繁文。祛其牽繫。是律師之所怏怏者。正吾儕小人之所便。而幸其終行者也。彼乃無見。是非所謂流格者耶。且律僅一流而已。廣而推之。無流不格。海軍之士。常憂吾國戰船太少。海備單外。狂呼極籲。謂國家不察其言。則危敗可以立至。往者陸軍將帥。皆以賞入起家。及議更法。兩院洵洵。老於行間者。輒謂國之強弱。視能守舊制與否。又當議廢稜法時。宗教之人。咸樂循故。利祿既熱。其中雖有正論勝理。無如何也。一昔君王后他適。朝貴從扈。倫敦豪舉。遂稀。市易華珍。稍從衰歇。當是時。市塵輿誦。咸謂計家奢侈傷實之說。爲不衷。若以法禁奢。國且大病。又近數年來。貿易之制。列肆稗販之規。稍廢。而合財置屯之制。漸興。於是二流之爭。猖獗無已。行賈者。則謂屯奪其業。人之求貨。苟舍肆卽屯。是爲助虐。慘刻不仁。與人競利。不悟商賈大義。其行貨之術。無論何等。在便購取之家。使民卽屯買物。價廉貨攻。愈於由肆。則平正通達之理。肆固當廢。屯固當興。事公益不爲侵權利。而私其業者。抵死無由悟也。就以上數者而類推之。可知無間何流。皆有所格。國家去航海舊例。而商怨。格也。考文特理織工。謂自由貿易之理。諸業當爾。獨不可施之綉織格也。

流格與國拘同。原於人心之自爲。故三者之事。皆有其不可無。亦皆有其不可過。知此。則利害之差數。覩矣。今夫身爲一國之民。雖至濼極醜。於所託庇者。不能無保愛也。惟各用保愛。

之情。而其羣以固。且有以自存於人羣物競之中。羣競者。固以各張其權力。而剋制他羣。爲事者也。夫合天下之民。羣則以競。而愛其國。卽一羣之民業。亦以競。而矜其流。大小不均。理相比例。是故本其自爲之私。推之以爲一流之自爲。各欲取利實於本羣。過其一流之所應得者。此流如是。他流亦然。互抵交推。而分限以立。且由是而同流相助。異流交資。制度繁興。皆原於不容已。自君公至於臣庶。貴賤攸殊。此流品等差之最著者也。降是則有執業之不同。各相人偶。各自爲政。於以保其一流之不傾。總其義無他。曰。凡爲自存而已。

然以自營自衛之私。羣受其利矣。而亦不能無害。利者使一羣之業。堅固不傾。其能事從之。而曾益也。害者將以一業之利否。牽全羣之措注。流梏之心習。旣成。不能總全局之。以觀其一流之因果。常師其成心。無以與於理之真實。方將爲所梏而不自知。不徒事涉於本流之利害者。其見常迷罔移。奪不足據也。乃至事之遠於其流。凡輾轉交涉。而爲一羣之利害者。彼愈無能折其中。而見其實也。以如是之心習。而與治羣學。其於羣之變動端倪。將惟從其流以爲之說。說成其意之迷罔。乃益深。由是而以處國家之事。則生害。以論國家之政。則長爭。

請援事實以證之。比者印度谷加之民。嘗大闕。英官歌萬制以壓力。已皆伏矣。乃無少長皆

殺之。印之政府評其事。斥歌萬專殺。當以違法論。不得以事急且生變爲解。然英官素驕貴。不宜論抵。故雖駢殺無辜。蒙重罪。罰止於免官。其軍則移屯他部。科罪僅與溺職不謹者等。亦可謂至輕而鄰於縱者矣。乃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泰晤士報。有馬克樂寶星論曰。如吾所聞。將此後印度有不測之危機。無或敢以便宜決事者。是印政府之所爲。實使全印之英人。爲之寒心喪氣也。夫英人在印。主於治兵者也。自爲一流。遂成風氣。與印民之受治者。貴賤殊等。流梏已深。則無怪其馴至於駢殺多人。自忘爲罪也已。

歌萬之事。旣如此矣。欲觀其反。請更驗之於吾英之貴人。一日某報有告白。彭贊斯之地。有死狐五。皆被毒者也。城西之家。凡以獵爲娛者。皆緣此不勝其憤恨。茲特懸十二磅之賞。以購毒吾狐者。有見聞幸相告。不食言也。然則合前歌萬事而觀之。則殺人至多。雖其事爲宗教所不容。國法所不宥。清議所不恕。而彼貴人者。夷然處之。謂爲可行。執法者科以至輕之罰。若不勝忿焉。乃至殺狐五頭。殺者本以自保其田畜。被殺者以食人雞豚。而有應得之誅。宗教不以爲非。國法不以爲罪。清議所不恕者。獨貴人耳。而購之者若捕盜賊。嗟夫。此何理耶。

然則流梏旣深。其於羣之持議必傾。不待贅矣。欲知民之無流而不梏也。可得之於酒食之

談謙。可遇之於報章之論說。今無暇毛舉而悉讓之。姑言其大。則君子小人之分。其最著者。他土之君子。小人。以治人。治於人。爲區吾國之君子。小人。以雇人。雇於人。爲別。則試先論雇於人之一流。其心格爲何如可乎。

每見常人於經歷苦況之地。則若有所甚惡。於消受歡樂之地。亦若有所甚欣。此心學所謂意相守例。意滯於物理。退無權。則謬戾違反之情。皆見。且使其甘苦之情。習與他人並見。則二意之相守。尤堅。雖有明證。勝論。諭其人。不爲甘苦之媒。彼不之信也。此常人愛惡所施。所以難以理測。一家生子。而家道適興。夫家道之興。非襁褓所能爲力也。而父母致鍾愛之一友到門。而凶問偶至。夫凶問之至。非朋友所使然也。後其家常憎畏之。凡此皆意相守之謂。而婦人與俗子。尤深由是而推之。故一國之中。使其民有所甚苦。其所致怨者。往往在人。而及於其法者。則甚罕。

是故勞力之衆。其所蹙頹而疾視者。多其身所受雇之家。與地勢居其上者。此曹終歲勤動。矻矻無一息之閒。以淪靈襟。而溉智種。卽有一二能用其思。亦往往求勞苦之因。而不得。獨見貴賤勞佚之勢懸殊。則指雇用其力。與立法以著等威者之無道。或獨舉而斥之。或連類而及之。彼富貴者皆窮兇極惡。霸橫自營。食人膏血。以肥其身。與妻子耳。其見理既膚。而籓

思亦淺。必不悟。是其所呼籲者。乃起於同羣。常德之隆污。而斷非一二人所能使。如是者。向使去其流梠。觀於大通之塗。將已所親受於人者。雖未必皆如其意之公。且仁顧一旦。使己之流儼爲民上。則所以待其下者。其慘酷將過於今之君子。就令不然。其不能愈於今之君子者。眞可決也。每見作苦之家。以其積日累勤。幸有中人之儲畜。一旦以受雇者而爲雇人之人矣。將謂彼以一生之茹苦。今其待所雇者。宜勝前人矣。孰意以傭爲主。其刻更甚。然則向之所謂主者。豈遂如是其不仁也哉。且此常昭然於人人之耳目。彼輕心者。自不察耳。試與入貴人之第。觀於庖溷之間。是固羣奴之所聚也。喧。逐。號。呶。務。陵。駕。其。同。類。而。上。之。上。事。行。其。詔。下。交。恣。其。黷。欺。愚。弱。者。使。之。勞。過。其。分。遇。呵。責。則。諉。其。罪。於。無。辜。故。家。道。之。傾。恆。由。此。輩。今。夫。一。羣。之。中。奴。之。數。多。於。主。也。然。則。羣。道。之。不。興。而。民。德。之。不。進。誰。實。尸。之。且。奴。媼。固。無。論。耳。試。求。之。廠。肆。之。中。則。執。工。者。又。相。軋。也。或。匿。其。善。器。或。毀。其。成。業。問。之。無。他。惡。其。人。之。好。爲。新。奇。而。不。仍。舊。貫。故。耳。必。欲。巧。拙。勤。惰。之。得。利。均。也。則。爲。之。工。聯。焉。而。其。中。之。苛。法。乃。大。立。有。欲。持。自。由。之。說。以。售。其。庸。者。或。致。殺。身。有。於。同。業。所。罷。之。功。而。獨。不。從。衆。者。則。刦。而。禁。之。其。兇。威。專。制。孰。過。此。者。由。此。可。知。使。受。雇。一。流。權。力。恢。張。而。司。勞。力。者。之。號。令。吾。恐。小。民。之。受。虐。較。向。者。之。長。上。將。萬。萬。有。加。焉。有。所。欲。爲。輒。曰。公。禁。則。鑛。工。七。日。之。入。穴。不。

得逾其三矣。是三日之中。所受不得逾若干先令矣。主人將與之加庸。以酬逾格之勞動。則畏其同業。而不欲受矣。試問向所疾視之長上。所爲有過此者耶。天與之力。神與之智。今乃以畏忌。同流之故。不敢有爲。必終身局促。以從於庸愚劣窳者之後。長爲勞民而後已。使此曹能去其流梏。而觀之。將無暇。訾議院之不仁。與夫具資。本者之無道也。故曰。以小人而居君子之位。其慘酷專利之私。必過於今之君子。今之訾君子者。特坐流梏而後然耳。

且工之有聯也。究其所爲。大抵皆損他業。以利己業而已。今使攻木之工。斡機之匠。聯而爲約。禁同業者不得廣收學徒。意亦惡同業者漸多。其庸因以坐減。於童冠之來請業也。必曰。子甯他業之從我曹。固不汝納。此何異。告他業者曰。減汝曹之庸可耳。吾庸烏可減者。然彼亦不能禁他業之尤效也。故總其終效。直無異。取工之子弟。而悉錮之。曰。吾終不令出財營業者之汝雇。是異業衆流。各爭自利。事效展轉。乃至自禍。其子孫。與夫其羣之後。進彼梏於其流者。不暇察也。且進而言之。彼所禍者。何止工之子孫。與一羣之後。進已乎。使坊者而罷工。不獨凡待坊而後有事者。其業將舉廢也。使煤工而歇業。不獨待煤以治者。將無以爲功也。其不利將更切而徧及。何以言之。夫一業之庸既高。其所治之功本必費。而所出之物價必昂。本費價昂。非僅具母與業者之不利也。其損實及諸人。而於勞力之衆。尤劇。彼作

勞者之見以梏於其流。乃謂此所爭者在雇人雇於人之間。母財功力二者庸息之厚薄。終不悟其實害歸於銷物之家。而銷物之家又以中下戶爲最衆。吾每見執工之徒起而爭論。輒取富厚有力者而詬訶之。一若野農邑工身與妻孥皆辟穀食氣之人。食無所事。粟衣無所事。布卽至冠履械器皆將取諸宮中。故雖物價致昂。彼皆有其利。而違其害。嗟乎。此非至愚諒不至此。今夫石炭價昂於百千之豪家。其不便蓋寡。而億兆中產則禦冬之費。此爲大宗。豈獨石炭一物然哉。凡生事所需。勞力所成。莫不如此。吾方謂此爲至明。而勤動之衆。藐然不知。豈真不知也哉。梏於其流。致罔覺耳。

夫苟不梏於其流。而執工之民。可幾於通識。則必悟彼之所苦。而以爲不平者。必待工業善制之興。而後泯。然善制不能徒興也。必有民德民智爲之基。蓋善制不行。其故無他。坐民窳耳。向使此流之民。能合而自治。使物產之利。歸於庸者。日以益多。其區以爲母財之贏利者。日以降少。又能使所產之物。其攻同而無行濫。逾今而價之廉平過之。則所苦不平之制。已不待毀而自除。乃今不除而善制之興無日。所坐無他。汝曹性情行誼。自皆窳。憊。忤。而難合耳。於母財之主。何尤乎。幸今者吾國數部之間。以計學理明。其工業庶幾有改良之望。所試辦合作諸制。亦往往有利行者。此善制發生之機也。顧吾惴惴然。獨慮其難盛而易歇者。則

聞：以勞力之衆。猶未知慮遠也。猶不識公理也。卽其智巧。亦未必盡足任也。謂予不信。請徵所

謂其不知慮遠者。此邦勞力之民。多滲涵淫奢。雖有厚庸。不能積蓄。卽畀之以轉傭爲主之機。設爲合作交益之制。彼常漠然不知自毗故也。近事格勞塞士特部車輛公司之興也。主者本其惠愛工傭之意。特留本金一千股。股十鎊者。以待諸匠之購儲。且欲其從容而無迫也。則議每三月爲期。收其一鎊。此其意至美。其法至良也。車工廩庸良厚。月得十鎊者。以百計。其地生事易供。麥布諸物皆廉賤。脫有意向。置此股本。極非難也。公司初立此法。人人以爲可行。且謂必獲厚利。主者精於筭業。有子惠工徒之心。而當事者又多以匠作起家。爲諸工所信向。此其宜濟。固當無疑。乃時逾一年。是一千股。工人中無過問者。不得已。則仍售諸出財具母之家。而其議以罷。夫主者用心如是。雖傭之父兄不是過也。而匠者轉傭爲主。靈旣自甄。又莫便於此。乃至竟交臂失之。則此曹所懷之遠慮。與所以自厚其生者。居何等耶。且夫國有公恕之民。而後可以行上理之法。此豈徒政制爲然哉。工商之進莫不如此。故欲工業制善。必執工者公理之明。遠過於今而後可。蓋合作之加親。資相倚之益任。而相倚之益任。非大公平。恕而致謹於他人之產業。權利者。必不能也。今如工業頤養館之設。所以疾

病相扶。意至美也。顧其中往往有人。以無病之軀。長受同人之惠養。乃至必爲詞探。其弊始祛。又其中理財司計之人。常以侵給。致滋短絀。由此一事觀之。彼訖然謂傭作之輩。無俟監臨。能自約束者。殆難信矣。又工業流品。向有專藝常作之殊。專藝之匠。常索高資。謂非如此。不足自給。其說似也。乃專藝者。轉雇常作。庸劣半之。且設嚴規。常作者雖極巧智。不令進於專藝。此於公恕之理。又爲何如。則彼謂工約爲聯。俾有自主之權。其行法立事。當較今日具母出財之家爲恕者。吾又不信也。更有異者。彼工者既以己之約聯。不受雇者壓力。爲合於公理矣。獨至母財亦相約。以抵拒工傭之要挾。則以爲至不道。此其去公恕之理。不益遠乎。蓋此曹流梟之蔽至深。僅知殖貨生財之事。所收利實。傭主宜均。不知天之降才。不同人於求財。宜得自由。而各任其巧力之所至。故工聯之約。大旨務使藝優者。俯同於劣。聊厚劣者之生。夫以此爲法。使天下殖貨生財者。僅其所約之人可也。不幸而有諸邦。德均地埒。當此工商物競之深。假有以自由爲宗旨。俾人人各奮其能。彼工聯與之相遇。未有不大大敗掃地者矣。何則。其所爲束縛。抑勒。大背公恕。無發達之機。故也。

蓋此時吾國工業之制。與其治制正同。非不知其煩苦而糜財也。以民智之未開。民德之未和。凡所得爲。不過如是。今日之制。以其最宜而存。欲爲之簡節。疏目。勢不可也。今之法度。誠

有弊而究之民誼不臧。有以自取。非居上者能以意爲之。而成其如是也。卽有不善。方當忍之。向使不揣本而末之齊。其效與利。且大遜於今制。此桮於其流者所不省也。今夫工業所生之利。固分於主於傭之閒。今行之制。雖進於其初。然可已之煩費。其糜於程督監視者。尙甚鉅也。程督監視者。之所得。常過於勞手足。具母本者。之所收。然任擇一業計欲去其程督監視者。其勢必不可。則何怪生者爲者。雖勤所食之報。常有限乎。是故執工之子。而欲分利。食報之豐也。必力求所以去程督監視者。程督監視者。烏由去。必工之於業。不指揮而辦。不廉察而勤斯去之矣。顧如是之民德。來者庶幾。使居今而爲之。彼具母財者。未敢任也。是故今日之制。誠未盡善。然以其最宜而存。彼程督監視之不可已者。卽以汝曹操行之卑卑。然則汝曹操行之進退。與程督監視之費之消長。有反比例者焉。汝曹利之豐。奮固汝曹之所自爲也。於僱人之主。又何憾焉。

雖然。吾懼聽言者之失吾惜也。向吾取受僱者之工。聯而譏之。非曰彼蚩蚩者固無所苦。其所呼譽者。悉爲無病之呻也。又非曰彼曹約爲工。聯以抗主者。純出於私己也。彼之迫而出。於是塗。固亦有其可言者。溯夫治之未進也。種族攻剽。嘗取其敵而噉之矣。下是則係纒而。奴虜之夫。以人爲奴。至不道之事也。顧以比之噉殺。則相方爲愈。時之所得爲。僅如是也。浸

假又廢其奴繫人之制而著之賤籍下戶焉。夫同爲民無生而賤者也。則著籍之政非化國之所宜有也。顧以比之僮虜猶爲得其職。又相方爲愈者矣。時之所得爲又僅如是也。浸假則並賤籍下戶無有焉。民得自由矣。然猶汚其所處或重困辱之設爲君子小人之分。天澤定其相蒞事使嚴其定職則亦非大道爲公之制也。顧以比其前又加進矣。時所得爲又止如是也。是故吾於今世之法度凡所以維工業者雖深知其未善顧以今方古所進實多。民德所期不越此限。非必居上者師其成心而爲之。欲法之益公非人心風俗大進於今者不可。此吾所爲勞力而雇於人者正告者也。乃自其對待而言之則彼約工爲聯與相率罷工者之行事雖不必勝於出財雇工者之所爲而亦各圖自存之事。勢誠出於不能不爾者也。是故二流之對待也使此流有其爲己不顧人之深私則彼流所以禦此私者欲勿尤效而不可以暴易暴不如是勢不足以相勝也。且夫天演之事方世之蛻化也不獨事有其利者不能無所害也。亦法之有其弊不能無其功是故工聯之抗其害業固也。然亦以其聯合俾民相助相資而大業克舉矧乎改良演進方將也哉。

是故不佞之論非徒取勞力者之所爲而毀譽然否之也。所欲與學者共明者在流之各有其梏耳。識以梏而昏則不可與言羣變。小民不知今日工制乃羣演之時會使然。不如是則

以下言君子之流格

其物將廢。欲行良法而收厚實。必俟民品之既臧。下是者雖以法爲之。不能得也。

傭有所格。惟主亦然。自彼觀之。是罷工要挾者之所爲。常有百非而無一是。彼謂爲傭者相約罷工。其業緣以耗失。坐索優廩。不滿其欲。則相率竟去。是鞅鞅不馴者。孰能忍之。天生此曹。爲吾役耳。而小人之不易使。至如是也。豈非治俗日壞之眞形乎。故工人謂主者皆席富厚。其言非也。謂富人聞執工者流。求益工資。則大怒之。其言是也。近事倫敦煤氣工人。相約停業。私室公廷之議。皆曰此曹無狀。當痛懲耳。其治獄也。亦飭法以殉其意。不治以背約之輕。而從其挾衆之重。

自一羣之貴賤異流。貴者之心。習常知有貴。而不知有賤。嘗見某夫人著書。名曰生世不諧錄。其中所言。大抵褻傭奴婢媼黠惰腆。辭之情狀。吾由是知貴人之心。其於己之利益安樂。太明而於賤者之利益安樂。太闇也。觀其所顏之名目。知彼所謂生世者。特主人之生世耳。向使傭奴之中。有著錄者。亦用此名。吾正不知其所以道。主翁主婦者。又何若也。彼但見傭人棘棘不附。不得若向者恣一己之喜怒。則以爲大戚。不悟是棘棘不附者。正民生之洪庥。而編民生事。日舒之至驗。一羣之中。如是之民最衆。而富貴之家爲寡。然則即使其事果於富貴者有不便。正不能以寡數者之便。易多數者之安舒也。且果如生世不諧者言。傭寡而

人家求傭者多，彼無難於得主，故蕭然不受羈縲如此。此一羣之進步，傭傭者生世之，不諧即爲傭者，生世之諧也。矧乎彼傭傭者，又未必果不諧也。

蓋今世富者之於貧，貴者之於賤，其用心僅較古昔奴虜之主人爲稍恕，其義則未嘗變也。古之奴虜，無異牛馬然，其生也以利主人而後立，而今世富貴之家，亦謂謀羣之道，貴人之安，利爲先而齊民之安，利待貴人之安，利而後有。當吾英拂特制行之世，使有謂世家者曰：若之所以得有此土畜此民者，以得若爲主而民樂其樂，利其利也。向使不得若而民之樂利，優於得若者，則拂特之制可以廢，是世家者將以其言爲大謬而叱之。當今之世，有謂民上者曰：吾英君主貴族之制，猶有存者，以用是制，英齊民之樂利過他制也。不然則君主貴族之制不足存，是民上者亦將以其言爲大謬而叱之。雖然，爾曹自流梏耳，梏而爲所蔽，不見其言之無以易耳。夫以天理公義言之，以衆而伏於寡者，無是義也。以衆而伏於寡者，以是寡者有以厚衆之生也。即至今世羣之所以尙有等威者，亦以齊民利安故耳。雖然等威之義，非亙千古不變者也。治化進則將自泯焉。此猶古者國家之義，嘗以一人而爲一國兆民之主矣。乃今而爲一國兆民之公僕，然則比例而觀，工業之制，是治業雇人者，亦當知吾廢居所以求利固然，顧一業之利及諸力作之衆者，其先而所以爲吾利者，附之而後有也。

今夫世間憂患之多而人心之所以憤驕而不可係者徒以貴賤勢殊故耳。化之進也將貴賤之不平日忘其分殊亦不若是之懸絕顧使世有如是之一日將不獨賤者資品之日優也亦必貴者風氣之日隆而後可。乃今貴人以流樞之既深雖喻之以此理而不悟彼且謂今之禮俗凡所以殊貴賤而別尊卑者必守之甚力而後邳治之風乃著不知彼所以處貴位尊勢而神明之地猶患苦無慘與卑賤異而實無以異者即在所斤斤之禮俗篤時束教雖備嘗其境而不知向者吾歐中葉庶民羣起而爲自由之爭當此之時食采有爵之君公所爲出萬死而與之旅距者無他謂己之苦樂與其世之禮俗爲存亡耳初不悟廢禮俗者乃所以背苦而趨樂更不悟所經之憂患卽從當世之禮俗而生也所居之宮深溝固壘地道膠葛狴犴陰森設懸橋具扞關武力之士荷戈執戟而守之凡如此之紛紜彼固有所不得已脫當日有開之者曰公等之安富尊榮舉無俟此則矐胎驚顧以言者爲風狂方謂吾之所爲乃守富守貴之常道雖勞神敝精不可廢也公然而戰偃然而侵裨闔詐誘錯綜連衡力疑則相復勢劣則相遁兜鍪蟻蝨羈縻汗漬背主之臣反戈之卒時時有之農時奪矣則脫粟有不導道里藪矣則嘉珍無由至禍伏於肘腋之下變起於蕭牆之中至其倫鄙之不和雖今世賈豎傭工猶將苦之手足日事於償爭精爽長勞於備圍未老已悴天其天年

而橫尸疆場膏血草莽者又無論已然而身經其境者方以是爲當然爲常然而未嘗一思於其故必至今世爲其子若孫者始述其事以爲閔笑何則當其局者難爲疑而遷於境者易爲覺也是故今日之貴人莫不知其身之安無待於溝壘與鈎戟也離宮別館崇閣完固無所用睥睨與扞關也使令滿前不執寸鐵而比昔之擁兵自衛者其安危爲何如周遊萬里不持一兵而比昔之擐甲橫刀者其苦樂又何如夫今日之公侯無臣虜爲之戰守固也而亦無共主天王以一人之喜怒遂責之使盡死也無徭役爲之營築耕鑿固也而自由之備爲之治產其所收且千百於古初吾國以天之庥廢奴制者久矣顧今富貴者之所享用其備物華贍豈其祖若宗所嘗夢見也哉

夫使前事已然則後之視今可意決已伊古之人篤於其時拘於其虛以一時之禮俗爲與天地長久雖以生害終不自知庸詎云滅貴降尊將爲其流之大福而今之貴人亦以流枯之故不悟己之禍患卽在此勢臨等馭之中設後來治進演深有易事通功之相成無貴賤事使之爲異民之幸福當更多也夫富貴之不免憂虞人人悉之耳顧孰知是憂虞之所積卽以富貴爲之媒故英諺有之曰富人雖綽約不買安心藥則知家富之與心安絕爲兩事特不悟是兩事之所爲難合者卽以今之禮俗有不合公理者存也是故循今日之世局將

多財者之爲貧滋深。而富者之生與負版之蟲無攸異。擁雄貨。置廣田。是宜長於爲樂者矣。爾乃大謬不然。徒見產日增者。其憂亦日夥。欲不憂則禍患隨之。其外若流水。其內若涸湯。其循於世機也。若盲驢之旋磨。嗟嗟爾曹。非眞能樂爾曹特貌爲樂而已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甚明。而遊於殼中者。惜其無見也。

今日之儼然居民上者。以今世之羣法。以有其甚優之名實。而是甚優者。又嘗爲憂患之所叢。以其富貴得其逸居。而逸居之與安樂。不常相附。此如前世拂特之君。以其時之羣法。其恃守圉以爲安者。卽其所以爲危殆也。而今世之貴人。亦以此時之羣法。其所盡取以爲樂者。卽其所以爲憂虞也。蓋逐佚樂者。欲而忘反者。及其得之。其可欲可樂之數。常縮而歸於至微。而其事之惡果。若煩惱恐怖。倦厭妬爭。常相乘。而形爲至鉅。此其理治心學者所能言也。天之生人。賦之以才。其能事具於身心之間。而所事資於外物。能所兩相得。則樂。兩相失。則悲。總一人身心之能事。豈僅目好華色。耳樂音聲。口嗜甘香。體欲安逸而已。彼逐逐於佚樂者。欲者於之數者。既得之矣。而於天賦之才。所未經長養而施用之者。常至衆也。內有其能。而外失其所。故常不相得。而茫茫然以悲。且夫人者羣蟲也。而善相感。故自爲爲他。二者必交相養。而後其樂全。彼逐逐於佚樂者。徒有其自爲。而不省其爲他。則以拂於其性。

而○又○亡○其○樂○况○夫○自○爲○之○端○逐○之○既○久○則○倦○厭○生○倦○厭○乃○無○可○樂○或○明○知○其○無○可○樂○矣○尙○冀○其○猶○足○樂○而○仍○求○之○如○是○者○乃○入○於○至○苦○而○與○常○惺○者○較○其○情○霄○壤○殊○矣○夫○食○之○可○嗜○以○飢○也○飲○之○可○欣○以○渴○也○故○必○對○待○爲○用○而○後○樂○生○彼○生○於○富○貴○者○無○所○謂○對○待○也○無○所○對○待○者○其○貧○因○也○有○其○自○爲○而○無○其○爲○他○者○其○正○因○也○正○貧○二○因○合○彼○酣○象○於○富○貴○而○無○爲○者○其○可○悲○乃○益○至○且○樂○之○至○大○而○無○窮○者○其○惟○自○揣○而○重○者○歟○自○揣○而○重○者○以○其○爲○一○世○之○所○重○也○彼○逸○居○者○固○未○嘗○有○是○也○夫○如○是○合○前○數○因○而○展○轉○相○尋○債○亂○頽○蕭○斯○其○人○之○精○亡○矣○故○曰○其○所○以○爲○喜○樂○者○乃○其○所○以○爲○憂○悲○也○使○羣○而○有○如○是○之○蓄○人○也○則○今○日○羣○法○之○所○致○也○其○致○之○奈○何○使○此○曹○據○其○貴○位○尊○勢○於○國○財○之○殖○不○加○勞○而○所○獲○獨○多○其○封○殖○之○也○如○邱○山○然○不○獨○以○禍○其○一○己○且○以○禍○其○子○孫○

惟○今○富○貴○之○家○其○優○厚○尊○榮○恃○今○日○之○羣○制○而○後○有○故○持○之○甚○堅○守○之○甚○力○曰○是○古○先○聖○人○之○所○創○垂○萬○世○所○恃○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曷○可○廢○乎○雖○與○人○同○處○於○一○羣○他○人○勤○動○以○生○之○已○安○坐○高○拱○而○食○之○未○覺○其○爲○可○恥○也○甚○且○謂○無○所○勞○而○食○稅○衣○租○者○君○子○貴○人○之○事○而○畢○世○勤○劬○出○心○力○以○致○一○羣○之○衣○食○材○用○者○小○人○賤○者○之○功○也○噫○世○所○謂○貴○賤○者○又○安○得○有○定○程○乎○惟○今○日○之○羣○制○於○以○有○今○日○之○貴○賤○顧○人○羣○天○演○漸○頓○遲○數○不○同○而○皆○卽○新○而○變○故○過○

斯以往。情異境遷。安知今之所謂榮貴。而可慕者。夫非後之人所鄙賤。而可羞者乎。此其事自所居之本羣而觀之。不易見也。試觀他羣教化法度。與絕殊者。斯其無定不居之理。可以見。非支君民上下之分太嚴。而亦有可言之禮俗。獨人人以殺人爲矜己揚名之行。惟恐人之不已稱也。可知羣法之事。初無定程。其他所異時。所深惡痛絕。卽犯之而不欲自承者。其在一羣。方謂可貴。然則比例而言之。非支之民。以殘賊不仁之行爲可貴。吾人則大怪之。而吾養尊處優。無所力作。徒張口以食於其羣。美衣厚尊。厦屋高車。過斯以往。於一羣之休戚無所問者。設他日世教大明。羣制進此。彼後人之怪我。其減於我之怪非支者幾何。而吾人以桎於其流而不悟。安息以東。有古國焉。曰脂那。其民等別之嚴。方之此土爲加甚。其俗尤以不事事爲寵光。富貴之人畜長爪。逾數寸。則以箆爲爪室。或捲之爲螺旋。婦人以帛纏足。令纖小。雖琴械之苦。無以方。然相矜以爲貴美。見其身之不足。服勞而任事也。吾歐數百年以往。以商賈爲天下之至污。婚媾不通。爲法令以困辱之。曾無幾時。國俗大異。有土世家。身執簪筴。而公卿子弟。廢居鬻貨。無異向者之筮仕版。而即戎行也。蓋風氣降殊。民知徒食於羣靡所業。以爲報者。其爲行至足羞也。由此可知羣演既深。風氣日上。君子小人之等。其階級相去。日以無多。而後之榮辱貴賤。將大異於古所云也。

今夫物競天擇之事。豈僅見於羣生而已哉。一代之典法。一方之風俗。亦有然者。古之聖人。明貴賤之等。設事使之權。一切爲之。多少隆殺。而不可不然者。夫固有所不得已。何則。以其時之民智民德。不如是。則爭且亂也。故曰禮節民心。而治制者因時而已。至夫由之數百年。漸摩於教。被服於俗。彼顛愚不悟。其爲時變之事。而以爲不可貳也。則動稱太古。而一切改良演進之思。無由入矣。少成幾乎天性。彼自勝衣學語以還。見羣之相治。當如是也。則以是爲本於自然。而待推之於無極。況彼生而貴者。據不爭之地勢。享莫違之權力。自其近效言之。夫固甚安而便者耶。然民而有貴賤崇卑者。不平之制也。不平之制。常起於其惡。而不根於其善。以民德之不備。而後存。以起於其惡也。故因果之際。有其利矣。而不能無其害。有其樂矣。而不能無其憂。此今日之羣制。不獨受制者之焦然也。而出治者與俱殆矣。不獨雇於人者之彫敝而窮蹙也。而雇人者亦憤戾而無以遂其生。今夫至善之制。順自然之性者。將無時而敝如草木然。其生機固演。而日茂也。是故禮之至者。常始乎脫成乎文。而終乎悅吾以今日羣制之多憂也。有以決其理之非公。與其術之實謬也。彼桎於其流者。又何足以知之。

將以明流桎之蔽。有以焚治羣學者之思情也。故不憚煩猥而著之如右。人之生也。於舉世

而有其一國於通國而有其一家於其家而有其一身則雖有高識遠慮之民其能違於一時風氣之所薰濡者寡矣故其論去來今之治制亦本乎此識而爲之而無由脫然於其梏使其身爲養人之小人乎彼意念之閒常懸一在上者與之爲反對不悟彼所日詬爲不仁之制者乃一時所得爲之良法而身實受其庇者也又不悟往世之所爲雖其不平方今爲甚而自其時之所得及者言之亦爲一時之善制而有造於勞力之民者也更不悟彼所日禱以求之良法所發憤以爭之厚實不能徒至也必其流之民質既變而後能之凡此皆小人之流梏也使其身爲養於人之君子乎則不知是蚩蚩者之所短與己之所短者爲同物特以地勢之異見不同耳卽今之法度凡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其不廢非以其於上之人有所利也實以其上下交利而後存然今日之法制未盡善也特勝古耳苟求復古治且退行故今日法制致與古同而皆爲一時之蛻嬗後日者將君子之尊勢日以陵遲而君子之娛樂優游轉以益進道之相資有如此者

然而流梏爲人心之害固也而其害與國拘之爲物同必有之而羣乃不渙此羣學之所以難治也使有人焉能自脫於流梏矣乃反之而過則其見亦蒙而真理亦失嗟夫中庸難能羣學尤甚數百千年以往民羣之天演日蒸而人心之趨平以易則庶乎二者之梏有以祛

之。居今之日。學者知其難。而勉跂焉可耳。

### 政惑第十一

察一羣當前之變端。言政治者用此以測方來。吾黨亦用之以通羣學。一夕之院議。一紙之報章。苟具此意而求之。莫不有較然可指者。近事首輔格來斯敦去位。愛爾蘭民報。以爲大樂。極口詆謫。吾黨於此。一以見黨論大張之時。公是公非。所存之多寡。二以見其地民品之隆污。三以見聽採輿論之難。而治羣學。求真例者。不可以不謹。蓋政黨分立門戶。美惡毀譽。大抵溢實。同一政也。公黨之所建白。則保黨黜之。及乎發於保黨。斯用之矣。其純乎意氣之私如此。然此猶是其近而易見者耳。彼黨人心習既成。且用之權勢不關之地。故雖先代異邦之典法。合其意則爲所必收。異其旨則爲所必棄。而當時之情勢。他族之治化。非所圖矣。英人撰希臘史記最著者二家。密德福爲保黨。主墨守。穀羅特爲公黨。主更張。而二人之論雅典民主也。所微闡之意大殊。是可以例矣。故福勞特論曰。凡史自其最初而觀之。刁錫大第極言民主之放紛矣。而撻實圖又發揮霸朝之昏橫。泊夫後之作者。讀瑪可里者將不知百年以往。吾小民之何以自存。更觀柯柏哈蘭二家之書。又不解何前日如彼之驢虞。成後來如是之窮蹙也。乃至及吾身親見之端。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愛爾蘭告饑。某神甫告予曰。

國病矣。男女老少所逃亡四方者無論矣。其方不能去鄉里以飢死者總二百萬人。凡此皆英政府之所殺也。他日遇一脩教牧師則告以所聞於神甫者。牧師曰。是何言耶。死者不滿千人。實不逾五百口也。嗣余乃考之官籍。列而覈之。知其實數乃二十萬也。觀福勞特於三世之史。所言如是。不佞何暇更贅一辭。故國家每行一政。發一令。欲知論者然否毀譽之何如。視當事與言者所屬之朝黨而可得。蓋所論者固不在其事實也。以如是之情。而與考已往推將來。如吾羣學之所有事者。非使之洗腦滌心。庸有當乎。

夫政黨是非之不足恃。固所共察。而無待言。顧有諸黨所同。其生心害政。雖不若黨論之殷。要亦爲吾學之大阻。往者吾於情。奮一篇。已於人情。聳於權力之私。詳論之矣。乃今其惑中於人心。雖不若情。奮之廣且周。而政之不中。強半坐之。請繼此而爲之論。

夫曰收效與施力常爲正比例。此近人所數數稱道之言也。爲此言者。其意蓋謂得效之多寡。視人事之淺深。必勤於耕。而後多稼。必富於財。而後廣賈。雖然。此其例不盡信也。自我觀之。則勤於耕者不必多稼。富於財者不必善賈。而事效相反者。亦頻頻有之。不獨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國天下莫不如此。顧不幸人心守此甚堅。遂至屢爽而不悟。一家之稗子。以所欲之常不遂也。則怏怏然曰。吾安得長大如阿兄。將今日所不吾畀者。盡可以有之。其阿兄

以下駁論  
政家成見  
所謂收效  
與施力常  
爲正比例  
者

又曰。吾安得如阿爺。將有大屋渠渠。而出入盡如我意。而其父又曰。使我某事而遂。將成素封。行見甲第車馬。閭里相誇。豈若今日促促如是。顧彼所祈嚮而欲得者。浸假則皆得之矣。獨有其事而無其效。境遇雖遷。而所謂快意娛樂者。則不必至。其每進益殆。時時而然。則彼所謂事效比例者。豈足信哉。

更端以云。則若圖書之於問學。俗常謂其人卷軸富者。必淵雅殫博之倫矣。顧孰知藏書之家。多非讀書之子。架上之卷帙。與胸中之事實。大抵成反比例焉。是故吾黨見聞所及。凡以積學著稱者。常屬得書最難。擁書甚寡之家。然則事效比例之言。於此又無驗矣。

且書籍之貧富。猶其形下者耳。則言多識博聞。是宜與神智爲消長矣。乃觀事實。輒又不然。今試問記醜而博之家。果其知類通達。勝於寡聞者耶。彼聞道知德之倫。果皆徧讀奇書。多聞往志。而後得此也耶。必不然矣。神智之與見聞。本無比例。夫會通固由於繁賾。而約禮亦待於博文。顧不通之繁。未約之博。其爲通約之阻力。正在此。是故有事義而無條理。將所爲識者。愈博。其所爲思者。愈勞。事義日精。博而鮮通。譬如劣將募兵。不爲部勒。募之彌衆。率之彌難。積義壓心。竅脈將塞。此文字所以不爲得道發智之資。而反爲牽識拘思之障也。又如饜養懷夫。珍羞日進。軀幹膨亨。徒爲膏肥。不爲精力。則終爲累而已矣。於人已之閒。又何裨

耶。然則卽言形上而多聞之於智力。又未見事效二者之相爲比例也。

更廣而言之。則常法所謂討論脩治者。其效與事之不相謀。皆如此矣。今卽以文字一端言之。生爲英人。英之言語文字。宜所不學而具者矣。況夫孩提之歲。使其父之力足給。則必爲子計教育。使入里塾。其練習於文字之律令者。至早。字分其九種。句求其瑕疵。訓有淺深。名有虛實。施之於用。各有攸當。凡此所謂小學名義者。幾爲所嫻事者焉。如是者有年。則資之以入大學。雖所討者不一科。而文學要居其大分。則爲之究義法。調聲律。凡古人之典冊高文清詞麗句。亦幾日所誦習矣。其事之勤如此。顧其效又何如。詰經之家。其文章最爲無賴。此人人之所共聞也。讀噴矢譏誹之報。其所著以爲笑枋者。則伊敦國學。溫則國學。諸祭酒石師之文也。國人方譁笑。而出者若不自知。沈浸典籍之功。其效乃如此。由是而更求之。議曹講署之中。與更進而求之部院。所謂操政柄而秉國鈞者。是亦文學之上選也。乃亦未見其差強人意者。王朝制誥。是宜華國之鴻文矣。而其中詞義違反。紕繆百端。設塾師課徒。欲示以何文爲不通。何詞爲煩贅。何義爲糾紛。求之宣詞。其植已足。此不獨先進之野人然也。後進之君子亦猶是耳。凡此皆名師之所典教。益友之所切磋者也。事之疎密。又豈足以定效之精粗也哉。尤足異者。吾國才子鉅公。其文字爲一時宗匠。後世模楷。考其生平。大抵

未經國學所陶鑄。且生世艱辛。身家之累。奪其時力。而其成就。卓卓如彼。此若戈白若班。養若休美勒若馬。是若福格思若斯密若歷山大。章章在人耳目間。如此尙得謂必有其事。而後效從之也哉。事效固有時而相生。顧其理不如是之簡直耳。

由是觀之。人所常言。乃無實驗。效之多寡。不必與所以求效者爲盈虛。此自善事之機器。求利之母財。以至於學校之教人。法度之經國。任言何者。莫不從同。今有新機一部於此。使淺人觀之。彼將歎其離婁鉤聯。以其繁密。遂謂巧不可階。顧使知機者察之。彼將指其難行。卽在此太繁過密之故。機之善者。在簡非繁。蓋一輪一幹之增。則阻力。盪率與之俱進。旣以徒耗功力。且禁則待理斷。則待續爲窒。滋多。此其理不僅一機爲然。凡在人事。可以一概。是故言事效相從者。有眛之言也。過乎其眛。則事羸而效益虛。此理經制之家。知者鮮矣。

以事效之必相比例。又輔之以前所云之情。情者。顯愚之情。常以官治爲可恃也。於是法令蝟毛起矣。蓋流俗之意。大抵謂一羣之事。使在在爲法度之所營。官吏之所督者。其勢必可以日蒸。言法之利。則常過於其實。於法之害。則身被而不知。此清淨之治。所以不可期也。

夫羣之爲物。至爲繁賾。而其變難知。爲治者心有所祈嚮。而爲之立一法焉。顧法行矣。其所

祈禱者不形。而得者常在於所祈之外。其爲物至衆。其爲數至多。往往爲立法者之所不期。此自有國家法令以來。所不一驗者也。卽如近事。吾英國民議院。所更張者可謂重且大矣。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取占舉之法而擴充之。當是時保公兩黨。持議不同。然皆謂過斯以往。中戶之民。所舉者必於其黨。而議員之出於齊民者必多。迨法旣行。兩黨之言皆不驗。議員流品大率如初。而國中風氣之開。其大且遠者。皆當日持議者所不見也。至六十七年。所推愈廣。占權所及。下逮勞力傭作之民。或謂此後議員。勤動小民。必居其半。卽不然。彼扶犁操錘者。終當與學人勝士。雜廁於稠人廣坐之中。事後觀之。又殊不爾。凡前所逆觀者。闐然無聞。而所謂齊民。其國家思想。乃從之而大進。舉此一端。而其餘殆可概已。故知爲法之際。謂吾法行而國中當有某某效者。其應大抵多虛。惟云一法旣立。所不求者。常過於所求。則無時而不驗。然則立政之道。夫豈易言也哉。

夫祈者不至。至者不祈。此其所以然之故。殆可卽鄙事而悟之。人特不之察耳。今設有一銅槃於此。本甚平也。以經隙地。而左方隆起不平。微作凹凸。主人惡不平而欲其平。是宜施何術乎。客曰。是不難。直舉木椎。當其隆而撞之耳。如其言不得效也。則加猛焉。乃視其槃向之所欲治者如故。或且加甚。而當其右方。昔之本平。而無弊者。乃今橋暴。冤枉不可復理者。凡

三四處然則客之術果不可用也。主人於是乃喭槃工。彼曰：是當其凸而擊之者，不足使槃平，且益其不平已耳。及觀其所用力，彼固將治其所不治，以致其所欲治，惟數舉而槃平矣。此其事若甚易，而其理則難知。夫一槃至簡之物也，而常智有所不行。若此，則羣之爲事又何如乎？丹麥王子罕謨勒之言曰：子以吾爲易調，若此，籥乎？吾今亦曰：公等以羣之不足治，若此，槃乎？

蓋嘗論之，自然之力，運於一物之中，假令物之官體繁，則其所致之果，亦將彌以錯綜，展轉相生，常至不可究詰。今夫羣者，生物之會也，則其官體之繁，蹟可知。矧若人羣，尤爲難究，神變不測，自宜愈奇，而昧者用咫尺之智，欲指事責效，何其慎乎？今使聞吾言者，求徵事實，不佞將正以其多而在，在可見之故，難於置答，以其習見，遂若無奇。議院所著之令甲，政府所議之更張，但爲法制章程，則其事莫不如此。問者試取漢薩得所編布者觀之，無在而不可以自見，何假不佞一一指似也哉？

無已，則試取酒禁而言之。自麥音之用法，徒使征行渴飲之民，不可得酒，而私家澁酒，轉以日滋。卽蘇格蘭一千六百一十七年所行之議，於民之酒德，亦未嘗有毫末之改良。至若耳治第二之縱容令，丁圖禮言，令下不數月，而監酒權諸公，卽知其法之不可施行，乃自解於

立嚴行恕之說。斯摩勒亦言小民以法之故。犯之愈力。委巷城圍之限。其賣酒者類皆不諱。縱容不納稅權。公然售沽。雖懸賞以待舉告。然民憚尋仇。不敢告發。而官吏貪竄。悉置不問。禁酒之令。空行而已。且不徒空行。誠恐令行之後。民之食酒者。歲有大加也。

泊一千七百四十三年。此令遂廢。議者謂方一千六百八十四年。英國之糖燒。所釀不過五十二萬七千格倫。歲增至一千七百四十二年。則七百十六萬格倫矣。令之行否。於斯可見。雖懸重賞。獎告發者。民則展轉相質。以神其姦。誣證行賊。靡所不有。閭閻大擾。官以爲畏。極其敵也。乃民吏相仇。擄掠戕虐。橫尸道旁。往往而有。令之所爲立者。杳不可得。而所致之姦。如毛而起。正如吾前者銅槩之喻。椎擊所加。舊枉不祛。而新敗疊見。方酒禁之未張也。民之愆尤。不過酒失已耳。顧自法立之後。酒失則無損而有加。而又譟張殘賊。賊盜誣詛。直至藐玩刑憲。殺人通衢。而民德之澆極矣。而誰則尸之。嗚呼。彼任法者。何悟之不早也。

如此。而又益之以事效比例之謬說。遂使政惑益深。而任法之情愈錮。於一羣之變故。大抵皆推之於可見之近因。不知法令者治具。而非制治之原。制治之原。其力之行。常隱不見。此如小兒見一汽機。以爲一切生於輪桿之紛。鈎聯之密。不知其功發於鑪鞴。且鑪鞴抑其次耳。非水火相得。則全機之用皆亡。彼身爲國民。謂徒張皇於法令之間。善治可以坐得。又曰

以下言法  
令非治民  
之具而民  
品之程度  
所關最鉅

吾將爲之國機。機之既良，將莫不良。此其識勝於小兒，豈能以寸。

富強之不能平治之不效，徒斤斤於法令章程之間，以求其所祈嚮，抑富強既得，治平有基，乃栩栩然以其法令章程足以致此者，此其談之不根。與古者初民，謂其君爲天，亶聰明，首出庶物者，實未嘗異也。倥侗句磬之民，習謂其君智力兩足，菑賴無疆，雖事實常相反，不以悔也。至於今世，則移其尊王之意，而致諸憲法之中，亦以爲能事無窮，長資樂利，雖其力有所待而後生，而蚩蚩者終不悟也。夫憲法之立也，立於民品既隆之餘，然後有以存而不廢。使民品甚污，而強致尤效者，將形具而君形者亡，雖立猶廢，此不必求之國家之大也。今之商業公司，亦一社會之法制也，故其事可借觀焉。

請舉不佞之所躬歷者言之。一日某鐵路公司者，行傳單，期某日，將聚股東於某所，言本公司當事諸公，以其路轉賃他公司，既已成議，且諸事部署悉定，路已在賃者手中，所少者獨諸股東畫諾耳。所期之會，欲以得此者也。則如期會合，主座述所以轉賃狀，及新條約，已而股東衆議，不過條欵出入之間，無一人及當事此舉之是非者。將具諾矣。座中一人獨起，明斥當事奪主者權，所爲非法，衆咸愕眙相顧。其人進曰：諸公所以有此不法之舉者，殆未明當事與股東二者相繫之眞理耳。當事者自謂有權，爲一羣之元首，而以股東爲公等指揮。

之臣僕。此大謬也。夫公司之成局。其出財置母。以率作成務者。衆股東也。當事者。股東所舉。以代其治事者也。故當事者之權。必由股東之所畀。而後有成局。業大小異。主傭之分則同。當事傭耳。而股東則主也。設有行店。其主人外出。當事之傭。以其業擅賃他家。書招店主。至則督其畫諾。曰吾固已賃之矣。諸公將以其事爲何如。吾恐主人所爲。將大反於是傭之所期。斥其篡奪。且以法黜治之而已。今日之事。無乃類此。言畢。廣坐之中。寂然無一和者。於是諾具。且條約種種。不過主座者口述。無印刷頒示之事。其尤足怪者。此公司前與賃者交接。業爲所欺。而今又蹈其覆轍。然此不具論。不佞所欲明者。是公司之規制。與他一切公司正同。所謂純乎民主者也。以股東之衆。而舉當事。以當事之衆。而推主座。主座行非法者。可以廢。當事不任職者。可以更也。顧法雖具。終莫有申而用之者。以吾所聞。獨當事者。謬戾毀成。或有肥私敗業之事。下此未聞爲股東者。能用其固有之權者也。當事雖退。俄而更舉。若故事焉。號雖共治。而其權常操於一人。故公司者。名民主也。課其實。則共治與專制耳。且此事非其間見。實其常行。股東非蚩蚩之氓也。皆經問學。爲殷商法家。爲牧師田主。彬彬焉。質有其文者也。顧所爲如此。然則謂學校與民。能享自由之福。用自主之權者。其言之可爲典要。與否。又可知已。

可悟爲國之道。治具不足恃。而制治之原。存乎一羣之民品。雖有良法。不能自行。必得天演之自然。民品既臻。本其性情風俗。脩之以爲成法。夫而後有相得益彰之效。假令民品與所行之法度。絕不相謀。若革命一時之所立。抑變法更始之所爲。憲法固甚高。民品則甚下。將視其政俗相睽之程度。終於回循故轍而後已。立法良固無益也。欲徵此理於事實者。求於晚近之希臘墨西哥南美諸國之所爲。斑斑可見矣。乃至法國。其無往不復之致。尤爲深切而著明。數十年以來。法之政法屢更。其中能者欲圖至平之治。至美之制。顧自旁人觀之。則見其陽號民主。而舊日專制霸朝之政。實陰行夫其中。所謂自由平等仁愛三者。雖揭於通衢公廡之中。而國中之實象。則門戶之水火也。排擊之不留餘地也。議院之憤爭也。異己者之窮捕也。禁黨人之聚會與報館之昌言也。其至今稱民權者。無異於往日。而黨同伐異。傾軋掀厯之風。亦不殊於曩者。吾不知彼所稱之自由平等仁愛三者。居何等義也。

則更置法國勿論。而求其與吾英人近者。越額蘭的以西。是爲合衆之國。彼自開基自立。以還。固以自由平等爲主義者。非歟。然其西鄙之加理方尼亞。民處其部。常以性命不保爲憂。且有人焉。以殺人自雄。刻其短槍之柄爲鑿齒。以紀其所戕之人數。又有白婦以下。嫁黑種之故。其種人怒而焚之。睚眦之怨。刮人昏夜。或羣出止人車。取其所仇恨者。民以兵自隨。視

爲常態。理者執法行罰。時時爲衆所持。不果。是豈復清平世界也耶。彼建法制以求至公之治。顧民處其羣。言不得如其意之所。是非行不得隨其情之所。向背名實之際。大舛如是。然猶得曰是特其甚者耳。草萊肇啟。法未盡行者耳。則置勿論。而試求之東部可乎。則吾恐自由之法。與自由之實。又未必果相應也。夫報讐之家。衆譽所屬。罪人雖得。輒議其情而縱之。雖然此必非善治也。設其久行。則文明乃淪爲蠻野。何則。法令之權不尊。侵欺相尋。鋌者以身爲理。是亂道也。是使民之性命資財。日有不足恃之勢者也。況夫執法者。吾聞其受賕矣。監守者。吾聞其自盜矣。奴約之政。百孔千創。賦稅之加至重。國功之脩至寡。如此尙得謂法行政治之國也耶。其行法之吏如此。乃更觀其立法之權。則又交通營私。陰踞利勢。若摩辟利埃。股分一事。其尤彰彰者矣。是故言美國之治。名爲至公大同。而不公不平之弊。陰伏其中。法律之業。舊有專家。民之操此。實覲大利。設聚會。畜計謀。長羽翼。凡此皆將居民上而秉國成者也。使他日勢成。美國民權。當爲何等。竊恐非當日立制之所祈也。何則是治人者。其利害與治於人者不合故也。是故徒尙自由之法。制而不尙自由之實者。此今日言民主者之通病也。雖占舉非平政也。雖代表非民權也。凡此皆其所由而非其所止者。云何。法立而羣黎遂生。各得其直。而毋相侵抑者也。民各享其所自爲。而莫之或奪者也。其所由者之

良否。視所止者實得幾何。使其國所由雖優。而所止甚劣。轉不若其國之所由劣。而所止者優也。

卽在本英。亦法爲治形。必有民品爲之君形。而後利用也。議院雖納議員。以爲齊民之代表。顧經幾何年。而後有其代表之實權乎。下議院與國君貴族。三分國權。而鼎足立矣。顧又幾何世。而後有此鼎立之眞形乎。卽至今時。吾英民議之權。可謂弻其中。而彪其外者矣。通國州部。舉各以公。且自由絜矩之說。漸漬於人人心腦之中。爲日綦久。以此而保民之生。申民之直。宜無一夫之不獲。而無敢侵陵侮奪者矣。然尙有時立之法焉。而自犯其所禁。此如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雜驗婦人之令是已。且此乃公黨之所爲。則於保黨又何訾焉。

使聞吾言。而謂法制無足重輕。斯又悞已。夫法制民品二者。固有交相長進之功。民品優而後法令行。而可恃。亦法制善而後民品得之。乃益蒸也。夫謀國之良。固求甚宜之法。制不得。謂民品旣下。而法制遂可以不公。特吾所論者。猶謂以童子而操賁育之所持。且困踣而莫振。以壯夫而守侏儒之所服。將蹉跎而不行也。二者之器。各有所宜。而欲其相得而益彰者。不得徒以器言。務兼用器之力言之。而後當耳。彼言法令爲治具。視民品之優劣。而後利行。此其言是也。卽謂民品旣優。法令必進。否則優者將劣。此其言亦是。故事效不相比例。固也。

以下言民  
品未高而  
妄求上理  
者之惑設  
爲富民時  
宰主客之  
論以發明

而功生於力。則無間之言矣。力既施而欲其有功。非善其具者不可得也。

夫顛愚以官吏爲神明。目朝廷爲父母。謂政刑既具。則理平可期。不知民品既卑。雖有勝制。無益於治。此任法之惑。既詳論矣。又有人焉。以圖治爲無難。謂太平可立致。卽以今日之民品。而經國擾民之術。固有其勝。今而利行者。使能者出而爲之。不崇朝可以大治。彼居民上者。自不爲耳。此其爲惑。方之前論。略相等。而有微殊。吾將寓爲主客之談。以明吾說。

有英倫之齊民。造其國之時。宰而致辭曰。奈何乎。公所遣吏。算吾緡錢也。常以意高下如此乎。彼所算者。過於吾之歲入甚遠。使吾默爾而受之。不獨今之所出者。大逾於吾分也。嗣是以往。是所過者。將例今而無窮。使吾起而爭之。不徒費時而落吾事也。且使吾私盡露。爲默爲爭。民乃交失。凡此皆公之吏。不信吾所自占。而逆億吾言之。不以實耳。公爲國宰。奈何聽之。由來民之相爲訟也。事之虛實。法常證於訐者。不責訴者以自明。此大公之理。至正之術也。公於獄訟。既行此矣。獨至賦歛。奈何反之。獄訟之費。曲者當之。而今之費。曲直皆吾事也。是何爲者。豈公欲襲古爲吏者之所爲。用民之力。而償之如其意之所揣乎。抑更追而上之。其於民也。惟所欲取。而無有制歟。民之治生甚難。而吏之無藝如此。雖國有常憲。以與吾直。奈煩重勞費。而受患滋深。何彼吏固知吾之有所憚。而後敢爲此耳。公所豪奪。吾於何而求。

償之。向也民以長官爲有護。乃今直魚肉之已耳。

時宰曰。是曉曉者欲何爲。吏之算繙也。言自占者不以實。其所得爲亦僅以意。欲責徵據。固無從也。足下若以是爲虐民。則國家置勿算焉可。誠欲算之。舍是無善術也。

齊民曰。算繙與否。於吾固無擇。吾今所與公言者。交於國人之通義耳。今有兩造涉訟。使告者有所指而無其據。公不以被告者不能自明爲有罪也。公曰。被告入而無據。吾不能聽此獄也。是固通法。獨奈何公之更告人。遂異此乎。公一國之平也。而傾如此。民將何所措其手足。且英律有之。爰書未具。兩造皆無罪之民也。何獨於近事赫什爾一案而不然。密德塞令尹。但疑其殺人。則不待證供。而俱之於狴犴。公未嘗罪令尹也。是不知文明之民。義不入獄。廉恥之士。法不可刑也。焉有以疑而遂致人罪如此者乎。此又民之大惑也。

時宰曰。文明之與鄙野。廉恥之與貪頑。自持法之吏視之。固無別也。豈刑獄之事。足下欲於是而別之。是又非平等之道矣。

齊民曰。懿哉。公之爲平等也。是不獨民一人之幸也。顧民所竊惑者。以公平等之義。施於他所者。與此多不同耳。國中之吏。食厚俸。位通顯。而無所事者。不知其幾何徒。他日議撤常也。而公乃與之以重卹。民嘗竊思其故意。或者此曹持梁刺肥。享富貴日久。居平縱奢。勢不得

爲畜積。故公以此善其繼也。船廠之傭工。他日者亦嘗取其老嫗而汰之矣。顧公於此曹無角尖郵也。民又嘗竊思其故意。或者此曹辛苦勤劬。日得幾微。以贍身家。然惟其困窮。蓋藏乃有。故公不必爲之謀其後也。公平等之義。所見於事者如此。雖然。此特吾旁及之論耳。而吾今所欲與公深論者。在國家所行之刑律。夫刑律之設。非以杜奸欺而行保民之實者乎。願以民所親見。則重爲虐耳。何保民之與有。是故訟之一言。大畏民志。今無異於古所云也。吾友之中有業律者矣。告民曰。脫不幸爲人侵漁而失財產。慎勿赴愬於理以求復也。倘子求之。將所亡益多。所侵益甚。徒爲親知所痛已耳。於足下事又何補乎。國家名設憲典。以保吾之身家。顧民處其中。覺亡產破家之事。隨地而有。無閒於民之爲動爲靜也。何以言之。惟以法之難恃如此。吾雖安靜循分。而黠者可先發。言吾之蝕其財。脫不幸遇此。而民欲求免者。則或容忍受欺。飽其所欲。設以上愬求直。則所喪於吏者。必以益多。且使得直矣。以公之法。一切之費。宜被於曲者。然不幸曲者赤貧。抵死不能出費。而吏與律師之勞。不可不酬也。則坐有財。費終在我。曲直又不論也。今夫富而多財。非民罪也。乃今以財之故。一涉獄訟。曲直皆罰。國之爲法如此。而民又何所託命乎。譬如公設警察者。所以保行旅而執禦貨者也。今民不幸遇盜。以督郵之有護而號之。彼于于然來。不爲民復所亡之貨。而反取吾之囊橐。

而盡之。法之所爲，豈異此耶。

時宰曰：不圖足下之卜躁至此極也。豈不聞國家於此方謀所以更張之者。曩議院擬設申懇法曹，令貴族四人判之，歲俸各七千鎊，卽爲此也。夫舊律與所謂平議，往往多牴牾者。政府知之久矣。今兩院啾啾方爭此事，意蚤暮尙有所以便民者，著爲令耳。何足下之不能少安以俟之耶。

齊民曰：公所改良，民先致謝。雖然，此特恐舊法病民之不深，取民之未盡，爲之新焉。使靡子遺，且加速耳。且公之意，求以便民，此德之盛也。顧民之意，則謂便民莫亟於便宜。蓋惟便宜而後便民之實可以云也。乃今一國之律，委積放紛，不獨民之所不能明，抑亦吏之所不能喻。律如此而言便民，雖更設百曹，滋煩擾耳。必律井然有條，較然可知，而後求所以省訟費者，庶幾有效。不然，民甯受侵欺，不敢以法爲吾衛也。且公法度之不立，豈惟於律而見之。民一舉手投足之間，乃無往而不遇。晨起將有所適，視鐵路所表之時刻，自詭未暮，當至彼也。乃於某驛，車不應期者劣一時許，因敗吾事。旅宿增費固矣，而翌日又失其半程。吾所購票，固一等也，所不愛重價而爲此者，位寬茵厚，同車者多勝流也。乃度某集時，適墟散人歸，驛卒言三等坐位皆滿，因開上車納之。膩恰垢顏，酒薰汗臭，令人叵耐。然是民一出行而受

再謾也。夫受民之財而不與以所直。是鐵路背約也。失期而敗吾事。是鐵路背約而害也。背約與背約而害。皆法所宜問者。而公未嘗問也。向使吾與鐵路以僞幣。抑購二等之票。而篡一等之車。法於民當云何。其不以民爲無罪也審矣。夫公之行法也。於民則分明而果之如此。於背約者則含容而縱之如彼。豈公以是爲細故。不足以勞大慮也耶。不知使舉國之汽車。無有如所表定時而發者。驟功廢日。傷財多死。皆此行法畸有重輕者。職其咎耳。公豈不知。抑知之而故蹈耶。

時宰曰。嘻。昔之日。倡在宥無爲之說。且曰。官辦不如商辦者。非子也耶。向謂一國之事。政府愈置。度外當愈佳。乃今以一汽車客座之不響。喋喋然怨吾法之不爲子保。廣坐高茵。毆襪襪之容。而以時抵所期地也。是無乃甚矛盾乎。宜子不聞近者議院建言。使各鐵路公司爲二等客置煖腳鐺耶。

齊民曰。公之爲此言也。不亦異乎。使吾與庸愚人言。其繆吾惜當不此極。誰謂察言之智。身爲宰相者若此下也。夫一等坐位之不得。汽車發止之不時。吾又安能責公以此等乎。獨至國民契約之守否。則真公之所宜兢兢。而民之所以責公者正在此。民與公司以錢。而公司所以與民者不如約。此公之所宜問者也。民以錢若干。得所應享之便利幾許。此公所不宜

問者也。故自大道而言之。議院之責。公司與客。以煖脚鎊。其失理與不問。公司之背約。護民正負有殊。輕重等耳。蓋後世之治與古殊。市價之廉貴。所市之美惡。所成於當市之評者。民之已事也。上所不必越而代謀者也。評定約成。守之勿背。此主治者之專職。而民所託命於其君吏者也。民生得此而後延。羣情有此而後固。蓋萬物之所以延其生者。以用其精而爲耗者。必食其報而爲彌也。既彌其所耗。且常有餘焉。以爲長此生物滋養最大之公例也。物既耗其精而不得食。則死。或於其精之既用而絕。其報所由復之塗。此與操刃殺之無以異也。在萬物莫不然。而生人爲尤著。人之得食於羣。而以彌其耗也。其道與他物異。物以其徑。人以其紆。人各奮其能事。以成專物。成而相爲易。其求以給。其生以遂。是故人居一羣。欲此例之常行。而其生之不闕也。必契約之。公且信而後。可。不公不信。將耗其精而期其復矣。而所期者。卒不至。不至則弱者病。而彊者爭。惟病惟爭。羣之所以敗亂也。是故吾前者之責公也。以違此例。致羣生夭闕。將卒底於亂亡。乃公近者之所爲。則守此例。既不篤。而又若甚懼民之自害其生。夫民之受害於他物。公之所宜衛也。民之受害於一己。公之所不必衛。卽衛之其勢且終窮也。以爲治者之昧此也。故昔者勞理彼得。禁民自殺矣。乃公所行抑且過之。而禁民之或傷其肢體。日者鐵路之條規云。車未止而躍下車者有罰。是民此一躍。肢體之

害否未可知。而公乃定其罰。使卒害而無可免也。且公之所以爲民者。豈惟是罰其自罰而已。乃至起居娛賞之事。亦慮民之不知自便。則取民之財。而爲之搆公浴矣。又慮民之賦。以爲之度羣書矣。凡此皆民所得自爲。而公必皇皇然爲之煩苦如此。且時而爲致者。過於民財之所當。則如度書。公令著述之家。書成先以一部獻之公所。今夫窮愁著書。例寒士耳。寒士亦民也。而公爲民便。乃必使寒士耗精竭思於此。無鎔銖之報。舊傳謂戴惟士刼賴查魯之財。而以贍富家。公茲所爲。無乃類乎。雖然公之勤亦至矣。獨惜公所以與民者。皆非民之所急。而民所急者。而公乃屯其澤而不施也。夫察日之珥。測海之深。與求西北之航道。將以通歐亞之二洲。國家皆殫賦稅之力以經營之矣。凡此固美。然間有財否耳。財具。凡此皆民之所能自致。而無假國家之方者也。民所必仰於國家。計非得此。且不可以一日生者在。務絕。侵陵。取奸宄。而致之刑罰。其有不平之訴。上之聽必以情。獄無小大。明決簡速。而不至反爲求直者之禍災足矣。而公乃釋此而不圖。獨諄諄然他事之爲問。民將安所託命乎。夫勞財力以爲我。致一禍於伊匪。蘇曰。此學界之至寶也。乃至吾儕小人。或耕焉而不保其所穫。此何異。民方飢求食。而公與之以塊乎。且民之所求於公者。亦僅耳。凡力所出。可以必收。卽爲至足。至於見聞之博淺。娛樂之寡殷。將自視其力所能。至本不期分外之獲也。自作之孽。

不可道者。此天所以砥厲驕子者也。不勞明公爲我恤之。公今者乃忘其天職之最隆。而不與我以其直。吾勞力之所得者。旣不能賴公爲保持。獨損他人之所應有者。而惠我以所不期。拯天罰之所宜加者。以徂民。使不知儆。此非所謂倒置者耶。

時宰曰。世有所謂不恕者。眞足下之謂矣。事之至政府者。如邱山。而吾輩所能爲者。亦盡其心力而已耳。某事當考。某獄當鞫。某利宜興。某弊當絕。博觀而明辨之。所每夕至於夜分者。爲此故也。議院代表諸公。歲歲合所爲。靡鹽不皇者。大抵爲斯民謀安利耳。開民智則廣厲學官。衛民生則潔除城邑。食河水則防其不清。禁湛湏則議加酒權。架屋而慮其傾圮。故頒其圖式也。殖民而恐其重遷。故設之專部也。子行一國之中。安往而不覩吾輩精神之所周。浹者乎。廣苑囿。資同樂。建鐙硯。指迷舟。邑邑有醫。以救薦瘞。鄉鄉有局。以督牛痘。又知男女民之大欲也。則冀除其情田。

言未已。齊民率爾僂之曰。止。止。民知公所欲言者。公等所爲政術。盡於此已。不爲民防害之。自他而爲民禁孽之由已。舍其最重之天職。而不修。徒營營費日勞精。以驚民之所可自致。雖然。取公之所事。以較公之所不事。權其失得。甯相酬乎。身爲文明之民。非若南洲之晦盲。又不若遠東之眚。凡公所爲。皆同種之義務。而義在自將者。也不勞公爲以爲吾澤。獨至。

持一國之平。責契徹而杜奸豪。公不謹此。溺其職矣。且民今日之責公。亦至不得已耳。夫豈好爲訕上而出是哉。公之法曰。有冤抑仇負者。令赴有司。以質其成。不得自操法以相報復。違者以殺人劫財論。此誠治國通義。雖民其無辭。故雖違奸欺被豪奪。喪其性命財產。不敢自爲直也。而將惟公之求。何則。公固自任爲我司。此平也。獨何意。民今倚公其受禍較前之所喪亡者。乃更烈乎。此通國之民。所以甯坐受侵牟。而不敢自投於理也。向者民欲自直。而公禁之。既禁而又不能與之直。此民與同國者。所爲疾首叩心。不覺其生之足娛。其羣之可樂也。由是而敗美阻成。由是而時虧財費。亦由是而商賈蹙鬻。百物踊騰。廉潔自好者屈。姦黠禍害者昌。負債者傲其主人。失期閉業之商。往往由之坐富。夫如是而國不病。民不貧者。吾未之前聞也。民如公之盡其心力何哉。

主客論竟於此。自側聽者而評之。將兩家之言孰是非乎。意將曰。齊民之言是也。雖然不佞所取此以明政惑者。非造爲不復之詞。而以斬時相也。將以見彼齊民者。乃真大惑之所在也。何則。彼以謂法度之立。可本理之所是。非者而徑爲之也。彼之心若謂。一羣之中。縱民德已薄。民智已卑。而制置之際。有巧術焉。則可行其美而塞其惡。存其利而祛其害也。雖然大誤。由今之俗。而求彼之所期。雖取吾國之制置而百變之。莫能至也。夫法令特器而已。而操

者人也。操器之人，非異羣之所出也。是故羣戾於仁，而欲爲政者之忠。羣趣於闇，而欲治國者之明。此自有文字紀載以來所未嘗有也。史傳之所前有者，有以一姓相承爲王者矣。有以貴族長老共治者矣。愚暴之民，無仁智之貴族，猶昏亂之國，無明恕之君王也。卽至以公產之義立羣，其於治可謂進矣。顧其制雖殊，而舉權有公偏。治柄有紆直。究所立以爲代表者，不過一羣之經德中才，烏能過乎彼齊民之責時宰也。意若於中下之民，可以求到隆之治，則何不觀通國選舉議員之日，民之所以推舉，與彼待舉者之所以自售者乎。阿衆情，順時好，謬取所不可得之羣利，而張之則千掌雷動，盛譽景從，而明日投銛之占，署其名者大半。設有人焉，進以苦言之藥，欲解衆惑之深，則雖眞實可徵，亦必爲羣情之所不附。而若人之不得推擇，殆可決矣。嘗謂選舉之求人也，等諸鑪鼎之家，蒸雜投之藥，而傾其液。藥品不皆上也，則所傾之液，不皆精品。不皆賢也，則所舉之員，有不肖。豈惟有之已乎，恐且居其多數耳。天良者民之所同具也，然而分之常見多，而合之乃見少。其爲羣之智慮亦然。天之生賢智不易，而民之愚不肖至多。持平等之說，而以賢人不肖，猶以金入砂，忽然沒耳。故如是之羣，而求代表，當其代者必愚不肖也。而賢智乃昧昧焉。若夫選舉旣終，則一院之僚，皆代表者也。中下者稠，而高才落落。法曰三占從二，則所從之非高才，又以明矣。是故雖有超

位之姿絕倫之識。其自陳也。必取庸衆人之所共喻者。而爲之。至所謂探本之微論。見極之深談。必置之而無所爲發。非不發也。即發猶無聞耳。英民之得議院。數百千年於此矣。顧至今。有以遠計深言。唱於其中者。喁喁之聲。必和於廣坐。則誰復以一智而當羣愚之味。雖有前識。嘿然而已。試觀議院詞頭。文章闡洩。義言違反。行於國中。常爲報家所指摘。彼六七百人之中。豈乏識與能者。然而其事乃如此也。則吾向謂智慮之事。散見於人人者。常多。而合見於其羣者。反下。可以驗矣。

是故欲爲有道之法者。必爲有道之民。民倥傯僕伎。而望明通中正之法度。可行於其羣者。執因以言果。則茫昧而難期。由果以窮因。則見於前事者。皆其反也。嗟夫。於無良不慮之民。求大道爲公之法。就令勉強而立。乃望其相得益彰。川增木長者。此其誤爲政之家。伊古洎茲。非一世矣。吾黨身爲英民。尙知今日國家之典憲。雖不足與於盛美大和之數。顧使民功得責其所直。口可以言其意之所懷。而無箝制刼持之患。此其所以敷等流貴賤之憑陵。禁民庶愿黠之詐。故者以民觀政。固已極天演之所可期。而樂利驩虞。其機卽由於此。第若求無偏之政。宏至善之規。將無異求豫章於培婁。望魴鯉於潢汙。不獨今行之政制所不能也。卽更始法度爲之。亦無望耳。前齊民之於時宰也。意若謂牴牾之弊。去者不過一舉手搖舌。

之勞。卽甲不能。乙當辦此。此實言治者至深最普之政。惑竊恐他惑雖祛。而是所云者終著於心本而不化也。

自其爲羣學之梗而論之。則政惑之害。其滅於流梏者劣一等耳。政黨之宗旨互殊。而不能無惑則一。此人人所不盡見。然亦各有所見者也。以公黨主於更設而觀保黨。爲進步者爲安靜者。則曰成見甚深。而警於當前之禍害。與將來之利賴也。以保黨而言公黨。則曰是徒言變舊。而不知舊者之有利也。徒言更新。而不悟新者之有弊也。至二黨之說。不可偏廢。則彼此黨人皆無見也。爲公黨者常期於至善矣。而不悟就令其道之盡行。其所濟於國事者。僅差可觀。不能悉得其所祈也。而保黨之阻力。常有以匡其所爲之或過。爲保黨者。務循舊章矣。而不知凡古聖先王所創制者。要皆爲一時之法。於其所遭之運會爲最宜。然道法典章。無亘古不變者也。卽已所爲。亦不過防其過驟鹵莽已耳。向使一國之民。盡爲保黨。而不言更張。將極能事。無百年之善治。其所出死力以持之者。浸假皆陳朽窳敗。不可以復行也。是故二黨者。不獨不知其反對之爲何物也。且不悟己之於羣。其功用爲何等。知己知彼。兩無當焉。而與言羣變之眞。迥乎莫能與矣。

若前之所言。黨之所各異也。而又有黨之所各同。其感不祛。亦將無以與於羣學。保公二黨

之人皆以法度既脩。則一國之事無不從志。向之衰且弱。而民鮮康樂之休者。特以制之未善已耳。乃今某事著爲令矣。某人立於朝矣。德化之成。須臾可竣。民有賢愚。政有枉直。吾有術於此。遵之則賢在位而愚在野。直者舉而諸枉錯矣。尙何疑焉。夫其心之所深信而不疑者如此。是故與之言千古一時之治俗。則莫不以羣者數聖人王者之所陶成。而所謂天演之遞遷。物有自然。隨運會而底於如此者。非所圖矣。徒識治者之權能。而不知所治者之勢力乃愈大也。一羣之中。有其生滅。有其變遷。有其合散。凡此皆其內力之自然。而爲之主治者。或推之或挽之。而其人。要亦爲大力者之所負而趨也。而持前說者未之或知也。此如匠人。徒知審曲面勢之有功也。而不悟陰陽燥溼之異用。其考工之論。所以偏而不賅。羣學終古不明。所坐正此耳。

雖然政惑之宜祛固矣。而終不可以盡祛者。無他。時爲之也。此與前者國拘流梏同其理也。政惑之祛。與羣德之進。相表裏而有其比例者也。必天演之度至高。而後脩身之中庸見。亦惟天演之度至高。而後治國之中庸見也。嗚呼。可強跂哉。

教辟第十二

大食之華效卑。康熙間亞刺伯有回民名華哈伯者起於罕業以脩明穆讓之道自在遂成宗風其徒號華效卑也見一印度肥人。嚙嚼曰。美

教相謂異  
端入主出  
是奴莫衷一

哉幹乎。是阿鼻之薪材也。夫彼以回。而所以稱不回者如此。則其所持爲宗教。以明天人之際者。又可知已。英之人有巴爾古黎者。曾游大食。而紀其所見者曰。一日某遇一華效卑。名關伯刺的弗者。宣教於利遏德之衆。述穆護在日。曾言其教。於未來世當分七十三支。其七十二皆以待地獄之孽火。其永享天園幸福者。獨一支耳。於是衆徒頂禮涕泣。問天使此曹何脩。而得獨享極樂如是。穆護答言。惟一生言行與我合者。乃有是耳。演說至此。關伯刺的弗乃作色易音。告大衆曰。我曹利遏德民。荷阿刺回釋深慈。正成此果。不佞之引此也。所以見宗教爲物。入人既深。則其所以視外道者。莫不曰地獄之設。正爲此曹。夫回教與景教固異。而二者之中。有平行線焉。可比例也。然吾意所重。猶不在此。吾所重者。將以見教之不能無辟。而教辟既深。則所以觀羣者。必一切易位而失實。事有異於此者。請更徵之。

太平洋之東南有二島焉。曰沙摩亞。曰非支。往者美人以舟師徧考島民。歸告其國。其言沙摩亞民。於草昧諸種。褒詞獨多。謂雖偷懦貪欺。不離蠻夷性質。然樂易子愛。和悅好客。其男婦皆重子姓。其壯少皆敬高年。丈夫以慳吝不任恤爲恥。婦人以貞白持門戶相誇。溺女殺嬰。絕於其地。而撫視殘疾。則各引爲己分。有匍匐救喪之風。其所以謂沙摩亞之民者如此。至其鄰島非支。則所言大異。非支者。食人之島族也。其視人命至輕。而同種相防如寇讐。無

一息之敢逸。札克孫謂其以譎張詐故相矜。視流血之事。不獨非罪惡也。且以爲榮寵。殺不擇物。罷癘羸跛。非所恤也。所生之子三。則殺者二。稍長則笞其母。鬪狠憤仇。其天性也。臣僕有致敬主人而不如法者。死無赦。生瘞羣奴。而卽其地以立王宮。造舟試水。輒刳十許人之腸。取其血以爲釁。王者死。妃妾近侍大臣爭先死以殉。而國人壯其節。至於食人。尤謂尊行。一王者其太子死。爲哀詞曰。是兒在日。雖愛妻美妾。有得罪者。彼且殺而食其肉。不以靳也。其食人也。則燔烹之。其王達那亞嘗親斷其從兄之臂。吮其血。及其人之未死。烹而啖之。使及見也。已乃彌其肢體。分賜臣妾。所祀神鬼。德如其民。民食人肉矣。而鬼乃嗜人魄。無以饜之。自彼言之。體魄同物。特異名耳。報怨鬭爭。得則相食。絕於人道。俗所崇敬而效慕者。竊妻寄殺。殺人食腦。其所稱非支之民俗。又如此。然則使所稱而信。是二民族者。雖均島夷。而教化之高下。雖至愚人猶能第之。而試觀彼非支之所以道沙摩亞者。又何若也。非支之於沙摩亞也。其畏惡望避。若將浼者。以沙摩爲未有宗教之民。不敬鬼神。廢其血祀。不循非支之所爲故也。札克孫遊其島。遇其賽神。而未嘗如其俗以致敬也。則衆洵洵焉。指而目之曰。何來此嬰匪毒之白人乎。嬰匪毒。譯言不信宗教。西人以此語爲深詬。由此觀之。則其所以謂沙摩者。殆可信也。

此雖小蠻夷事。而宗教之際。所見於文明國者。殆可推也。彼兇殘暴狠之非支。本其習非勝。

是之意。且謂本吾敬神重祭之忱。雖用人於社。而膳其肉。當也。至於其鄰。襲天鑿祀。餒其鬼矣。雖愛其同類。慈祥忠恕。何稱焉。故以非支之見。而論沙摩亞者。縱察之至精。從莫得實。彼將本其宗教之是非善惡。以論非宗教之是非善惡。則無怪立黃易位。黑白倒置者矣。故宗教精粗真僞不同。而其爲羣學之梗。則一。所奉者揚之升天。所闢者抑之入地。攻取擊排。雜以憤好。是於一羣之變。欲因果事效。釐然無惑難矣。彼非置而不討也。顧於此則見其美而忘其惡。於彼則得其劣而忽其優。不僅初民象偶淫哇之教然也。卽進乎彼者。又可論已。

宗教有最重之二義。一曰神道。一曰人理。方化之淺也。其所謂神道者。必掩其人理。而化之漸蒸。雖人理漸申。而所謂神道者。尙存其大分。故宗教所標是非之準。至無定也。而常隨世運爲隆污。當於其世。各有所宜。以言其極。則皆無當宜者。以其所值之時地。民智化理之淺深也。無當者。以多主於遠而難知。不關於邇而可察也。然以神道之故。民之嚴其難知者。常過於可察。如是則宗教之是非。常爲治化是非之阻力。以論一切之人事。必有大失其平者矣。治化所謂利弊者。非宗教所謂利弊。有時宗教所甚重。治化則以爲至輕。巴爾古黎記與華效卑問答之辭。華效卑曰。以所以事造物者。事其所造之物。此諸孽之魁也。巴曰。是固然。

其爲罪首無疑義。第此首矣。何者居其次乎。華噉然應曰。其吸煙乎。巴曰。如此何以處殺盜淫妄證諸孽。華曰。上帝深慈。宥此諸孽。巴曰。然則天下不可宥者。僅有二孽。一曰淫祀。次曰吸煙乎。華正色對曰。如是如是。夫其國之教。旣以吸煙爲不可赦之辜。而得罪人理。至殺盜淫猶爲微眚。此於羣法其無可言甚明。夫人事。謠俗。禮法。不自治亂苦樂之功分。而觀之。則羣制治功。固無良楛之可論。而一切教化之進退。亦無以云也。彼巴爾古黎之所載。特其尤異者耳。其劣此者固時見也。古及今所以審是非之辨者。不外二端。決之以天心之向背一也。決之以人事之利蓄二也。雖羣演旣深。則人事之重。與天心埒。而務民義者。或以天道爲悠渺而難知。顧宗教未絕於人間。則事之善否。決於其次者。終未若決於其一者之衆也。故一事之稱惡。以違背教律者居多。以其致害於人倫者常寡。其論羣法也。必依其宗教之律令。以褒貶其制度云爲焉。至於卽事爲衡。決以斯民樂利所由之增損進退者。眞落落乎不多見也。

夫教之爲辟。隨在可見者也。而於吾國之某公爲最著。某公所奉之宗教。乃合爲己兼愛雜出之者也。故不佞每與某公言。退未嘗不深思其所以然而不可得。某公之爲人也。居平每日必夙興禱祈。遇來復日。雖老憊猶跼跼赴寺。布坐聽牧師說法。有禮神事未嘗不與其尊

神重教。蓋可爲後生儀表者矣。然其生平最喜談兵。聞海陸戰事。則陽滿大宅。色飛舞蹈。若親與於勝負之榮辱。而出入於礮雷烽電間也。故人謂某公所讀書。二約而外。則阿里森。若兵著以言其情。殆不遠矣。有時言愛爾蘭教寺未立。以爲大詬矣。繼而牽引潛移。則及師子心力察德之戰。沙刺丁威林頓。窩得祿諸役。聲顛音高。幾不自主。僕之始與邂逅也。嘗訝此老所信向與所欣悅者。奈何衝突如是。泊與諦省。乃悟所由。蓋彼所取於宗教者。特其臨御監觀之意。而宏忍洪悲。止殺好生之旨。固概乎未之或思也。彼其心直以上帝爲宇宙之元戎。疆場之司命。方其奔趨教寺。頂禮讚頌。意與小校騎兵。應期聽點。伺候指麾。嚴恪之情未嘗異也。故知常人服教畏神之隱。卽本之以爲慕君尊上之忱。此其中之既深。則所謂平等愛人之意。雖日日耳提。其所領者特若存若亡之際耳。此則某公之心術。其發情矛盾。所得而言者也。

然則教辟爲害。任其流極。將人道必承其敝。蓋宗教之經法。雖有合天理與人情。然其督民之守之也。非卽事爲衡。計民生之幸福而爲之也。特以是爲神道之條誠。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本其畏服之忱而爲之。其於守道含德。非眞知其義而利行之也。事爲之援。曲爲之附。率塗循轍。懷禍罰而不敢違。故其爲效。雖不必顯悖於人理之當然。而民義不明。至其末流。終

於爲梗。彼率塗循轍者。由而不知其故。心未嘗取事之遠果。而一思其何如也。故一事之形。設其爲惡。惡於人理者。彼以爲是不足與治也。獨至顯遠教旨。則深惡痛絕。致憤憤而攻之。教之所言。著爲科律。謂凡此皆至德要道。必不可叛者。而世道之亨貞。人倫之利賴。雖宗教之精在此。且轉置爲後圖。值不得已。負之無罪。故以宗教之家而伸民義。其意常委曲。僅僿而難通。此觀於近者亞達那獻派之爭。可以見矣。亞達那獻派。亞達那。亞利安派。爲敵。皆持景教異說者也。彼謂三靈一體之說。所關於國運民風者甚鉅。三靈者。上帝爲父。耶穌爲子。而分賦於人人者爲靈神。所謂一體者。蓋當知三靈本無差等。同具全能。是三是一。三者其一在天。其一捨身救世。身入地獄。以收所分賦之靈神。奉景教而疑此說者。仍墜泥犁。永世不拔。且謂爲國若審知此理。令諸祿師。時時用此戒其百姓者。其國當興。設任異說朋起者。其危亡不遠。夫使教辟至於此極。雖有羣學。吾將如之何也哉。

以下言歐  
洲通行基  
督教多力  
辟教加多  
羅馬天主  
其舊者也

教之爲辟。雖宗宗互殊。然使類而同之。正相等耳。大抵氾滯不通。無以與於大同之理。以其宗旨之相傾。則駁擊抵排。而異量之美不見。今將使一宗篤信之家。知彼所爲捐頂踵棄嗜慾。以求其道之大光者。非必真實也。特相較而真實耳。非盡善也。特相方而善耳。彼將抵死而不喻。更與言特宗別派。凡所謂爲外道異端者。又未必持之無其故。言之無其理。而於世

波羅脫斯  
坦耶蘇教  
即反其二新  
者外尚宗有  
特不特宗  
者不純主  
國教而樹  
義自立者  
也

皆有一節之用也。則愈怫然不悅。彼守一宗而篤者。其懇誠肫摯固也。然與觀他宗之徒。其懇誠肫摯又相若。及深求其所以。則大抵生於某國。產於某鄉。而爲某家之子弟。所持守者。受於其先。以少成習慣之既深。遂拘焉而末由以自拔。彼於他人言之瞭然也。獨至於己。則不若是。且其拘束之既深。不知是異宗之旨。其中一二。清淨精關。且過於己之所皈依。就令遜之。而跡其源流。常皆有一時之可用。夫非一無所宜。而能立爲宗教者也。

往見近人華理牛德階二家之論羅馬公教也。其掎摯幾無餘地。則與言是當歐洲往日。於民羣之演進。未嘗無功。彼二氏必超然而不信也。更與言是公教者。卽至今日。於民生猶非爲無補。彼將愈怫然而不能忍矣。雖然。以往者之國異政。家殊俗。非宗教權尊。臨之以不得不奉之勢。則所謂風化齊一。合衆小羣而爲一大國者。殆無其時明矣。王者爲域中大權之所集。向使宗教非稱天而行。則欲用其權力以息戰爭。興文物。其道無從草昧之民。尙鬼而誣。天使向者非定於一尊。而以其道爲無諍。則雖有甚善之宗。未始不裂而爲象偶。今之訾公教者。曾亦思數百年以往。民行之所以日純。橫暴之所以日泯。奴虜之被虐。有所息。肩女子之遭逢。差無楚毒者。微彼教力。誰與歸乎。而如是種種之說。恐非排擊舊教者之所容心也。乃至加多力宗之謂波羅忒斯坦宗也。其不平亦然。故波羅忒之意旨。功分。苟自加多力

而觀之。皆不可見。嶺以南人。意大利國在歐洲長白山之南。故洲人稱之爲嶺表。皆謂宗教之用。不獨薰脩自度者。所不可無也。即至生世之苦樂。亦以崇奉之虔否爲差。設告之曰。宗教之法。制功脩與其所。以明民者。皆不過有一時之用。至於民智既蒸。出藍著美。則教力之日微。即天演之日進。故彼所大懼。乃真吾黨所禱求者。持舊宗者必不信也。舊宗以一道同風。爲教之極致。故以異言殊服爲亂階。又以人立說著書。使一國之民。於素所篤信崇守之端。有致疑之意者。此其罪魁禍首。宜爲天誅帝殛之所必加。又何訝焉。一昔法國布爾多令尹言。二約所稱魔鬼。殆非他人。卽倡言誓反者耳。而常伯爾世爵大譴其言。嗟夫。自歐洲變教以來。舊之所以詬新者何限。射工螿影。自其口出。夫亦置爲不足道焉耳。獨是使持舊宗之說者。爲辟之深如此。則望其於新宗之義指。與一切所不得已而更張之法制。平意並觀。而褒貶毀譽。稱物以出者。無其事已。

夫宗教新舊之間。其爲辟旣如此。尤足異者。乃至同爲新教。而門戶不同。則其辟亦見。特不若向者新舊之間。之已甚耳。方加多力。舊宗之初變。爲波羅忒也。不知炮烙者幾人。流血者幾輩。而新者幸立。且立之而爲國教焉。乃不一二百載。民之視國教。猶向者之視公教也。於是別立之宗。以別立之宗而言國教。猶以誓反而言舊宗。在在皆有其害而無其利。夫別

立者散宗也。獨不念當彼新舊水火之初，使散宗而當其衝，其所爲摧陷廓清之功，能如彼乎。彼合一國之策力以求之，其難成，僥失尙如彼，則以特宗之道，形勢散，當之必無幸矣。而彼講宗教自由者，終不悟也。此別立諸宗之辟也。至於國教之辟，則不知政教之事。凡出於二者，其常而出於一者，其變出於一而國與民能以之有利者，此不過際羣演之一時耳。天演之道，莫不由簡以入繁，由純而漸雜，故別立宗，多固宗教之進步，而非其退行也。徒見宗教之事，向之定於一尊者，乃今降而爲諸別，向者國家所爲政，乃今人人所自由，而以是爲陵遲之衰象，則不知宗教而外，民之所待以立者，猶有政治學術，其中別立自由之勢，亦以日滋。又何說耶。可知自一而萬，天道之常，而辟於國教者，自不見耳。今國教謂民間別立諸宗，爲散無友紀，猶向者羅馬公教，謂北邦脩教爲叛亂無章，而自吾黨觀之，此特天演之二境，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訝。且其變乃上行之軌，而非下趨，雖見於古，則爲害而出於今，則爲利也。

故凡其人而辟於所奉之宗教，雖有至明之羣理，必欲其喻而不能，方彼之奉一教也，且以是爲至誠，與天地同其不變，而一切異者，皆外道魔宗，皆異端邪說，設其依違，歷劫墜落，當此之時，設吾告之曰：宗教無所謂誠僞也，立於其羣，視羣德之高下，民智之深淺，其清濁固

殊而皆有持世之用。彼必怫然大不悅之。蓋其心以爲吾所尊信奉行。者眞實清淨。與大宇同其旁魄。與長宙同其悠久。假持吾道。以入紅黑黃赭諸種人之鄉。果其道一日而行。是諸種人之獲福。不可思議。而其人之信喻。嚴威此教。猶己之信喻。嚴威之也。其爲辟如此。豈悟教之不可以強。強猶政之不可以強。行二者同爲羣德。民智之華實。使過其文明之程度。而爲之將受其名。而捐其實。浸假將與其所前奉者。殊貌而同情。此吾羣學最普必行之公例。而彼辟於其情者。遂盲於其思。

以下言教  
之反辟  
者謂反  
教之治  
於羣生  
無所用  
宗教

雖然。教之爲辟。其蔽淺。人之所易知。教之反辟。其蔽深。人之所難喻。非爲詳論。罕能見也。教之反辟者。蓋宗教緣畏神服教之民德。有所主張。言經行法。罔敢或踰。而久之。則教辟見。及其反之也。乃破籓決籬。不可禁制。一時人心泛潰。難以復收。自以謂墮表解弋。不復知宗教之大用。此誠治羣學者。不可不謹之。大防也。今欲明反辟之何若。試先舉其粗者而例之。印度。涅。叵。羅。王。龍。巴。哈。都有后。患痘疾。愈而痲痕著面。憤其容之毀也。仰藥自殺。王大悲恨。乃詛其國。殺其醫。毀其所有事之百神。其殺醫也。鞭背三百。一一眈而刺之。其毀神也。先爲文檄。數其所素享之歲祀。羊幾千頭。錫幾百斤。乳幾千格倫。乃今無功。王今行誅。命武士列礮伍。轟祠廟。讀文已。下令然礮。武士或戰栗奔走。甯死不敢奉詔也。連殺四五人。而後煖舉。蓋

半日之頃。其都之祠廟。閎壯崇侈。無一存者矣。考天下史書。載毀神事。此爲最烈。以其毀之。之烈。見其前信之深也。非其前信之深。無以爲後毀之烈。蓋二者有反比例焉。方吾英康。摩律之爭民權也。聚所號清淨黨者。以爲兵。撤國中前有公教諸寺。以養馬。法國革命事起。毀一切供養。裂經取紙。以築火槍。僞演宗教威儀。相爲譁謔。當此之時。察洵洵者之用心。皆前者教辟之深。而今適得其反耳。雖晚近以來。緣教爭之淺。決羈罔軌。不若前此之深。而時厭故謀新。則矯枉者必過其直。前者既阿所好而惑。後者亦惡其不讐而失中。前者稱其眞實不虛而致敬。後者亦惡其假託矯僞而鄙夷之。前者以事神爲人事之最嚴。後者亦謂尙鬼爲無用而煩費。

夫如是之情。其往而不返者有之矣。亦有時時過情遷。顧往事而爲悔。善乎疇來氏之言曰。此如形長之人。襖其見短之舊衣。而以爲無用。俄而展觀。則返憶蔽形飾體之功。而悔其棄擲之已蚤。彼於舊信之教宗。爲裂冠毀冕者。前後之情正如此耳。雖然是悔心之萌也。有其輕微。有其重鉅。使悔矣而不擾其衡。則此時之情。庶幾可與言宗教之實用。卽一切羣事之涉於宗教者。皆可論也。

且彼棄一切之宗教。縱心孤往而不復歸者。固亦有其所以然之故。彼於已陳之芻狗。見其

教以辟之。說而不可。說蓋常淺。行力之用。於日見之。際在遠。大之則能。作鳥自。由之乎。

僞而不見其真。計其害而不計其利。方且謂使天下盡取矯立之宗教而棄之。將民皆相見以真。而世道由此進也。欲知其說之不可用。惟卽其所據之理而究論之。庶乎有以息其喙耳。

彼則曰。是稱天而行。與夫假神以設教者。果何期而出此乎。吾將以人治人。凡脩己接物之際。使皆有可立之程準焉。以人作則。而人守之。是於民義不更切而易行者耶。夫何待於宗教。而後人事有所程乎。是言也。蓋未嘗於人事而深察其實也。夫苟自人事而觀之。將見齊民之智。雖在微謏。彼且無術以自將。有時事理。當前畧用。思心卽可以濟。而總總者。猶病未能也。則又況義理之廣博。嫌疑之黷冥。欲以責無教之民。必無望耳。是故烝民之智。雖在日用常行。必有君師之權。以爲之法。而使循。庶幾易蹈規矩耳。設一切任其自行。取其意之所是。而由之。彼將頽然而廢。且聞者以吾言爲過乎。則曷卽其一日所經之事。而觀民智之所存。

每日晨起。對鏡傅衣裳。訖以醫言。宜日服補劑藥水若干滴。則具栝持瓶傾之。數滴以後。皆沿瓶口作屋漏痕。不可復闌數。此以瓶製未如法故。吾不知國中諸玻璃廠。每年製售此瓶與藥店者。幾兆幾億。其沿此不便。亦不知經幾何年。未謀改作。彼製器者用思之儉。乃如此。

頃而鬢鬚綴領緣。又須用鏡。然几上所有。欲定其與地平作若干度。令常向我。則累試不能。稍仰更俯。同於無用。向使製鏡者。求其重心。當點作樞。將無論何勢。不復易位。然乃歲歲年年。鏡之製者。當復幾京幾垓。未嘗於此最易之端。稍留神慮。爲之改置。其儉於用思。又如此。傳衣履畢。下樓晨餐。盤中具魚。須哈爾維醬。持瓶傾之。覺其弊與前藥瓶正等。汁涿涿沿瓶下。汚几幕。作點斑斑然。乃又歎彼貿易中。無人肯勞其神。祛此弊者。晨餐已。圍爐讀報紙。火稍微。須添炭。持鉗取之。三四夾不得一煤。其已鉗者。輒溜去。以鉗股端太滑故。不知製與售此爐具者。父子曾元。操業幾世。然終不肯爲鉗端作鋸齒。抑操鎚鑿。作數齟齬。以便用者。不亦異乎。逮費幾許手法。乃得煤一枚。置爐中。火稍暍矣。坐軟椅。對之展紙讀。半簡未終。覺肢腰不適。須數數易勢。始悟是所坐者。雖號軟椅。特名存耳。未得其術也。夫製軟椅。術在使坐者。壓力無畸重輕。抑使當坐椅形。與坐者背臀。窅跌相合。則壓力平均。而人椅相得。顧人類自變席地爲交椅以來。不知幾何年代。訖今雖家需人用。而猶未得其術如此。則審曲面勢。於此曹又何望焉。

且此特一頃之所遭耳。設引以竟日。庸有既乎。事事而察之。將見民力之所存。皆族世所鬻。竭畢生筋力以治之。而其中思力所施。可尋求者。至少。今使呼一執工之子。而畀之以稍異。

素操之業。則雖圖之至明。說之至悉。望其無誤。殆不能也。假其訝之。彼將夷然對曰。是固非吾所前習者。所聞於師。未有是也。夫含靈之類。乃不能爲一隅之反。事必待教而後能。此可深恥。而若人不以爲忤。且此豈獨工之細者然哉。卽在製造。其改良之新法。大抵起於非製造之家。而躬製造者之所守。多數十年之死法也。卽在商業。其經營興發之塗術。雖歷久敝生。而末流尙循而不革。嗟夫。人生一世間。其靳於用思。而心血之耗。恒求其最少之數者。果若此耶。於形下之粗。且如此矣。其於形上。又當何如。然則宗教泯滅。彝訓不存。而謂率循無具之民。於處羣行己之間。能本其性成。而別何者之爲善。何者之爲惡。又能高視遠想。審是非。明利害。擇其一以服膺。循踐之乎。後世不可知。若今之民。殆可斷言其不克也。則宗教又曷可廢。

且此不必反覆推論之。而後見也。每有一事當前。使宗教不先定其是非。則世俗莫能分其善惡。譬如羣博。此其不善。揭然明白者也。而其所以不善之由。則不勝異說焉。或曰。是其弊足以破產也。或曰。是怨及朋友。而致妻子於凍飢也。或曰。是廢時而墮業也。或曰。是樂與其損者遊也。其所以訾警羣博者類如此。顧博之爲事。有至害焉。則持種種前說者所不見也。蓋博之所以不可爲者。以其必損其鄰。而後益耳。夫人之得其所欲。抑得其所以易之財也。

其中有二義焉。己必有所以爲易。以爲羣之美利。一也。彼出財以與人者。常得其財之所當。二也。獨至於博其道。反此勝者之所得。未嘗有以爲易也。而其得之也。必與他人之失若害俱。夫如是之道。其去寇攘。特一間耳。反於利羣之道者也。習於利羣之反。則人偶之意。將日亡。其自私之情。必日酷。人偶亡而自私酷。此羣德之所以日渙。而民行之所以日澆也。

由是知近世愛智之家。有爲人道新教。以代神道舊教者。其說爲虛願。而不可實見於施行也。夫人道之教。出於思由明而誠者也。神道之教。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顧欲祖仁本義。由一切人事之宜。而張爲法制。此在上智。猶或難之。況彼中材之衆庶。且彼所訾於宗教者。惡其既古。而所本者虛也。則不悟一宗教之行。能歷數千年而無墮者。其所昭示創垂。而以爲坊民之紀者。豈皆虛哉。夫亦以人事之失得徵之耳。故宗教所垂之懿訓。嘉言而爲人事之經法者。固非竭一人之思索。辨問而爲之也。乃積數百年人事之閱歷。甘苦而得之。當此數百千年中。人類之所爲。固不知幾經拂亂。茫乎其是。而從其非。從其非。則禍患痛苦死亡。從之而非之塗。乃以漸廢。是之塗。乃以獨存。而以爲後世法。是故宗教雖人事之經。而亦天演之事。經物競天擇之淘汰。而有此餘也。然則宗教者。固人事之科律。而其所以垂爲後法者。非一二人之刼制號令也。閱數百世之治亂興衰。積累試驗。合而成此。故其說多堅。而其

理多信。而後之人欲以一曙之智慮。謂可取而代之。夫亦於其事之所由來未深審歟。不甯惟是。夫以人道之教代神道之教者。就令竭其心思。而所以綱紀人倫者。釐然悉備。是教也。其果可施行而效矣乎。是尙不可得而知也。何以言之。人特謂人心之所信守。與其行事之所率循者。皆出於知。而不悟其非也。知僅爲其得半之塗耳。蓋凡人之行誼。其定於情。而不由夫理者。蓋什八九也。

是故面從不違之法語。與夫旣信其說。而身體以力行者。二者之間。不可同日而語也。其事顯然而有徵。其辨確然而無隙。是可以制其行而使之弗畔矣。夫而不能也。乃有時一言之發。一義之標。徵諸事而無驗。甚而違反者有之。願徒以言者之主張。若其神明有所獨至。一夫唱說。百人皆從。從之以往。若不自由。是又何說也。耶。往往與流俗人言。持之甚堅。責之甚厲。若父之誡。若君之詔。不必道所以然也。彼將奉令承教之惟謹。言其當然足矣。設語之所以。所以然。將所以然之理。愈明。其所以行之力。愈怠。此非明者所共見者耶。蓋因果相及之致。非流俗人思力之所能與也。己莫能明。則資於人以爲導。是故使言者灑然慨然。彼將卽言者之信。以爲信。與及因果。敗矣。其委曲層累。非彼所能窮也。不能窮而強使窮。彼於其所必至所固然者。昧則轉以糾紛。使其稍明。則得其輕掉糾紛。輕掉其行之之意。皆荒轉不若主。

張。劫。持。者。有。以。震。動。奮。發。而。使。之。必。行。然。此。情。也。非。理。也。理。主。於。知。情。以。爲。信。故。曰。徒。知。不。足。以。制。行。而。人。之。行。誼。常。定。於。情。

就。令。問。學。之。人。達。識。之。士。其。論。事。也。必。求。其。徵。其。說。理。也。能。知。其。故。矣。然。必。謂。其。制。行。遂。一。於。理。而。不。溺。於。情。者。又。非。極。摯。之。論。也。博。聞。多。識。之。家。其。行。事。也。或。明。知。其。後。害。而。故。蹈。之。矣。或。深。信。其。理。之。當。然。而。自。畔。之。矣。其。心。之。明。有。時。而。復。所。謂。悔。也。侵。假。其。悔。之。意。又。微。而。又。喪。其。所。守。自。非。上。聖。免。此。者。希。蓋。所。知。之。理。與。所。感。之。情。同。起。於。心。而。情。之。勢。張。有。以。蝕。理。此。如。恠。憐。之。病。夫。方。其。頹。抑。無。聊。神。志。慘。沮。雖。良。醫。之。忠。告。前。事。之。既。經。明。知。已。所。憂。虞。皆。由。血。氣。之。衰。茶。而。卒。不。能。以。自。振。也。又。如。昌。披。之。狂。子。方。其。恣。睢。睨。睨。雄。視。一。世。雖。朋。友。之。苦。言。已。往。之。敗。勦。悟。事。勢。之。不。易。所。望。之。難。償。而。卒。不。能。以。自。返。也。當。此。之。時。情。方。擾。之。其。所。知。之。理。何。權。之。與。有。

彛。訓。雖。誠。列。章。則。雖。誠。施。其。所。以。行。於。羣。本。其。所。震。動。之。情。者。多。由。於。所。諦。驗。之。理。者。寡。民。之。生。也。內。有。父。母。之。儀。外。有。師。保。之。訓。而。其。嚴。恪。將。順。期。無。負。於。勤。劬。者。以。所。受。者。爲。倫。黨。所。期。宗。教。所。誠。故。耳。至。於。從。之。者。福。祥。逆。之。者。禍。滅。雖。理。有。固。然。而。本。此。意。以。制。行。者。抑。其。次。矣。故。使。情。有。弗。存。而。理。獨。爲。用。則。其。所。以。率。民。者。往。往。不。足。也。

夫謂羣演既進之秋。如今日文明諸國。與其國秀民。其所以制行者。循理多而率情寡。循之既久。居仁由義。不待勉強。而若率其性之自然。此其說誠非過高之論。顧就令如是。而民之制行。雖不必盡視其羣之毀譽。而羣之毀譽。則有以使其履道之益篤。羣之所毀譽。與宗教之所褒獎者。差相若耳。况夫淺演之羣。其利害不必與是非合者。則宗教之爲用。尤不可以一日無明矣。

則由是知教辟固害。而其反者又未嘗不害也。其所由害。以不知羣演未深之日。得宗教而後教化尊。民有守死善道之心。而羣之合乃大固。即使稱神而過。要亦隨時之義。不足深譽。又不知非宗教不足以持民情。徒以理制行者。未能如彼之有功也。

以下更言  
蔑教者之  
失蓋宗教  
精粗不同  
而無可廢  
之一日

夫彼所以蔑宗教爲無足以言者。謂其誕也。謂其虛也。然蔑其虛誕可也。奈之何並其不可虛誕者而棄之。夫宗教之真雜。與羣演之淺深相表裏者也。治之未純也。教有其真。嘗舍其雜。而辟者則緣瑕而棄瑜。因非而亡是。故惟蔑教之說。至於其極。而宗教之真以見。乃知向之所蔑。而棄者。特教之芻狗耳。而有其必不可蔑棄者。則教之真也。彼不知者。或恤然而保之。或憤爾而攻之。意若謂是區區之法制訓辭。教之所視爲存亡者也。而孰知是法制訓辭。方與時進退存亡。而爲長存之真所應時之影響乎。

世降而天演之行益昭。而人類之所以言天者代變。已往者爲陳迹矣。而來者方無窮焉。無初之義。不可以意言也。則宇宙必有始。其所謂第一。因其所稱爲太極者。亦代變也。亦變而不知所屆者也。雖然變矣。而推之無窮。是太極者欲以爲無。不可得也。不可得以爲無。則人心之中。終必有其意象。今夫天演之行無貴賤小大一也。欲知其未然。迹其所已然。而觀之。可以得已。古宗教之言天。與今宗教之言天者。有以異乎。曰。有其異何如。曰。離乎其迹。而日。卽於卒。使已往者而若是也。則未來者亦若是而已矣。卒故不可方物。不可迹象也。顧其道之不可離。而體物昭察者。則後之說過於前之說也。

今夫民之於宗教也。原始要終。無二致也。曰。主於所不可知已耳。言天演者。可謂極其致矣。然而方爲句萌。固此物也。及其參天拔地。支葉扶疏。亦此物也。民之爲渾沌。狃榛也。覺已外有物。其功力爲己所不得與者。則以其有不可思議者存。而致其畏敬。當此之時。民之爲慮至微淺。日用飲食。出作入息。道雖無往而不存。彼則以爲常然而無足訝。雖有至理。彼不能言。而亦以爲無可言也。獨至變常反經之端。而又屬於志氣之近。夫而後乃驚歎。而求推其所由然者。逮事物之變。積而愈多。得稍會以爲公理。其驚歎於非常之變者。乃益深。而最粗之宗教以起。則如鬼物之宗。青蛙神蛇諸教是已。顧教之演變至繁。吾不能於此而盡數之。

也。則略其中間。而言其最後之變。夫最後之變。其異於古所云者無他。古者見其異。而驚之。而宗教之事起。今也知其同。而神之。而宗教之義深。寒暑晝夜。與夫一切天行之變。莫不循環周流。極而反始也。則起而求其所以同之故。况格致學興。凡向之所謂異者。乃今莫不得其同焉。則向之於其異。而不可思議者。乃今轉於其同。而不可思議。至於見其會通。立之公例。而推之彌廣。則其所不可思議者。亦彌深。疇人實測天行。知有不增減之通吸力矣。而問通吸力以何者爲之因。與其所以攝世界諸塵以推行是者。彼將默然無以對也。於是則謂之以太。似於所以推行者有可言矣。而更問以太何因而有。與其所以爲性情者。彼又茫然無從以致思也。然則以太非所以釋乎也。而特乎之簡號云耳。由是而推之。乃至一切形氣質力之學。其言物也。爲之質點矣。爲之莫破阿屯言矣。雖得此而物理之可言者衆。顧從而窮之。則質點也。莫破也。亦終於不可知之物已耳。是故不可思議者。宇宙萬物萬事之歸墟也。道之所通者。雖日以閔。而是不可通者。終有在也。民之方爲。狃榛混沌也。見有物焉。其變爲人所不得與。而不可知之義起。宗教之事興。越數千年。雖其能事日進。智力日張。兩間之變。爲知能所不與者。轉以益多。向也驚於其偶。今也驚於其常。向也不知其所以異。今也不識其所以同。其深淺迴殊。而默於所不可知。則一而已矣。

此宗教之天演也。其變雖繁。其爲物常如此。故謂數世以往。宗教之義。將滅於人間。抑謂其事。將不與前爲同物者。此知言者所必不出也。言其質文代變可也。言其畦畛日滅可也。而宗教之精義。則終古不可變滅者也。宗教之精義。存於幽幽。故稱神道。而後之人。欲以民義之顯者易之。此不僅求之心理而不然也。卽考之往跡。莫有此者。夫人道之尊固也。然嘗有物居民義之先。而爲根蒂者矣。執民業而忘天道者。可以爲一時。不可以爲永久。何則。宇宙之間。人道不足以盡物也。人道有極者也。而天道無極者也。欲以有極者代無極。此反宗教而辟者之過者也。反宗教而辟者。且不知宗教爲何物。不知宗教爲何物。故蔑其前此之功。忘其現在之用。而謂其物將爲後世之所無。宗教者。羣之大用也。或辟之。或反而辟之。其於言羣。均無當已。

教之爲辟如此。自其大者而言之。則神道之嚴威既重。將人倫之修飭以輕。其論事也。將以合於教者爲善。不合於教者爲不善。而民義舉以廢矣。而且宗風不同。支流各異。則往往本其門戶之見。以一概相量。而遂爲事功之梗者有之矣。迨夫民智既開。神道權滅。而矯枉過直者。將又以宗教爲無裨於民生。則不知宗教爲物。乃羣治所不能廢。其儀文清濁。亦本於隨時之義而成之。而皆有翼羣之用。故儀文隨世升降。而教之精意。將與天地終始。不能以

以下總其前  
五篇言其  
皆情者之  
分見者合  
前智後之  
說然爲難  
思誠之學  
易知爲不  
之難思誠  
之後有省  
徒言察然  
尙非學也  
則繼此而  
論其所藉  
藉性者以

人意爲廢興也。若彼者謂之教之反辟。反之與正。其爲辟不同。而其害羣一也。惟折中於斯二者之間。而知宗教之有天演。與羣中他物正同。其變也。嘗趨上行之軌。而民德旣明之後。不能用顛愚之所虔奉者。而使之強從也。故其物不能無變。然而後之變不能蔑乎其今。猶前之變之不能蔑乎其古也。

繕性第十三

總前八編。所欲明者。大抵羣學之難爲已耳。約其旨。則見於第四之知難。散其說。則外見者一。物蔽是也。內見者二。智絃情耆是也。而學設國拘流梏政惑教辟五篇。凡以能所對待之不齊。情耆從而異耳。嗟夫。爲學考道之業。外之則必資乎物。內之則必治以心。物之來也。其爲體殊。而其所當之會異。心之往也。其受性不同。而所秉之習相遠。是故事理常一。其不勝異說。而難得其真者。大抵以前事之異。而爲榮蔽者多也。心知其難。夫而後可與共學。乃今難者喻矣。吾得與學者言其途術焉。且是所欲言者。又非羣學之本圖也。蓋言夫所以繕性。剏心之方。治其甘白。將以爲羣學之和采已耳。夫同一事理。彼思之而荒。此論之而得者。惟其心功異耳。心功之異。由於天賦。而亦由於人事之修習。此篇之論。將取其人事之所得爲者而詳言之。

性非他亦  
言其所以  
而爲學之方  
而已

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曰形與神而已。形之爲用人而不同者也。故神之爲用亦人而不同。形之貌碩鈍捷判。故有甲之能事。非乙所能跂。神之剛柔清濁判。故有丙之思理。非丁所能循。此本夫自然者也。形以其所素習。故都盧偃子以獨擅之技稱。神亦以其所素嫻。故學士疇人以冥悟之能著。此出於人事者也。雖然。形習矣。使有所偏。則跛踣重臆。必呈於其體。神嫻矣。使有所壹。將詖淫邪遁。必中於其思。

是故心德非一。而繕性之事。所功加於此。而效見者。其徑者也。所不加於彼。而其效亦見者。其紆者也。使徑之所便。而致而極者。將紆之所不便。悉形其偏焉。夫形幹之與心神。其修之不可以兩隆久矣。是以睿思績學。有體弱不振之憂。長狄佼。郎寡。疏通知遠之智。且精而言之。是相尅者。豈獨形神之間而已。形之與神。神之與神。有互爲消長。羸絀者矣。右手以多用而靈。以右之愈靈。而左之扞格。不操愈見。體而如此。心亦有然。夫心德之分。最鉅者二。則情與識。是已。是二者之不同。物深則察之於感念理想之間。淺則見之於觸塵知物之頃。此情識異用之大經也。降而微析。則知物與理想又異。是故同爲考察矣。而甲之用心。則長於積測。所以爲博也。乙之神解。又在於會通。所以爲約也。每聞公例之立。其所稽之事實。多他人所前得者。此如奈端之於刻白爾是已而已之所積測者。非以其散著之可欣。而在其徵實之有用。再析

而微之。則同爲理想之功。而用思又有廣狹。普專之判。故能見於大同者多。遺於專理而專門之士亦常闇於通宗。然則心能之異。不其著歟。

若夫思術不同。久而成習。以其心習之各異。其效常見於論事審理之時。使其事繁理蹟。則論斷者心習之異。將愈可知。遇其事理簡徑。而因近果專。如幾何數術。格物問題。彼稔於其業者。本公論而證要歸。據弟佗此言所與以求答數。甚爲無難。無由見心習之異也。獨至繁蹟問題。流分源遠。則理如觀貝。人有特思。心習不齊。於斯見矣。

是故欲治羣學。非先治心習不可。然而心習非虛而無驗。若俗所謂心術者也。思理之所由通。識地之所由實。皆於此而課之。欲保其天明。而祛其物蔽者。捨科學之磨礪鋤漑。殆無由矣。蓋羣學者。一切科學之滙歸也。今夫例立而無不賅。物生而莫能外。取一切形神道器。表裏精粗。而莫不舉者。名數二科是已。故名理算數者。立科也。所以掣不易之生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而羣學首以之。則立科之治。不容緩矣。理由立而漸著。雖然。未遽著也。而有其立與著之間。是爲閒科。則質力諸學之所有事也。二者介於形上形下之交。而皆爲名數之所緯。至於其理。則因果對待是已。言羣學不能置因果也。故閒科尙焉。然而知因果對待矣。不及其著。則不知其爲物之悠久蕃變。旁通錯綜也。故有天地人物諸學之數者。皆大物也。然

以下言以  
立科諸學  
然亦互有  
利害之可  
言

以言其所貫通。則隘於質力矣。而尤隘於理數。惟以其上下照察。耳目所得施。故稱著焉。學而至於著。則所謂因果對待者。雖有遠近繁簡之殊。庶幾能盡其變矣。此其爲用。所見於羣學者尤多。不可闕也。是故欲治羣學。於是立間著三科之學。必先兼治之。以本之爲心習。夫而後有善事之利器。是三科者。取其一而遺其二。不可也。爲其二而靳其三。亦不可也。科如

數學名學。開科如化學及格物之水。火。電。光。音。力。等。門者。科則天文。地質。醫學。動植物。法律。心靈。皆是也。

以三者關於吾學之重也。故前揭其要旨。而後詳說之。將以見一科既治之後。其所得以爲心習者之爲何。又以見一科偏廢之餘。其所病於心習者爲何狀。則試於是三科者。遞舉而徐明之。

夫所謂立科者。

字書立者。懸也。蓋其德爲萬物所同。具而吾思取所同。具者。離於物而言之。若虛懸也。者。此其所以稱也。

名與數二學是已。今

使學者之媵心也。置是二者而不事。則其蔽可以不知何者爲不易之事理。不遁之物情焉。今試觀未嘗學數之夫。甚至四術不知。比例未習。則其用意持論。於所謂以如是之與數。得如是之所求者。不可見矣。在習者雖以爲至明。而彼乃若有餘慮也。在習者雖以爲至確。而彼乃若有餘疑也。無他不識何者爲物之所不得遁。故也。又使習於數矣。而未爲名學。彼將於數見其不遁矣。而於理不能。夫由原竟委。理有固然。其無以易。與二五之爲十均也。而彼

未嘗媵心於名學者。乃有時知之而不信。有時信之而不堅。

是故理在物爲不遁。則信在心爲不搖者。此惟深於立科諸學者爲能之。願治之而不得其術者。又不能無弊也。譬如名學。其所治者心。而其所以爲事者名。名實之表也。設學者狙於其名。而忘乎其實。久之且執其名以當其實。斯生心之害見矣。惟言存乎名。而意注於實。學治其心。而變觀其著者。夫而後所思之對待。不託於虛。而吾心了然於原委相及之致。庶幾有以善吾心習。而名學之用見耳。至於數學亦然。其粗且淺者勿論已。至於精深。則其爲簡號名稱者。所代益衆。而相及之致亦愈以杳冥。使學者非時警其心。而使之意存於物。則將所以求益者。反得其蔽。何則。溺於代而不見其所代故也。此精於算學者。甚難遣之災也。故數科多目。而幾何形學。其用較宏。而所謂不遁之思理。往往由是而得之。何則。形實當前。無假於代故也。有其與數。有其原詞。而答數委詞。釐然必得。層累曲折。瞭然於思。卽物窮理。而不滯於名代。此其媵心之習。所以誠也。

雖然。立科諸學。爲繕性者所不可少矣。爲之無失其術者。嘗有可指之效矣。且如是之心。將有以與於天地之大同。事物之通會矣。然使專而不廣。而以是自封焉。則心德必有所頗。蓋其事將成爲心習。而心習之用。將形一切之思。彼方以數觀物。而不知其物之不拘於數。以

以下言開  
科之用與  
其利害

名。察。變。而。不。悟。其。事。之。不。盡。於。名。也。今。夫。算。家。所。馭。之。題。其。取。物。常。甚。寡。其。封。畛。常。至。清。而。兩。間。之。變。其。用。事。之。物。常。繁。而。其。封。域。必。不。能。如。是。之。明。且。畫。也。使。學。立。科。者。之。心。習。既。成。而。不。能。以。自。拔。則。其。心。將。有。以。與。於。立。而。無。以。與。於。著。其。論。事。也。常。挾。其。二。三。而。遺。其。什。伯。將。以。分。際。之。難。明。而。姑。以。爲。可。明。此。如。造。沈。螺。之。舟。而。不。知。水。底。之。壓。力。守。拋。物。之。線。而。不。知。空。氣。之。橫。吹。其。所。思。之。違。於。事。實。決。矣。

以。是。之。故。世。常。謂。疇。人。之。心。可。與。言。極。深。之。數。理。而。不。可。與。議。常。近。之。事。功。查。塞。律。者。法。之。碩。師。也。而。不。知。所。收。奈。端。巴。斯。噶。爾。諸。手。蹟。爲。極。易。辦。之。贖。物。又。摩。根。者。英。之。名。宿。也。而。其。論。事。也。常。舉。其。偏。端。而。忘。其。大。較。斯。皆。略。舉。之。而。可。以。爲。學。者。之。前。鑒。者。矣。

若。夫。介。於。立。著。之。間。科。其。所。以。爲。媵。心。之。用。者。在。習。其。思。想。於。因。果。符。驗。之。間。蓋。日。觀。形。氣。質。力。之。變。久。之。其。理。愈。明。其。所。以。爲。信。之。情。不。能。不。篤。此。其。功。效。非。他。科。之。學。業。之。所。能。爲。也。今。夫。羣。學。之。事。無。他。亦。取。一。切。之。變。端。而。明。其。因。果。之。不。得。不。相。從。已。耳。而。欲。洞。然。於。因。果。之。不。可。道。者。惟。此。科。爲。最。宜。此。力。學。所。以。繼。名。數。二。者。而。有。事。也。

人。之。生。也。日。與。形。氣。爲。緣。者。也。自。其。物。時。時。變。動。起。滅。於。吾。前。欲。無。槩。於。心。不。可。得。也。故。雖。田。奴。市。卒。未。嘗。學。問。於。形。氣。之。因。果。亦。粗。能。言。之。而。於。力。變。之。簡。者。爲。尤。著。獨。是。於。一。切。之。

感。隕。然。順。受。而。未。嘗。一。考。其。精。密。如。格。物。家。之。所。爲。者。故。其。心。於。所。以。然。之。致。莫。能。指。實。推。以。言。化。則。謬。悠。之。見。往。往。中。之。試。觀。古。今。民。族。間。有。怪。妄。詭。異。之。夫。敢。爲。謬。悠。之。說。以。動。衆。盜。名。彼。聆。其。說。一。若。固。然。可。知。其。心。於。因。果。品。量。二。者。之。間。未。嘗。一。案。其。眞。實。也。夫。以。某。因。而。得。某。果。者。常。有。定。而。不。可。移。然。必。相。從。以。類。乃。吾。聞。某。公。言。軍。中。以。羚羊。繫。置。廐。中。能。使。馬。不。生。疾。將。校。走。卒。翕。然。同。稱。則。從。非。其。類。矣。動。之。多。寡。視。所。用。力。此。數。之。有。定。者。也。而。世。有。欲。爲。恒。動。不。息。之。機。者。則。無。能。生。有。而。數。爲。無。定。者。矣。夫。旣。品。量。之。不。知。雖。言。因。果。亦。至。粗。已。此。災。異。機。祥。狐。鬼。星。命。之。言。之。所。以。衆。也。

夫。道。固。無。往。而。不。存。苟。用。耳。目。以。察。觀。亦。將。無。時。而。不。見。獨。是。察。矣。觀。矣。而。不。知。參。驗。稽。分。之。術。者。亦。無。由。以。悟。其。會。通。而。得。天。理。流。行。之。實。也。惟。於。一。切。形。氣。之。所。呈。其。辨。之。也。嚴。其。衡。之。也。審。凡。所。用。事。無。所。遺。畧。而。一。一。皆。原。其。始。而。要。其。終。知。其。同。而。錯。其。異。夫。而。後。見。物。理。之。所。必。循。與。對。待。之。恒。不。易。也。而。爲。此。者。則。閒。科。諸。學。之。事。也。力。質。二。學。之。所。爲。以。試。驗。爲。窮。理。之。利。器。方。其。試。驗。也。對。待。之。理。愈。明。其。所。信。亦。從。之。愈。實。必。有。某。事。爲。之。先。乃。有。某。事。爲。之。後。有。幾。何。之。果。者。必。先。有。幾。何。之。因。其。衡。之。也。精。其。驗。之。也。微。日。月。從。事。習。者。之。家。是。故。其。心。篤。信。深。喻。而。不。可。以。復。搖。謂。天。下。有。無。因。之。果。與。謂。天。下。有。無。果。之。因。者。不。徒。不。

可使信也。且於其心，乃不可以設思。謂因果之間，其分數、功量爲無所對待者，亦不徒不可使信也。於其心，亦不可以設思。蓋心習之成久矣。

至哉因果乎！化之所莫能外也。其爲物理所必循，而對待之不易，惟從事於閒科之學者，夫而後有以見真而信篤也。雖然，使繕性而止於是可乎？使繕性而止於是科，將變之繁有過於格物之所治者，彼又不能以無失也。今夫格物之爲學也，務在析之而已。其爲術也，卽衆而見，獨離繁而得簡，故使事之久而止於是也。則二弊見焉：變之用事者，不僅一因也；而彼常重其一而遺其餘，變之相嬗，常無窮也；而彼常得其近果，而以爲已足。治質學者，雜投之以觀其相受，抵制之以驗其相剋，分而雜之，所以察其愛力也；淤而滯之，所以收其變質也。終之乃得其一物焉，而知是原行者，其前合於自然者，爲多寡。雖然，未敢以自信也。則屢變其術以析之，使所得者符於前，則所求知而微驗者，爲得其實。乃至是物一切之性情，與其分合之所拒受者，大抵皆遵前術而求之，其性情品也，其多寡量也，品量明而一原行之爲物定矣。是故觀其爲術，大趣在祛其所糾繞，離其所合并，以媻媻然一物之爲諦。俟其既確，乃及其餘，而所以求其餘者，又前術也。如是而周焉，彼於一果之衆因，皆能言其所以然之故矣。此質科之所爲也。至於力科之格物諸學，亦然。譬如聲學，聲行氣中，求其速率，奈端以

數理求之。其數乃與實測者劣六之一。繼而拉不拉斯考其所以相差之因。則謂以聲力入氣生浪。浪有排擠。因而生熱。熱生而原力耗減。此其所以行遲。而需時較奈端所推計者多也。拉不拉斯計其耗減之數。以益之於奈端之所前計者。其得數與實測同。此亦離其所合。諦其一端。事周而後合。衆因以言一果之術也。則力科之爲析。夫亦與質科等耳。總之其事。莫不卽異而觀所同。去雜而紬所一。觀其所用事。然後合而論其同功焉。至於合之。無餘義矣。

使學者觀物窮理。而咸遵夫斯術。則其心習成。而受病略同於向者。所得於數學者。物本繁也。而以意爲之簡。境本渾也。而以意爲之畫。且有盡之心。從夫無涯之變。得其一推而足。不暇爲深求也。蓋彼所從事者。常於一變之孤因。抑取衆因矣。而爲數恆過寡。故其心之爲用。能爲其分析。而不能爲其會通。審於支流。而闕於全局。顧天下之理如魚網然。如劑和然。方一因之行。又恒有無數因者。與並行錯綜於其間。而合成之果。乃大異也。而彼謂吾於分者。旣得其所以然之致矣。則其餘皆可也。何可哉。

是故力質二科之學。雖欲明因果之用者。所不可不治。且非以此先治其心。將無以與其知於繁曠。然使業止於是。則其所以繕性者。又不能無憾也。欲證其然。試舉並世之數學力學。

名家如某公者。彼於二者之專科。可以當第一流而無愧色。顧與入著科之學。則其識力之短淺。遂以見矣。無他。彼所習治者簡。而著科之因繁。彼所能言者畫。而著科之果渾。故也。以斯之累。遂使其所據者。多意造疑似之例。而彼方且用甚精之術。以求不遁之究竟。張其所得。以告來茲。意若曰。理之真實。與所以推之術之精密。有比例也。此其所以不行也。案此所指之某公也。

夫欲取前之心習而救其偏。則非著科之學不爲效也。今夫天下之理。大抵所可言者三倫而已。有法則者焉。有用事者焉。有效成者焉。名數立科。所以明其法則。其功不可以已。而實未足用也。故受之以立與著之閒科。水火聲光動電者。所以言力之變也。化學者。言質之成毀也。凡此皆以察物變之所用事者也。獨以察用事者。治吾知不足也。即以用事法則。二者合而治之。猶不足也。故必受之以著科。前二者皆言其分析。而此則言其會歸矣。法則與用事。皆分之而見者也。效成則本夫自然合之而後見者也。專治其法則與用事。不獨無以與於效成也。且本其習以言效成。則多誤。故吾心析觀之。能事必輔之以綜覽之。能事而後完。夫心之能事。非先爲其析觀。不爲其綜覽。固也。然欲心能之全而無缺。平而無傾者。非獨以析觀爲塗術。以綜覽爲得止也。不徒以析觀爲所由。而綜覽爲所求也。且當知窮理盡性之

功。非。析。觀。綜。覽。並。施。而。時。用。之。不。可。得。耳。

夫著科之所以習吾心有求之於前二科而必不可得者。是何也。曰。悠。久。也。錯。綜。也。蕃。變。也。試取著科最易之學。若天文地質而言之。則物化所謂悠久者。大可見矣。夫曰悠久者。非但言其長存也。亦言其用事衆因之不息。與其致果之無窮而已。亦言其天演之常行而已。假如日同衆緯之中。有一星焉。爲他緯餘緯之所攝。而以離於其軌。則是所果之異軌者。行之永永無極。其所致之異。無由泯也。且能攝之緯。其受變將與所攝之緯正同。於是轉相推移。布濩澶漫。至於不可究。思之未來世。又如地員爲物。熱散殼堅。外水內火。淘汰無窮。一變肇開。後此所以模範地形者。其用事之勢力。常存而可見。大力內轉。海底增高。洋洋之流。交相爲異。大陸氣候。從之亦殊。雨暘改時。商飈回轉。河海刷鬻。濱岸淫淤。草木禽獸。州家遂別。一因之行。遂生衆果。果復爲因。相乘無盡。蓋大字所可見者。非他。力質相推行已耳。力之旣施。無由可滅。合同變化。雖歷劫。猶可言其所以然。所謂悠久者。此也。

然此尙爲非官品之著科。故其變雖行。或爲人類之所忽。至於官品著科。所講者爲有生之物。則分明詭特。有不欲經心而不可得者矣。每一官品之中。其因果遞嬗之悠久錯綜。昭然若揭。觀於種姓一事。黑白二種。或經胙合。其種德雖歷數十傳。猶可以微指也。家生馴畜。其

由野種至今。真不知其幾何世矣。然其先德所存於形質性情者。不可滅也。其悠久如此。若夫因果爲用之錯綜。則一有其後。莫不有無數者爲之前。一有其前。又將有無窮者爲之後。一刀圭之藥餌。其品性同也。其稱量亦無異也。而乃同劑施之二人。其效未嘗正等。甚至以一人而先後同服此劑。其效又未嘗正等也。此可見用事諸因之繁賾。與其爲果蕃變之何如矣。日者以履不視地而傷吾足。始非鉅創深痛也。施而不治。致成篤疾。浸假而步伐異矣。浸假而體段殊矣。浸假臂之所揮。頭之所顧。肩之高。下面之緩急。皆異於初。蓋其始之所傷。僅一部也。而以是之變。其骨肉筋脈。潛更陰革。以與之相和。四體百骸之間。一以受變。一以致變。致變爲因。受變爲果。因果相報。旁羅紛紜。及其終也。乃不可以究詰。嗚呼。豈易言哉。一以

東學解  
爲有機

夫因果之悠久錯綜蕃變。觀於生理之學最明固矣。顧尙有他義焉。求之於餘科而不見者。則消息之義是已。夫萬物之異。曰有生。曰無生。無生者常然。而有生者。滋乳是故自然之力。之施於二物也。在有生者。息在無生者。消息者。累而滋大也。消者散而愈微也。且物之滋乳也。非必全體乃有是也。生物之一部分。或良或病。或其治氣。或其亂氣。莫不有其孳乳浸多之勢。譬如惡蟲之螫。怪木之液。其中於生物也。非若金石之劑和。果與因之多少。必比例也。

毒行血中。得其所附。而權力大增。遂使所成之果。無朋。不可以所受之因。限其計數。是生物者。方其未死。皆是毒所蹻蹻。而寔盛之場也。此其所以瘁也。且其受侵於外者。若此。其滋長於內者亦然。男女之搆精也。所敷施而翕受者。眇若秋毫。非以顯鏡窺之。必不可見。其微也如此。然而施者之性質。乃至恆幹之異。宿疾之專。皆載之與。俱往矣。此微分術中。所謂第二界之無窮小也。由此或至三十年五十年。以遙厥考之。擁腫不良。清狂不惠。將於其膺焉。而皆見其歷時之久。如此其符驗之不爽。又如此。此中消息之理。夫豈求之他科所能得者哉。是故生物一體之中。消者效其果矣。然以累分而漸微。息者亦效其果矣。然以積久而大著。此則生理所爲尤異者也。

由是知爲學繕性之事。生學爲一大宗。得此可以翫悠久錯綜蕃變三者之理趣。而其參吾心以消息之理者。尤非他科他學所可幾。雖然。使專於此而置其餘。則心德又不能以無缺。蓋生學固具前者種種之理趣。意然以其繁蹟隱奧。必以此爲始事。所患或憚而不精。故必有閒科之先事。以狃吾心於簡明因果之際。以深知其無以易而後可。向使獨求因果之趣於生學者。其用事諸因。多所牽涉。不可析觀。一也。其蕃變之情。博而難周。二也。將使對待相生之理。轉以離明。卽至品量二者之間。亦無以燭照而數計。惟先從事於力質二學之中。

以下結論  
以三科  
開著心  
性起  
下篇之意

知一力一質之流行。品之相從。量之相受。雖歷劫而不滅。夫然後受之以生學。則雖因果之際。至不可知。而知其物必行於其間。不得緣難知而遂指爲無有。惟篤信因果之有在。以確然求之。庶幾至深之幾。可以擊而達耳。

曰立科。曰閒科。曰著科。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羣學之始。基立。蓋三科之學。皆不結性之用。而欲爲羣學者。非具三者之心能。而無所偏。將不足以與於其秘。雖或習之。徒滋蔽耳。第吾所謂三科者。非曰窮年之力。極深致遠。而各爲其至也。幼學之歲月有限。中人之精力無幾。雖欲兼擅其長。其勢有所不可。願吾所期於分治者。取於各收其益而止。果能各收其益。則於立者。得其法。則於閒者。得其用。事於著者。得其效。成其於羣學一切之變。其智慮將悉有以當之。而肆應可以不屈矣。今夫羣學之理。有其不易之對待。必然之理勢。如立科之所論者。夫人而知之者也。何則。羣之行也。不能無推知之事實。與可計之度數也。而人生羣中。以自然之力。爲之權藉。一政之立。一俗之成。其因果之行。與質力之存於天地者。無攸異也。則閒科尙焉。又羣者天地之大物也。有生壯老死。方其演進運行也。有思想。有知覺。有爲作。質而言之。與人一身之思想。覺知爲作等耳。此甚明之理。惜乎知而信之者。尙寥寥也。故欲治羣學。則諸科之學不可廢。而生理之學。尤非此無以爲之津梁。蓋羣中因果之行也。

悠久錯綜蕃變消息。惟生理之學有以似之。亦惟悉心於此者。乃有如是之心習。生學差易。而羣學難爲。先其易以致其難。則學問相及之致也。

且生學之於羣學也。將不。僅。取。爲。心。習。而。已。何。則。生。者。羣。之。所。由。起。也。故。其。要。義。非。此。篇。所。能。盡。將。欲。明。生。學。爲。羣。學。之。樞。機。與。其。公。例。往。往。爲。羣。學。所。根。據。者。非。別。立。專。篇。而。暢。言。之。不。能。暫。也。吾。故。繼。此。而。言。憲。生。憲。章。生。理。而。以。羣。爲。生。之。大。積。爲。生。之。完。體。則。其。於。言。羣。理。也。庶。幾。可。以。弗。吟。矣。乎。

## 憲生第十四

此下言先  
輩之言羣  
學亦有以  
生理學旁  
通之者特  
未昌耳

義言如種。其播之土中。絕不萌生者有之矣。區萌甲坼之餘。雨露土膏。不足以資長養。俄以萎絕者有之矣。若夫根荄漸滋。抽乙布菱。有成林華實之望者。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故智者冥思眇慮。實測深觀。其標一義而風施。一時者大抵與時相得。而去人不遠者也。使其超俗邁時。邈焉先覺。則雖有甚精之義。將莫之舉。而遂亡。故曰道不虛行。德不虛立。今如所謂羣學。以生學爲根柢者。亦如是已。吾英三百年以往。固已有持其說者。呼刻爾宗教羣法第一編。嘗舉此義。非所謂矚遐鑒洞者耶。當其世所謂科學。與一切科學之思想。闡洩無足言者。而呼刻爾氏獨具先覺如此。斯足異矣。又謂羣之成也。視其民之品以爲品。凡羣之法制。與

一切相生養之規。必以合羣之德爲標準。凡此皆非常智趨時者之所能與也。雖其中不免爲宗教舊說之所拘。以尊所聞。不能自拔。然獨鏡可謂明徹。使能界其義。而益之以發揮。是可以當科學之思。而無愧矣。

繼呼刻爾氏而起者。有佛毅生。前今百年。著人羣歷史論。發端領義。首明民性之大同。謂羣之爲物。本民心之相感相攻。而定其趣數。卽至覩記開悟言語交際。凡如是之等差。皆言羣爲史者所不可忽。雖其書於一羣。么匿拓都之對待。質點全體之相成。粗而未精。略而未備。然於民羣因果。先後本末之間。不可謂無獨見之明也。

科學之義。降而彌光。其漸漬於人心者。深固而不可以復拔。夫而後前之公例。乃懸諸日月。而爲學者所共明也。法國哲家恭德之興也。其爲時正如此。故其言羣學生學。二者相關之公理。爲意明。爲詞哲。與前者隱約之言。大有異。恭德曰。人之羣也。以言其大理。與禽獸蠕蟲之所以爲羣等耳。故欲知其所以合。必自其所以分者而明之。其說乃實而可據。其爲書。序諸學之次第。則以生學居羣學之先。又謂生學所以導羣學之先路者。非獨以分之未明。則合無由見也。非徒於生之事。不能得其經緯者。於羣之變。不能舉其綱維也。亦以二學所由之途術。所咨之義法等耳。此其於生羣二學相待爲明之理。可謂曉然。其學猶有可議者。則

所主之他義爲之蔽也。如謂斯民德行之糾紛，由智愚乖錯之所致，其爲書名正覺哲學，嘗謂識之能誠而無妄，則行之自是而無非，不知行之善惡，所係於感情者爲多，而識理智愚，雖爲先導，不能爲主，是故民俗羣德之變進，所待之物尙多，謂民智既開，而世風隨轉者，亦未盡也。恭德又謂種別氣質變遷無窮之說，其理爲虛，亦大背生學之公例，其言人亦主變進之說，謂性情智照皆可薰修，特於種別常然之說，守之過堅，故其論么匿拓都之遷化改良，動多拘礙，考其全書，疑誤之端，不一而足，而最關羣理深處者，如謂五洲文野之族，雖形制各殊，而要爲一宗之天演，特淺深耳，此近理亂真之說也。蓋羣之形制，其爲變與種別正同，乃支析派分之衡異，而非層累高下之縱殊也。更有進者，學之稱科，其例至嚴，僅如恭德之言羣理，雖極奧衍美富，實無以與科學之林。羣學所以得列於一科者，以能本質力之通例，言推衍之無極，羣有萌生，有堅熟，有老死，有蛻變，與庶品之萌生堅熟老死蛻變，爲例正同。且一切變端，必推之至盡，而見其質力之本體原行而後已。夫而後可列於專科，下此者於科學之義，則未足也。

雖然恭德氏之所爲，其軼於前哲時流遠矣。其卽物窮理所由之徑術，亦眞愛智家之所由也。偏詞單義，固有非者，而其大旨發端，則孕廣含深，爲前人所未及。其例大者，莫如羣生二

以下發孤  
羣生之  
理

學相待爲明之理。前所陳者，所以著其說之所由興，乃今將卽其說而證之，則見是二學之對待相資，有其至明而最要者二：一曰，拓都之能事，視么匿之能事爲轉移，而么匿之能事，又視生理之何若，故欲言羣而得其真實者，必自言生而得其真實始。二曰，羣者非他，有生之大物也，有生氣，有形幹，有功用，其理與孤生之生氣形幹功用，本平行也，故欲了然於羣理之精微者，必以生理之精微爲之筭鑰，則請先卽其平行比例者言之。

文家設譬之辭，多以意爲之牽合，每取其一端，以喻其全體，故意雖從之以明，而理亦或因之而誤。乃有物本真同而詞設比體，則捨真取寓，反昧一原，此取喻理而忘真同之失也。每聞常語稱體國，又云民生國命，又政治之與形體，皆云官司，此其言外之意，本皆以人羣爲有生之物，在聽者不察，方謂此爲取便說詞，有喻意而無深義，而孰知獨此喻辭，喻而不止於喻乎？其始也略窺文義，見物理之大同，其繼也詳審自然，知生機之莫二，蓋一民之生於天地，一羣之立於兩間，其爲有官之品一也，及觀其所受範於外境，與其所呈變於內力者，其機緘正等，愈無疑義也已。

則先自其官骸體用，而觀其所同，夫天演之行也，莫不由簡而降繁，由散而之凝，由渾而成畫，顧孤生之與羣，莫不如是也，生之最微，至於海綿水母極矣，則其體質，雖有生氣，不爲部

區。聚房以成體。而房房自長。自生。不相爲用。故自鬻割分殊。可以不死。何則。其爲物未有分官故也。渾沌膏肓。聚而未判。有生動物之最下者也。是故體無專能。其動濡而其質汎。其於外境也。無所體合。推移陰陽百昌。皆其賊也。天演之格稍升。則向之蠕蠕者。浸假而有其骨骼矣。堅者爲幹。而柔者附之。此官體之肇爲判分者也。則向之同者。乃今異矣。向之簡者。乃今繁矣。體分則其爲用也不一。不一則其所以待外境之至者亦殊。而稍稍能爲其體合。雖然。是體用之異者。其始微耳。而所以爲異者。亦至儉。獨至演而彌上。則官形大具。樊然而多。皦如而皙。而又翕爾而相得也。斯生物之能事備焉。此孤生之理也。乃今觀夫羣品之高下。深演與淺演者之殊姿。大初之民。其聚也。如海濱之石子。社會之內。無異民也。其所以爲生者。同事。無常君也。獨至於戰。而勇者或以自見。散則夷然同耳。其爲物之簡如此。由是而演進焉。形增勢長。而所謂分職設官通功易事者。漸出。於是乎民有殊能。能有殊職。更進而其所以爲殊者益深。以地勢外緣之不均也。而民之所以爲生者大相遠。於是乎有君臣之常位。有士庶之分勞。浸假而分之中又有分焉。異之中又有異焉。乃至若今文明之羣。其殊詭皆不可殫究者也。是無他。其所爲亦與向者之孤生同其理耳。則二者官骸體用之同也。使孤生與羣生。二者其演進之同。不過如是。其理已足令人深思矣。況二者所同。尙不止此。

何以言之。蓋二者之變化。有一公因焉。動物最下者。聚房以成體。而其用無所不同。故房房之生。不相倚待。當其演而進也。必自判分始。判分則官用見。其所以相爲者各異。此所謂由同成異。由簡降繁者也。雖然是由同成異。由簡降繁者。其事何由起乎。其始也。凡生之事。房房部皆備爲之。其後也。於生之事。部有專功。房有專事。專則有餘。故一房一部之所餘。得以與他房他部之所餘爲易。此生理之中。通功易事之局也。通功易事之局成。則一體之中。部有專司。而不可以偏廢。此之謂官品。至於官品。其生理之演深矣。生不可離氣以爲化。則有司其噓噏者。生不可舍物以爲養。則有司其飲食者。飲食不可以不消導。而滓穢不可以不棄擇也。則皆有分官焉。爲之專職。是所專者。於生事未爲備也。其可爲不備而得爲其專者。以通所專而易之。不啻自爲其備也。是故官品之既立也。常以一官而待養於衆官。而一官之致養。又爲衆官之所待。此生理之見於孤生。而其事莫不然。特精粗有差別耳。乃今而察之於羣。則其事又何如。方其演之淺也。號曰羣。而實無所謂羣也。一身之所待以爲生者。皆必取之官中。而悉具。夫苟莫之爲害。是初民者。雖離羣獨立。猶可以生也。至其演而愈進。而後羣之義著。將於羣之所待以生者。彼各執其一業而專之。專則有餘。出其餘以與他業之所專者爲易。此羣理之中。通功易事之局也。通功易事之局成。則一羣之民。各有專業。而

收其相得之用。故曰羣者官品之大物也。畋漁之羣。有職爲弓矢。職爲網罟。而不必自畋自漁者。以或與之禽。或與之魚。故也。耕稼之羣。有業爲耒耜。業爲錢鏹。而不必自耕自穫者。以有或與之粟。故也。乃至治則或爲之吏。戰則或爲之兵。凡此皆待養於人人。而爲養人者。所不可廢。是故孤生與羣。同爲官品。而官品之義無他。一體之中。所職各殊。而相資爲用已耳。此又二物天演之大同者矣。

由此觀之。生理之於羣理。息息相關。瘡益見矣。蓋是二者之爲同物。不獨如尋常喻辭。取一節之似而已。實則其物如平行二線。所同者極於初終。右所云云。發凡而已。夫至窮之愈深。將所謂同者愈見。前謂一體之中。所職各殊。相資爲用矣。然物之相資爲用者。莫不自其能相通始。一部之所爲。其能爲他部之利益。抑分者之所專。得合之而生之事。備者爲虛力。爲實質。皆必有道焉。以爲之宣播灌輸而後能也。是故官品之天演愈高。則其所以宣播灌輸之制愈密。此亦孤生之體。與夫合羣之體之所冥同也。下品之孤生。其一體之中。所爲繁異者甚寡。其精液之流潤也。散緩參差而無節。其痛癢之相及也。遲滯癱瘓而不時。其所謂分職通功者。常懶而不精。每渾而不畫。此亦猶草昧之羣然。雖有日中之市。以爲擊鮮。皮革陶冶。械器之交易。而生爲食用之間。其相爲通轉者。恆觝滯難必。而少功。蓋商羣未興。無以爲

灌輸之具無異動物下生體無營衛脈絡以連周身之血液者矣。且夫官周一身而百體之相爲出以至和。若行其所無事者。有神物焉。爲之感覺網維。而會其功用故也。生之下者。則並此無之。而羣之微者猶是。故當外患寇讐之至。而有事於通力合作也。其所以警而集其羣者。至於烽燧之用極矣。若夫深演之羣。於二者皆大不然。庶職釐然。而隸通條達。故其所以長養者。則輻輳旁午。而無不周浹也。其所以感覺網維者。則神速風施。而莫不從志也。凡此皆無往而不可察者也。故孤生之深演者。無問其爲何類。莫不有至繁之脈絡。以爲其膏液之所流通。翕攝以收之。潛滋以變之。吐棄其滓。以清之。交勻其氣。以調之。已乃載而行之於其周身。而周身之官骸。得其養而不枯。有以盡其分司之天職。惟合羣之深演者亦然。無間其爲何制也。貨幣闐溢。交易路通。舟車周流。懋遷日廣。廢居而商列肆。而賈人製地產。如百川分播。交於國中。而民取日用之百物。無論其爲需爲饒也。致之雖有至遠。而取之恆若俯拾果腹。強力則各有所出。以轉餉之於其羣焉。此其相生養之爲通也。若夫感覺之通。則孤生之深演者。有腦脊之大用。此所以網維百骸。張主羣動。使之至和。以應於外者。而無所扞格者也。而合羣之深演者。則亦有其元首樞軸。爲之司命。有通國之中央。有分治之要領。又有物焉。以神其耳目。內之則上下之志大通。而外之有以待寇讐之至。故能一國之政。極

其繁蹟而疾徐先後之際。皆有以劑其可而應於時。夫豈有擁腫跋盪之虞也哉。

自羣學生學之相爲發明如此。則知非生學之理明者。羣學之理無由明也。蓋二學爲用。實相表裏。故其始也。生學最大之公例。由於羣學而得之。已而生學之理大明。乃收其所得於生學者。轉以詮羣學。而其義乃愈堅。其所引申者。乃愈廣。二學之奧窔。亦由此而愈開焉。何以言之。往者愛德華英人之言。人身體用也。其官骸臟腑分功之說。固本之於計學。計學者言羣事之一大宗也。蓋見人羣相爲生養之業。以專於一事。得其巧習利便。而於羣大有功。乃轉而近察諸身。見其始之本同。而亦以各任其一官。遂各具專能。而於生大有造。此生學之公例之由於羣學者也。顧自此例之用於生學也。其理之所加彌廣。不獨用諸臟腑已也。實則凡一身之所有。皆此例之所賅。卽至手足毛髮。其始本同而今異者。皆可本此例而推言之。夫其例之行於生學。無所不冒。無所不苞。如此。則更以言羣學。亦可知其例之無不冒無不苞也。故今日羣學之言分功也。不獨見於相生養之食貨一端而已。乃至取一切之羣法。皆分功之事也。譬如人羣之秩序。莫不先爲治人治於人之別。特其始之爲分甚微而已。乃浸假而有君臣之制。而所謂治人者。又有君師政教之分。且本皆君也。而有五等卿大夫之殊。本皆臣也。而有士庶人農商工賈之別。始於至簡。終於極繁。然何一非分功專業而

以下言羣  
爲人積故  
欲知羣生  
之理必自  
明之者而

後有此乎。故曰其例無不冒無不苟也。是故學者於生羣二者之相近。苟深明其理而拳服之。則其於一切淺深之羣演。不徒於其見象無所熒也。卽至其中遞及之變。遠近之因。所以使同。同之衆。成今日之錯綜者。將不難於悉舉。何則。卽身觀羣。得所以比例爲推者。有以卽小知大。卽近知遠。卽所可見窮其所不可見故也。

且夫生學之宜治。不獨以其例之通於羣學已也。自其例之通而治之。生學之關於羣學。猶其紆耳。顧二者之相及。尙有其徑者焉。今夫羣者人之拓都也。而人者羣之么匿也。拓都之性情變化。積么匿之性情變化以爲之。故不知人性者。不可以言羣。而人性之天演。生學言之。於羣學言其合者。於生學言其分。不知分者。無以知合。不知人者。無以知羣。人性者。生學之玉振而羣學之金聲也。

使人之爲性也。類莫不同。古及今無攸異。其所具以入羣之德。呈爲一羣之見象者。可一求而得其恆。若茲。則吾黨所務通。以爲羣學之基者。亦易與耳。卽有公理太例之存。而如上之所云云者足矣。顧其事大不然。何則。人者生物之一科。而最爲善變者也。自其善變。而其變常受成於所遭之外境。且所謂外境。其本於自然者無論已。所最重者。又卽在其羣之所自爲。是故欲言治功。必通夫變之理。變之理者。凡有血氣所莫能外者也。不通夫變之理。則其

於羣也。必愈於思而悖於事。其愈於思也。坐不知羣制之於民品。有交相進之功。羣制待民品之美。而後降。而民品亦待羣制之隆。而後美。消息往復。莫定其孰後先焉。而自開闢以還。其天演之事常如此矣。其悖於事也。其立之法度而爲之教養也。恆昧於其果驗之所終。則或以甚仁之心。制爲害羣之政。蓋天下事之所出。百塗其得者一。其失者恆九十九也。每見古今政家。其制爲一令也。所有見者。不越目前之近效。而無形之變。由之而見於人心民力間者。雖千萬所祈嚮之區區。則未暇察也。然則不通夫生理之變者。而可與言治也哉。

彼生學之有事者。卽此變之理也。故惟生學理明。而後有以救思之愆事之悖也。雖然。是其理亦至明已。始吾以謂是固人人所宜見。初無俟專學以開之。不觀夫身之肢體乎。所常用者日長。所久廢者日消也。不觀之育子乎。凡其身之所薰修。則以傳之於來葉。此皆所共見聞。而信其如是者也。夫種姓相傳之理。苟獨取其一二而徵之。以先世牒合之繁且曠。其例或隱而難明。苟統其大經而言之。將格物公例之必伸者。殆莫此若也。此不必降求諸家畜之傳衍。昆蟲之蕃生也。卽人言人。固已大顯。蓋種族之形貌髮膚。其互詭相殊。至不可掩。置支那民於五洲之間。人皆能立言其所產。黑人雖至十傳。其先世不可諱也。且形異之不甚著者。其傳衍也。尤爲延長。凡此皆常俗之所識也。大抵一種族之孳乳而寔多也。使所居之

地從同。而所以資生者無甚異。則子子孫孫。雖千葉萬禩。性情體魄。一若其初可也。獨至散處析居。水土相絕。則數百千年以往。將源遠而流益分。今之言人類者。有以爲一本所分者矣。有以爲其始本異者矣。顧無間何說之從。於吾前理。皆無以易。使謂其始之本同乎。則今之異者。生於外境矣。使謂其始之本異乎。則異者降而益異。非外境其孰爲之。彼所定爲同種者。若亞利安一族。亦以所處境殊之故。形貌情想。降而不齊。自猶大失國蕩析以來。劣二千歲耳。乃今有東土之黑猶大。日耳曼之白猶大。而取是二支。以與其斯美特之本種較。又各不同焉。夫此之判殊。設不由其境遇。被服教化。政制生業。成俗之所致者。而孰致乎。然則生理關於羣學之義。皦然至明。雖無俟專學之開譬可也。

雖然生學之治。要不可已。蓋其事雖散見。而其公例則惟專家爲能言之。使非頒之學塾。列之課章。將不知其例爲有生者之所莫外。其事必多方曉譬。推類觀同。使習焉而知其理之不可畔。夫而後見之甚真。信之甚篤。知有官之品。莫不可以遞變。而所變者莫不可以降傳。是故一羣之中。但有一力焉爲之用事。將其效必有所底。遠而益徵。則治羣者於一切取舍從違之間。固不可以弗慎也。

有疑吾言爲過者乎。則不佞試舉一二前人之所爲。或以善風俗。或以裨政理。彼皆有意於

羣者也。顧徒以不知生理之機緘，而其效與所期者遂異，非好刺譏也。凡以求公理之明晰而已。

以下論爲  
政救民而  
不知生徒  
公例不徒  
無益窮  
事終窮

庶品孳生者，天之所命歟。然有大限焉，不可過也。大限云何？曰：死。率之與生機，至於相抵適平。而止。夫物之生也，所以致其死者，至不一已。設有事焉，能取所以致死者而殺其威，則其物之生機將進，進非無藝也。至與其死率適平而又止，故縱極能事，所滅而去者至多，所謂大限。終有時至，何則？其所去者彌多，其所餘者之威亦彌厲，物必有所養，以其食者之衆也。是所以養者將珍而難得，物恆有所受剋，以所剋者之衆也。是能剋之者亦從而益多。又況口稠，居密，疾疹橫興，故生蕃則死率與之俱進，此不獨驗於下生蟲豸也。雖人類有不免，特人羣繁曠，故其象委曲隱伏，難察以明。然而其例則常行也。是故有爲殖民之政者，前之限擴充焉，有能盡地力而善樹畜者，前之限亦擴充焉。最後乃淪其民智，則因應無方，所以祛陰陽之患，而以進其生機者至矣。然而消息往復之理常如是，是大限者終有時而至也。今試據是例，以觀輓近政家之所爲。夫政家所爲，亦求退死率而進生機已耳。今夫死理萬端，約以一言，則具於內者不足敵其外也。又曰：內之能事，外之所遭，恆不相得也。何以言之？死於金革者，以其質之腐，不足以敵金革也。死於巖牆者，以其幹之弱，不足以敵巖牆也。有

死於毒者乎。其血與毒不相得也。有死於寒者乎。其氣與寒難爲雙也。凡此所更僕未已者。其事無他。陰陽人事。與夫一切之變。相逼而來。而吾身之所具。不與相副矣。又必與之爲緣。而不可以猝脫。故吾處其中。彭可也。殤可也。恆視吾質幹之堅脆。與夫所以奉吾生者之所自爲。自其大較而言之。彼質幹堅強。而所爲待生之理者。將長延焉。長延乃遺其種嗣。而反是者。則無所傳育而已亡也。故曰天演之事。存其最宜。第使外境日難。則生機日隘。隘則脆弱者。天札自增。又設死因日減。外境安舒。則生機日充。充則脆弱者。亦可以傳育。是以過庶之羣。常以二因會成一果。其二因何。戶口增多爲生。日難一也。弱種幸存與強種合。而民質由堅成脆。是謂陵遲。二也。如此。則其民所具於身者。日衰。而其外境之蹙。其生機者。轉以日盛。生機日狹。死率日增。立趨於平。如其往昔所異者。此時之民數較多。而民材通率則較弱耳。

夫生民之多難。卽起於民數之日滋。然而其事不止此。一羣之中。其所以祛外患而利生事者。雖日起而有功。然害生之端。又常從其所本無者而起。民之脆弱者。雖有所託庇以存。然天行之虐。又常出其所不意。而不可道。向也陰陽沴氣之酷烈。以其羣之質幹。足以當之。而有餘。自文明代興。而民質之降弱也。奇疴異眚又起。而爲其羣之死因焉。觀於今日白

種歐人之疾疫。有爲他種蠻夷。與歐洲上古所不經者。可以知此理矣。故治羣者。求減一羣之死率固也。然死率之減。於丙者常增於丁。泯於甲者。或形於乙。往往立政著令。所以扞患紓災矣。而新害之萌。欒卽存於所立。與所著。蓋云所以扞紓之者。爲之功。役則不能無取於民力也。爲之治辦。則不能無賦於民財也。力與財者。皆民所以資生者也。取焉賦焉。其所以資生者。必屈。方一羣生齒之降繁。其物競之行已烈。民竭其心思。手足之力。以求存過。而猶勤其生。蚤謝一羣之內。食人者寡。而食於人者多。一租一稅之增。皆擢筋析骨之所原起也。是以國之文明而富貴者。其戶口日繁。以戶口之日繁。其民質乃日脆。以民質之日脆。其所。以扞患紓災者。愈多以扞患。紓災之愈多。其民力乃日罷。其民財乃日費。財費力罷。乃鄰於竭。以降脆之民質。處就竭之時。此生機之所以蹙。而死率之所以滋也。然則羣害死因者。其諸無往而不復者歟。

今欲前理之大明。則爲擬一羣之民。而人人皆羸老。夫羸老之異於少壯也。以所以應外境者劣。而易致疾傷也。以其難於奮力。無以求得其衣食官居。以禦飢寒風雨也。而又以其皆羸老。則無少壯爲之服勞致養焉。夫如是將劣者愈劣。難者愈難。而是民之所以爲生。乃如附贅懸疣。羌無一事之可樂。且何必羸老。少而體弱。其生之苦亦猶是耳。厲災疾疢。動乃得。

之莫爲保持惠養。其所以自立者。事誠苦辛。而以周防之多。其所爲苦辛者。愈至。由是知種質降弱之民。爲生之艱。實無異羸弱之羣也。且精力既沫。則進之無以赴。事功之勤退之無以享。逸豫之福。方血氣之衰也。不獨生之苦。因從以衆也。爲樂之具。亦以日亡。歌舞宴衍。飲食馳驅。何一不資於精力。而若人則龍鍾罷乏。病而未能。是故使一羣之民。質降弱。至無以任尋常之勞頓。禦天行之厲災。將其死率。必以日增。而生機坐以日蹙。且其生若負重。雖免於溝壑。亦未見其可樂也。

不佞之爲此說也。聞者必蠶起而議之曰。充是說也。凡國家所以惠養矜寡。救濟貧弱者。皆可以不事。而不足爲仁政也。夫物競天行。旣當任其自至。於以收汰弱存強之功。則充類至義。凡所以鋤強梗。禁奸欺。事皆可已。何則。凡此皆救其所不能自救。而保其所不能自保者也。皆將使羸弱之民存焉。而衍其種嗣者也。且推而論之。將醫藥方術。可以不講。隔井旱潦。可以不防。何則。以其皆砥礪民質。使終於至彊。而使不宜者無遺種也。顧人道有若此者乎。此吾子之說。蒙之所以終惑也。則應之曰。惟客之議。非不佞之所恤矣。不佞向者之說。非以持政理之所當然也。乃以究物理之所必然。使因果之間。其流極誠。有如是者。則吾說爲得其真理之眞者。非人道所能掩也。且夫治道之事。要不外擇禍務輕而已。故與一利者。

雖害從以生而利多於害則二者相爲乘除其所有餘固皆利也。試觀近世二三百年之間。吾英之戶口大進而民壽經數加乎其前。是可知死率之減於此者。雖增於彼而所增者固不敵其所減。害誠不可以終去。故入都會而察其民生。強固佼碩者寡。而嬰疾抱耆者多。醫藥養生之學術。雖深造而無如何。自體育之事而言之。吾羣之生數。視前爲多。而吾羣之生品。較昔已遜。絕長補短。庶幾尙有遺利。然此皆不足論。而不佞所欲與學者共明者。興利除害。有大限焉。雖極智巧而不可過。彼輓近政家。內秉熱心。外求進步。意若謂害生之物。可以終祛。生機固可以日長。死率固可以日微。去死卽可得生。除害自爾成利。乃察之事實。殊未。然也。每政之施。其於民力。常有所耗。熾然並舉。將所耗者。積多曩。所謂遺利者。盡其所餘者。皆善端矣。故作止緩急之間。期於適可而止者。誠爲政之至難。而非通生學者不能任也。不佞是篇所言。將以明生學公理。爲治羣學者。所不可無之根柢而已。告不明生學者。以吾心之所危而已。未爲秉鈞當軸者。借前箸之籌也。

前段所言。主於體育之事。則更觀是不知生理者。於民羣之德育。又何如。前者立扶持羸弱之政。而不知其效。乃使民質之蓬脆。今者爲赦罪振貧之政。又不悟其效。將使民德之日薄。民智之日卑也。是故民有皆虛偷生。不能自立者乎。彼則傾能自立之膏血。剗能自立者之

肌肉以輔之。此古今所號爲仁政者也。顧統其終效。實不仁之尤。而以方前之見諸體育者爲尤甚也。

世有子姓之性情姿質。常與所生不類者乎。世有謂祖父習於不仁。敖很不悛。其子孫之天姿。乃與忠信勤恪者之子孫。無以異乎。誠使有之。則謂一羣之民。其良莠無關於種業也。夫如是其國之敏者。才有遠慮者。不自欺者。雖盡天死而匪所傳育。而放僻邪侈傾巧行僞之衆。乃高壽而多子孫。於其羣之安傾強弱。其效等耳。假如是之說而不可通也。彼爲政而厚莠民之生。且因此而奪力事能自立者之生。計其爲羣之害。而與於不仁者。可無待不佞之煩辭矣。

今夫自作之孽。或由於不仁。或由於不智。皆不可道者也。乃有人爲之干盾焉。使無後災。得以蕃育。則積其不智不仁。至於累世。惡彌甚耳。其能事本不足以自存也。乃強爲存之。彼習於無罰。則其後葉之所以自存者益劣。又無疑也。故前段所指之害羣。第言其質幹體力之事。顧比例而觀。其例之行於德慧術智者。政相等耳。取民所竭。用力而後獲者。而殺其難焉。夷其險焉。則其才必退。後有艱難險阻。無以當之矣。以愚闇之幸生也。誘然以與其才且賢者爲辟合。又不幸以生理之不可知其愚闇者。恆傳而其才且賢者。恆不見也。則不百年。

其羣皆謬種矣。且其害之大者不止此。蓋不仁愚闇者。立於羣而不克自存焉。則其勢必藉他人之盡心勞力以爲存也。或飲食焉。或監察焉。凡不能者之所資。皆其能者之所貢也。不能者數多。而能者數寡。由是民之能者始大殫矣。嗟夫。一民之立於世間。使無所憑藉。其所以自存者非易易也。其所辛苦而僅得者。保其一身矣。有仰事之報。有俯育之責。乃今又出賦稅焉。以養其羣之不智不仁。俾得傳其謬種。如是彼之力竭而仆也。尙有時乎。是自食其力之民。以力屈而不能昏嫁者有之矣。以時過精衰而坐乏子嗣者有之矣。卽幸有子。而教養之事。坐以不周有之矣。其最甚者。乃天天年。而孤寡其妻子。而不仁愚闇者。或衣租食算。野合廣嗣。長爲其國之幸民也。是故循若所爲。勢必民之才者日益。耋民之莠者日益。熾則無怪其教化之日以益衰。而風俗之日以陵夷也。

嗟夫。天下之至不仁。其諸尅其賢而相其所不肖者歟。尅其賢而相其所不肖者。積其孽以遺其後人者也。蓋後人之所受。害於前人者。莫若承受其所遺。孱弱情慮。放肆之國民。故相不肖之蕃衍者。無異遺子孫以無數之寇讐也。彼煦煦者之所爲。徒知末滅乎目前之有形者而已。而無形來葉之禍害。則非其所計及者也。不知彼之所謂仁者。其害於羣也。雖至不仁者之所爲。無以過。夫人之爲仁也。使有覩於近而無見於遠。將無異淫荒湛涵之夫。苟一

時之樂而不悼其後害。豪放恣睢之子。快當前之意。而不恤其終貧也。而彼相不肖而剋賢者之所爲。其不仁乃過之。何則。當其施小惠而得仁聲也。種其毒於後嗣而已。遠其災故也。至謂惟布施可以雪諸業者。其用意尤私。而其悖滋甚。彼以謂吾以市魂魄之安已耳。而同類後此之休戚。則未遑恤也。此其用心。居何等乎。吾不識所以名之矣。

夫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此其說舊矣。顧必違何術而後有利羣之效。則其說甚衍。非是書所能申。然而自人道之所不廢者而言之。則若親之於子。推以至於兄弟朋友。極之於行路異國之人。胥有拯危救喪之誼。卽至擊由己作。亦未嘗不可加之援手。以全惻隱之本心也。且賢者之於不肖也。有時以其仁施。而生其感愧。此亦羣道之至美。而無可議者矣。是故人心爲人之善。其發生施用也。使一任其人之自由。則未嘗於羣無大益。獨至著爲令甲。必尅賢以相不肖。使賢之生機日削。不肖之種類益蕃。斯必爲其羣之大害。何則。以物競天擇之行。造物方汰其不能。而責人人以自立。其羣乃昌。而昧者乃以煦煦之仁。毀天之功。使不得有進羣之效故也。嗟夫。產有限。而食無涯。生類固有不並存之理。勢陰旣長矣。陽則必消。施者常懷其怨。咨受者不興其廉恥。故其事徒爲害羣之大。又絲毫無益於人心之善機者也。雖然。此非吾書之正論。吾書之正論。在明發政施仁。不可不知生學之理。必親治其學。猶其

公例見含生之類。皆此例之行。夫而後信篤。知明。有以決不由斯道者之終遘大罰也。

右所舉者。乃生學之公例。或其伸例。皆爲言羣者所不可不知。然而要矣。尙非其最大之公例也。最大之公例。則取前舉者而并苞之。而爲治羣學者之所宜明。尤急。如生學所云。官品無論爲何。居一或徑。或紆。莫不與其所遇之外緣爲體。合外緣者。生之所與接爲構之形。氣也。體合者。黽勉爲存。以不能而漸。卽於能也。

今夫人一而已。而其種別之不齊無窮。是孰主其陶成。而底於如是。赤帶之民。有尼孤路。

人。有痕都。之印度轉度其所居而蕃之水土。歐羅巴人之所瀕死也。極北之民。有弗幾安。彼之所躐

而溫者。他種人之所狐貉而寒者也。此孰爲之。而其異若此。韜韞之游牧無定居。去牛羊則

大戚。茵陳趨捷精悍。舍獵則生之可樂者亡。此又誰驅之。以各成其習而不變。故天演者。羣

生不同。而成其自己。偉哉造化。彼之所以模範衆生者。徒設之外緣。以俾其自爲體。合已耳。

雖然。民之隨外緣而爲體。合也。有身形焉。有心德焉。身形之合。牽天繫地。鼓於自然。與夫所

勤動以厚生者也。至其心德。大抵所居之羣制爲之。民之於羣也。其心德必隕。然與法制相

順。而後居之而安也。顧所相順而安者。非冥合也。參差詭殊。常僅得其什八九。故其體。合也。

若鷦鳥之於孺子。然遠而可弋。近而難卽。不離其所。委折往復。此體合之功。所以振乎無竟。

也。向使化一成而無變也。則羣制雖崇。民之體合也。將如登山焉。期於巔而止。羣與民所以相得者。可不久而遂成。成可以常用而無變。其程功固有極也。而化不如是也。是故總羣之變。有二物焉。而皆由於外力。外力有靜動之二相。靜者同立之羣。拓境辟疆。降而滋大也。動者兵商之事。搆接交通也。夫羣既日長矣。其羣制之大小。不能不與之相副也。而侵略懋遷。二者之多寡。其羣制所尙寬猛從之。是故自一羣之立於兩間也。其勢不能不隨時爲蛻化。羣蛻斯其民所受範之外緣亦遷。外緣遷則身形心德之所以爲體合者異。故曰體合者常期於合。而卒不可以終合。此眞宰所以鼓進萬物之祕機也。

夫羣之所演進。與其民所爲體合。其犂然不同。固矣。然而有大例焉。爲凡羣之所莫能外者。右之所言。大抵自其外緣之異者而觀之。故其不同如彼。然以人類有大同之性質。是以有普通之公例。必其民與之體合稍深。夫而後其羣可以聚。又必與之合同而化。行之而安。而後其羣之天演乃備。而郅治有可言者。是普通公例何耶。曰。民託於羣。以爲生。彼之累其羣者。不可過其羣之累彼一也。民生所受利於其羣。所爲皆有以相報。其所報者。雖至儉必如所食於其羣。二也。爲義務。爲樂方。將人人各得其自由。惟不以其人之爲義務。爲樂方。而以阻他人之爲義務。爲樂方。三也。三者不備。其羣不昌。夫民爲么匿。羣爲拓都。今設有甲乙二

拓都於此。其所處之地勢。其形制之大小。皆同。特乙之么匿。可聚居而毋相軛。而甲之么匿。則聚而相侵損。斯甲羣幸福之全。必遜於乙羣者。又使有丙羣焉。其么匿聚居不止於無相軛而相濟。此其幸福彌隆。而愈爲甲羣之所不及。

今天下。含生有識之倫。莫不扼腕言文明幸福矣。然而文明幸福。果何物乎。則其義無他。一羣之民。各奮於義務。各得其民直而已。爲之憲法焉。爲之刑典焉。皆緣彼二物。而後有事也。方其治之未進也。不得已而爲之奴制。爲之徭役。而禁遊手不土著之民。亦以一羣之民。不得無事事。而徒仰食於羣故也。義務者。非徒爲羣。亦民之所以自立也。浸假則爲之禁殺傷。督盜賊。責契約。杜姦欺。凡如是之章條。其爲有國所同有者。亦曰民各奮於義務矣。然而其事有畔。不得以己之所爲。而沮抑他人之所有事。或巧偷豪奪。俾不得安享其所收之利實也。若夫治功旣成。而其羣有時時之演進。則其中所大可見者。民各奮於本業。恒產與民力存。而無待於其上之壓力。民各有畔。無相侵漁。其不爲篡奪陵軋也。若出於天性。卽有一二其國常典。足以禁之。可無至於生害。由是而知。羣之文明者。義務民直二者之義至伸。不獨其治之本於此義也。民方以此爲地義天經。其守而循之也。若行其無事。則其所爲體合於斯二者深矣。

願體合非他。生學之公例也。其例不獨行於下生。而民莫違此。自有民羣。民之性質遽變。其變而彌上者。日善爲羣。馴致太和至順而已。夫太和至順者。各奮於義務。而各得其民直也。然則爲羣者之所重。可以知已。國家之禮刑法度。固皆所以布一羣之治。使義務民直二例之必行。獨能以此亭毒盧牟其民。使體合日深。而由之若性者。則知而行之者鮮矣。願淺深雖殊。其事皆不可廢。而亦無由分。是故明於體合之理者。知以是二者爲之外緣。民之性質將徐爲其自合。又知期民之日善爲羣。而有太和至順之一日者。舍體合於義務。民直二者其道莫由。使爲國者常日存之。而守之力。則其民之體合。將無時而不然。或怠荒之。將所以爲體合者息。乃至廢棄勿用。或反其道而施之。則其羣將渙。渙則別有所體合。而可以爲文明者。乃轉而爲草昧焉。夫使生學之理而信。則吾說有懸之日月而不刊者矣。

或曰體合則固然矣。願體合之事。可馴至而不可驟幾。漸而不頓者也。設以淺演不可羣之民。而制之以前者之二義。恐非徒無益。抑又害之。夫與其民以所不勝之禁制者。縱不害其生。且相率而橫決之耳。是故物生而有所當之外境。其甚擘者。不可以驟而附也。設強爲之。則體合之效亡。而反以得死。魚之去水。獸之去山。中衡赤帶之民。驅以處之極北之窮髮。延其天年已難。況蕃育乎。彼所素具於身者。不足對其外也。是故善調羣者。其設境也。必以漸。

先爲之中塗而後更其極則所蛻者與所漸加之外力相副此和理之所以日濟也。身形如此。心德亦然。今夫文明之國其民之思理感情皆不可以猝跂也。取僿野狂榛之衆徒恃有法令焉。遂可使自由而不相侵欺。吾見體合之不能徒拂其天而以底於亂。曰是固然矣。顧不佞意所及者。非僿野狂榛而最爲淺演之羣也。亦將資其已久之化。本生學之理而爲之法制。與僿臻郅治之塗云耳。羣如吾英。洎他白種之與英近者。其么匿之性質。大抵同也。而又有旣成之憲法。則其爲此也。雖持之甚峻。行之甚嚴。無損焉耳。且國家爲之法令焉。期人以自致之義務。與人人以自由之民直。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爲義盡也。蓋不如是。則無以相其良。而不爲其莠者之所困殆也。其爲仁至也。蓋以是二者爲之體合。雖有所衡慮困心。而民常一勞而終享其利。不此將一治一亂。其所體合者無窮。而危亡之災。又無由道也。如以上所標之二義。無論古今新舊宗教之所維持。抑言道德者明體達用。西國言道德之本性分者謂之明體達用。明體達用家其流則如此。二家之所辨審。要皆與生學之所會通。而著爲進化大例者合。其係於一羣也。斯爲最尊之羣德。假於此不能。雖有他端。要皆無補。何則。彼其民常相爲累。而交相侵。故也。其行於一國也。又爲最重之憲章。假於此不修。雖有他政。無救亂貧。何則。彼其中食多爲寡。民徒爲勞。不收其報。故也。其義之尊且重如此。獨不幸當國立法之政家。在野施

以下結論  
通篇之旨  
而以喻意  
終焉

仁之善士。其蚤夜汲汲之所爲。不獨使民於斯二者。無以神其體合。且欲爲其體合而不能。則正坐不知生理之學故耳。

誠本生理以爲羣學。則無爲之說。有時而貴。雖然。是有眞質。其爲分蓋微。使爲羣者收物競天擇自然之利。俾民之善者。自食其所祈之福。而不肖者。毋道其自召之殃。因任自然。依乎天理。而無或間以其私。斯天演常進於最宜。而無爲之義貴矣。若夫守清靜之說。而契約之不責。姦欺之不鋤。民之受禍也。孽不由於己作。奔走號愬。彼昏不知。抑需甚重之費。而後爲之理。民出賦稅之爲何。此之謂曠其天職。而非無爲之義也。夫不知生學之理者。其於羣也。方其有爲。則以有爲生害。及其無爲。又以無爲召災。凡此皆沮其民之爲體合。而天下所以治時少而亂國多也。

夫生學之有關於羣學者。其義誠不止此。獨以篇軸之限。又以今之所欲言者。取明大義。無事冗長。故不能一一舉。雖然是區區者。於羣生二學對待之理。當共明矣。

且夫生者品庶之所同具也。故其理雖蹟。而常流行散著於兩間。爲有目者所共見。特非親治其學。則其信之也不篤。其見之也不明。卽如此篇所舉之數端。亦間爲持論者所有。取故往者國家制爲政令。以長養罷癯羸疾之民。彼知其爲仁政矣。而未嘗不言其生害。他日又

爲之政令焉。使民之愚不肖者幸以無罰。彼諾其立法矣。而亦未以其效爲利羣也。顧於數者常有所疑。而不能沛然明著是非者。政坐於生理所知淺耳。誠使習於其業。而一一親知其因果變嬗之所終。將見有生食氣之倫。其膂力才智與一切所以應其外緣者。能進彌上。其道無他。必本諸磨礱習用。而發生潛滋。抑由於強者後亡。而種嗣盛廣。劣者先仆。而子姓衰亡也。是故天演無往而不存。而天演之爲功。所以底於極盛無憾者。端由物競與天擇。有賤丈夫焉。用其煦煦之術而反之。輕則演進之機以熄。甚則使演者退行。其所以禍物殃民者。雖千百於自然之所爲可也。向使其見之明。將知二者禍福。雖有早暮。必無所逃。又使其信之篤。將慎守之而不敢違。而違者必喪心病狂而後可。

吾所不解者。人皆自以爲智矣。而察其行事。則何顛倒錯亂者之多也。今夫欲得其全。必治其分者。爲學從政之通術也。然則欲將有事於民之拓都。必先有事於羣之么匿。羣之么匿人也。人者生品也。是故欲盡人之性。必自盡凡有生者之性始。此物理相及之致也。乃今之言治者不然。如有攻木之工於此。一旦幡然而欲操治人之業。鼓鞴熾炭曰鍊之曰淬之意。櫛櫛然則治人必睨而笑。何則。以不知金鐵之性。而強欲從事於爐錘也。又使是治人者。改以執攻木之事於材之燥溼。理之疏密。無所知也。於楊枏椶梓異木之殊姿。又無別也。執鋸

以下言爲  
政者於心  
理公例多  
喜其苛細  
通而味其  
貫

則。衰。出。而。不。中。繩。操。削。則。栝。塞。其。穿。俄。而。刃。缺。指。傷。焉。木。工。乃。夷。然。而。復。之。曰。是。亦。不。可。未。  
喻。其。理。而。妄。斲。也。夫。匠。冶。微。業。身。未。爲。其。學。子。未。盡。其。所。治。之。性。者。爲。之。且。敗。獨。奈。何。至。於。  
爲。國。家。修。立。法。度。制。置。典。章。將。期。以。茂。風。俗。善。教。養。致。富。強。焉。此。其。於。人。性。無。異。矯。木。揉。革。  
而。爲。之。弓。矢。鞞。牙。也。乃。皆。曰。不。盡。人。之。性。而。已。可。向。於。其。業。之。簡。且。易。者。雖。積。歲。而。習。之。不。  
以。爲。多。乃。今。於。業。之。至。繁。而。難。雖。聖。者。有。所。不。副。則。曰。是。固。無。事。於。專。門。之。學。也。則。吾。又。何。  
說。以。通。之。嗟。嗟。民。自。有。羣。以。來。是。悖。謬。違。反。之。說。之。行。久。矣。無。以。名。之。則。謂。之。病。狂。而。已。病。  
狂。者。必。受。之。以。心。故。吾。繼。此。篇。以。心。學。之。說。顏。曰。述。神。心。其。體。而。神。其。用。也。

### 述神第十五

今。使。有。人。爲。議。員。於。此。當。院。集。論。辯。之。次。其。可。否。事。準。心。靈。之。公。例。如。謂。某。事。可。行。以。有。合。  
於。感。情。之。天。演。某。事。當。罷。用。意。相。守。例。而。知。其。未。流。云。云。當。此。之。時。聞。者。豈。不。以。爲。大。奇。而。  
故。事。所。未。曾。有。者。歟。得。無。謂。其。言。之。戲。而。不。合。於。論。政。議。制。之。體。歟。卽。不。然。亦。將。謂。某。公。持。  
論。過。高。遠。於。事。情。今。日。之。事。宜。止。勿。議。何。則。人。各。怵。於。所。習。循。其。故。者。雖。非。而。弗。驚。遇。其。變。  
者。雖。是。而。必。訝。也。若。夫。議。法。之。際。非。不。云。某。法。果。行。民。情。之。變。動。當。何。若。也。非。不。計。舞。文。之。  
相。遁。錐。刀。之。盡。爭。策。由。此。而。有。陰。違。故。縱。翫。法。徇。私。之。事。彼。方。一。一。豫。防。之。夫。如。是。則。亦。曰。

人心大同。其嗜欲欣惡相若。上有某法爲之因。則下之民情。將有某應爲之果也。則亦知法之善否。視民之情。感理想爲何如矣。然則是議政者。亦本其所閱歷於人心變象。以爲決事議制之資。雖其所得者。散而無紀。博而不通。未可以爲一科之公例。願欲捨此不用。則彼所據以臨事者。愈無從矣。所足異者。彼於其散而無紀。博而不通之閱歷。則以爲可用。而他人所會通參伍。本之內籀於以成一科之公例者。彼則以爲大愚。用其不徧不賅之小例。猶可也。用其大例。則無當焉。故心學非政家之所不用也。彼謂資其精者。不若用其粗。圖其大者。不若取其細云爾。

雖然彼所得於目擊耳剽者。吾亦未敢以謂不足貴也。其稽古也有歷年。其諷今也有歷年。本所成於心者。冀有合於行事。吾又何敢薄其所得於閱歷者。爲不足貴乎。每聞吾國之盟商富賈。旣成業矣。其妻子親戚。勸分議院一席。以爲門戶交遊寵光。則曰。吾以生業之勤。未皇學問。俾爲從政之基。國家憲章典故。浩若瀛海。吾未能纂集而條理之。其操持無具如此。吾恐一出而爲人蓄也。又聞世家冢子。一邑豪紳。其鄉黨任之。舉以爲其部之代議。其所以辭弗將命者。亦徒以知識學術。不能自信之故。將曰。待我讀書十年。出而當斯任。乃有膽耳。又往往其人於社稷人民之故。旣學問矣。且爲推擇者之所共知矣。然而被選策名。與聞國

議。乃恍然於所積之未優。而其身從政之太蚤。每歲秋假。雖有至健之夫。以其考訂之殷。所賦於腦力者之過。則必定郊居。呼鷹犬。以從事於竟日之馳獵。有時持銃行藪澤中數十里。蓋以謂不如是之勞其形。將不可復竭其心力也。夫彼從政者心勞如此。僕又安可以其所諛稽者。爲不足治事。無所可貴也哉。

雖然彼之於法令也。古今遠近。其所纂輯者。固浩博矣。使未爲此。其不敢議法。猶醫者未知經首之會之不敢議斷割。其於造律固亦審矣。而吾黨所猶可疑者。則彼何獨爲其纂輯。而不爲其剖析。彼何獨任其所博考。而不任吾黨之所約通也。夫例有通而理有平。彼於通平二者之分。未別皙也。故往往以通例爲平理。而曰。吾所爲政者崇實。固無事此妙衆理之平談也。故彼之所用。亦未嘗無公例也。乃常取其最狹者。假有大者。貫諸狹者而通之。彼方以爲無實。而不足爲之向導。彼之所宿留。亦未嘗非因果。乃常謹其最近者。假有遠者。越諸近者而極之。彼則以爲疑似。而不知其爲不搖。今夫心者。其爲體虛。而其致用遠。虛且遠。故雖有至信必行之公例。彼無得而見之。本不徧不賅之曲例。而以之議憲法焉。則曰是所宜用也。至於萃一切之閱歷。羅一羣之見象。而推其變化。本於人心。立之大例。以爲爲政之北辰者。彼且以之爲迷途。今吾黨試取其所忽於心理之必然者。而爲窮其終效。

以下言民  
行之感奮  
於情必爲  
政者而後  
此化驗成  
俗之驗

羣學肄言 述神第十五

三百十

政之合道者。以興奮民行爲歸。而民行之隆汙。視民心感情之何若。故感情行誼。二者之相關。爲政者所不可不洞悉也。爲德行之學者。曰感情之淺深。與力行之怠奮。有正比例。雖然。此言其常。而未盡乎其變也。有二極焉。習之至者。動乎其不自知。此不待感而行者。一也。悲喜太擊。關閉機。矧此以感情之極。而不能行者。又其一也。微斯二者。而但道其常。則感之與行。實相視以爲消長。氣安而色和。觀其貌。申申然。無憤好失得之可察。此其血舒肋恬。未有感情者之形表也。頤頤蹙蹙。類陽滿大宅。手足發動。起走傍徨。馴至跳躍。癢縱大笑。歌呼切齒。歎叱。凡此皆可以測其哀樂之淺深。知其情生於中有感於外者矣。若夫攫拏。搪突。求脫。所苦。耽耽。逐逐。以趣所欣。其用力也。歷久不休。益進未已。異於前者之暫而息也。然其疾徐。作輟之度。要皆以中情之變爲之程。

夫力行與感情。其比例既如此。顧獨用此例。猶未足也。必合諸徒知不足起行之一例。而後立政者。乃知所緩急也。今使我不察。而觸鍼探湯。則神爲瞿然。其甚者。乃至呼晷。是二者。其覺與行。若自相應。未有思忖籌度之介於其中也。乃今有人焉。其告我曰。觸鍼則痛。探湯則爛。是徒在言。吾固不爲之動也。又假爲是二詞者。而挾以鍼將刺我。抑以湯將沃我之意。則於吾心起早避之思。而或爲之動。雖然是之使吾動者。乃意中之恐怖。而非徒知其理。遂足

以起行明矣。然則是行也。乃仍與感情爲比例。而於徒知爲無涉也。夫觸鍼探湯。感覺之簡者也。顧推而言之。卽甚繁者。莫不如此。行之起也。從未有徒知之所爲者。必知矣。而得其感情焉。與偕。則隨其感情之淺深。而行之效。以見湛灑之夫。非不知今日之蠱。將爲明日之頭痛也。顧雖知之而不能自止者。其畏惡頭痛之情。不敵其放浪拍浮之樂故也。且凡人之牽於嗜欲。發於憤仇。而不恤後災者。盡如此矣。其有所顧慮而止者。必其憚懼後災之情。與其所欲所忿之情。二者交乘於中。而前者居其勝數。不然。雖明知其必有後災。無益也。故曰。徒知不足以起行。其足以起行者。必知矣。而所知者。轉爲欣惡之情。甚且熾然於中。若無異於當前之感覺。夫而後行從之起。其行之怠奮。平厲。亦卽以感情之濃澹。鉅細爲之程。故又曰。力行之與感情。有正比例。請更舉一證以明之。不見河干之聚人而喧乎。近而察之。知一舟方覆。有人焉。將滅頂溺也。今夫水之溺人。此立於河干者。所共知也。有善泅者。厲而救之。此人可活。又觀者之所同信也。見同類之危亡。必不可以坐視。故救災恤鄰。爲生人之天職。而冒險爲此者。其仁尤足稱。此又吾黨束髮勝衣以來。所習聞於父師而人人以爲宜勉者也。然而河干不乏沒人也。乃徒聞口之呼號。手之指揮。而水中之人。已載浮載沈者數矣。於此而忽有一人焉。褫衣去袴。躍入河中。垂溺之人。得以無死。彼與河干之呼號指揮者。同然。

人也。彼所知之物理。與此曹之所知又相等也。顧二者所行不同如此。夫是不同者。必有所由起。而果何從耶。則惟其感情異也。彼河干之人。非無所感也。特其所感於爲人。不敵其所感於自爲。而是之翩然逝。然獨用其所知以見諸行事者。純於爲人之情。可也。雜以名利之私。可也。總之。其所以行者。非本於知。而由於感情。則可決也。然則有爲政作民之責者。不在使其知之益明。而在使其感之益至灼灼矣。

且由此而言之。使心學公例不認。則所以道齊之術。不大可見乎。又使治羣者於此。置其例而不從。抑所爲者陰與此例相反。將其效又何如。顧反觀吾國立政講教育者之所爲。其所搶攘而有事者。若一日。民行不本於感情也。顧知識何如耳。不亦異乎。

則曷觀我國近今之教育。有教會之所張皇。有學官之所廣厲。察其所汲汲孜孜者。大抵謂風俗之淳。道在開民智耳。民智之開。術在衆學校耳。又以所推於事實者之失理也。則一唱萬和。眞若庠序既脩。而刑措之風。可不期而自至者。報紙總計犯法之民數也。則取其習誦知書者。以與其不習誦不知書者較。彼見二者爲數之相懸也。則喟然稱曰。是其趣於不義而罹刑辟也。夫非不學之咎歟。獨不悟執彼之術以爲稽。則犯刑之多寡。與沐浴之勤怠。衣履之垢鮮。屋廬之湫隘。牀敷之備乏。皆將有比例焉。不僅讀書識字之一端已也。入國中半

以下言主  
教育者之  
不知前例  
所以舉措  
多徒更補  
張而無補

獄問晨興而浴者幾何囚。則罪惡之與垢污恒并見也。問袿襜之有副。紀其數以與其無者。比觀將見喜易衣者之得罪爲至少也。更問其所居之地。在廣市乎。背城闔乎。將又訝罔加窮簷者。何其密也。彼篤信衛生。謂由此可以幾刑措。其料民而得其明徵者。正同此。獨使知向者由原竟委。爲不中於名學之律令。則知是種種者。皆起於生事之無俚。而生事之無俚。又與其神明之卑污相表裏。故多罪之與寡聞。乃一因之二果。雖時時並著。而不可有所先後。本末於其間也。

大抵一詖辭謬義之張也。若大波之軒然而起。非篤論明徵之所能抑也。徐以俟其自趨。則浸假而矯之之說亦出。今世教育之說。正如此耳。不然則前說也。倡之以數四道高難行之鉅子。遂至舉國風靡。雖徵諸事者。日得其反。而不悟何耶。人之生也。內之有父母之教誡。外之有保傅之劬勞。皆爲之講去其非以就是也。顧何以子弟之佳者少而不肖者多歟。雖有至明之說。甚辯之談。而諄諄者終無補於藐藐。及至幡然向道。憬然覺非。非其今之所知。過於昔者也。其變化乃在性情之隱。此非導誘子弟者所共知歟。一家之婢媪僮僕。於主人之訓迪謹訶。常若東風之過耳。及其改也。非教訓之爲喻。乃責罰之爲懲。此又非爲主人者所共見歟。乃至由家而推之於國。則有若誑財之子。造浮漚之公司。售行濫之貨物。商標之贗

鼎權量之出入。度不可行海之汽舟。增虛值以欺其保險。詭得冒利。奸僮博徒。此豈皆不學問而昧道理者歟。最下至於用化學以爲鳩毒之事。行醫藥以受墮胎之賄。凡此又爲公等之所覩記者也。吾恐比其分數。一國士人之作奸犯科。過於通國人民之殺越焚劫也。

故民德民智。釐然兩事。彼謂徒事民智。而民德自然日淳者。見諸事實。偏其反矣。卽自其根心之理言之。其謬亦見也。夫文字之用。特簡號耳。取羊皮竹簡。繚素楮葉於其上。爲無數之簡號。自少至老。勤苦於其間。曰由此將克勉於天職之所當爲。是二者之相召果如是之神歟。以雕蟲篆刻爲之。因以正直忠信爲之。果此何等因果也。習於布算。明於商工。通乎九九之術。是於思不出位。不侵其鄰。果有賴乎。乃至精翻切曉。文辭之律。令其用字也。各得職矣。其於公恕之理。誠喻之。而過於未學者。耶山川之經緯。國土之幅員。亦旣明而識之矣。未見其寶愛真理。遂與俱深也。嗟夫。是二者之不相謀。無異習乎指者之欲強其足也。今使有人焉。教其子以拉體諾文字。而望其旁通於形學。抑有人焉。孜孜習畫。而自詭其知律呂。公等將曰。斯人病狂。顧吾謂是徒進民智。而望風俗行誼之美者。其設思用心。與前二者相去不能寸耳。

故覘畢陳書。不獨求民德之厚。爲無當也。卽用之以增方術。益智慧。其功效亦未必遂若今

人之所期。蓋學問有心得稗販之分。心得者躬驗而知者也。稗販者得諸傳聞覩記。所耳剽目竊者也。學問自貴躬行而心得之。必不得已。而後資其次。乃今之人。不特不知貴心得之學問。觀其所爲。直若以稗販爲已足。而無俟於更求。尋行數墨。所從事者。印本之書冊。所以禠躬者具於此。所以教人養蒙者亦具於此。至夫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愈非教育之所尙矣。不知誦詩讀書者。乃置一己之耳目性情。而情他人之耳目性情。以爲吾之視聽。思感者也。奈之何以此爲最貴。而篡學問教育之全功乎。澳洲之蠻。以書字爲幻術之一種。有白人以短札致十桃於其婦。黑奴於途中竊噉其二。婦覺而懲之。奴以謂發吾奸者。必札也。他日更竊。則先藏其札於石底。冀勿使見而再發之。其嚴文字而以爲神如此。雖然。今之言教育者。其以文字爲神。而嚴重之。與向者澳洲之蠻。殆未嘗異也。夫求廣民智於書冊文字間。其爲術固已悞。乃求進民德。善民俗。於詩書文史中者。其爲術之悞。不滋甚耶。嗟夫。師保之耳提。父母之面命。其親切勤懇。終無救於頑嚚。矧夫其陳編斷簡也哉。或曰。無惑乎吾國教育之效寡也。其所日討國人而教訓之者。皆在才而不在德。而不知德之不脩。而務長其才者。適足以濟惡。此刑之所以不措。而俗之所以不成也。欲爲措刑。欲爲成俗。宜教民以言行之所宜循者。則吾國教化之進。風俗之美。尙庶幾焉。此亦爲言之近似。

者矣。雖然，使遵其術而求之，其能得所祈與否，則尙存於不可知之數。其所以然之故，前者既及之矣，而尙不止此。不佞得一二之可乎？且不佞之所欲言者，非必遠舉支那之事，彼孔子之教，皆以爲善矣。顧其國民之行誼，未遂爲天下模楷也。亦非近取美洲之所聞，彼學校之章規，亦日以至德要道爲蒙養之始基矣。顧其國朝政之闇汶，民俗之譸張，未必遂如其所懇懇也。不佞之所言，乃在吾英輓近之所共知，誠以是爲之徵，未見殷勤言德育者，常副其所望也。夫吾國景教數百千年之所爲，非無分老少而教之，以至德要道者耶？遍國中今日之教寺，蓋以萬數。七日來復，非以福善禍淫之必可信，以爲宣法講義者耶？自祖父至於曾元，其爲法以驅之，使不聞道而不可得者，凡幾世歟？且此外尙有無數別派異宗之教寺，察夫其用，非以勸善遏惡，使人人童而習之者耶？顧至於今，乃以是爲不足，而謂國民俗漓行乖，將爲一羣之橫禍，然則向之所爲，固已無效。乃謂循斯之道，過是乃有效也，則吾真不知其所以云矣。意者，今之爲教育，將謂向之所以無效者，以其出之於宗教也。乃今事之以學校焉，庶幾得所欲耳。向者設講壇，演聖經，且輔之以眩神動魄之堂宇，圖仙靈之形象，對陵墓之感情，陰陽霽帥，其所以鼓人心而使之向道者，可謂至矣。然而猶不足，乃今者宣其義於鄉社蒙塾之中，蜃牆圖書之外，靡所有也。顧於人心反易入焉，又向也臨之以神甫牧

師之尊嚴。和之以風琴雅歌之唱歎。其入於人心者。猶之淺也。乃今教之以冬烘之里儒。雜之以夏楚之敲撲。佔畢之唔咿。而其感之也。將益深焉。此不待深明教育理想之家。夫已可決其驗否。吾聞治性靈學者之言矣。彼謂德育之喻人也。有以動其感情。夫而後有以深入。故必爲之管絃琴瑟焉。爲之威儀法象焉。而教誨提命之事。從而施之。又曰正道之語人也。乍則敬心生。數則厭怠萌。故再三之讀。無改繹之效。乃今講教育者之所爲。其與此正相反。此其所以無補也。觀夫近廟之子。多慢神。牧師之兒。多不肖。則知法言不迪。欲得之於數規。爲與心學之公例舛矣。

總之德育與智育懸殊。智育求之於理想。而德育則發之以感情。終之以行習。徒有感情。猶無益也。必自感情施之有事。夫然後能由勉強而至於利安。蓋每一行之。則其德育愈固。至於既久。寢以爲習。則若行其所無事者矣。此若心之二意相因而生。因之既久。若不可離。此心守學意相又若身之二動相續。而形其始。輒難須留神爲之。而後無失。惟習之既久。乃若自然。無假費力。是故行誼亦然。情動於中。事見於外。知其善而遂之。惡其惡而遏之。惟遂與遏。始皆勉強。數爾屢然。乃成性習。此小人君子。所日孜孜而分途者也。凡此不徒心學之所講析者然也。日用常行。實所共見。顧近世之高談教育者。獨置不察何耶。

且事之失理者。若行之而止於無益。雖竟行之可也。乃今以若所爲。其後效將不止於無益。且有大損焉。蓋常人之於立政也。每心醉於所期。盲然不覩其後害。嗟夫。吾英數百年以往之所爲。其有害於民德已不細矣。乃忍助之爲虐。使火益烈而水益深也耶。此不佞所爲不容已於曉曉也。

以如下言不  
知此例則  
所爲實且  
無益遂且  
生害所行  
英國之政  
制教

吾英之民。號無遠慮。未嘗於豐稔之日。計儉歉之時。雖多與庸。亦盡於數日之舖饌。前篇記某公司。冀勤者之積財爲股東。而其股逾時無一售者。可知小民之不自謀。雖在上急爲之謀。爲無益矣。人謂盡當前之慾樂。不顧後日之飢寒者。英民之性習蓋爾。與大陸之民絕異者也。彼以爲根於種性。則不知英與大陸諸民爲同種。那威之民。以儉約慮遠。見稱史家。與吾民非異種也。丹麥之人。最善積畜。德和氏謂英民所得力庸。以資生不足者。荷蘭之民。守之可以致富。乃至今世之日耳曼。尤爲彰明較著。而美洲之人。亦謂德人至彼。皆勤苦力作。衣食樸約。以此常傾英之傭民。卽在本英。試觀德之商賈。虛至寶歸。而富貴之家。喜雇德僕。則知條頓種人。不盡若吾民之短於自束明矣。謂諾曼德之餘風固如此乎。則彼諾之種人在洲中者。率皆善於治生者也。然則吾英小民。所爲好樂而荒。無旦夕之慮者。果何由而臻此。求其故於遠因之中。固無有也。苟求之於近因。將隨在而可見。蓋英民之所以未能遠謀。

不治恆產。以養之之道。有以馭之。使必至於如此也。今夫民之所以兢業自持。而不敢放縱者。知自作之孽。將不可追。而莫之哀也。乃國家爲之法令焉。使放縱者咸無慮此。而自作之孽。果可追也。則彼何爲而不遂。遂然。民之勤謹者。計其後效。且不若不勤不謹者之所收也。則顛蒙之徒。又何事而自苦。又况以今之法。養今之民。彼儉謹者。不僅無得已也。且有後罰。恆卽以其勤奮之故。上知其能。自立自養也。乃常使之出算。以贍。皆。窳。偷。惰。之。民。脫。不。出。算。則加以不仁之號。籍其貨。賄而奪其生計之所資。乃至己與己之妻孥。必相率以入於貧籍。其禍始已然。則謂國家以法禁民。自立可耳。自愛潔清之民婦。卒卒然不待獎勵。力作自活矣。而倚市之娼。則月有貧糧。以長養其夜合之子女。甚且有人焉。以其孽之多。而富於得算也。則覲其利而娶之。然則謂國家以法導女子之無良。不貞可耳。夫如是。吾英之小民。累世以來。凡不爲姦欺。常求自立。計力量財。而後嫁娶。仰事俯畜。不累他人者。皆以算。類。政。苛。之。故。其。勢。常。處。於。不。足。而。無。以。蕃。孳。其。子。孫。乃。放。僻。邪。侈。敢。爲。譁。張。以。罔。其。上。者。轉。優。游。有。餘。衍。其。種。嗣。使。天。演。之。例。而。信。乎。則。國。家。之。所。以。爲。人。擇。者。固。常。在。此。而。不。在。彼。又。何。怪。民。之。無。良。未。能。遠。謀。不。治。恆。產。者。之。日。衆。也。今。使。有。人。焉。於。此。其。爲。牧。畜。之。業。也。馬。則。擇。其。性。之。不。馴。狗。則。取。其。性。之。不。慧。而。孳。乳。之。如。是。數。十。代。矣。乃。一。旦。惡。其。馬。之。踣。弛。狗。之。冥。頑。也。雖。

塗之人猶笑之。至於民則以爲獨不然。

若前之所爲其害已如此矣。乃今所以害之者。將又闢一途焉。今夫民之所以不敢恣睢而必謹身節用者。以後災之酷舍一身之外莫與當也。乃前之爲國者。竭其心力。必使不肖者無後災之可虞。則彼何憚而不自恣民之謹於嫁娶力不能辦。飲食教誨之事。則不敢苟合者。知育子閔斯其責無所旁貸故也。乃今之言教育者。又取之而代其責焉。則民又何爲而不苟合國。何爲而不過庶乎。明者憂休盛之不可以長也。方日討國人而告之以民生之不易。戒鹵莽之胥合而爲人父母之責爲綦鉅也。乃今以上之所爲。彼方謂養蒙課幼。乃通國之公事。而與爲之父母者爲無與也。此其教慈教孝之道。居何等乎。出財以立義塾。是民有子而不自顧復。而轉於他人之子弟。有教育之責焉。是何其說之迂而難也。甲而生子。子之壯。羸賢不肖於甲無與也。而乙丙丁戊之遺體。其養與教。轉爲其義務。惟乙與丙。其忘己爲人。莫不如此計。一民之所出其名爲賦稅算捐資以爲學校之費。以教育他人之子。姓者常六七倍其課子之束脩。而有餘。持此以與前四十年者較。則知民出此算之日多。其所以待己子者。卽由此日微。日忘可也。通國之意。皆以謂民之所以無良而刑罰衆者。乃社會之溺其天職。羣喙一辭。若樹義至堅而無可疑也者。或又謂欲民品之日上。不獨智育。卽其體育。

不可不圖。是故衣被哺乳亦將爲一羣之公職。其見諸施行者則有蒙學養孩之政。蓋第一說既立則充類至義必終於此。雖欲中輟不可得矣。由是沿流忘反而至奇之說生焉。曰男女之合隨其所欲。至其生子自有他人爲教養也。

嗟乎。使爲國家者。以是爲明民進化之圖。非所謂爲者敗之也耶。夫任自然之所爲。民欲無爲其遠慮而不可。乃前者旣以術道其自致之災。而民以此偷矣。今者又以術去其應盡之責。則民由此而愈偷。民偷而欲其治之休。其化之進。有是理乎。每見下品羣生。至於育子之時。則其精神大奮。其用力也常毅而有恒。其智力襟靈亦當是時。其靡厲爲最。至方其恩勤育子也。若忘其身。而機牙四應。故凡諸蟲之靈性。皆於爲母之時爲最高。而在他時不能。至於人何爲獨不然。游蕩之夫。往往以諸兒之待哺。而篤於生業。妖冶任情之女子。至於爲母。而至性遂深。其始雖日誠之不能得也。是故激發民良之功。莫捷於爲父母。其克己其敏事。其圖將來皆緣其愛子之情。而遂擊其摩鍊德性也。蓋時使之棄當前之可欣。以爲其所生。謀久遠。然則滅其自利之私。而趨於利他之仁者。必自慈幼始矣。乃今國家取人人燕翼之天責。而爲之代謀。是於演進民德之道爲不合。奚待再計乎。社會童蒙所受益者。極其量不外識字知書已耳。而長者摩鍊德性之具。從以大衰。吾未見所得之果償所失也。

今夫講教育之業。而以文藝多聞爲重。謹身篤行爲輕者。此非狂夫不爲此說也。有工傭小民於此。其不識字固也。然而勤謹節儉。無姦偷泄洩之行。又一屠沽賈豎於此。已受學矣。而爲講張背約束。博弈好飲。而忘其家人之擇於斯二者。不待其辭之卒也。卽至中產世業之家。甲之文采炳然。而放蕩僭奢。靡所不至。乙則愚魯醜謹。不輕然諾。而知爲後嗣貽謀。不使長而爲親朋之累。是二者於羣爲孰利。又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自其實事而言之。則人人皆知所決擇。獨至造論。則雖至近之理。有不知。夫國之所以重教育者。非以民行風俗爲第一義乎。求風俗之美。不當徒求諸文算輿地中也。

總之。不佞於此。非謂民智不宜開。而民愚之不足以病國也。特所欲爲國人正告者。當知羣之衰盛。視國民性習之何如。而性習之何如。視體合於所遭之外緣奚若。故情之時動者。將以其數動而益深情之莫感者。將以其無感而遂伏。上果欲民德之厚。風俗之美。而國從以休歟。徒日討而告之以嘉言無益也。治其術智。俾之多聞。瘡無益也。束之於國民之所當爲。而時有以激發其德心。而懲瘠其忿慾其道。又何從乎。在使民常莫道其自作之孽。而常能享其自求之福。此天演所以陶進庶類者也。而國家明民進化之術。亦法天之所爲而已矣。猶有一事。其理亦根諸心學。而爲今日操國論者所不可不知。則男女之知識性情。雖同處

國者宜知  
男女性情  
所由演成  
之異是亦  
心學之一  
例也則女  
權之說宜  
慎其所發

一羣之中。所由於天演者各異。婦人之與男子。羣職雖殊。而爲羣之么匿一也。同爲么匿。故以其性品之高下。而本羣之形制事業影響焉。是故男女心德之同異。爲治羣學者所不可以不明。使其同歟。則雖畀女子以甚重之治權。其得效與男子當不甚異也。使其不同。則一羣之治。女權重者。其收效自與男子之爲政懸殊。

乃自心學公例言之。男女心德之異。猶其形體之不同也。今夫天之造物也。其大用在於生。生。男女形體之不同。以所以爲生者異職也。故其心德之相去。亦緣於傳種保赤之殊功。彼謂父母天職雖判。而男女心德不緣之而分者。則天演體合大例。所謂用異體殊者。將從此而破。有是理歟。

以爲母與爲父之不同。故女子心德。所與男子絕殊者有二。其一同物矣。而度數殊。其一則天演異施。絕不同物。此男女天賦品數各殊者也。則先言其異於度數者。男子之長成而極也遲。女子之長成而極也早。其故無他。所以節其形長之力。以供生子之劬已耳。男子形幹之進長也。少之時。其翕以合質者。尙有餘於闢。以出力者。惟其有餘。故長而未已。至於二者勢均。斯爲長成而極。惟女子不然。其長成而極之時。其所收於外。以爲養者。尙有餘於其所費也。然惟其形極而養有餘。故克分之。以爲遺體。不然。則生生之機。雖絕可也。此所以女子

笄年。先於男子之丁壯。而男女軀幹之異。亦基於斯。男子筋韌而肢強。女子膚曼而未弱。則用力趨事。積形待分之不同也。且女子之呼吸也微。而十二時所吐之炭酸較寡。於利用孕育之年尤著。此以見其消耗之不殷。而消耗不殷。卽由呈力之寡故也。手足掣纖。腦海窳。髓故以器小速成之故。女子心德所遜於男子者。厥有二端。其心量所涵不及男子之廣大。雄碩一也。情感理想心之二用。乃天演最後之結果。其在女常絀於在男二也。若夫卽異見同。籀繹會通。謂之玄識。而公平之義尤爲玄識之最高人。必有此而後發言制行。不以一己之所親疏愛惡而紊其經於此。則女德之遜於男。滋益遠矣。

自注云。此理必察之同羣並世之男女而後實。若取文明之女。以與野蠻之男較。非吾例矣。凡比擬心德。必於其倫。如女之人傑。必與男之人傑較。女之常倫。必與男之常倫較。今之操論者。於此往往昧之。

右之所言。乃同物而異於度數者。雖後之優劣。若著於品格之間。顧其異則根於度數而起。請今更言男女心德品格之異。是異也。亦起於夫婦對待。父母道殊。夫匹夫匹婦之於育子也。其用愛同。其所以愛異。其同者以其子穉弱。而用愛彌深也。顧爲母者之於其子也。其愛情所發。卽在其子之穉弱而需保持。用情至純。而無所雜。至於爲父。稍稍雜矣。蓋男子之情。

其一家之衆。凡有待於己之顧復者。莫不哀憐。不獨以穉弱之雛而後用也。然惟婦人之特性如是。故其能事於保赤育子爲最宜。其感通速。其防護周。故婦人之於存種也。於心德有特性。於形才有特能。二者合而生生之事大備。此其無可致疑者也。顧婦人之在羣。其所爲不僅存種已也。而皆受其特性特能之影響。

此婦德本於母子之倫而異者也。尙有牽於夫婦之倫而異者。又可言也。今夫陽強而陰弱。自有人類以還。爲草昧。爲文明。無間羣演淺深。莫不如是也。以其一強而一弱。而二者又常爲其最親。故婦德又有獨深之天演。草昧之時。物競最烈。種族鬪進。宜者乃存於此之時。彼不至蕩然無遺。而猶有以傳其後嗣者。不僅壯佼強毅已也。必其侵侮不仁。而深於自爲者。然則彼經物競之烈而猶存。以爲此日文明之祖者。皆虎狼之民也。其虎狼之性質彌著。其於此時之物競尤宜。而所謂婦人者。則虎狼之妻妾也。彼男子之以強而存固然。而此時之女子。則雖弱而亦存。是之存也。必有其所以存之故。取其可見之德而僂之。則其能爲容悅一也。夫能爲容悅者。必其好人悅己者也。當此之時。身爲待命虎狼之女子。其能自存而傳其種姓者。必其最善容悅者。又無疑也。夫種姓之大例。女質傳女。男質傳男。由是而累世焉。則女性以成愛好。天然善爲容悅。固其所耳。深於匿情。次也。身爲不仁豪暴者之妻妾。其常

有終風之傷固矣。使顯示其怨尤焉。將不見容而蔑以自存。故婦人匿情過於男子者。亦物競天擇之事。有以使然也。工於言語三也。此雖不若容悅之常。然與不仁粗鹵者。居往往藉詞。令以自衛。否則躬且不閱。而所生亦危。乃至孕育蕃多。滋以寡矣。其最後所演。則警敏而善窺人意。四也。蓋當狃榛之日。以弱女而待暴夫。男子之舞蹈歌呼。下至一嘖一笑。皆中情所發。而其身之苦樂存亡。繫之使其機警。前知則常有以爲先事之救。而不至於終凶。假其不能。則無由免。是故以其習之無間。而又以此邀天擇也。數千萬年之後。乃合而演爲女德。如今每觀近世尋常女子。善揣人情。得其笑貌音容。卽知感情爲何者。習者不自知其所由然。獨至有時。雜以鈎距之方。微析之術。則其事愈神。可以爲心學之釋例。卽今吾國有女。以此知名。論者謂其能事。卽在婦人爲僅見。男子無其儔也。夫女子心德之特別如此。大抵由於隆古之世。所與男子交接。以爭存之功用。而演成者。然不佞非曰。此其特性。獨鍾於女子也。蓋男子亦有強弱之分。強者任力而有餘。無所事此。脫其弱而不足。則其自存之術。乃與女子同科。始以此存。終以此演。一耳。獨是男子之用前術而存者。十之二三。至於婦人。幾盡用此。其在家然也。而出門尤亟。生學種業。牝牡分傳。其代趨微而積久著。此所以前者所數之心德。雖間見於男子。而獨深於婦人。

右所言之婦性。所由於爲母爲婦而演者。此外尙有起於男女相悅之常。而其究亦爲全羣之利害。此其演進又可言也。夫女子之於丈夫。常慕其有剛德者。常趣於能自立而有護者。是其用情亦關於一種之強弱。向使其用情反此。而惟怯懦文弱者之求。將其種之弱者。蕃而強者。漸滅。如是而累葉。其存於物競之後者。不其寡歟。是故東方有羣。其胥合或不由女子之自擇。或係虜略賣。或由父母之命。而以爲禮經。固無論矣。逮此數俗者除。而女子享擇對自由之幸福。當此之時。使所慕不同。其能蕃育子姓。而所生無夭瘥之患者。必樂附於身。強志勇。能保妻子之男者。也。彼以儒緩爲可悅。怯憚爲易親。卽幸生兒。將幼則寡怙。長難爭存。又可識也。故惟女子所重在剛德。而其種以強。往嘗觀吾歐婦人。甯受笞僞。而委身於強有力之桀夫。不願日得嗅咻。而託芘於怯弱之良士。蓋其演成之性。固如此。而不知者。且以爲可怪也。且女子之傾倒權力也。其始不過以之擇對相攸而已。浸假則此情見之。凡事焉。如宗教。如政治。其嚴神畏威。大抵過男子。蓋神力大勢。震撼嚴格。此宗教之感情也。而於女子爲尤。至故希臘舊史。其婦人信教最深。前公使阿爾各國駐日本亦謂遊東方祠廟。見婦孺羅拜頂禮。所在皆是。至於男子。來者甚稀。且什八九皆鄉愚小民。而尊貴尤寡。印度雅覺。訥特大會。每歲聚者數萬人。記者謂六之五。抑十之九。皆婦女也。什吉思多神之教。亦行於女

子爲多。羅馬舊教所行諸國，與北方新教見象亦然。世多謂女子畏神，由於教育，不知其根諸演成之性，所由來至深遠也。乃至政治之間，女子之尊尙勢力，崇拜威權，其情常過男子，亦由是耳。

由前而論，則女子心德之演成，所可卽因而求其果者，以生生天職之不同，其心德之異，猶其形體之異，一也。以配偶之對待，而剛柔以殊，二也。故使外緣不變，則男女心德相差，雖至今不異於古所云可也。獨以外緣降異，而女子心德之品量，亦以體合而遂殊。古者以男德之剛戾，而女德之詭隨從之，可知羣演漸深之時，男德異於其初，女德將與俱化，而二者剛柔之差，當不如其相遠也。其所恃以居蠻野之羣，得自保而無至於尅滅者，如是種性，其變當最先。其次則慕悅權力，雖不減乎其初，而形下之筋力，與一切粗獷之心德，宜不爲所傾倒。而女子所心醉而神往者，轉在富貴尊顯間矣。幸輓近歐洲諸邦，莫不重女子之教育，使其幼學篤志，而形氣不緣之而損傷，則男女心德，亦有日趨於平之可望。蓋生學天演公例，么匿自存之能力，與拓都自存之能力，爲反比例。羣強則民生舒也。故世界文明，則女子成長之年格漸高，知識之開通漸緩。由此男女神識情想相去之差，亦當日減。

然此皆將來之設想，而非當前之見象也。居今而操政論，則當知男女情識之本殊。此雖無

關宏旨。然所係於羣變者甚深。不可以不察也。姑依前序而言之。則矜憐。煢獨之仁。女子常較男子爲偏。至緣其所愛。以及其所不愛。而公平之立識。又演而未深。故丈夫之制行也。常先義而後仁。女子之用心也。常多仁而少義。有求女子之援助。但動其哀閔之情。足矣。與之斷斷持公道。固無益也。

前篇謂民雖自奮手足心思之勤。以得其所應享。而國家轉悠然忽之。苟未至於甚損。終未暇爲道地也。而至流離瑣尾。第使有以動其哀憐。則其受恤也。常過於其直。雖爲其人自作之孽。不暇察也。此其遠天演之理。終以害羣。男子所爲。已可議矣。彼女子者。乃尤甚焉。是故婦人之仁。古今同訾。何則。以不察所施之當否。但以求援之殷。無依之苦。爲施惠之淺深故也。且婦人之理想也。常篤於著相。短於通會。察於近習。遺於疏遠。故與言專指之人物。切近之因果。猶能與也。通而論之。原變於遠。因極效於遠。果則以其理之繁。且紆。非其心量所能概矣。此不必驗之於廣且大者也。觀於一家之中。夫已可見。爲母者之於兒女也。所急而圖者。目前之苦樂已耳。至於慮其少成。端其趨習。則嚴君之事。非慈母之所能也。夫如是之心。習而使之參一羣之政治。彼將本其所以爲家者。以爲國焉。用其所施於子女者。而施之於庶民焉。心德之差。於此乃乘而滋大。則害羣必矣。且以女子嚴神畏威之常。過於男子也。故

於國家一切制度亦常以此行之而有時而過政教二物舊者益尊物之由來甚久而法相莊嚴者最易起婦人之敬信懷疑刺譏證論平反非其事矣是故女權甚張之國其持論設心常以存綱紀別等威爲主義卽至行之而過侵損自由非所慮及其言治也意常存於目前可收之近利故轉喜法禁之滋彰懸有形之治於心目之間雖他日末流之弊至於舉手觸禁民生無慘非其識之所及矣惟其敬上嚴威之情過於男子故保愛自由之意必不及之夫吾所謂自由者非獨其名已也乃民生所享真實之利益國必有此而後民得各奮其能以自求多福於物競之難謹以庶幾可幸於天擇苟於羣無所侵損則無人所得沮遏者也。

是故女德爲羣演中用事之一物所關綦鉅爲言治者所不可不嚴自古至今無論羣演淺深女德皆爲強弱進退之所繫乃至近世歐洲之羣制則所繫尤深夫女德之於羣治其用事有徑者有紆者蓋道民之事政刑宗教二者其最鉅者也而二者之外則有禮俗羣之禮俗主於婦人者過於男子卽政刑宗教所爲黨分派別羣之女子必有輔翼附合之能力而輕重左右從之此於宗教尤明皆女子用事於羣所徑而可見者也男子之思理感情酌盈劑虛其權常操於女子其少也以母氏之教爲先入其長也出言制行其受範於女子尤深

或由乎其所心知。或動乎其不自知。此則女德用事於羣之紆而可見者也。然則一羣女德之隆污。國俗民風。無往不爲所陶鑄。使女子之權力。於吾羣而日恢。將爲吾羣之福乎。抑爲吾羣之禍乎。此誠微妙精深。非不佞此書所能奉其大對。今所欲與學者共明者。在羣學之精。非遠於心學者不能與。而男女心德之所由異。與其異之居於何等。皆當於心學焉以求之。庶幾脫有變古之事。行於此時。而吾黨能灼然於其吉凶得失也。

右所以爲述神之篇者具如此。夫述神非他。謂必取心神之起滅變化。而通其所以然。夫而後於羣之進退盛衰有可論也。雖所言迤及於數端。然吾意乃存於廣喻。縱一時聚訟。不必以鄙言而息於大義。固無傷也。嗟夫。一國通人。方且爭言教育。欲循羅馬舊教之餘風。責舉國之童蒙。咸使就塾。違者且罪其二親矣。則不佞於此。雖有異同。未必聞者遂以吾言革其道也。彼方以開淪民智爲進化之全功。則僕雖謂其事將使民忘鞠子之天責。棄身教之義方。而民德因以趨薄。亦未必芻蕘之言。遂爲從政者之所采也。舉國方欲畀婦女以政權。使輕重大殊於古昔矣。則僕雖有心德不同之說。而望持前議者之迴翔審顧。難哉。雖然。使議者於不佞之前數說。舉不謂然。顧於是篇述神之旨。所謂羣學必以心學爲始基者。當猶有合也。今無論獨治思理。於感情行誼有無變化。無論民德隆污。於羣境外緣有無體合。亦無

論男女心德。其受範於羣演者。有無異同。顧之數者。皆心學之問題。而必求於心神之公例。則灼灼然無可議也。假有人以是爲不然。則將謂述神觀心之道。本無待於內外籀之眞術。不資實測推證試驗之煩。而庸俗所爲。疏漏叢睦者。反有當也。則不佞之說。安往而不左。

觀世俗之謬論。一若謂察一羣之變態。無待於分觀民行矣。愈無待於深勘其制行之感情。思理。而詳論其所以然。此其謬妄。不必深於羣學而後知也。明於世事人情者。猶識之。今夫事變呈於一羣之中。必非無因而偶至也。其所由起者。或發於一人之私。或成於無數人之合。或合矣而有權利是非。與所合者之權利是非殊趣。同者相感。異者相攻。以其相攻。遂形其不相得。而一羣事變。乃紛如也。變所由起。恆出於感情。而思理者。乃爲之嚮導。是故捨國民之方寸。取其用事之心德。會其能所。合而論之。則羣之現象。將無一事之可知。而昧者或歸之於氣運。此三古之世。所以多災異。禳祥之說也。然則心學不明。將羣學無因果之可論。彼謂治平之術。無事於心性之空虛者。直無異言。兩間諸境。皆有因果相承。事資討論。獨人羣之變。其來無端。而人心之相感於言行。爲無涉也可乎哉。

成章第十六

不佞之著是編。非以言羣學也。提要發凡。言所以治其學之方而已。顧言其方矣。往往連類

而及其學。設閱者以此相稽。不佞無以自解也。雖前輩著書。以論一學之治法者衆。彼於本科之學。皆不能不連類而屢及之。此如言治天學。於歌白尼之日局論。於奈端通攝力說。二者之虛實關係。與其所以通此理造此術之由。皆不能無所發明。而議者無由病其逆節。蓋使莫之及。則無以爲書。就令能之。而書成於學者未必果有餉也。言羣學治法。何獨不然。設著者於本科公例無所發明。則其書可以不作。既作而默爾。其無益於承學者。又可知也。故是書言討論羣學之方。則首以天演爲宗旨。蓋羣者天演最繁之物也。使天演之旨而有合。則於前人監臨降觀。昊天且明。與乎聖賢經世宰物之說。勢不得以不分馳。蓋彼方謂種族家國盛衰興亡。一切皆本於天意。謹案中國所謂天字乃名學所謂歧義之名最病思理所爲作而有因果之形氣雖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適偶西文各有異字而中國常語皆謂抑之天如此皆天意天字則第一義也天演天字則第三義也皆絕不相謀必不可混者也抑名世應運者之所經綸。則其仰觀俯察。所取一羣事變而論之也。自與天演之說大有異。何則。天演者因果相承。質力交推。自古至今。有生長發達萎病老死之可言者也。彼所謂偶。此所謂常。彼謂無例之可言。此謂有大通之公例。夫既無例。則無因果之可尋。而此則莫不有因。莫不有果。且有遠因遠果。衆因雜果焉。其爲不同如此。故今言治之異。若占驗之異於今之律歷。黃白之異於今之化學。眞無往而不徑庭者也。

全書於一羣之見象也。無間爲並著。爲相承。其有因果可言。與格物家形氣之見象無少異。顧此主義。非意有所尙。抑臆造鈞奇而取之也。當其發端。固先取其所據依者。而徵驗深考。其真妄矣。卽彼以謂生民事變。造化於此。能別有安排措注。不若尋常形氣之變。故言羣之道。宜與格物殊科。然觀所言。彼又未嘗不自亂其例。且審而論之。卽人功持世之說。亦未見其能自圓也。蓋二家之論。皆出於稚羣思想之常然。根於淺演。而莫由自拔。然主張其說者。又不能不資因果。以解羣中之見象。夫旣言因果矣。則必有公例。而順數逆推之事起矣。則謂言羣與格物殊科。而羣理不可以爲科學者。其義果何屬耶。

自關羣學之說。而見羣之可以爲學。此從資之說。而得理者也。更自主羣學者。而見羣之必有學。此以正之說。而得理者也。凡物之散者爲么匿。其聚者爲拓都。而拓都之性情品色。皆可從其么匿之性情品色而斷之。是故執因求果。民羣亦然。使元。元。性。品。爲。所。既。知。則。所。成。社。會。之。強。弱。文。野。可。以。坐。論。蓋。內。之。民。德。合。之。天。時。地。勢。鄰。封。外。交。與。一。切。所。遭。之。外。緣。將。其。國。之。形。神。十。八。九。得。也。且。時。俗。謂。羣。無。學。者。以。不。知。吾。學。之。果。何。事。耳。譬。之。以。一。人。之。生。世。其。壯。羸。愚。智。所。本。諸。種。業。形。幹。爲。演。進。者。生。學。之。所。有。事。也。至。於。傳。狀。年。譜。所。言。出。於。遭。遇。之。觸。偶。者。史。家。之。所。有。事。也。生。學。之。事。可。以。前。知。史。家。之。載。難。以。逆。覩。羣。學。之。於。國。種。

也。將猶生學之於人生。卽其形制事功。課其前途。若夫離合紛紜。凡史氏所執簡以從者。固羣學之所不事者也。知羣學之所事矣。則古今所有之國種民羣。相其文野之度。而比例參伍之。卽異觀同。見其會通。而羣學之例乃立。且其學尙有大且遠者。羣之演進也。始於質簡。終於文繁。法制旣立。而聲明文物之差等從之。依乎吾例。則民生大休。違乎吾例。則國種可滅。然則吾學所治。方之史家政科之所斤斤逐逐者。其本末鉅細之判。又何如乎。

右所舉者。吾書之前三篇所言是已。至於四篇以降。則所論者皆此學之所以難。今夫卽物窮理之功。皆所窮者物之理。而能窮者吾之心。是能所判。然爲二者也。獨至觀羣。而能所之分混焉。吾所觀者。雖羣之拓都。而能觀之。吾心卽爲是羣之么。匿故曰。能所混也。夫窮理之所以精者。以窮者鑒空衡平。無所偏倚故也。其所以無偏倚者。以所籀之公例。其利害是非。或彼或此。於窮者爲無涉也。乃今窮理之家。固國民也。吾方託命於此羣。受治乎其憲章。龔磨乎於其事業。無所逃於其情感。猶呼吸者之於空氣也。不能外之以爲生。養猶游泳者之於清波也。旁觀則易明。入局則自昧。此其難治。惟羣學爲有之。此羣學所以爲最後之科也歟。

然此猶言乎其大凡也。而尙有其特別者。特別之難。有自所治之物理而言者。有自能治之

心德而言者。自於物而言之。則紀載傳聞之多不詳實也。夫傳聞始於目擊。而目擊者不必皆有道知言之徒。則其訛謬。或得之以輕心。或成之於迷惑。或雜之以己私。證故不同。而其言皆不可以盡信。夫觀物得情。非常智者之所能辦也。藉非通理知微之士。持之以惺惺之心。則其於事實也。必取其見之所易合。而失其情之所難知。雖所棄者倍蓰於所取。而其心終未嘗以一悟也。又不幸羣學所徵。常非一物一事所能盡也。必積其甚多之陳迹。錯綜參伍。而後得其真。此其理之所以滋難也。譬如第五篇所指。其難有著於地之隔者。有著於時之睽者。上下數千年。縱橫四五洲。皆賴吾心之方寸。於剎那之頃。有以攝收之。心量若茲。宜其甚寡。此其難之存於外物者也。若夫心量之不及。尤難言己人類之觀物也。舍一己。則無以爲推。是故先民有曰。人者宇宙之衡尺也。凡異時異地之羣變。彼皆以己之所有者爲推。一概相量。凡古人之思理。直無異於今人之思理也。凡後世之感情。將無間於此時之感情也。此雖不得已之所爲。然而不能盡合必矣。且理本繁也。而吾心之機簡。則無以相函矣。化無滯也。而吾心之境拘。則無以相得矣。此皆自其思理言之也。不甯惟是。有感情焉。有所恐怖。有所睇冀。則所信者皆偏著矣。有所欣悅。有所忿懣。斯所持者皆失平矣。惡之則忘其可恕。聳之則畧其不仁。方其昧所得於天之分也。則欲奮區區之知。謂公例爲有所不行。及其

習於受治積威之常也。則貢其款款之忠。以議院爲無所不可。總之心習既具。欲以與於羣理之眞難矣。

前數篇於羣學之所爲難治。雖分能所二者論之。顧所及者不過其大概。而人心偏蔽。常隨所處而各有不同。非分而指之不能細也。今夫學者所以愈愚。然而以陶成者之各異術也。則黨同妬眞。而人心之爲蔽滋錮。吾國教育之事不一塗。而總其宏綱。不外自利利他二宗教已耳。夫生而有羣。二者之教。誠皆不可以已。獨持其義者有偏至焉。則無往而不齟齬。卽自一羣言之。專於一偏者。未必所謂利者之果利也。爲發其蔽。而求其所折中者。此第八篇學說之說也。民生莫不有託。地著以降。則國尙焉。榮譽之民族。未有不知愛其國者也。顧往往以愛之之甚。而其識以蒙。無以爲羣事之斷審。顛倒謬誤。則害隨之。一二特識之士。知破其拘攣。以觀於廣大之域矣。而無如矯枉者常過其直。則眞理亦以不明焉。此第九篇所謂國拘者也。民之以國拘也。無他。私之而已。此固國之所恃以爲存。而過之又未嘗不害。且使以私之而拘。則拘者不獨國也。蓋民生於羣。通功旣興。流品斯別。勞心勞力其大分也。而分之中又有分焉。生之所資。皆足繫溺。溺故物論不齊。而羣理滋蔽。此第十篇所指之流梏也。羣必有政。以是非之不可以一概也。而政論分焉。仇異黨同。若不自覺。以此爲學。欲得眞理。

難矣。然黨論爲國者之所不諱。且以彌縫匡救。而得其物之利者有之。故即有其蔽。見之無難。獨有其一。爲政家之所同。而其病於羣學爲尤深者。徒知主治者之爲變。因而不知受治者之爲國命。治亂興衰之故。求之於憲章法令者多。而察之於民品風俗者少。其違在宥之戒。代大匠斲。而爲者敗之。此則第十一篇所指之政惑也。雖然。政如是矣。教亦有焉。蓋羣無論天演之淺深。國無分民智之高下。而化之不可思議者。可推之彌遠。而不可以終祛。故文野雖殊。宗教自在。而其爲民義之蔽也亦同。聽神之國。其權是非而衡失得也。輒以合於宗教之律令爲先。而其係於民生之利病者爲後。甚則錯迕衝突。而二義相滅焉。故宗教之去真彌遠。其政令之病民滋深。洎夫民智開而教力減。勢非改革。不足自存。此宗教革命之所以著於歷史也。雖然。宗教者明民所不可一日無者也。昧者徒見其害。不見其利。輒緣其罪而泯其功。於是立爲人道宗教之說。則又不審理實。蔽於卑近。而非考治羣學者之用心矣。此第十二篇之所以終以教辟也。

夫既知其難。而具其詳畧如此。則所以勉爲其難。而務遵其術者。有可言矣。此前三篇之所覩縷。而宜無待於複陳。約其大要。則治名數之立科。所以習吾心於不通常然之理證也。次則質方之開科。所以狃吾思於一切可求之因果也。又次則天地人物之著科。自其散著以

以下言此  
科新立必  
不爲流俗  
之所喜然  
作者所期  
於世人本  
未嘗厚

悟其會通。自其用事。以求其合體。夫如是。庶使吾心知理證因果之符矣。而復有以與於悠久繁賾。蕃變消息之微。而可以破一切之拘虛固習。篤時之爲害。其於言羣變也。尙庶幾可以寡過矣乎。雖然。此猶是人格普通之學業。而未與於羣學專家之業也。欲爲是專家之業者。不可以不知生理。則生學尙矣。尤不可以不知人心之體用也。故心學重焉。蓋欲於一羣之變態。而識其因果之始終。不可以不盡人之性也。不喻心學之公例者。其於人性也必膚。而不明生理之公例者。其於心理亦僅矣。且欲明人類之生理者。非於動植生理。嘗治其全。亦無濟耳。此吾是書所以終於憲生與述神也。

治羣學之方具如此。始言羣理之必可爲科學。繼言其學之難爲。終論所以爲之之基礎。雖然。繼自今。使吾學果得爲專科。世之論政言治者。其有念真理之難知。蔽明者之甚。衆小心熟慮而鄭重出之者。歟。其有本吾斯未信之心。博訪周咨。使所知所能與所爲之事。相副者。歟。其有建一策出一謀。而知中者一塗。誤者千術。翼翼然恐所學之不足。心習之不衷。抑以外境所遇之不齊。而此心有不得其正者。歟。凡此皆不佞所不敢知。而其所自知者。僅一事焉。曰。吾所期於世人者。未嘗厚耳。夫天演之行也。無論人所居之任何羣。羣所當之任何世。其中政制事功。與其所由出之人心。思理感情。皆有所受範。而絕非偶形者也。使是思理感

情者與其羣天演之度數不相合。或與其所遭之外緣甚睽。其能幸於天擇而有立於其羣者。蓋無有也。有之則天演之書皆可廢。故一羣之風俗人心實與其時之形制相表裏。有參差而無相絕者也。且夫羣變之殷莫若革命矣。顧其成者必其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當此之時橫議蠶起。處士私家之言特著其變之已形。而舊制之不可以無損益。故善治方將之國。其爲政也若鶉鳥之於孺子焉。踐踐然而飛。卑者高之遠者邇之。雖不可以卒獲而未嘗或至於相失。使竟棄也。方其羣之進行。民之品固時變矣。變至則其制從之。故雖有所齟齬。其爲勢常甚偏。其爲時常甚暫。無橫決土崩之憂。蓋其演也而非其渙也。夫演而不渙者。其羣之風俗人心未有不與其形制相得者矣。得者而欲以區區一人之言使民之爲慮。遂大易夫其初者必無是也。故曰吾所期於世人者未嘗厚也。

雖然使不佞一無所期於世人。則是書可以不作。是用竊有冀焉。意或者廷議洵洵之時。其有人焉。舉然以思。知其心之所信者。大抵皆遭遇事勢外緣會合之所成。考之眞理。未必遂實。卽實矣。而其義又未必盡比附也。知彼之所見聞所悻悻然執之以爲天經地義之弗可畔者。要皆囿於方隅。覩於旦暮之結果。卽所謂一心之權衡所在。在反之方寸而安者。亦已陶鑄於學術國土執業門戶宗教以成之。至夫回觀他人。則以陶鑄之不齊。其所謂一心之

權衡與方寸之所安。又異所執。以爲經義者。大殊則宜知物論之難齊。而是非之生於彼此。夫何必張咫尺之義。遂曰尊所聞而高明乎。使讀者於此而有得也。則不佞是書。或有當於母固母必之義。尙庶幾持論者。廓其宏納之虛懷。而以受他山之攻玉。其尤要者。能爲持重詳審。而無貽鹵莽滅裂之後。蓄也。

人之智慮。最爲不同。卽如羣學。或以爲有是學。或以爲無是學。且不僅以爲無是學。一以爲罔民。一以爲褻天。夫苟褻天而罔民。則不佞是書。庸有當乎。竊嘗謂今人以此等較繁之見象。爲無學者。猶古人以較簡之見象。爲無學也。故雖以梭格拉第之睿智聰明。而謂天文物理。乃天命之流行。吉凶災祥所垂戒。以區區生人之智。而欲與於此祕者。必病狂不畏天命之徒。而後可使希臘之耆德。而覩今人所論日局諸書。彼將不獨以爲大愚也。且詫爲慢神褻天。而不敢近矣。且此意不徒見之上古而已。降及後葉。討論物理立爲公例者。旣繁有徒矣。而世猶謂安那薩哥拉日行有經諸說。等陽宗於一物。是謂蔑神。加以罪罰。然則其時人心視物理爲何等。可以知矣。

古之人謂無機之物不可條理之。使有定例。乃今人於有機之物亦然。生理民羣。皆從事於有機之物。有官之品者也。吾方以民羣之興壞。一切皆本於自然。而政理之寬猛。國勢之強

弱皆有因果之可論。是故帝心天眷。與一切出王游衍之說。舉無所用於其間。然而說也。自宗教之家觀之。則其心之所感觸。與古希臘之士。見有謂日主非神。特質力推行。同於人間。矢溺者。異而實未嘗異也。則見謂蔑天荒教。而欲加之罪罰。又何疑焉。吾輩所以幸而免者。恃今日言語自由之說勝耳。不然。豈有幸哉。

當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不佞是書之第二篇。初印行於北美之科學月報也。英相葛來斯敦言於衆曰。見本年五月十五號倫敦朝日報余近讀某報論應運生才一事。乃有感焉。凡歷史所記。人事錯

迕之秋。常若有一無形之神力。舉豪傑於稠衆之中。畀之以尊顯之權位。使克成一代之豐功。此不謂之天意焉。殆不可也。乃今某報斥其事爲不盡爾。而又薄其事爲無奇。然無奇矣。以古代物理之未明。而其事之震竦人心。彼蚩蚩者。遂視爲彼蒼所位置。觀其說之不能自圓如此。顧此何等語。乃其下筆持論。夷然若道家言。毫不自知其說之駭俗。則尤足怪也。吾意充某報之說而求之。得毋謂古有一時。民之頑愚。雖靈性僅存。幾不足自別於禽獸。獨於此時。知有天道。迨長夜漫漫。已而忽旦。大慧御世。是名格物。而此格物。與天爭衡。而向所謂天道者。乃滅不見乎。猗歟休哉。吾黨幸生此格物昌期。而悟向所凜凜之天道者。乃大夢也。讀此。則言者之心習可知。顧如此心習。世多有之。不僅葛相一人而已。卽葛所言亦不止此。

可知此等心習既成。必以吾學爲惑世誣民之事。甚或不顧誠詞。與格物之學爲反對。此吾黨所當取以爲戒者也。他日葛相復於物理浦學館對衆言曰。自天演之學興。於是造物之上帝。獲息肩之所矣。亦自萬物有不變之公例。彼鑒觀有赫者。亦從此以無權焉。由此言之。葛之用心。以視希臘古賢。直有過之而無不及。蓋如其言。不獨有機之物。有因果定則之可言者。爲其所惡也。卽以此言無機之變。將亦彼之所不欲聞。希臘古賢。所以謂格物之學爲蔑天者。亦謂由此而造化宰物之權墮耳。今葛相之意。乃正如此。獨不悟使聞者必如此相繩。則可議豈徒天演。卽通攝力與一切形氣。天學之說皆無所逃。彼數百年以往格物之事。每一進步。而恆爲宗教篤舊之家所不容者。其督過亦如是耳。彼葛相寧獨忘之。

案葛來斯敦最信宗教。意以宗教爲地維天柱。非此則人道將廢。而世不知爲何如世也。故於百年來教力之衰。常抱無窮之戚。前事特其一端而已。自斯賓塞指其與格物爲反對。葛頗不自安。復數番致書自解。略謂吾之前言。非與格物爲難也。特以謂宗旨所存。末流多過。譬如自自由之說興。而窮凶之孽。或由此作。卽持干涉之義者。而民直卽俗所謂權利與他書所稱民權或以見侵。設僕云然。未必遂爲自由之反對。抑亦非尙法者之叛徒也。至於天演本宗。僕固未喻。何必爲局外之毀乎。與執事各守封疆可耳。無取爲之角

距也。

雖然不佞於葛相之言。所爲學者舉似者。所以見心習然者。則於羣無可以爲學。何則。今世所稱爲科學者。非多識博聞之謂。必有天序物則。而因果可以相求者也。不甯惟是。將於此見天演之理。有新舊之相推焉。而其物以化。其爲變也。不驟而其生也。以亨。豈惟不驟。夫固有欲驟之。而不可得者也。今夫世法之矛盾者。不一端。而有其一時之利用。用。蛻嬗之世固如此也。譬如一人之制行。彼未嘗不求於事理也。而委於時命者。十五六焉。至於謀國也亦然。曰國運曰天心矣。而其爲政也。又未嘗不知。必有如是之前因。而乃得加彼之後果。夫物理天數。二義本相滅也。而並容於人心。迭出而間用之。斯不亦至異者歟。而究所由然。則亦天演之所爲已耳。往者吾國某王。民所弗愛也。忽有負茲之疾。禱祀與醫藥並殷。及其廖。民會教堂。稱謝上帝矣。而政府又昇醫者以大封。著其勳焉。其爲事正如此。依類爲推。則吾國由來之政令。其用意大抵如葛相矣。以豪傑爲天之所降任。而應運挺生。以事變爲神之所主張。而丁時發見矣。而兩府之議。又蓋必如此。而後得其所祈嚮。不如此。且將有後災。則亦曰理有必至。勢有固然者耳。讀開會之禱詞。則固曰民無能爲。依於神詔矣。而占言從衆之頃。則又若禍胎福基。惟民自立也者。異哉所爲。吾常百思而不得其義也。

以下言新學初立而羣不即受其法不真變者在羣而未必不爲其禍

夫當蛻嬗之秋。民之行事。誠皆如此。其聽神之意。雖不釋於其心。而行事則不必悉委諸天運。然而言學術主義。則其間不可以少假矣。使其論羣變也。非悉本於科學內外籀之所爲。而生理心靈之公例。尙猶有或行或不行者。則其心斷斷乎不可以與於羣學。故不佞前謂是編所言。其能入於人心者。於謂有此學之人。其功已寡。至於謂無此學者。則如水沃石已耳。此新學所以必行之綦久。而後有功用之可言也。

雖然。是新學必歷久而後有功者。未必非吾羣之福也。前謂萬物天演之道。皆以爲變。不驟。而其生以亨。而羣亦如此。一時之思理感情。必與其現行之形制有相得者。否則變生。故無論其羣之民品爲何。如其中制度。必其所以利。亦無論其羣之刑政爲何等。其民之性情智識。必與相需。夫而後力平而勢靜也。以吾國今日之民德如此。乃欲求其思慮感情。同於天演。甚高之度。此不獨物理所甚難。卽其能之。亦未必遂爲福也。是故最優之羣。民之智識。情欲。有其日進者。著之以爲其新矣。而亦有其不渝者。守之以沿其舊。故能保世滋大。而邦以不傾也。今夫吾英。其所以於宇內爲善國。而爲古今他羣所不及者。卽以民之識慮。精進。有以爲其不變。而謀新。而又有其守若詛盟。以保持其見行之政教。與禮俗。彼之力。若足以革命。此之力。若足以起衰。二者並行。以成其駸駸之進。故爲奇也。夫葛相者。以國民之憂樂爲憂。

樂者也。彼以爲崇信宗教之心。所繫於民生國命者絕鉅。又謂其事。人與有責。不可一委於教徒也。則憫然以衛道護法自居。雖循前人之覆轍。有不顧。然而深觀天演之士。乃於此得羣理焉。葛相所持。雖不中理。而民智尙稚之秋。當國者徒欲用其最眞之理解。以方柄而納於圓鑿。其勢亦可以爲大害。知此則葛相之眞出矣。蓋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其法制則良。齟雜陳其事功。則仁暴相半。其宗教則眞妄並行。此雜而不純者。吾英之所有。正如是也。其衝突齟齬。自亂其例。上自國政。下洎學術。所樊然日多者。卽以演進方將。損益之以與時偕行之故。義理法制。古之所謂宜者。乃今以世變之更新。而適形其不合。且是之世變。往往卽爲前時義理法制之所生。特世變矣。而新者未立。舊者仍行。則時形詭靡。設圖新而盡去其舊。又若運會未至。而難調。此所以常沿革。方死方生。孰知此雜而不純。牴牾衝突者。乃爲天演之行之眞相歟。蓋觀諸生物。可以悟己。方一物之長成也。其骨幹功能。未有盡合者也。得其始之骨法。而其形以漸充。及其既充。舊之骨法。乃不可用。必陰更潛革。其生乃舒。是故生之進也。於過去未來之間。以爲其蛻化。惟酌劑其過去未來之間。故其所爲現在。多不盡合也。海濱有蟲。其類曰互。始游於水。繼走於陸。其在水也。食氣以腮。其在陸也。食氣以肺。方其將爲易居也。腮漸廢。肺漸成。於二法之生舉。不甚合也。惟羣之進也亦然。變其刼

奪以爲通功。其性德有廢有成。故於二法之生。亦不皆合。通功之德未純。則劫奪之性。不可以盡廢。向使前蟲。肺未成而或去其腮。則是蟲有死而已矣。故曰是雜而不純。牴牾衝突者。乃天演之行之真相也。

有政治。有宗教。有禮俗。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所欲爲變進。以期於郅治之馨香者。亦衆矣。顧何昧於天演真相者之多也。爲其仁。去其暴。爲其所是。去其所非。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舊法之害。而不知舊法之有利。雖然是偏倚。而無所折中者。其亦生於不得已者耶。民於所生之羣也。夫固各以其所遭。以爲其天職。有其攻者。有其守者。有其毀者。有其成者。方其爲攻也。非以爲所攻者之甚可恨。則其攻也。必不勤。方其爲守也。非見所守者之甚可愛。則其守也。必不力。惟其愛憎之皆過。是以天職之能盡也。故曰民情之偏倚。由於天演之自然。而不能自己也。然不能自己矣。而以爲非過。則又不然也。夫民之所以愚者。無他。游於形氣之中。爲所使而不自知者是已。近者吾英之民智。經數百千年之顛沛拂亂。知人事之不可以一偏勝也。故其爲攻也。誠不若他時他國之洵洵。其爲守也。亦不若他國他時之蹶蹶。顧篤而論之。大害所存。猶是公聽並觀之心德少也。方其以變古進步爲主義也。口有所言。筆有所書。大抵皆舊法之顛謬。民生以之病。國本以之虛。貪饕不仁。其勢若不可以

終日若非取今行之政一洗而空之則其國不可以卒治推其意也一若政之所以荒治之所以不進凡皆當路操政柄者之所爲而吾儕小人治於人者固無責也甲之言曰自某政之行而國爲之大困矣乙之言曰彼持祿保權勢者何嘗恤民瘼乎一倡而萬和終無有人焉知一政之行一令之施固常出於不得已所譏之政害固若此矣而當日者倘無其利則安所舉而行之且大弊之興也非必以當路之私而致其如此也上之與下交有責焉其端由於一國之民品惟具瞻之師尹與詛言之黎庶皆辟夫而後其禍成而不可救耳使非其民之無良則所謂無道之朝廷何由得一羣之歸往乎必其國能出不義之人夫而後有不公之刑政民賊之殘暴不仁固也顧其所資之手足腹心爪牙皆出於所治卒爲之鬪吏爲之漁使其羣之民德誠和彼又烏由而得其羽翼乎賄之成也夫固有其行之者勢之用也夫固有其怙之者由是言之則凡治人者之不仁皆治於人者之不仁有以與之相召物之無對待者固未有能獨立者也

是故近世謀新之士知有所不善矣而不知其惡根乃己與人所同具者知有所宜革矣而不知其中有宜因者將與所革而俱亡此在政俗已然而於宗教尤甚大抵今世之學術有摧陷廓清之功而無其長養保持之業其有所掣擊也主於發墨箴膏矣而不知真理非拳

以下言通  
羣學則可  
以息新舊  
兩家之爭

拳之服膺亦無由以盛大也。天下之事物，往往爲善惡所共居。形之惡者，其精有善，而精輒附於形以爲存。革其形可也，然非寶愛其精，使薪盡火傳，以託於其形之善者，勢將使神明幽叟之端，民不知所託命，將謂事天明鬼諸大事，爲羣法之所可數也。故真教一派之傳，必賴心知其意而衛道甚力者，庶幾有爲之善守，而至德要道，不致隨所攻而俱亡也。

是故通夫羣學之道，則門戶異同之爭，可以息已。政制之主於君民，宗教之標夫新舊，自吾學以觀之，要皆天演之一時已耳。羣學者兼謀新率舊而並存之者也。以言其謀新，雖今之極意更張者，莫能過也。以言其率舊，雖今之力爲墨守者，莫與京也。使知羣者，乃天演之委形。其強弱文野，雖萬不齊，而法制功分之間，各有其時地之相得，故以義觀之，雖極其所謂惡，而是惡者亦必有其所以存，故不惡者轉以不宜而莫用也。故憤憤於專制壓力之感情，雖救時悼世者之所爲，而無所容心於吾學。又使知羣之演也，若驟若馳，遂古以來，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遷。雖至於今成而不恃，所謂進者非有遲也，且加疾焉。則雖生人所嚮之最隆，以其不息之行，將有時而自至，況其演進之度，將或出於今人之所不期者耶。則深根甯極，俟焉可耳。由前之說，雖率舊者有不能也，由後之說，雖謀新者有不逮也。始於微，終於埤，始於簡，而天終於繁，而壽明於分之無常，而終始之無故也。是吾與衆今日之所優游者，特

一頃之遽廬已耳。夫奚足與語於大方之家。故曰年不可舉。時不可止。不可止。故其功至漸而爲變之量。常無窮。不可舉。故其境屢遷而至美之程。不可以驟跂。

得吾說而存之。彼兩家之難。可以解。夫維新之急者。有所蘄也。守舊之篤者。有所懼也。惟羣學通。則蘄與懼皆可以稍弛。蓋深知夫羣之差數。功分皆取決於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強。本貧也。而忽富。本僇野也。而忽文明。必無是也。

者其論稍異此

論稍異此 民德未孚。雖以術爲

之久。乃廢耳。又使知政刑禮俗。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則圖進步者。知舊法皆有一時之最宜言。率由者。知成功者之宜退。如此則公輸之攻。可以稍緩。而墨翟之守。亦可以息肩已。是故用天演之說。以言羣者。將所以除憤解鬱。而使出於中庸之道而已。

於是。有起而難者曰。信如斯言。則一羣之所爲。將一一皆依於天演矣。然則宗教將無所爭。其清濁。學術將無所別。其醇疵。而一切教養之功。可以廢。何則。天演有程。而人事無權。故也。則不佞將敬應之曰。斯言也。類是而實非者也。何以言其類是而實非也。蓋使是書一十六篇之所發明者。而信。則一羣之內。使外緣無異於初。天演有必趨之程。非人事所可以大易。固也。然亦自天演之行也。人人之言行。受範於其羣矣。而又有範進其羣之能力。積微成著。而其羣之休戚盛衰。從之。且夫人。事自其正而言之。其所以造羣者。猶小耳。苟自其負。以言

以下結束  
全書而與  
熱心世道  
者爲慰藉  
之詞

乎。則損益之差爲絕鉅矣。何言夫其正。天演有程。而時不可舉。雖有至美之政。至善之教。而羣之進也。以人格之不可以大踰。亦特如其所當然而已。不能驟變而速化也。故曰小也。獨至紛擾而戕伐。局束而箝制。則一羣之生。可以速敗。故曰自其負。則爲差鉅也。此察之一物之生。可以自得者也。慈母之於其子也。意閔閔然。噢咻撫循。無所不至也。顧其生也有經。其長也有節。苟失其節。且以爲疾。極悲智二者之所爲。時飲食謹教誨。善其所接之外緣。至矣。蔑以加矣。假有人焉。欲其子之委甃。聾盲抑使負終身之惡疾。而無以遂其生。則其事固甚易。此其事出於不仁者寡。而出於不智者多。此生理之學所爲不可已也。嗟夫。吾羣學之於羣。猶生學之於生已。亦審於羣變因果之間。去其所以害羣者而已。如曰助苗之長。則非不佞之所有事者也。

竊懼聞者以吾言爲無以答其憤悱也。世固有熱心鋒氣之家。謂人道爲可以急進。民智之蒙者。吾其開之。羣制之非者。吾其革之。天下事固大可爲。而河之清誰能俟。則其聞此書之說。而以吾爲沮也。亦宜。蓋使生人之至樂。既不可以術而強致。而他日者。又將不速而自來也。則吾何爲而汲汲顧影乎。

凡。侈。於。希。望。者。與。之。爲。篤。論。未。有。不。敗。意。者。也。雖。然。顧。所。言。之。虛。實。耳。使。所。言。而。爲。眞。理。也。

則忠告者甯無補乎。人之自穉而至壯也。豈不欲其速成。而無如其術。必積歲月錙銖之長。而後遂其自然之生。今夫羣者。有生之大物也。由其淺演以進乎其深。必俟層累之蛻化。此亦理之無可如何者也。雖然。使曠然而觀夫化之大同。則一成而不可毀。至大而不可圍也。亦曰積其衆微以爲其埒而已矣。夫積微爲埒者。惟天演能之。大地之海陸。其積爲此形者。其爲時殆不可計。而歲月之間。世之人且以爲無變也。物類之不齊。雖聖者莫能舉其數。而種衍之代異。世之人殆弗之覺也。是故有道之士。得物之理矣。則降心以從之。今夫理之至堅者。莫如玉石矣。而光浪者無形之物也。然以照臨之久。而質理以移。最初之動物。本無目也。得光浪之施。而視官漸出。人之處於其羣。猶質點之居於物體也。將使變其舊理。而卽乎其新。則思理感情之動乎其心。言語事功之形於其外。所以衆小不勝以爲大勝者。其真積力久之功。又可悟已欲不如是。而速化者。妄也。聞其如是。而自沮者。愚也。

是故喜功之子。常必有無窮之希望。而後有以鼓其精神。此於其羣。固亦有一節之用。而聖哲之士。則願不必如是。其已奢。而其赴功也。曰恒與漸。知一人一世。所能就之固微。然不可以其微而遂廢其弘毅者。其仁。其甯靜者。其智。合仁與智。此所以爲羣所待。命者歟。

# 國法學

一元

日本法學博士寬克彥譯陳時夏述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寬氏好以哲理言法學故其講國法學推闡國家成立之原因語語精微正確凡公法私法之分別權利義務之發生及君主與政府議會裁判所各機關之關係言之綦詳不特可爲政法學堂之教科書凡欲研究各國憲法條文者亦不可不讀

第七百五十四號

# 中國合於國際公法論

襄陽馬德潤著 洋二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吾國遊學德國得法學博士學位者自馬君始此書卽其在柏林大學時所著條舉中國歷史交涉均與國際公法相合以破西人詆我中國不入國際公法之謬不徒爲吾國訟直且語語根據公法原理當時卽經各博士教授評議推爲傑作其價值可知矣

第七百八十號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十六國議院典例

蔡文森輯譯

一元五角

我國不久將立議院而組織議院之方法非遍考各國成例不可本館特編是書以供我政府我國民之研究書分八章一組織國會二會期開始三議長及事務員四法案及動議五委員會六議事規則七決議八請願其十六國之國名開列如左

英吉利	德意志	法蘭西	美利堅
意大利	奧大利	匈牙利	比利時
丹麥	瑞典	那威	瑞士
荷蘭	葡萄牙	西班牙	日本

第七百零七號

# 商務印書館發行

蔡文森王我臧輯譯孟森校訂

日本議會紀事全編第四册 一元五角

此書自日本初開國會至本年閉會止共二十五期首尾完具凡政府之待遇議會與議會之監督政府或以爭執而進步或以和衷而共濟種種現象無不網羅其中正可爲吾國借鑒不特爲行政官吏及省議員人人所必讀卽一般國民亦不可不閱以知實行立憲之真相

第七百八十五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錢洵堯鴻禕譯  
**日本法規大全解字** 四角

法律名詞具有精義驟觀之殊  
難索解此書詳加解釋照康熙  
字典部首排列不獨備讀法規  
大全之用凡讀日本政法書者  
必不可少也

王我臧譯  
**日本法律經濟辭典** 布面七角 紙面五角

全書二千四百語凡法律經濟  
緊要之語無不收入初學讀之  
極易領解首列檢字尤便檢查

第四百八十七號

本館書目提要函索即寄贈

內地購書可用郵票代錢另有章程載提提要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版  
宣統二年二月三版

(改訂羣學辨言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原 著 者 英倫斯賓塞爾

繙 譯 者 侯官嚴復

發 行 者 商務印書館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龍江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蕪安 漢口 蘇州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蕪湖 長沙 常德 衡州 廣州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汕頭

※ 翻 印 必 究

1233  
11

420000

